

三联
耳关

生活周刊

® 2017.1.16
2017年第3期
www.lifeweek.com.cn

我们是孩子时，我们是父母后
爱的错位



921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编辑出版
国内统一刊号: ISSN1005-3603
CN11-3221/C
邮发代号: 82-20 定价: ¥15元



《明镜》(德国) 2017.1.7

自由与安全

在德国内政部长德梅齐埃看来,德国并没有为这个时代的危机与灾难做好充分准备。上个月发生在柏林的恐怖袭击或许是导火索,眼看秋季大选临近,政府高级官员已开始呼吁改革德国的安全体系,这个议题也会是大选进程中的热点。改革到一个什么程度?有必要彻底些还是审慎为好?多种方案都在讨论和争议之中。人道主义、自由与安全的平衡从不简单。



1 / 《新闻周刊》(美国) 2017.1.6

基因编辑

英国一家医院在 2014 年成功使用基因编辑技术医治了一位患有致命白血病的孩子,这是世界首例。然而,这项在实验室取得一系列突破的技术在欧美仍受到严格监管,因为一旦涉及到临床应用,也许会出现始料不及的风险,尤其是为预防疾病而修改和编辑人类胚胎基因,因为这种基因变化会遗传给后代。用技术来“编辑生命”还存在伦理可行性的问题。

3 / 《经济学人》(英国) 2017.1.7

人机对话

如今,计算可以识别出几乎任何人的语音,我们正站在“人机对话”的风口,通过这种方式,改变计算的形态,甚至可以彻底消除“用户界面”这一抽象概念。但是,语音不会完全取代其他形式的输入和输出,要充分发挥其潜能,还必须解决如何既保证便利性又维护隐私性。此外,在决定语音计算的发展上,消费者和监管机构也将扮演各自重要的角色。

2 / 《旁观者》(英国) 2017.1.7

美国将何去何从?

自杜鲁门起之后的美国历任总统都致力于维护美国在全球化进程中的领导地位,直到奥巴马后期,一系列危机和不兑现谈判承诺的各路盟友们都动摇了这位美国全球主义的坚信者。候任者特朗普或许是这种动摇注定的“继承人”。他在选举期间表现出对全球主义的质疑与反对倾向,但从他的个性和最近选择的官员组成来看,美国外交政策的长远走向还有些微妙。

4 / 《大西洋月刊》(美国) 2017.1

我们的黑人总统

奥巴马即将卸任,他给美国白人的是大多数美国黑人都无法给予的——信任。2008 年的就职演讲上,他从奴隶谈起,说到最终获益的移民国家。奥巴马的两届选举胜利遭到一些批评者的指责,其中最强烈的声音依旧是对种族问题的质疑。就职八年来,他一直在努力避免将任何具体的抵制、轻慢或反对归结于种族问题。



P28 封面故事

我们是孩子时，我们是父母后 爱的错位

- 32 童年故事：那些缺憾与补偿
- 46 新一代独生子女的心理群像
- 52 回到童年
- 60 在童年记忆的时空里与你相遇
- 68 被嫌弃的我的前半生 / 写给儿子的信 / 妈妈的老一套育儿方法，一定是错的吗？ / 永不失望的童年 / 父母不完美的爱 / 一只鹅的代际传承 / 我们如同临水照影，但仍是彼此分离的两个个体 / 曾经，父亲、母亲与我 / 致父亲的一封信 / 开小旅馆的父母 / 网瘾父亲改变了我一生的轨迹



P106 叙利亚 2017：停火已至，和平无期

专题报道

- 非常时期的换汇新规 100
若无海外置业，兑外币失去一半意义 102

社会

- 时事：叙利亚 2017：停火已至，和平无期 106
专访：经济新常态下的易地扶贫搬迁 114

文化

- 逝者：约翰·伯格：带着良心的紧迫感写作 120
逝者：约翰·伯格如何改变了我们观看的方式？ 124
音乐：古斯塔沃不是古斯塔夫 126
人物：范伟：别辜负这张“中国脸” 128
电视：《王冠》：战后英国的社会全景图 134
设计：自行车的故事 138
思想：向电脑学习 150
书评：死生契阔 152

- 书与人：“女性友谊”都被他解剖了，
我却不敢断言他的性别 154

专栏

- 张斌：运动员是唯一一生会死两次的人 148
宋晓军：航母战斗群与经营商场 149
朱伟：马原：十字路口想象的甜蜜 (2) 156
朱德庸：大家都有病 158

(本期封面绘画：张曦)

环球要刊速览	2	声音	19
读者来信	8	生活圆桌	20
天下	10	好东西	24
理财与消费	16	个人问题	160
好消息·坏消息	18		

2017年第3期，总第921期，2017年1月16日出版
版权所有，未经允许，不得转载本刊文字及图片。
本刊保留一切法律追究权利。



www.lifeweek.com.cn

主管 / 主办 Published by

主管：中国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主办：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有限公司 出版：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有限公司

总编辑 Publisher

路英勇 Lu Yingyong

副总编辑 Deputy Publisher

常绍民 Chang Shaomin

主编 Editor-in-chief

李鸿谷 Li Honggu

副主编 Deputy Editor-in-chief

李菁 Li Jing 李伟 Li Wei

主编助理 Associate Editor-in-chief

吴琪 Wu Qi 曾焱 Zeng Yan

采编中心 Editorial Center

资深主笔 Senior Editor

邢海洋 Xing Haiyang 谢九 Xie Jiu 袁越 Yuan Yue

陈晓 Chen Xiao 蒲实 Pu Shi

主笔 Editor

李三 Li San 钟和晏 Zhong Heyan 薛巍 Xue Wei

陈赛 Chen Sai 葛维樱 Ge Weiyang 贾冬婷 Jia Dongting

徐菁菁 Xu Jingjing 杨璐 Yang Lu 曹玲 Cao Ling

主任记者 Senior Reporter

李翊 Li Yi 李晶晶 Li Jingjing 蔡小川 Cai Xiaochuan 何潇 He Xiao

黑麦 Hei Mai 石鸣 Shi Ming 丘濂 Qiu Lian 吴丽玮 Wu Liwei

俞力莎 Yu Lisha 王丹阳 Wang Danyang 张雷 Zhang Lei 苗千 Miao Qian

记者 Reporter

邱杨 Qiu Yang 付晓英 Fu Xiaoying 孙若茜 Sun Ruoxi

杨聃 Yang Dan 刘敏 Liu Min 张月寒 Zhang Yuehan

张星云 Zhang Xingyun 艾江涛 Ai Jiangtao 宋诗婷 Song Shiting

特邀撰稿人 Overseas Feature Writer

鲁伊 Lu Yi 赵潇 Zhao Xiao

摄影记者 Photographer

于楚众 Yu Chuzhong 黄宇 Huang Yu

视觉设计中心 Vision Design Center

视觉总监 Visual Director

邹俊武 Zou Junwu

执行图片总监 Executive Photo Director

陈晓玲 Chen Xiaoling

设计总监 Design Director

王小非 Wang Xiaofei

美术编辑 Art Editor

黄罡 Huang Gang 刘畅 Liu Chang

插图 Illustration Editor

张曦 Zhang Xi

图片编辑 Photo Editor

覃柳 Qin Liu 陈喆 Chen Zhe 韩雅丽 Han Yali

编务总监 Coordination Director

程昆 Cheng Kun

发行中心 Circulation Center

执行总监 Executive Director

雍江 Yong Jiang

副总监 Deputy Director

周旭 Zhou Xu

区域经理 Regional Manager

杨雪梅 Yang Xuemei 潘海艳 Pan Haiyan

发行服务 Circulation Service

李卫红 Li Weihong 刘琳瑶 Liu Linyao 乔龙宁 Qiao Longning

王霄 Wang Xiao 王荻 Wang Di 金宇迪 Jin Yudi 姚贺梅 Yao Hemei

读者服务经理 Reader Service Manager

朱静 Zhu Jing

市场发展中心 Marketing Development Center

副总监 Deputy Director

钦征 Qin Zheng 傅东方 Fu Dongfang

电子阅读 Electronic Reading

刘国强 Liu Guoqiang 辛军 Xin Jun 连子君 Lian Zijun 张莉 Zhang Li

微博微信 Micro-blog WeChat

执行主编 Executive Editor-in-chief

薛芃 Xue Peng

内容编辑 Editor

刘彭媛 Liu Pengyuan 徐睿洽 Xu Ruihan 刘凌 Liu Ling

视频 Video

吴冰川 Wu Bingchuan 李倩 Li Qian 孙明楷 Sun Mingkai

活动 Event Department

总监 Director

傅东方 Fu Dongfang

副总监 Deputy Director

连华伟 Lian Huawei

运营 Operational Manager

罗启宏 Luo Qihong 周宇飞 Zhou Yufei 邢宇 Xing Yu

节气刊 Solar Term Department

执行总监 Executive Director

王晶 Wang Jing

设计 Design

袁媛 Yuan Yuan

衍生品创意 Derivatives Creativity

总监 Director

王小峰 Wang Xiaofeng

熊猫茶园事业部 Panda tea garden Department

执行总监 Executive Director

程磊 Cheng Lei

运营部 Operational Manager

殷佳婷 Yin Jiating 常晓红 Chang Xiaohong 白玥 Bai Yue

孙名梓 Sun Mingz 王瑶 Wang Yao 李晓光 Li Xiaoguang

设计 Design

杨雨然 Yang Yuran

松果生活事业部 Songguo Department

总监 Director

魏一平 Wei Yiping

运营部 Operational Manager

宋洋 Song Yang 李晓楠 Li Xiaonan 赵夫宏 Zhao Fuhong

孙正之 Sun Zhengzhi 张倩娜 Zhang Qianna 陆汉夫 Lu Hanfu

牛家欢 Niu Jiahuan 陈璐 Chen Lu

市场部 Marketing Department

蔡华 Cai Huan 夏青 Xia Qing 李璐 Li Lu 尤帆 You Fan

奚牧凉 Xi Muliang 李加贝 Li Jiabei 陈陌陌 Chen Moyang 韩蕾 Han Lei

行政 Administration

叶秋菊 Ye Qiuju

行政管理中心 Administration Center

行政主任 Office Manager

高媛 Gao Yuan

行政助理 Assistant

刘蓓 Liu Bei

财务总监 Financial Director

郝大超 Hao Dachao

财务主任 Financial Controller

陈晓华 Chen Xiaohua

出纳 Accountant

张宇 Zhang Yu 李明洋 Li Mingyang

法律顾问 Legal Counsel

金桥律师事务所 马眉 Ma Mei

社址：北京市朝阳区霞光里9号B座 邮编：100125

采编中心热线电话：

(010)84681030 84681029 (传真)

E-mail: letter@lifeweek.com.cn

读者服务热线电话：

(010)84050425/51

E-mail: dzfw@lifeweek.com.cn

印刷：北京利丰雅高长城印刷有限公司

电话：(010) 59011318

物流总代理：北京双不物流有限公司

电话：(010) 61256299

广告许可证号：京东工商广字第 0063 号

期刊登记证号：ISSN 1005-3603 CN11-3221/C

邮发代号：82-20

定价 Price：¥ 15.00 \$8.00 港币 20.00

本刊为中国国际航空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南方航空公司、

法国航空公司、美国联合航空公司机上阅读刊物

如何购买
《三联生活周刊》

读者朋友，购买本刊请登录官网商城
shop.lifeweek.com.cn

或到当地邮局办理，本刊代号：82-20

也可直接向本刊读者服务部咨询
电话：010-84050425 84050451

另外，本刊在下列城市经销商的联系电话：

上海：上海汇敦图书发行有限公司 (021) 63769858

成都：四川尚和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028) 86667805

重庆：重庆弘景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023) 86359776

南京：南京星与火文化有限公司 (025) 83327129

杭州：杭州华鸿图书有限公司 (0571) 88256120

广州：南方都市报广州发行部 (020) 87376490

武汉：武汉春秋书店 (027) 85493562

西安：陕西五环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029) 82100585

昆明：昆明尚云图书报刊有限公司 (0871) 64122816

沈阳：大友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024) 23934765

哈尔滨：志诚远大书刊公司 (0451) 88341879

青岛：盛世飞龙图书有限公司 (0532) 83840608

济南：山东前沿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0531) 82903395

长春：吉林九歌图书有限公司 (0431) 82752206

大连：大连渤海书店 (0411) 84609410

南昌：江西省邮政报刊零售公司 (0791) 88820509

太原：山西森艺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0351) 7065397

贵阳：贵阳尚和图书报刊有限公司 (0851) 5661974

兰州：兰州大漠天马图书有限公司 (0931) 8521090

郑州：河南大河书局有限公司 (0371) 67647337

天津：天津天智书店 (022) 23683854

河北：石家庄远大书店 (0311) 83993043

安徽：合肥院新书店 (0551) 64252409

新疆：乌鲁木齐市纵横文书刊有限公司 (0991) 5582981

内蒙古：呼和浩特融联书店 (0471) 6263358

深圳：深圳市新宏博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0755) 22203426

长沙：湖南国闻书局书报刊配送有限公司 (0731) 82253036

本期广告目录

- 封二~扉1 · WWF
- 3 · 周刊征订
- 67 · 周刊 20 年
- 99 · 周刊松果广告
- 105 · 三联新知广告
- 118~119 · 奥迪软文
- 143 · 必益教育软文
- 144 · 松果嘉年华
- 159 · 书店广告
- 封三 · 野生救援
- 封底 · 力度形象



拍摄二维码直接
下载客户端



新浪微博 @ 三联生活
周刊或扫描二维码



微信搜索 Lifeweek
或扫描二维码



扫描二维码下载
松果 APP

手机报订阅：移动用户发送短信 SLZK 到 10658000，电信用户发送短信 SLZK 到 10659000。包月 8 元，周一至周六每日一期。

网络支持     

新浪网官方微博：http://weibo.com/lifeweek 腾讯网官方 QQ:800033183

力度国际文化传媒集团

《三联生活周刊》
全媒体广告独家代理商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建外大街9号

齐家园外交公寓7-5-13

邮编：1006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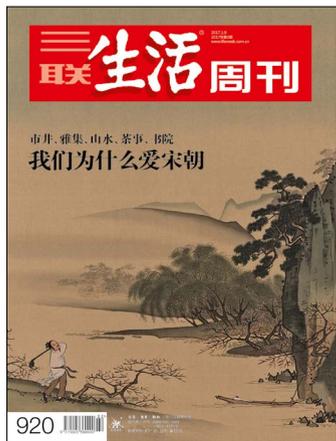
电话：+86 10 85325466

传真：+86 10 85324800

电邮：vtpower@vtpower.com.cn

网址：www.vtpower.com.cn





我们为什么爱宋朝

1988年，贝托鲁奇执导的《末代皇帝》在第60届奥斯卡颁奖礼上风头出尽，狂揽9尊小金人。之后，引发清宫戏大热。90年代以来，中国影视圈的历史剧舞台基本被“辫子戏”占据，无意中形成传统中国精彩的节点和故事清朝最多的印象。不少人质疑，清朝如何担当传统中国文化的符号？放着那么多朝代的积淀不去挖掘，却只好清朝戏。开始没以为然，直到几次去河南，在城市乡野中游走，发现大量宋遗存时（甚至就在路边庄稼地、村中猪圈旁），才意识到那质疑有几分道理——历史的悠久和文化的博大精深，为戏剧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本该有更多的选择。这一期贵刊从“生活美学”和精神贵族“士大夫文化”的角度点醒众人，从我们熟知并喜爱的一件件具体作品和一个个具体事物进入，勾勒并联系出对一个朝代思想与文化地位的重新思考，是非常有价值和建设性的。

北京 素人

普通人也想要正常空气

某问答平台上，一个“关起门窗，就能将外界雾霾阻绝于门外吗”的提问引来热议。一位答者的数据很有说服力。他从下飞机就拿着一个检测仪开始实测PM2.5，结果如下：下机时室外数据531，摆渡车内467，二楼通道348，行李处384，书店处433，一楼大厅430，出发大厅337，值机处344，出发大厅门外512……看完这些数据后我还保留着一丝幻想：毕竟这是大型公共场所，家里应该就不会这样了吧？谁知答者立马将这希望击得粉碎，据他讲，他家里开着净化器，指数也在200以上。唉，我家里还没有净化器呢！

看完这个帖子，我开始骂自己为什么手欠点开它，导致我现在看家里哪儿哪儿都别扭。然而我这种心情，有些人是不会感同身受的。比如移民了的人，去空气好的地方以旅游度假方式来躲避的人。每当遇见这种人，我就恨不得扇自己嘴巴子。老实说，我原来是极其仇富的，只不过后来听王小波说“人的一切痛苦，本质上是源于对自己无能的愤怒”之后，我就不想了。不仇富了，又想到另外一些人，据说有些高级官员的办公室、会议室，甚至家里的空气都是特供的，看来他们也不会理解我现在的忧愁。

人人生来理应平等，但现在连呼吸都要分出层次，这事就没法再继续往下聊了。有钱的人走了，有权的人不在乎，只剩下我这种苦逼每天抱个肩膀，一边吸着有害物质一边愤世嫉俗了。还好我不上班，不用每天在外面灌着比家里更严重的毒气，所以这么看来，我好像还不是最倒霉的人。

王小波在他的杂文里写过北京的空气，从90年代开始就是迷迷糊糊的，有点眯眼，又有点呛嗓子。但是

他说他对北京的环境改善充满了信心，因为那是一座现代大都市，有能力很快改善。20年过去了，北京的空气并没有像他期望的那样被治理好。他在文章结尾还写道：“一切环境问题都是这么形成的：工业不会造成环境问题，农业也不会造成环境问题，环境问题是人造成的。知识分子悲天悯人的哀号解决不了环境问题，开大会、大游行、全民总动员也解决不了这问题。只要知道一件事就可以解决环境问题：人不能只管糟蹋不管收拾。收拾一下环境就好了，在其中生活也能像个体面人。”

如今这里的人依旧无法做个体面的人，在这污浊的空气里，连残喘都开始变得艰难，在生活的牢笼内艰难地爬行。国家要经济发展，富人想盆满钵满，而大多数人的想法只有：房子都买不起，要什么体面？即便那些大城市的环境再怎么差，去的人还是要去，留下的人依旧不想走。所以，这里没有开过大会、人们也没有大游行、全国更没有总动员。听说明天有雾霾，人们只会在心里说：哦，知道了。能够让人们愤怒的，恐怕只有某些专家的胡言了。这霾的年头已经太长了，人们早已司空见惯。甚至在网，还能找到一些段子，中国人尤其擅长编一些顺口溜，俏皮话，只是拿危害自己生命的东西打趣，不免有些别扭。但或许，这也算是一种无能为力自嘲吧。

直到今天，我还没有见过2017年哈尔滨的晴朗天空，元旦之后，全国各地一片混沌之景，听说就连广州也沦陷了。

哈尔滨 一读者

姗姗来迟的救护车

2016年12月31日，是我父亲

91岁生日。这一天的中午，我们全家相约在小区附近的一家餐馆聚会，为父亲庆生。或许是父亲高兴，加之饮食可口的缘故，他多吃了一些。也就因为这个，在聚会即将结束的时候，出现了意外：紧挨着我坐的父亲，突然之间两眼上翻，从椅子上慢慢瘫了下去倒在地上，随即呕吐起来。在那一瞬间，他的神志出现了迷糊，我们立刻拨打了“120”电话寻求帮助。但让我们十分意外的是，市医院救护车在将近半个小时后才姗姗到来。需要特别说明的是，这还是在我刚刚从医院急诊室退休下来的嫂子，通过拨打急诊室昔日同事的电话，积极寻求私人帮助的结果。

我父亲倒地之后脸色苍白，一度呼吸困难。具有一定救护知识的我嫂子跟我一边将父亲侧过身体，以免呕吐物进入呼吸道，一边掐他的人中。在拨打了“120”电话之后，我们本以为三五分钟救护车就可以到来——我们所在餐馆距离市医院步行也不过五六分钟，而当初我父母之所以在这里购房，原因之一就是考虑到距离市医院很近，有什么特殊情况处理起来要方便一些。但是这天，“120”救护车偏偏姗姗来迟。

据说本地“120”急救指挥中心如今已经在各大医院之间建立起了协调机制——早几年，因为没有“120”急救指挥中心的协调，

也就是一旦接到呼救电话，由该中心根据事发地点的距离、路况等情况，指派相关医院派车急救，所以，有一段时间在各大医院之间出现了抢病人、抢伤者的无序竞争现象，导致医院与医院之间产生矛盾并造成恶劣的社会影响，同时也降低了“120”救护的效率。然而，让人不可思议的是，在“120”急救指挥中心已经建立并运作了好几年之后，本该有序与高效的今天，“120”救护车抵达事发地点竟然还是这么不可理解的速度。

从我父亲倒下到救护车抵达的这近半个小时里，我不知道“120”急救指挥中心有没有及时做出反应，于第一时间向相关医院发出指令；接到“120”急救指挥中心救护指令的医院，有没有于第一时间及时发车。但我知道，对于需要急救的患者来说，分分秒秒都很宝贵：心肌梗死，4分钟内抢救为最佳时间；而当人体的呼吸过程由于某种原因受阻或异常导致窒息，进而令人体内严重缺氧，器官和组织会因为缺氧而广泛损伤、坏死——尤其是大脑，气道完全阻塞造成不能呼吸只要1分钟，心跳就会停止……因此，救护车越早抵达事发地点，病患者的生命就越有可能得到挽救。

我父亲是幸运的，因为他倒下的时候，身边有一个懂医学的我嫂子；还因为我嫂子刚刚从医院急诊室退休，手机里存有昔日同事的手机

号码，拨打的那个同事当天还正好在上班。然而，对于很多需要“120”提供帮助的人来说，他们未必都能够这么幸运，因此，假如这样的意外落在他们身上最后结果是什么，真的让人不敢想象。

江苏如皋 严阳

考试的真谛

我所在的这家局级机关虽说不大，仅百把人，可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各种对应科室一应俱全。分管考试这科的叫培训科，一年到头从没正正规规组织过一次职工培训。人家说得也很实在：这年头，谁在乎你那有气无力的培训，经费又没有，以考代培多好，又省事，又不费钱。

我们这里的考试大约分三类：一类是时事政治类，国家领导人讲话、党纪知识、重要制度、计生政策等都列为考试范畴；二是公司领导指示、讲话，这自不赘言；三是公司组织的各种参与性活动，如知识竞赛、有奖答题等。说是考，但实际上顶多是个“手工劳动”，因为考试前一星期领导就划出了考试大致范围，接着是培训干事们拿出标准答案让你记

熟，有时考试前半小时，一些“灵通”人士还能搞出试卷，于是大家蜂拥而上，赶紧拿到单位门前的复印店复印答案，结果原定一个小时的答卷时间大多15分钟就完了事。不及格呢，对不起，扣当月效益工资，这是公司制度。

考试是年年考、月月考，最频繁的时候达到一周一次，红火了单位门口的打字复印店以及酒店。

一天与培训科长喝酒，三杯酒下肚，我们话就多起来。我问科长你搞这么多考试烦不烦，劳民伤财的。科长不回答，只用手指指单位大门，问我你知道复印店、酒店老板姓啥？我自然不知。“姓王。”科长压低声音告诉我。“姓王，这与考试有什么关系？”我仍不解。“糊涂。”科长急了，“请问单位局长姓啥？”“姓王啊！”我不禁脱口而出，顿时酒也醒了许多。“是王局长家人开的？”我问科长，科长却不语，阴着脸说：“这可是你说的，我可什么都不知道。”科长接着又大喝了几口。怪不得有这么多考试！我顿时醍醐灌顶，明白了考试的真谛。

武汉 聂勇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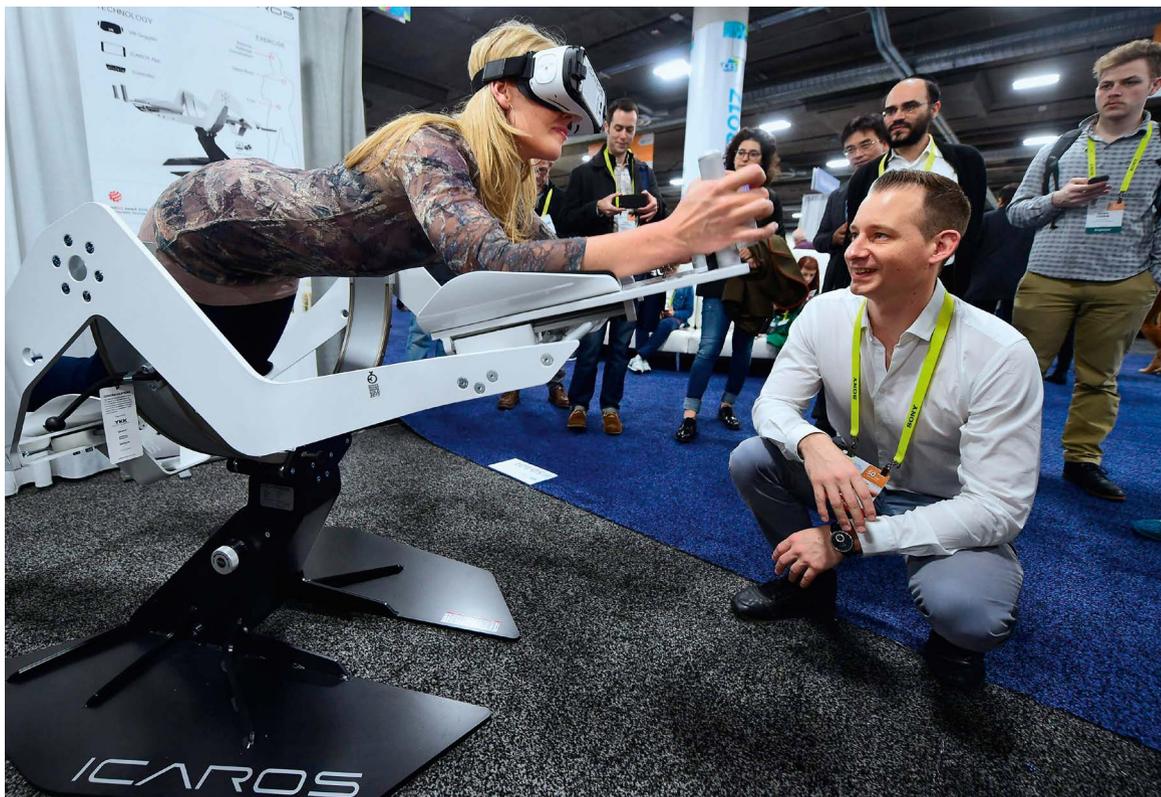
更正：本刊第1期《斑鸠木匠》一文，谈及“伊势神宫每200年就拆除一次重新大修”，有误，应为每20年拆除一次。特此更正。





印度 | 武器展

1月2日，印度孟买警察局在“警方筹款日”当天举行武器展。图为来参观的当地学生体验孟买警察使用的武器。



德国 | 牛角雪橇大赛

(右图) 1月6日, 德国加米施-帕滕基兴 (Garmisch-Partenkirchen) 小镇举行第48届传统牛角雪橇大赛。



英国 | 赛马

(左页上图) 1月3日, 英国威尔士迪河畔班格尔赛马场举行“Le Chalice”跨栏赛马。图为骑手韦恩·哈钦森骑着赛马“Dingo Dollar”跨越最后一个跳栏。

美国 | 电子产品展

(左页下图) 当地时间1月5日, 2017年国际消费类电子产品展 (CES) 在美国拉斯维加斯会议中心举行, 众品牌展示最新科技产品。图为一名参展观众在展会现场体验虚拟现实设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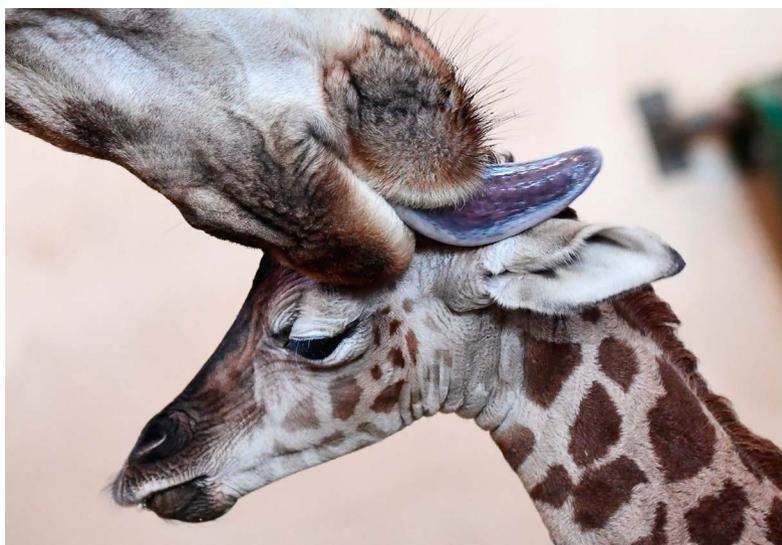


尼泊尔 | 玛克桑格拉提节

(右图) 1月7日, 尼泊尔加德满都一位当地人正在手工制糖, 这种糖在当地被叫作扎古 (Chaku)。1月14日是印度、孟加拉国和尼泊尔传统节日之一玛克桑格拉提节 (Maghe Sankranti), 意为“太阳的力量”。节日期间乃至整个冬季, 尼泊尔人都会食用“扎古”糖, 他们认为食用“扎古”糖身体会更健康。

匈牙利 | 新生

(下图) 1月3日, 匈牙利布达佩斯当地动物园的长颈鹿妈妈在为刚出生三天的长颈鹿幼崽做清洁。





栏目插图 | 范薇

八五折利率没了

2016年，北京全年共签约二手住宅27.2431万套，超过2009年26万多套的历史纪录，入冬后则门可罗雀。新年后，随着银行房贷新利率的执行，买房人发现首套房的八五折利率消失了。以百万元贷款为例，按30年期算，基准利率月供5306元，九折利率月供5013元，八五折利率月供4869元，30年下来，九折利率可节省10.6万元，八五折利率可节省15.7万元。没有了利率优惠，购房人的观望情绪更浓了。

黄金：通胀与加息赛跑

与2015年底美联储十年首次加息一样，黄金2017年又“开门红”。金价从2016上半年暴涨30%，创21年来同期最大涨幅，到10月份直线下跌，回落近18%逼近熊市。加息进程缓慢，“黑天鹅”事件频发成为推高金价最大助力，6月底英国公投之后，黄金一天内最多上涨超100美元。2017年，中美都露出通胀苗头，通胀与美联储加息步伐谁快谁慢，将决定“无息资产”黄金表现。

欧元区扩张

欧元区2016年12月综合PMI终值54.4，大幅好于预期，经济活动扩张速度为5年半最快。欧元贬值将提振商品出口，并鼓励服务业出口。就业攀升和欧洲央行的刺激计划对推动PMI增速上升也发挥作用。此外，欧元区12月CPI年率初值1.1%，创2013年以来的最高水平。自2013年7月以来，欧元区12月综合PMI指数就一直维持在50荣枯线以上。量化宽松和低汇率正刺激经济复苏。



跨境并购

2016年制造业领域的中资跨境并购大幅增加,152宗交易,其中披露金额的共101宗,较2015年近乎翻番;披露总金额约578.35亿美元,同比2015年上升约62%。而并购的目的中,出于技术升级的占到62%。国内经济进入新常态,增长放缓、结构调整压力大,海外寻求领先技术,正是制造业从低技术含量、低溢价的劳动密集型向高技术、高收益的技术密集型转型的捷径。



A股：全球垫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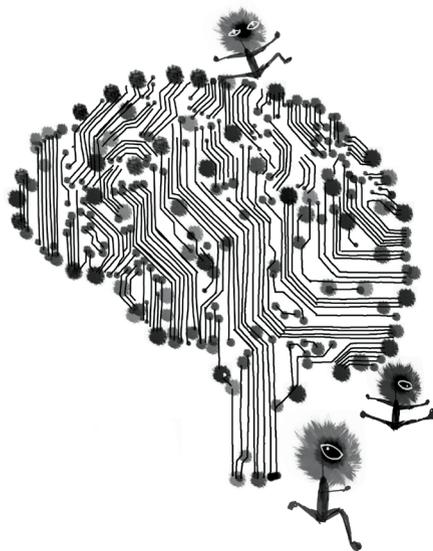
2016年上证综指报收3103.64点,全年跌12.31%;深成指跌19.64%。全球主要市场中,道-琼斯指数涨15.24%,英国富时100涨16.39%,日经225涨0.42%,恒生指数涨0.39%。截至年底,沪深两市A股3034只,总市值为55.68万亿元,流通A股市值为39.12万亿元。上证A股的平均市盈率为15.94倍,深市主板的平均市盈率为27.73倍,中小板和创业板的平均市盈率分别为50.35倍和73.21倍,估值仍偏高,有待于注册制的“修正”。

“北上”收集白马股

1月4日深港通启动“满月”,“北热南冷”贯穿始终。深港通此次为内地投资者新增102个港股投资标的,新增标的主要为恒生综合小型股,而港股投资者则迎来881个新增标的,其中不乏具有行业龙头地位的优质白马股。深港通首月获超过160亿元的净流入,北上投资人偏爱格力电器、美的集团、五粮液、洋河股份、海康威视等具有龙头地位的白马股,南下资金则喜爱丰盛控股、比亚迪、腾讯控股和酷派集团等内地在香港上市的白马股。

狂砸千亿美元

国家存储器基地项目武汉开工,总投资240亿美元。2020年全面建成后,该项目年产值将超过100亿美元,实现中国集成电路存储芯片产业规模化发展“零”的突破。虽然中国当下吞吐了全球55%的芯片,但半导体生产能力只占全球15%,目标是投资逾千亿美元,到2020年时成为全球芯片行业的领导者,2025年生产全球70%芯片。不过,想达成这一目标光靠金钱恐怕难。





近墨者黑

每天对着一个颐指气使、自大成狂的变态老板，最大的危险是什么？没错，这会让你抑郁焦虑，度日如年。但根据曼彻斯特大学商学院的一项最新调查结果，尤其需要警惕的是，你会在不知不觉中被潜移默化，慢慢成为一个类似的职场虐待狂。研究者对1200余名志愿者进行问卷调查后发现，经常在工作中被腹黑上司欺凌会导致员工的工作满意度下降，反社会倾向增加，对他人的同情心减少，同时更加渴望权力。这些暗黑属性可能会在员工离职或升职后继续发挥作用，流毒无穷。

好消息

高原初民

以奥地利因斯布鲁克大学为首的人类学研究小组对青藏高原上一处海拔4270米的人类活动遗址进行定年分析后发现，可能早在7400年前甚至更久远的年代，就已经有前农耕社会的居民掌握了克服恶劣气候条件而定居高原的技能。这比此前公认的人类入藏时间早了2000多年。

知人者智

人的成长和衰老过程，通常也是一个大脑神经回路不断被修剪删除的过程。但美国斯坦福大学的研究小组在《科学》杂志上发表论文指出，大脑中与人脸识别相关的部分，却能在成年后呈现逆天的生长趋势。这会帮助我们更敏锐地察觉他人情绪，更能在同情的基础上相互理解。



坏消息

啃老的看脸机制

沉重的学生贷款负担常常被认为是导致越来越多美国年轻人大学毕业后继续回家啃老的主要原因，但达特茅斯学院的一项最新研究显示，欠多少钱不重要，皮肤是什么颜色才关键。由于有色人种在获得贷款时和就业市场上更易受到歧视，他们沦为啃老一族的可能性也就更高。

烦人邮件哪里来

“有大局观”日益成为企业招聘员工时的首要衡量标准，但根据英国心理学会职业心理学分会年会上最新发布的研究结果，与信奉不在其位不谋其政的员工相比，喜欢在假日、周末和下班后狂发工作邮件、让同事和上司感觉压力山大不知所措的，正是那些特别有大局观的人。



每一个城市都有跟人口统计无关的性别和年龄。罗马是女的，敖德萨也是。伦敦是一个少年，一个流浪儿，这一点自狄更斯的时代以来从未改变。巴黎是一个二十来岁的男子，爱上了比他年长的女子。

——英国艺术评论家约翰·伯格

25年后，会有许多图画小说。电子书阅读器不会占领全世界。书籍将持续存在。小说将作为一个小众市场而保留下来。某个杰出的人，目前刚开始上小学，将用一部关于机器人以及为何应授予它们完整人性和法律保护的小说而震惊世人。

——英国作家伊恩·麦克尤恩回答《泰晤士文学增刊》的20个问题

只有年轻人是自由的。年纪大了，便一寸一寸陷入习惯的泥沼里。不结婚，不生孩子，避免固定的生活，也不中用。孤独的人有他们自己的泥沼。

——张爱玲，《年轻的时候》

哲学能给你内在的力量，控制你自己，但是它不能保护你不受外界变故的伤害。重复神奇的词就能令我们免遭不幸，这只是一直良好的愿望。

——朱尔斯·埃文斯，《生活的哲学》



(插图 山羊哥)

你要增强“单纯做自己”，别的什么都不做的能力。手机正在夺走人们的这种能力。在生活的所有表象之下，是永恒的空虚，一切都没有意义，人是孤独的。有时候你心无杂念，什么都没看，你在开车时，突然发觉孤单来袭，悲伤感来找你了，你感觉活着很可悲，所以我们一边开车一边发短信。人人都在用汽车相互残杀，但人们情愿冒着撞死他人并毁掉自己的生活的危险，也不愿忍受片刻的孤独。

——美国演员、编剧路易斯·C.K.



+/-

数字

22.547

公里

1月4日，105岁高龄的法国人罗伯特·马尔尚在巴黎郊区伊夫林省室内自行车馆一小时骑行92圈、22.547公里，创造了国际自行车联盟为他专门设立的世界纪录。2012年，他一小时骑行了24公里。



22

亿美元

纽约第二大道地铁线一期1月1日启用，这条线从立项到建成经历了96年零5个月。其二期工程每公里的造价达22亿美元，将是世界上每公里造价最高的地铁项目，高于一期工程每公里17亿美元的造价。巴黎地铁14号线的造价为每公里2.3亿美元。

1.2451

万公里

1月1日，中欧班列从义乌西站始发，驶往伦敦。该趟班列由阿拉山口出境，途经哈萨克斯坦、俄罗斯、德国、法国等国，经英吉利海峡隧道，终到英国伦敦，全程运行1.2451万公里，历时18天左右，比海运缩短近1个月，比空运便宜80%。

万一成网红了呢

文 / 肖遥

图 / 谢驭飞



学院助教 R 这段时间在玩直播。直播的缘起是，他注册了一个网络平台的账号，把自己平时发表过的文字放上去，好像点击量比公众微信号多些，于是顺手下载了这个平台的直播 APP，做了期讲座性质的直播，还在朋友圈里发了预报和链接邀请朋友们围观。

直播一结束，R 乘公交去郊外新校区的图书馆还书，久不联络的老友阿虫发来私信说：“你的直播视频在朋友圈里疯转了，已经 10 万+了，大家都在问呢，那个光头靓仔是谁？听说我认识你，好多妹子求照片求微信求你给她们当老公，你赶紧把你的照片发过来！要你平常最作的那种……” R 一听，好吧，宁可信其有，挑了几张美颜照发过去了，发完以后还纵容自己浮想联翩了一下：自己刚才直播的时候好紧张，自己过后都不忍回看，但自己的直播又不是喝水吃饭卖唱卖萌，还是有料有趣有内涵的，阿虫毕竟是媒体圈的，说不定自己一不小心真成网红了呢，说不定呢！

R 想，万一自己走红了，千万得低调，毕竟自己不像同事老王那样谨小慎微，连副教授被不小心叫成教授都会严肃地纠正过来，R 从小到大污点太多，帮人代考过、洗过文……这些黑记录的任何一样被扒出来的话，将如何辩解？影响了生活怎么办？生活？到那时候，出版、热销、代言……生活圈子是不是早已经换了？

R 任自己脑洞大开，恍恍惚惚地坐过了站！慌慌张张往门口挤的时候被狠狠地踩了一脚，他忿忿地想：如果自己红了，谁也没机会推搡自己了吧？最近流量包用完了，这半天没上网，说不定这一会儿工夫自己已经红了？下车后 R 左顾右盼了半天，仔细观察周围人看他的眼神并无异样，又放心又不甘心。

电话响了，R 顿时心跳加速，寻思着该来的总是会来的啊。电话是老王打的：“嗨，你走的时候没关电脑，我给你把电脑关了。” R 没好气地想，你打电话只为说关电脑吗？老王哼哧了半天，才说明天民主选举副主任，让 R 投他一票。

第二天投票时，大家在会议室里调侃，既然竞争这么激烈，干脆让候选人站在大厅比赛唱歌，谁唱得好选谁，或者跳舞也成。老王从前看到暴脾气爱骂人的刘教授，反应是能躲多远躲多远，这回见到容易血压高的老刘也来开会，老王赶着上前搀扶，还异常热情地跟老刘交流养生，牵肠挂肚地叮嘱他老人家千万要注意身体。老刘阴阳怪气地问 R：“你咋不争取呢？你的条件也不错啊。” R 感觉老刘与其说是为自己感到惋惜，不如说他为了少个撕架的人，少了场热闹看而感到遗憾。

看着老王的反常和滑稽，R 想老王不过是这场仕途选秀游戏里被玩坏的一枚棋子，可是，自己在另一个秀场里，在围观吃瓜群众眼里，是不是也像一枚可笑的棋子？动作笨拙、身不由己。☑

矫情和自毁型人格

文 / 大雄的宝殿

图 / 谢驭飞



矫情。老朱对 Z 先生说出这句话时，是在小城号称最有名的煎饺店。同样是晚上 10 点，4 个月前，Z 先生和 D 姑娘面对面坐在这里，Z 先生已经忘了当时聊天的内容，可那份对未知恋情的不自觉冲动依旧能够清晰感知。

实际上，Z 先生有个旁人看来羡慕不已的家庭。妻子是已走过近 10 年的同班同学，温柔善良顾家，对 Z 先生百依百顺。刚刚出生的女儿让本就对 Z 先生倾力付出的双方长辈更是全力以赴，不图回报。Z 先生直到现在也时常反问自己，为什么会出轨，为什么会是 D 姑娘。D 姑娘其实并不漂亮，同时是自己同僚的女友。如果此事公开，对 Z 先生来说，就是夺友妻、负妻女、身败名裂的万丈深渊。站在一个近 30 岁，生活走上正轨的摩羯座男人角度，Z 先生也常抽自己的嘴巴。

可是，感情如果能用价格和功利来衡量和解释，也就不会出现那么多社会新闻中的奇葩。也许这一切就在 5 年前 Z 先生和 D 姑娘的初识时已经注定。Z 先生对异性的交往自认为还算挑剔，彼时，对 D 姑娘，Z 先生因为已有女友而模糊自己，未曾考虑过什么。两人一系列接触后刚刚升温的感觉，也在 Z 先生一句官方的回答过后，被 D 姑娘的突然疏离而戛然而止，更在那个同僚的成功表白后画下句号。接下来的时间，Z 先生和 D 姑娘只是成了社交工具上偶尔聊天和打趣的对象。

但该来的总会来，时间一晃 5 年，终于在无

数次隔空暧昧后，Z 先生和 D 姑娘还是坐在了一起。当时天气尚有凉意，Z 先生和 D 姑娘却都感觉有点热。Z 先生努力让自己更官方，聊着不痛不痒的话题，尽力不让自己的私人情感注入这场本不该有的会面。只是在那个星光美好的午夜分别后，自欺欺人的最后一道防线其实早已溃堤。接下来的一切，就像 Z 先生一直鄙视的俗套爱情电影一样，你依我依、情节波折，也让 Z 先生无法自拔。

Z 先生知道，老朱是想用一句矫情告诉自己，这不过是 Z 先生平淡生活中荷尔蒙的一次自然爆发。不用超过 6 个月，生物和化学都会告诉 Z，这会是矫情故事。可 Z 先生又如何不知呢？两人的结合可不只是感情的契合，而更像是两个模型卡口的对接，在双方突出的棱角不那么痛地卡进彼此后，那种全方面的合适才是走向长久的通道。

Z 先生只是低着头默默吃着饺子，道理懂得太多后，为什么就那么想来一次飞蛾扑火。他也不知道自己是不是有自毁型人格，只知道这么长时间以来，D 姑娘给他的真实感受，在他近 30 年的生命长度中还从未有过，更是让他有了重新选择自己人生的强烈冲动。只是现在还无法在阳光下牵手的 D 姑娘，是毁掉还是改变 Z 先生的一生呢？答案未可知，毕竟，感情这玩意儿，自己定量了，对方还有变量呢。Z 先生数学不好，没办法计算。☑

如何是祖师西来意

文 / 晒太阳的猫

图 / 谢驭飞



L胖了77斤，当兵回来两年，一身的腱子肉算是废了。W是表妹，L回来的时候，W不上不下的成绩读着高中，在叔叔给L接风的酒席上见面。L老家是当年湖南逃荒过来的外地人。爷爷被抓壮丁后流落至此，一生穷而不操心，种他的庄稼便是。父亲极小辍学，年轻曾勤勉得力，后来就成为赌棍和L眼中不成器的父亲。L初中和同学从学校出逃，在省会火车站做了场噩梦，所有的故事或辛苦闹剧终于在L决定去部队当兵而落幕。

W比L小半岁，考到某个二本医学院读护理。国庆节回家遇到L母亲：“读个护理出来有啥用啊？”W晕着车，脑袋反应不过来。也许暴发户和读书人两相轻。L回乡待业两三年喝了一顿又一顿大酒，同时喝掉的还有部队体恤金以及年轻人的斗志，餐厅端盘子、便利店收银员、下过煤矿，L很快适应了这些工作。开始疯狂长胖，肌肉以决绝的姿态悄无声息地变成了肥肉脂肪，越发滋润腻帖，L好像突然一下就成了XXXL。L母亲觉得L胖得过了：“瘦一斤给你1000块零花钱。”接着给儿子买了辆车。

家族大聚会，L母亲托W给儿子介绍女朋友：“我还是喜欢读过书的女孩，把你的那些同学介绍给我们家L啊！”“我们要求也不高，男孩找对象就要找个条件比我们差一些的。”W换了专业读中医，就业率差护理好多倍，这次见面却莫名

多了些底气。

在这个年龄一切都是很快的，L回家闲置半年多，父母相中一块地，汽车修理铺加洗车房热闹开张。L大概已经如愿成为他当年艳羡的甩手掌柜，兄弟姐妹只能祝福，至于甩出去的手谁来接住又是另一回事了。

终于，轮到W快毕业了，考研和工作一起没有着落，失眠的夜里W不停地思索，23岁的人生如此难得，每一秒的疑惑都是真实的，生活不能作壁上观，W有一瞬间明白了L，不过是早早把双脚放在了地上。是夜，W决定读研去。无论是曹七巧还是姜喜宝，最令人害怕的都是囿了大半生什么也没抓住。更年轻的时候以为，山水迢迢，就在远方等我。W了解自己是如此的恶俗，会因为没有钱而难过。而人生的豁达如此不易，W甚至怀疑自己一辈子也参不透也无风雨也无晴的境界。执着于钱是无望的，没有钱不敢谈远方，这才是W的现状。悲天悯人都是没有用的，还不如到时候跑快点。

如果老去是日渐消瘦的胳膊和睡眠，趁着鲜衣怒马少年时，W又劝自己理性一点：等我老了，我有大把的时间关心粮食蔬菜、谈论政治或者钓鱼。今天的今天，别人的迷茫和你的迷茫是一样的茫，但你还有你的焦虑与愚蠢，没有人听你说你多少岁了，还是不是小孩子。万般过去亦无味，唯有沉迷于学习啊，亲爱的考研狗。☑

埋在桌子上的梦

文 / 江婉琴

图 / 谢驭飞



桌面鼓起了一个小包，张三用手去压它，硬邦邦的。他知道自己被坑了，花了2000多元买的号称实木的桌子，原来不过是贴了一层实木纹理的皮。

他联系了售后，对方说：“对不起，我们的产品一向以品质著称，如若不是外力影响，不会出现此种状况。您如果选择换货，我们可以给您提供服务，但您必须承担来回运费。或者您可以选择用小刀把鼓起的包划破，然后涂上我们快递给您的涂料，基本可恢复原样。”

张三听了这么一串啰唆，悻悻地挂了电话，随手操起一本杂志扔在了鼓包上，眼不见心不烦，此后的几天杂志一直没挪动位置。

几天后，涂料包裹抵达张三手中，他已经忘了这茬事儿，还猜是谁给自己寄了什么礼物。打开一看，涂料的气味和质地都堪比油漆，夹杂着细碎的类似颗粒物的东西。他赶紧拧上，又忍不住打开，“试试吧……”内心另一个声音在说话。

拿了厨房里的水果刀，用刀尖儿去刺那个鼓包，像是挤青春痘里的脓，小心翼翼地使劲。“嘎吱”，不但鼓包破了，下面那一层木板也夸张地撕裂开，一张小纸片不偏不倚地立在裂缝里。张三抽出来一看，上面只有六个字——“福楼拜的鹦鹉”，遒劲有力。

张三记得这是一本英国人写的小说，关于福楼拜的身世，具体内容已经想不起来了。卡片为

什么出现在桌缝里，他有些抓狂。脑海里浮现出新闻里报道过的某个文青：晚上做翻译、写诗；白天在网店卖女士内裤，满88元送一本自己翻译的小说，尽管如此，内裤卖得也很勉强。又一个怀才不遇的文青？张三恍惚了，纸片很软，他还是耐着性子一点点往里面塞，像是害怕打破了什么，好不容易才把大部分都塞进去。他又匆忙把涂料倒在刷头，来回刷着刚才撕裂露出的米色部分，很快桌子的表面被黑黝黝的颜色覆盖住了。但他不放心，又倒了一些涂料出来，来来回回刷了数十次，还在旁边耐心地等待了一会儿，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撕裂的伤口什么时候才能结痂。

到了晚上，俯看桌面几乎没什么异样，张三用手去触摸先前鼓包破碎的位置，他以为会有一些低洼，会触摸到纸片，神奇的是，摸上去和桌面别的部分毫无二致。他似乎不甘心没有破绽，坐下来，把脑袋贴在桌面边缘，平滑如旧，那涂料像是一层厚厚的屏障，把“福楼拜的鹦鹉”阻挡在了另一个世界里。他突然高兴起来，也许因为桌子附着了一点故事，又或许是因为替人守住了一个秘密。■

本栏目投稿邮箱：mensula@sina.com

太阳能户外腕表

天梭腾智太阳能系列NBA特别款可利用太阳能为腕表充电。表盘采用触屏技术并显示天气、高度计、指南针、固定目标追踪等20多项功能。男款表壳底部可见NBA Logo。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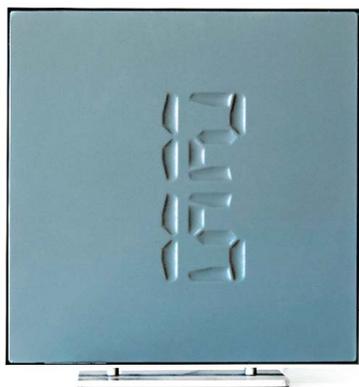
塑料头盔

FEND 头盔是一款专供骑行的可折叠头盔。折叠后宽度缩减至110毫米，同时采用ABS高强度塑料和EPS发泡面料让整个头盔非常轻便，又能够保持它的安全性能。

简约键盘

设计师 Jarim Koo 推出了一款简约时尚的键盘鼠标组合，键盘内置了一支手写笔。将鼠标挪开凹槽，有专供识别手写笔轨迹的面板。





忽隐忽现的时间

Etch Clock 是一款设计简约的蚀刻钟，表面的弹性薄膜可以显示凹嵌的时钟数字，据悉其原理是通过藏在薄膜背后的粘贴金属片产生磁力而导致的薄膜拉伸。设计师通过这样忽隐忽现的时间显示，在不经意间提醒人们逝去的光阴。

临时洗衣机

作为“红点设计奖”的获奖作品，Swash 可方便放置于各种大小的桶面上，变身为一个临时洗衣机，针对一些不适合放进洗衣机的拖把片、抹布或宿舍环境中的小件衣物等进行清洗。



钛金属削皮刀

这款蔬果削皮器采用高端钛制成，选用 5 级钛合金。削皮刀设计精致简单，手柄处有设计拇指槽，以增大手握刀柄的稳定性，前端的挖孔槽可以在削皮后挖除腐烂的部分，方便实用且耐用。



波纹造型

镶嵌了 44 颗钻石的欧米茄 Ladymatic 系列戒指，采用同系腕表表壳的标志性波纹设计，弧度不一的波浪增添了层叠的视觉效果，钻石与 18K 白金间的空隙凸显了轻盈感。





工作台灯

Pablo 品牌的 Link 工作台灯采用 100% 可回收的材料，最大限度地减少了零件的数量。灯头部分的光学漫射膜提供聚光控制，与电脑屏幕一起使用时不会产生眩光。



橙色蓝宝石

日内瓦腕表及珠宝品牌 De Grisogono 以善用彩色宝石的华丽风格著称，这款装饰戒指以 18K 白金和白钻镶嵌出螺旋造型，与金色钻石和橙色蓝宝石镶嵌的圆球形成对比。



雄鸡腕表

伯爵 Altiplano 中国鸡年生肖腕表以手工掐丝珐琅工艺，在表盘绘制出昂然的雄鸡形象。它的全身以灰、白、黑为主色调，鸡头肉冠与颌下的肉垂则是醒目的鲜红色。

镀银餐具

Christofle 品牌推出新版 Mood Precious 系列镀银餐具 6 人套装，总共 24 件餐具整齐地排列在铜色不锈钢和胡桃木的外盒中，其中咖啡勺上加入了 18K 粉红金。



图书馆手袋

Prada 的“图书馆”手袋强调简洁的线条，整体除了金属铭牌外没有其他缀饰。方形结构的包袋中间有三个隔层，侧面的风琴褶体现出优雅的细节。

无线降噪耳机

B&O Play 新款无线降噪耳机 Beoplay H9，纯羊皮材质包裹的全耳式设计结合触控操作方式。耳机使用剔除杂音的 ANC 降噪技术，让使用者专注于聆听音乐。



透明儿童椅

Ghost 透明椅是出自菲利普·斯塔克的最著名椅子之一，如今 Kartell 推出了儿童椅版本 LouLou Ghost。椅背上印制着儿童画一般的图案，这些趣味图案还可以定制。



(插图: 张帆)

回望我们的童年，或许是理解我们自己孩子的童年的一种路径

我们是孩子时，我们是父母后 爱的错位

主笔 / 徐菁菁

在三代人之间，重新回望我们的童年，再来理解我们自己孩子的童年，以及我们如何与他们相处，或许能够找到一个全新的角度。

新一代父母

林月给我看她的微信朋友圈，她参加了15个妈妈群，数百位父母在里面交流自己的育儿心得。怀孕的时候，林月就参加过10多次关于儿童养育的课程和讲座。孩子出生后，她学了小儿推拿。孩子3岁左右，她发现教育孩子“基本靠吼”，于是上了正面管教培训班。再往后，职场和育儿争夺精力，“为了在有限的陪伴时间里提供更优质的母爱，而不只是给孩子糖果”，她又学习了思维导图和效能管理。

和我见面的这天，王雨觉得自己的精力和体力已经被拉扯到了极限。她把自己必须在单位完成的工作都安排在周六周日。周一到周五，她尽量在家里办公。每天，她凌晨2点入睡，6点起床为孩子准备早餐，送孩子上学。早上，她在家完成工作。下午2点是为孩子准备晚餐的时间。3点半，所有菜肴被装在饭盒里，王雨带着它们去学校。4点，孩子放学上车，开始在车上享用晚饭。母女俩的下一站是小提琴老师家。

林月和王雨的生活是新一代父母的日常。从2005到2015年，中国迎来了第四次生育高峰。这一轮“婴儿潮”在绝对数值上并不引人注目，特殊之处在于，20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出生的新一代父母正式走上了育儿的前线。

2011年，我们在“封面故事”里讨论了普遍存在的“育儿焦虑症”。客观上，优质教育资源的稀缺带来竞争焦虑；多元化社会出现的种种教育选择带来了选择焦虑；而知识信息的爆炸则使得每个教育细节都被置于放大镜下，令新一代父母无所适从。但育儿焦虑的根本，在于对成为“完美”父母的渴望。中国

青少年研究中心研究员、家庭教育首席专家孙云晓评价说：今天的父母，“比以往任何时代的父母都更爱思考‘如何做好父母’这件事”。

如何做好父母？回答这个问题的基础在于解释另一些问题：我们如何看待童年？我们认为孩子应当拥有何种童年？

我们或许没有养育孩子的经历，但每个人都有关于童年的经验。林月观察到，在各种微信群里，谈到孩子们的教育，爸爸妈妈们最常提到的一个词是“原生家庭”，最常使用的一种句式是：“我小时候……”经验的投射几乎是一种势不可挡的力量。

童年在以两种不同的方式影响着我们对孩子的教育。你或许有过这样的经验：多少次，你对孩子脱口而出的话，会让你猛然想起这是小时候父母对自己说的。英国发展心理学家约翰·鲍比（John Bowlby）在80年代提出，儿童时与父母交往的经历使个体形成了有关自我与他人的“内部工作模型”（Internal Working Model），这种模型将成为个性结构的一个组成部分。在这一内部工作模型的“指导”下，人们即使在成为父母前也已经“知道”学习其父母的角色，存在着一种扮演其父母角色并重复自己儿童经历的趋势。一些实证研究显示，与儿时被父母接受或感受到父母温暖的个体相比，儿时受到父母拒绝或攻击性反应的人，在为人父母之后通常对孩子的需求和信号不敏感，不能正确理解孩子的观点，并且常会因为孩子的哭闹等焦虑信号体验到压力和威胁，进一步采取体罚等严厉管教的行为。于是，一些抚养方式会像遗传一样呈现代际的延续。

童年对我们的另一重影响，在于我们常常会从童

年的经历中去寻找解释自己的素材。这些素材可能并不完全来自记忆，也可能并不完全真实，但作为我们建构的“个人叙事”，它会指引我们的行为，勾画我们未来的方向。这些素材也构成了我们对“如何做好父母”这一重要问题的理解。我至今依然记得，年幼时，母亲如何用温柔的语调给我朗诵童话故事，我们如何一边洗澡一边背诵着“返景入深林，复照青苔上”。成年之后，我将自己对文字的兴趣归功于这些早年的经历，也数次期许，未来也要让自己的孩子从小体味到文学之美。

硬币的另一面是，世界上可能并不存在“完美”的童年。理想童年的拼图总有那么几块遗失。那些或多或少的童年缺憾或伤痛就像消极的回声，长久地回荡在我们心间。当我们有了自己的孩子，我们本能地决定绝不让他们拥有相同的遗憾，遭遇同样的创痛。

决定去上正面管教培训班的时候，林月的目标很明确：不能让儿子像自己一样在怒吼声中长大。送女儿学习小提琴的王雨也有过音乐梦，当年她曾垂涎一架18块钱的玩具电子琴。古越成长经历中的最大遗憾在于“没有做自己”，她心里铆足了一个信念，她要对未来的孩子发出宣言：“无论你以后成为什么样的人，无论你高考超过600分还是低于300分，无论你当个10086话务员还是神舟宇航员，无论你是同性恋还是想娶妓女，无论你去非洲当无国界医生还是入党做税务专员，无论你买比弗利山庄还是一辈子租房，我们都永远爱你，并且大门永远为你敞开。”

回到童年

2016年12月28日，我们在微信公众号上发布了一条征稿启事，邀请“新一代”父母来谈谈他们的童年，以及这些童年际遇如何影响着他们今天对孩子的教育。出乎意料的是，短短10天时间，我们收到了超过400封来稿。并不那么出乎意料的是，这些来稿中的一些包含脉脉温情，但更普遍的是对童年，特别是对家庭生活的深深叹息。我们这批“70末、80后”出生的人，父母口中“最幸福的一代”，在谈到自己的童年时，却鲜有扎实的幸福感。一些人的遗憾在于父母并没有对自己的成长赋予太多的关注，另一些人则纠结于父母无时无刻的管教令人窒息，殊途同归的是，两种类型的痛点往往都在于一些未能被满足的和正确回应的情感需求。

父母轻描淡写的几句话能让我们的委屈至今横亘

心间。慕荣还记得15年前的那个北方冬天刚刚擦黑的傍晚，她拿到在80人的庞大班级里排名第15的成绩单。“考成这样还高兴呢？”妈妈说。“妈妈在前面走着，不牵着我的手，没有跟我多讲一句话。县城的街道坑坑洼洼，我跟在她的背影后亦步亦趋，踉踉跄跄。隐约中，我明白这是一场沉默的惩罚。”另一面，我们亦能体味到父母的点滴苦心。一位读者还记得：“我有一次淘气，妈妈生气地拉着我回家，刚要斥责，突然看到邻居小朋友扒在窗台看热闹。于是她压下火，把我抱在腿上，耐心给我讲道理，我似懂非懂地点头，依偎在她怀里。这一幕我至今记得，每每想起，仍然很感念母亲当时的做法。”

作为子女的我们为何似乎特别敏感？母亲对我回忆她的童年，总是些忆苦思甜的教育。我从小就记住了“刮锅”这词——饭勺刮蹭着锅壁，发出尖厉的声响。童年时的母亲听到这样的声音，就知道锅里的吃食盛光了，难过得哭起来。从小到大，我从没挨过饿，受过冻。上大学的时候，每次返校，行李箱几乎要被各种食物塞爆。直到今天，回到父母身边，一顿好菜好饭仍是他们表达爱意的最重要手段。前不久我从家里回北京，父母还试图让我带一兜橙子上飞机。经过一番“讨价还价”，最终以两个苹果成交。“有一种饿叫你妈妈觉得你饿，有一种冷叫你妈妈觉得你冷。”今天看到这句网络流行语会心一笑的人，大概都有相似的经历吧。然而，这些幸福却无法抵御内心的纠结，童年的我更渴望另外一些东西：那些被我饲养和宠爱过的动物，不要成为家里的盘中餐；考试没考好之后，父母能对我温柔一笑；在批评我之前，能否先倾听我的解释；能否多问问我：“你过得开心吗？你的烦恼是什么？”

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或许能够提供一种解释。“‘70末、80后’父母一代的生活注意力更多放在物质生活的满足上。那时候的人们可能真的觉得吃饱饭就是人生最大的幸福，能够生存下来、能够生活就是幸福。他们可能受制于时代，没有办法，也没有精力去探索精神需求。”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教授关梅林说，“但对下一代来讲，物质已经得到满足，他们必然会探索更高层次的需求，谁还天天为吃饱饭而高兴呢？时代背景不同，人的需要和注意力发生变化。我们关注的东西是他们不曾关注的，也不知道如何满足的，同时也是他们匮乏的。他们没有办法回应我们，就使我们产生出了匮乏感。”

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家庭教育首席专家孙云晓提

醒我，在我们成长的时代，中国社会的儿童观也在剧烈地演化。新的儿童观也会使得我们在对童年记忆的建构中产生出不同于父母一代的解读。

台湾地区学者熊秉真在《童年忆往——中国孩子的历史》中，谈到过去几千年中国主流儿童教育的特征：在理论体系和价值观上，有一套“成人中心”或“家长制”的设想；儿童的教育带有强烈的“功能论”和“目的至上”的特质，不但整个人生的意义在于做一个“有用的人”（而不是一个幸福的人，追求快乐人生，充实满意，或健康活泼），更重要的是，它认为儿童的存在，是为了变成大人（当然最好是一个成功而有用的大人），至于童年阶段本身，未必有特别的意义。也正是因为如此，中国儿童教育的“道德色彩”浓重，要小孩从小就学清心寡欲、省吃俭用、轻声慢动，“举止俨若成人”。

而今天，许多父母都倾向于接受“儿童中心论”，赞同苏霍姆林斯基的定位：“童年是人生最重要的时期……是真正的、灿烂的、独特的、不可重现的一种生活。”我们既希望孩子能够为成人生活做好准备，也强烈希望呵护他们的童真，不愿忽视他们作为儿童的当下的幸福体会。林月告诉我，她最近加入了一个叫“更好母亲”（Better Mum）的微信群。组织微信群的心理学家每周给妈妈们开设一节在线课程，课程的具体内容是大家票选出来的。在目前制定的涵盖五大纲目的课表中，“孩子的学习能力篇”排在最后。排在最前面的是“亲子关系及教养方式篇”，其内容包括“从沟通上如何建造亲子关系”“如何修补已破裂的关系”“自由和规矩”。讨论最多的是“孩子心理成长篇”，涉及“高要求宝宝的亲子需求”“让心里安详的‘安全教育’”“批判性思维”等等。

儿童观的变化只是我们所经历的时代剧变的一个缩影。1970年，美国文化人类学家M. 米德出版了《文化与承诺——论70年代各代人之间的新关系》一书，首次对“代沟”理论做了经典而系统的分析。M. 米德认为，有的文化演变十分缓慢，属于“未来重复过去”型，也称“后喻文化”，其基本特征是成年人的过去表示着新生代的未来，以至孩子是长者的身体和精神、土地和传统的后代。有的文化则演变得很快，属于“现在是未来的指导”型，也称“互喻文化”，其基本特征是每一代人的行为不同于父辈，以至于强调青年人向同辈人学习。M. 米德进一步指出：在“互喻文化”的历史阶段，因社会的运行节奏明显加快，承载的信息量成倍递增，促使新一代因敏锐、活跃而崛起，新

老两代人因其地位转换涉及种种观念和利益的抵触，便构成代际间的分歧和冲突。

很显然，我们对于童年的解读充满了时代冲突的烙印。不少妈妈们在来信中都提到“美”的缺憾。冒茜茜对着镜子洗脸，她妈从旁边走过，看着她语重心长地说：“你可别以为自己很漂亮……”她记得，那时学校有个音乐老师，经常穿着自己设计裁剪的裙子去弹钢琴，包括自己在内的孩子们，都背地里叫她“妖精”。连孩子们也体会得到，“在那个灰突突的小县城，她实在是太突兀了”。而如今，冒茜茜会为自己的不太会打扮感到“非常不自信”。她“远隔几千公里、几十年，找到当年那位音乐老师最近的视频”，看到“已年过六旬的她，还是身材保持得非常好”，冒茜茜的心里充满感动：“我想，她这一生，过得真明白、真勇敢、真美好。”

孙云晓把“70末、80后”与他们父母之间的成长环境的变化称为一种“质变”，而“70末、80后”与他们的孩子相比，成长环境的变化只称得上“量变”。“物质”与“精神”、“集体主义”和“个人主义”、“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一切尖锐的对立都在“70末、80后”这一代人的身上展开。我们的父母以他们时代的文化养育我们，而我们却走向了一个完全不同的时代。这些都势必让我们对自己的童年际遇产生深刻的反思，对“如何做好父母”产生不同的理解。

今天，我们追溯自己的童年，吐露那些无助、委屈和遗憾的时刻，绝不是为了把我们的父母推上审判席。事实上，无论我们多么感慨未能完满的童年带给我们的困扰，但我们中的绝大多数人依然知道我们童年的底色是深沉的爱，那些爱依然最能带给我们泪流满面的感动和力量。

关梅林在咨询过程中经常出现这样的情况：“一方说我很爱你啊，另一方说请你用我需要的方式来爱我。”她很不赞同这样的观点：“我只要爱你，你就能够感觉到爱。我想绝大多数父母都想成为好父母，但是成为好父母是需要知识和技能的，爱的方法是需要学习的。”

我们今天追溯自己的童年，正是为了学会一种更好的爱的表达方式。这不仅仅关乎我们对下一代的爱，也关乎我们这一代人的和解。“我们对待我们的孩子可能也是一腔热血，但将来他们会如何评判我们呢？”关梅林说，“作为一个母亲，如果我的孩子未来依然觉得我做得不够，我希望他能给我一点宽容和理解。这也是我们对待我们的父母应有的态度。”

（林月、王雨皆为化名）

童年故事：那些缺憾与补偿

主笔 / 徐菁菁



童年是人生灿烂的、独特的、不可重现的一种生活



心理学家卡伦·霍尼说：“能够在体验冲突时又意识到冲突，尽管这可能叫人痛苦，却可以说正是一种宝贵的才能。”回到童年是让我们认清自己，回应我们的孩子和未来的方式。

我想爱你，而非管制你；
 欣赏你，而非评判你；
 与你联系，而不侵占你；
 邀请你，而不苛求你；
 离开你，而不带着愧疚；
 批评你，而不责备你；
 帮助你，而不羞辱你；
 如果你与我都是一样的话，
 那么，我们就能真正相知，彼此活得丰盛。
 ——维琴尼亚·萨提亚 (Virginia Satir)

曾岚和妈妈有半年没见面了。她给我看妈妈负气从她家搬走时发来的最后一条短信，足足有1190个字。曾岚留着它，却没有回复它。看到它时的五味杂陈，她至今仍梳理不清。

那是一个周六，因为6岁女儿的一句话，曾岚和妈妈发生了激烈的争吵。“我爸和孩子之间有点小矛盾，孩子张口顶了我爸一句：姥爷你滚蛋！我妈的第一反应就是厉声指责孩子：你说什么？你赶紧道歉，你说什么呢？”曾岚不乐意了。因为就在这天早上，她听到过父亲和孩子的一次对话。“我爸当时特别生气，就说了孩子一句：那你就滚蛋。所以我知道，孩子的顶嘴完全是出自对长辈的模仿。”她立刻打断母亲：“这事不是孩子的错。”

这场教育分歧随即引爆了埋藏在两代人心里的矛盾。“我的话把我妈激怒了。她说：你们家孩子都是对的，你爸你妈什么都错！她从这个事情开始一直追溯到小时候如何不会说话，有哪些缺点。”曾岚内心知道自己有欠考虑，她不应当一开始和妈妈对立，



应该先让孩子道歉。“但我首先想到的只是保护孩子，我不想让我妈继续管教孩子了。你发怒的那种表情，孩子也会模仿，而且她并不太能够分辨出我们的争吵与她有关还是无关，她很可能觉得这就是自己的错。”曾岚不服软，于是妈妈“当时收拾东西就走了”。

读曾岚妈妈的短信，我看到了一位伤透了心的母亲：在女儿家住了7年，尽心竭力帮忙养育孙女，打理家庭事务，却“得不到回报”。母亲伤感地回忆：“你小时候经常和妈妈说：妈妈等我长大了，我挣好多好多的钱给你买漂亮的衣服，给你买好吃的。当时我听了心里特别高兴，总和别人说还是生女儿好。”母亲认为自己的付出问心无愧：“你小的时候，我们把烦恼留下把快乐给了你，把艰辛留下把幸福给了你，把操劳留下把健康给了你，把痛苦留下把爱给了你，为

让自己的女儿幸福我付出了太多太多。我经常问自己：值吗？”而归根结底，母亲的伤痛在于一份求之不得的亲密母女关系。她在信息里特意提道：“看到小九带着她的爸爸妈妈去重游结婚去过的地方，我哭了一夜。”

小九是曾岚从小的同学和玩伴。母亲的心结是长久以来就埋下的。多年以前，曾岚的母亲和小九的母亲同时到学校门口来给孩子送东西。小九见到妈妈，小鸟依人地黏过去，母女俩自然而然地亲昵起来。“我呢，我说：妈，你来了。然后接过东西就走了。”后来曾岚发现，母亲对这个场景久久难以释怀。“她总会提到这件事。她不和我说，她会跟别人说：你看啊，我闺女就是不会说话，嘴不甜。”多年来，曾岚心里也有个结：母亲为什么不明白，小九能够成为亲昵的



左图：英国精神病学家约翰·鲍比提出的依恋理论认为，在早期，儿童只有把父母作为安全基地才能有效地探索其周围环境

右图：父母是孩子最早的“社会参照”

女儿，是因为她有个会用同样方式对待她的母亲？

曾岚童年最温暖的记忆是过年过节去姥姥家，一大家子人做一大桌子菜，一大帮孩子一块儿吃饭、放鞭炮，但在所有享受快乐的记忆场景里，她都很难把父母放进去。事实上，家庭给她留下的更多印象是困扰和委屈。

首先是父母之间的关系。“我爸我妈经常吵架，一次我爸拿个暖水瓶，一下子摔到我妈身上，把我妈腿给烫了。我小时候有很多记忆都是他们吵完架，我妈带着我回姥姥家。”

母亲是长女，工作上也是能人，在单位担任经理。父亲是普通的工厂员工，挣的没有母亲多。曾岚觉得，这大概是母亲在家里格外强势，父母关系焦灼的一个原因。从小，母亲就当着曾岚的面抱怨父亲特别“杵窝子”（北京方言，大意是窝里横，外边怂）。那时，父亲和姑姑因为一套房子的归属起了分歧，父亲不想争，“不出头”。这件事情便成了一枚钉子，牢牢嵌入一家三口的生活，随时可能刺痛每一个人。

作为孩子，曾岚逃不过这场成人间的纷扰。“父

母吵架的最终结果就是把矛头指向我：你看，最后还是因为你，因为你学习不好，因为你如何如何。最后我总是变成所有不满的出口。”“印象中特别深刻的是，我小时候回家经常会小心翼翼的，因为你不知道家里在发生什么。有一阵，我就认为我是这个家里最令人讨厌的一个人。”

父亲心中的块垒无处纾解，则会选择反反复复向女儿诉说。父亲的诉说让曾岚陷入深深的反感和焦虑：“你跟我说这些，我能怎么样？你说完了之后，我能去改变这些吗？”她不明白，这件事在父亲心里已经成了一个魔咒，“为什么还把这个魔咒放到我心里？”

对于曾岚，母亲也同样处于绝对强势的位置。曾岚知道母亲爱她，但她“接受不了”母亲爱她的方式。这种爱似乎总是缺少理解和宽容，于是不可避免地走向了幸福的反面。

曾岚深深记得小学5年级的一天，母亲给她买了一件特别漂亮的白色外套。母亲把外套装在塑料袋里，夹在女儿的自行车后座上，母女俩各自骑着一辆车，欢欢喜喜地回家去。谁料走到半路，母亲突然发现曾



香港儿童在学习美式发音英语。家长认为操一口流利的美式英语是良好教育的体现

岚后座上的衣服不见了。“于是就在大马路上，我妈怒火蹭地就上来了，劈头盖脸给了我一顿臭骂，而且嗓门特别大，还说着脏话。”曾岚不明白，母亲为什么不能意识到显而易见的事实：“主观上，我同样不希望衣服丢了；客观上，衣服不是我夹上的，我骑着车，看不到后面的情况，为什么要在大庭广众之下责骂我？”

工作以后，曾岚才发现自己的学习能力挺强的，新工作很容易上手，但是在漫长的学校生涯里，她却对学习充满了厌倦。她记得很清楚，母亲通过自己的关系，想方设法把她送进了区里的重点学校。“所以我妈一直认为，我上学的路都是她给我铺就的。她会说：我费了这么大劲把你送到这么好的学校，你还不好好学习，你怎么对得起我？你通过什么来报答我？”母亲不知道的是，在重点学校当“凤尾”让曾岚备感压力。而这种压力会在家庭里进一步强化。“考试成绩不理想，父母看到就是一顿臭骂，抬手随便就打，打腿，打屁股，包括打脑袋，甚至上过鞭子。”

曾岚清楚地记得她和父母的关系是如何慢慢疏远

的。小时候放学回家，她还会和母亲坐在一个沙发上，抱着聊聊天，喂着吃个水果，困了的时候会想在妈妈身上睡着。初中是一个明确的分水岭：“回家就把自己关到屋里，哪怕没有作业写，也会坐在自己的座位上发呆。或者因为什么事情，他们又责骂我了，我就在一张纸上反反复复写：我恨我爸我妈。”

这种恨意已经随着青春期的叛逆过去了。曾岚接受了这样的一点：并不是所有人天生就会共情，父母的错爱是因为他们不懂，也无处学习。“我父母那一代，孩子犯错了，他们会觉得是孩子自己的问题，而现在孩子犯错了，我首先要考虑那是我的问题，是我没有教育好，或者说我在哪个方向走错了路。”

养育孩子，像是对童年的一场拨乱反正。小时候，母亲很少主动对曾岚做出亲昵的举动，现在，她常常亲吻自己的女儿。“我对她们的爱，要表达出来，让她们感觉到。”大女儿刚刚上小学，学习在班里比较落后。“我说这都没关系，你不要有太大的压力。女儿放学回家以后，我也会尽力去辅导，帮助她。”

童年时那件丢失的外套总是在提醒曾岚回到一个

孩子情境里去看世界。曾岚承认自己做不到“零吼叫”。“我的脾气也火爆，有的时候孩子淘气，或者让我难堪了，我也忍不住发火，但是我很快会去反省。孩子打翻一杯水，我可能只看到了结果，却没看到过程。可能是因为孩子想尝试自己倒杯水，也可能是她还小，控制能力不行，并不一定是她的错误。时间长了，我对情绪的控制能力确实有了提高。我知道先问问她们，事情到底是怎么回事，让她们自己去表达。而我那个时候，话语权都在父母手里，父母习惯于武断地判断孩子的动机。”

大女儿刚上小学的头一两个月，作业总是写到很晚。最开始，曾岚很急：“我最常和她说的话就是：你怎么那么磨蹭，你看人家都写完了，人家几点几点就睡觉。后来我发现，我其实是把自己的焦虑投射到了孩子身上。有一天我突然意识到，这样做不对。孩子作业完成得晚，导致睡眠时间压缩到了6个小时。睡眠不够，上课注意力不集中，回家来作业会做到更晚，这就是一个恶性循环，我们催促孩子是没有用的。后来我就规定，孩子晚上22点之前必须要洗澡睡觉，无论作业是否完成。情况确实慢慢好起来了。”“我们也发现孩子的时间观念不强，可催促是没有用的，孩子其实是很难理解时间的概念的。”于是曾岚从网上学了个办法。“我们买了一个15分钟计时的沙漏。孩子早上起来，我们把沙漏给她放上，告诉她这是15分钟，你应该在15分钟之内完成起床、穿衣服、刷牙、洗脸。”

前段时间，女儿的学校里发生了一件事。新来的体育老师在课上吓唬孩子，说谁表现不好，就拿水浇在脚上，把脚给冻在台阶上。一些孩子被吓坏了，回家哭诉。家长群炸开了锅。曾岚问女儿：“惩罚你了吗？”孩子轻描淡写地回答：“老师开玩笑呢。”孩子这份安全感格外让曾岚满足。“对一个小孩来说，怎么样算是幸福的？也许谁也没法回答这个问题。”曾岚说，“但是她现在的这份放松应该就是幸福吧。”

二

我愿我能在我孩子自己的世界的中心，
占一角清净地。
我知道有星星同他说话，
天空也在他面前垂下，
用它傻傻的云朵和彩虹来娱悦他。
——泰戈尔

林月从小就是最让同龄人头痛的“别人家的孩子”，学业一路拔尖，父母皆以她为傲。但如果让她重新过一次童年，林月宁可成为妹妹——那个处在优秀姐姐的阴影下，却一直可以生活在父母身边的孩子。

成年后，林月看日本、韩国的电影电视剧，惊觉“家庭生活原来是由那么多细节、那么温馨美好的点滴构成的”。“爸爸下班回家了，听到门外自行车的声音，孩子就欢快地冲出去迎接。我完全没有这样的印象。”林月努力回想，召唤出一个模模糊糊不带感情色彩的场景。“爸爸回到家里，一家人开始吃晚饭，电视里放着‘新闻联播’。”林月将其归咎为一点：童年时，自己体会家庭生活的时间太少了。正是由于成绩拔尖，小学三年级，林月就住进了学校的教工宿舍，好全力备战珠心算、奥数等一系列的比赛。

林月童年的最深刻记忆就是搬到学校不久后发生的一件事。学校的公共淋浴间在操场的一头，水房在操场的另一头。每天，林月需要自己拎个桶到水房去打水。“我的个头比那只桶高不了多少。我拎着桶，走一步就需要歇一下，再走一步，再歇一下。走着走着，眼泪就吧嗒吧嗒地往下掉。我到现在还是特别爱哭，每次眼泪一下来，那种熟悉的伤感就会从心底升腾起来。操场铺的是煤渣跑道。有一次我摔倒了，好多地方都蹭破了皮，脸上肿了起来，耳朵里可能也进了什么东西。总之突然有一天，我听不见人说话了。妈妈到学校里来，带我到医院去看病。然而，我依然被送回到学校里，一切并没有什么改变。”

做一个坚强独立的孩子，林月接受了父母对自己的安排和期待。事实上，在很长时间里，她并没有强烈地感到不妥。第一次明确的不适感出现在大学时代。“上大学以前，在我们的教育环境里，你只要成绩好，人品不错，几乎就能得到你想得到的一切。但进入大学，我突然发现世界的规则改变了。”学校里评奖学金，一部分靠学分积，一部分靠同学互评打分，林月眼看着那些成绩不如自己的同学拿到了奖学金。她发现自己能够和所有同学保持和和气气的，但似乎无法与任何一个人建立亲密的友谊。女生宿舍里那些关于男生关于八卦关于猫猫狗狗的谈话甚至让她感到尴尬和不知所措，于是，她总是踩着熄灯的点回宿舍。

工作以后，林月接触形形色色的人。“我发现生活中有一些人，他们总能够用非常轻松、简单和柔软的方式去解决问题。工作成就也并不只是靠实力获得。我带一些实习生，发现有些孩子尽管天分不太好，但是你就会特别愿意帮助他，虽然他们经常让你很搓火，



左图：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教授关梅林

右图：美国心理学家彼得·萨洛威



但是他们就是能用一些很轻巧的方式，让你能够无限次地原谅他。而这些是我都不会的，我只会用很笨拙、很辛苦、硬碰硬的方式去面对问题。”

林月逐渐意识到，自己关于家庭生活记忆的空白很可能是一个原因。她观察到妹妹和自己的不同。妹妹显然能够更自如地处理人际关系，建立亲密情感，不但父母和她更为亲昵，大家族的亲戚也都愿意和她拉家常。反观自己，“我连打电话问候一下都觉得是个让人难受的任务。可这个事情变成一个任务之后，你的那种状态，别人隔着电话也是能感受到的”。

我把林月的故事讲给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教授关梅林听，关梅林提出了一种可能：林月小学三年级就被送去住校，说明父母很可能对孩子的情感需求很不敏感。也许在林月成长的早期，她的需求就没有得到充分的回应，没有建立起足够的安全感。“缺乏足够的安全感对人来说也就是缺乏一个积极的情感体验，当然不愿意跟人更亲密地交往了。”

1990年，美国心理学家、新罕布什尔大学的约翰·梅耶和耶鲁大学的彼得·萨洛威发表了一篇研究情商的具有标志性意义的文章。文章提出，情商这个概念具有两个方面的核心内容：一是识别和接纳自己的情绪、处理自己情绪的能力；二是了解别人情绪并处理与别人关系的能力。关梅林指出，情商的高低可

能跟天赋有一定关系，有的人天生能够比较敏锐地捕捉到对方的需要。但情商的获得也需要后天的经验学习和能力提升，家庭生活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

根据萨洛威与梅耶的观点，情商包含的能力始于家庭中父母与儿童良好的交互作用。在儿童早期，父母应该帮助孩子识别情绪并给情绪贴上标签；教导孩子学会尊重自身情感，理解和分析别人的感受，恰当地表达自己的感受；帮助孩子将情绪与社会情境联系起来，为孩子提供亲身实践的机会；为孩子创造社交机会，多参加集体活动，在活动中学会与同龄人相处。与此同时，家庭氛围也是培养幼儿情商的前提条件。家长如果相处和睦，并善于调节和管理自己的情绪状态，表现出愉快、乐观向上等积极情绪，同时能合理地调控不良情绪，孩子往往会感受到安全和温馨，容易产生愉悦的情绪体验，也能够得体大方地表达自己的情绪。

在林月的童年里，这些似乎都是缺乏的。在她的记忆力，父母之间总是为了孩子的事情“一点就着”，从没有表现出那种“你依我依的情感”。而直接坦率的表达情绪和情感需求几乎是一种从未有过的经验。

“我从学校回来，父母从不会问我开不开心，为什么不开心，有没有好朋友，好朋友叫什么。有的时候我都不知道自己处于一个什么样的情绪状态里。”

林月承认，即使她从小看上去就格外独立，但她特别渴望父母的关注。她牢牢记得初中时候的一次家长会，因为那回老师特地要求爸爸出席，那是她上学那么多年，父亲唯一一次到学校来。后来高中文理科分班，林月选择理科的唯一原因就是父亲亲自来了学校一趟。她不顾自己对数学的痛恨，毫不犹豫地答应了父亲的要求，这是她所知道的表达对父母的爱的渴望和爱他们的唯一方式。

林月深深记得，有的时候她也很想和父母谈谈心，可她永远被堵在那个情感表达的界限上，她不知道如何开口，也从来没有人帮她一把。“从学校回家的时候，我很愿意跟父母聊学校的事情，但是很少聊到我真正想聊的。我会说，我们学校今年举办了运动会，我跳高得了第三名。然后我失望地发现，父母看着我一言不发。他们可能觉得，孩子愿意跟我说点学校的事情，心里已经很满足了。他们不知道的是，我真正想说的还没有说出来呢：我想说我心里其实挺受挫的，我是班上个子最高的女同学，居然还跳不过那个谁。”

林月印象最深刻的一次亲子交流是在高中时期。学校里有位男同学因为学业压力太大投江自杀了。男同学和林月经常在一块儿给学校做黑板报。“这件事情给我的打击特别大，我上高中之后也同样觉得学习压力很大。我记得我回到家里特别想找人倾诉，可我说这件事的时候，妈妈在厨房里忙忙碌碌，她似乎并没有心思听我说什么。她回答：唉呀，这个傻孩子，跳什么江，多大的事啊。听到这话，我一下子就被堵住了。”

6年前，林月怀孕的时候，父亲去世不久，她正好处于人生的低潮。她一面被抑郁的情绪裹挟着，一面思考孩子的未来。她在心里下了个决心，要给孩子营造一个她过去不曾拥有的充满了温馨和爱意的家庭环境，绝不能让孩子像她一样成为“孤岛”。

这场对孩子的教育也是林月对自己的重塑。从孩子能坐安全座椅开始，从来喜欢宅在家里的林月就逼着自己每个周末约不同的家庭带着孩子一块出去玩。这原本是为了让孩子学会交朋友，可林月发现，自己“慢慢也能和各种各样完全不同背景的人很好地相处了，这是我从前完全没有的概念”。

林月把童年从未感受过的那些充满爱的仪式安插进了孩子的生活。孩子刚上幼儿园的时候情绪很紧张，她模仿韩剧里的妈妈，把孩子的手拉到孩子的心口：“妈妈在你心里，就是在这里，你要想妈妈，你可以摸摸你这边。”“在我过去的人生经验中，我觉得这是一种很矫情的事情。”林月说，“可是呢，孩子在幼

园真的会比较少地哭。我去幼儿园接他的时候，问他：你想不想妈妈？他说：特别特别想，想的时候就摸摸这里。”

父母群里的家长们总是在担心孩子应该上什么样的兴趣班，为抢一个补习班的名额殚精竭虑，但林月从来不为此焦虑。“在我自己的成长里，我学了太多的知识了，我上过太多的各种班，我把人生绝大部分的时间都用在这些东西上面，可是我缺少了获得幸福的那个能力。你成年之后，你依然可以学知识，但是另外一些东西，你错过了可能就很难再得到了。”

孩子上幼儿园时发生的一件很小的事，让林月真正地担忧和焦虑起来。“一次孩子去幼儿园很晚，老师问他吃没吃饭。他以为老师指早饭，就说吃了。结果老师午饭就没给他盛。孩子一直饿着，却不吭一声。”老师说，孩子在自我情感的认知和表达方面，是要比一般的孩子稍微迟钝一些，可能和家庭有很大的关系。“我心里想的是，现在孩子吃不上饭，他不知道表达和解决，如果他再长大，他可能遇到校园暴力，再长大，可能遭遇恋爱失败，如果他还不知道怎么解决，那最终的结果是什么？”

林月反思了和孩子交流的细节。过去她总是问孩子：“你高兴吗？”“其实我问得太抽象了，孩子不知道什么叫高兴。后来我会对他说：那你给我们分享一件高兴的事情。于是，他就知道了，原来‘高兴’就和那件事情相关，那个样子就叫高兴。这样的交流多了，他慢慢能够体会一些情绪词的真正含义。”为了创造更好的家庭氛围，林月和丈夫严肃地讨论过在孩子面前是否要保持上一代父母那种彼此都很客气的相处方式，需不需要在孩子面前彼此亲吻。“孩子5岁多之后，早上他爸送他去幼儿园，我会先吻一下他爸爸，然后再吻一下他，我没有想到的是，这么做对孩子的影响非常大，我当时就能看到孩子的眼睛是发亮的，他觉得特别高兴。”

“我很努力地做了这些以后，孩子有很大的改善。”但林月有时候依然会怀疑自己，因为她清楚地知道，她的“心里住着的还是我严厉的爸爸和严肃的妈妈的那个形象”。有时候和孩子待在一起，如果没有安排一件具体的事情，林月会不知所措。看电视节目“爸爸去哪儿”，她印象最深刻的是，几对爸爸和孩子分别被关在一个空空屋子里待一个小时，夏天的爸爸却能够那么自然而然地和孩子们玩得亦乐乎。有一次，林月和另一位妈妈带孩子去游泳。“游完泳出来，两个孩子从一个很高的台阶跳下去。我看到小女孩一下

子冲她妈妈跑过去，很兴奋地和妈妈说这件事。我深深地感受到她们母女之间的共情，她们的快乐在相互感染。而我呢，我好像不太能够投入到那个情绪里面。我的孩子也很兴奋，但他在很久之后才和我说：我从那个地方跳下来了，你觉得我厉不厉害？”林月很渴望跟孩子敞开心扉地聊天，但她心里住着的严肃大人却不知道如何开口。

林月的最大恐惧，是她无论如何努力，终将成为父母的翻版。父亲去世几年后，林月心里体贴母亲，觉得她应该考虑个人问题。这个想法她和家里的好几个阿姨都说过。可她清楚地记得那一天早上，她还在床上睡着，母亲提着张凳子进来，在她身边坐下：“林月，我和你说个事。”母亲说自己最近认识了一个人，觉得是时候考虑自己的个人问题了。“我当时的第一感觉就是尴尬，因为妈妈从来没有和我倾诉过什么。”林月说，“我的反应就是特别严肃地和她说，这个人有哪些条件不是很好，如何不适合。妈妈听完，默默无语地出去了。我突然就意识到，我完全在以妈妈过去对待我的方式对待她。我们只分析道理而不讲情感。从前，我谈恋爱的时候，妈妈就是这样和我说。我当时是那么难过。可是如今，我上了那么多家庭课，我清清楚楚地知道，当别人跟你倾诉的时候，你首先应该共情，去理解和拥抱他的感受，然后在共同的感情里面一起探究解决办法。可是呢？”

有时候，林月和丈夫会用写信的方式和孩子交流。孩子看过爸爸的一封信，流了眼泪。“他说这个写得有点感人，可是接着，他就把目光投向别处了。”林月不怪孩子，她知道孩子并没有一个知道如何进一步和他交谈的母亲，他也从未看过自己的母亲和外婆能够展开这样一场谈话。“我脑子里啪啪就想起来我和妈妈的那次聊天。就像人家说的，你看了这么多的书，你明白了那么多的道理，但是你依然过不好这一生啊。”

前不久“中关村二小事件”发生后，林月“还是

我突然就意识到，我完全在以妈妈过去对待我的方式对待她。我们只分析道理而不讲情感。从前，我谈恋爱的时候，妈妈就是这样和我说。我当时是那么难过。

像传统的家长一样跟孩子说教了一番”。“孩子说，我会和好朋友一块去上厕所，要是发生了同样的事情，他就能去告诉老师呗。”林月觉得有点欣慰，至少，孩子有他的朋友，面对这些事情，“他的心里可能没有那么仓皇”。

三

请你爱我之前先爱你自己
爱我的同时也爱着你自己

你若不爱你自己

你便无法来爱我

这是爱的法则

因为

你不可能给出

你没有的东西

——维琴尼亚·萨提亚 (Virginia Satir)

尽管反反复复强调自己已经释然，王雨和我重复母亲那句话的时候，眼泪还是涌了出来。那9个字让我这个倾听者的背后弥漫开一阵凉意。9年前，王雨临产。丈夫忙着跑上跑下办手续，母亲在病房陪着她。就在阵痛猛烈袭来的那一刻，母亲把脸凑过来：“让你也尝尝这个滋味。”

母亲爱自己吗？王雨觉得应该是爱的。她微信朋友圈的封面是一幅插画：一个妈妈站在灶台前烧饭，一个小姑娘背手站在一边瞧着。这就是童年记忆里最温暖的时刻。“我妈总是尽可能做各种好吃的。她出差之前，总会把冰箱填得满满的。她也给我做新衣服，我和哥哥始终是干干净净的。”王雨特意拿出母亲给外孙女织的小毛衣给我看，红色的底，胸口一连串白色的枫叶，手艺好极了。

然而，这似乎就浓缩了父母之爱的全部。在吃饱穿暖之外，爱的稀薄几乎让王雨窒息。小时候，王雨一度觉得是哥哥把父母的爱都拿走了。她记得哥哥还很小，家里就给哥哥买来了上大学用的书，而对于自己，父母从不提出任何要求，也不寄予任何希望，甚至不屑于给出任何回应。“小时候我在家里试衣服，问妈妈好不好看，我妈从来只扔下冷冰冰的一句话：你自己挑。”

王雨总记得学校举办篝火晚会，回家要穿过很荒凉的一大片地，周围的同学都传说那里闹鬼，而她一个人走回了家，她知道不会有人来接她。还有一次，学校组织学生去南京参观，回家那天已经是晚上21

点多，下车的地方离家里还有三四站路。“我等啊等，所有的孩子都被接走了，只有我一个人在那站着。我傻了眼，决定自己往回走。突然有一辆公共汽车开过去，我追上去了，车门却又关上了。我继续走，一路哭着回家。”

有一阵，王雨发奋图强，觉得只要证明自己不输给哥哥，父母就会对自己投注多一点注意。那年，哥哥得了市里的优秀三好学生，王雨破天荒地评上了市里的优秀学生干部，而母亲的反应，还是那样淡淡的。

有时候，王雨会像吸氧一样去其他地方寻找被爱的感觉。她有个同学，父母都是盲人，但每次晚自习，同学的爸爸都会去接她，因为他觉得女儿回家要穿过一条僻静的地下通道，不安全。于是。王雨周末常常“去她家里待一会儿，感受一下他们家的那种氛围”。直到现在，王雨也总喜欢去一位朋友家里做客。“因为他妈妈长得有点像我妈妈，而我妈妈从来不会那么温柔地对我讲话。”

那年，哥哥离家去外地，王雨难受得哭，但她没去送哥哥，她心里还憋了口气。整个童年，兄妹俩都是在争吵、打架中度过的，彼此都认为对方抢夺了父母的爱。前些年，哥哥从外地到北京，和王雨见了一面。两个人在火锅店，灌下几瓶酒，微醺时，相对大哭，把心里的疙瘩一气都解开了。其实，冰释前嫌并不是靠酒，而是两个成年人已经想明白，这个家里，没有人得到了幸福。

母亲或许爱哥哥，可王雨也记得母亲是如何揍哥哥的。“一把长木尺，中间劈开一条缝，一打下去连着肉带起来。”那年，王雨告诉母亲自己打算要孩子了。“她跟我说一句话：你没有××万元，你生什么孩子？她的第一反应就是孩子是负担。”

母亲似乎永远不敢施与女儿更多的爱，也永远不敢接受女儿热烈的爱。怀孕的时候，王雨想让母亲来照顾她。“你就当我死了吧。”母亲说。去年，母亲生病住院手术，王雨动用一切资源找了最好的医生，打定主意不用护工，每天夜里都自己亲自陪床。王雨承认，这不是完全出自对母亲的爱，她似乎更想向母亲证明：她们母女是彼此需要的。可母亲呢？她会尽一切努力回避女儿的帮助，术后第一天，她就急着自己下床，趁着女儿出门的时候颤颤巍巍去上厕所。母女之间如此客套，连同一病房的其他病人都看出了端倪。

母亲最爱的不是王雨，也不是哥哥，是父亲。而这种爱却如此卑微。王雨从小就记得，父亲是家里说一不二的一个人，“任何时候，想发脾气就发脾气”。

童年时，节日对王雨等同于父亲的怒火：因为母亲每母要大扫除，就会有扬尘，就会有让有洁癖的父亲暴跳如雷。然而，父亲自己是不会动手的。母亲的“含辛茹苦”，王雨和哥哥从小看在眼里。养育孩子、照顾老人、管理家务，一切都由母亲操办。有一次母亲手指割伤，“化脓，烂了一个大洞，那么大冷天里，下水，一样干活”。结婚生女以后，王雨常常想，那样的生活恐怕早已把母亲掏空了，她的脾气能不大吗？

然而，父亲也同样不幸福。他好像一个充满了负面情绪的黑洞，母亲的爱永远无法将之填满。很多时候父亲就像是孩子，可以对一切事情不满：空气中的扬尘，儿女有阵子没带他出门下馆子，妻子炖的一锅汤被女儿一家子多喝了几口。王雨还发现，父亲似乎生活在一个毫无信任和爱的自我环境里。有时候王雨对人施以援手，举手之劳就会让父亲惶恐不安。“有人对他好的时候，他又充满了猜忌，似乎所有人际往来背后都有不可告人的目的。”

王雨从小就疑惑自己的家庭为什么和别人的不一样。这些年来，家庭生活的种种记忆和传说逐渐拼出了冰山一角。父亲的原生家庭是经历过大起大落的。王雨隐约知道，解放前，父亲的家族是富庶商贾，后来遭了一把大火。父亲当年在工厂工作，似乎因为不会搞关系，也不得志，再后来国企改制，父亲变得两手空空，大约心里失落得很。

至于母亲，王雨和哥哥都唏嘘不已。王雨的记忆里，她只见过一两次外婆。她对外婆的所有印象是：外婆家里有堆满一整面墙的人参蜂王浆。外婆穿着旗袍，很美，脸上的皮肤就像剥了壳的鸡蛋。外婆家的饭很好吃，炒出来的瘦肉嫩嫩的，又很入味。

后来王雨才明白，母亲的童年根本就没有母爱。母亲童年最深刻的记忆，是和几个弟弟一起被送到乡下，吃的是馊饭，舅舅的胳膊被镰刀砍开了花，化脓了也没人管。事实上，王雨发现，母亲和舅舅根本喊不出“妈妈”这个词。他们彼此之间这样称呼外婆：“老太婆。”

外公呢？王雨只知道，就像母亲对父亲，外公的所有爱都放在外婆身上。外婆吃蟹，外公在旁边伺候剥壳。晚年外公进了敬老院，最喜欢说的就是：我老婆好漂亮，我老婆……

上世纪70年代，精神分析研究者开始对“二战”期间集中营中幸存者进行治疗，他们发现大屠杀这种激烈的灾难对随后的一代人有着严重影响。父母们承受的创伤变成了他们孩子生活的“组成因素”，一种“幸

存者情结”，被无意识地传递给了下一代。这种现象被称为代际创伤（Transgenerational Trauma）——创伤由第一代幸存者转移到他们的下一代，或者再下一代的身上。后来在“代际创伤”的定义中，创伤事件被分为两种类型：集体性重大创伤事件——战争、屠杀、恐怖袭击、自然灾害、政治运动等等，这样的事件往往会在较大的范围内影响到某一个群体，甚至是一个国家或地区的一代人。同样，那些广义的、对于个体而言可能受到的各种类型的创伤——比如虐待、遗弃、事故等等，也同样存在代际传递的现象。

德国精神分析协会的精神分析学家克劳斯·考切（Klaus Kocher）指出，根据代际创伤的理论，严重创伤的父母给自己孩子所提供的容器功能是非常有限的，也很难给自己的成长提供一个安全的内部空间。创伤的父母，由于自己的焦虑、憎恨的情感、对丧失客体的依恋、情感的麻痹以及其他形式的本我退行，导致他们没有足够的情感空间来考虑孩子的需要，并给予情感上的镜映，因此很难对自己的孩子共情。正是这样，父母的创伤通过累积创伤的方式被传递给下一代。对于孩子而言，他们不得不在自己的人格中提供一个内部精神空间来包容父母的创伤以及所有无法承受的情感。

“你没有被很好地对待过，你很痛苦，同时，你也不知道怎么去爱别人，你会本能地去复制别人对待你的方式。”关梅林说，“在暴力中长大的孩子最讨厌暴力，因为他是暴力的受害者。但是他在情绪失控的时候，他本能的反应还是采取暴力，哪怕这是他最痛恨、最不屑使用的方法。创伤就以这种方式传递到下一代。如果我们只站在自己的视角中，有时候确实觉得父母不可原谅：你为什么这么对待我？为什么我没有别的孩子那样的成长环境？但如果我们能够放在一个大的时代背景下，能够从这个视角看这个问题，你可能会觉得父母深陷其中也是非常无力的。”

从这个角度观察中国的家庭，我们可能发现一种共性。70年代末和“80后”的父母都出生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经历过各种政治运动；而这些父母的父母则还可能经历过十年内战（1927～1937）、抗日战争（1937～1945），他们可能或多或少是集体性创伤事件的承受者。

咨询师史秀雄正在写自己的第二本《假性亲密关系》。他用“假性亲密”来形容过去自己和父母之间的情感。小时候他一直被别人形容为是一个不说话的、古怪的、情绪起伏不定的小孩，成年后，他发现自己

在人际交往上则呈现出回避、亲密恐惧和自我压抑。一开始他觉得自己性格上的很多问题，可能只是自己不乖或者不争气，后来，他发现了这和父母的教育方式有关，对父母产生了怨恨。他去加拿大心理学期间，为了做自我分析，他尝试对自己的父母进行访谈，突然发现，那些“看似遥远的历史，其实透过很多生活细节，以一种无孔不入而又令人担忧的方式影响着我”。

史秀雄得知，父母成长于两种截然不同的环境。爷爷是国民党的高官，民国时代的高级知识分子，受训于黄埔军校，去日本留过学，解放后留在了大陆。外公是延安老革命，战后分配到了地方做官，然后在组织安排下和外婆结婚。父亲因为家庭“成分”不好，基本上是在时刻面临抄家、批斗、凌辱的恐惧和羞耻中长大的。家庭一直处于极端贫穷的状态当中，切切实实地经历过一家人只有一条裤子穿的窘境。母亲则从小接受着正统教育，家中的等级制度非常清晰分明，非常强调规矩和规则。虽然“成分”相对好很多，但母亲也曾当街目睹外公被押解批斗。

父母早年的那些经历让史秀雄逐渐理解父母：父亲性格和情感当中的偏执、焦虑、不稳定、缺乏信任，对于社会认同、尊严和物质积累的强烈渴望；母亲的内向、软弱和神经衰弱。他开始明白，自己的家庭为何会形成那样的模式：家庭氛围时刻都焦虑无比，父母关系总是呈现着这样一种循环：父亲发脾气，母亲抱怨，冷战和焦虑，爆发，父亲摔门而去，最终，母亲的焦虑和伤痛都倾倒在孩子身上。

史秀雄说，他花了10年的时间逐渐让父母打开心扉，达成了彼此的和解和接纳。王雨只觉得：“来生不要再见。”她实在无力也不知道如何把父母从经年累月的痛苦里打捞出来。前两天，她给哥哥打电话，哥哥提到童年往事，他和妈妈一起去草地上捡草籽填枕头。“我看见妈妈捡起一朵花来，轻轻地闻着它。”哥哥说，“我站在妈妈后面，想到我们的妈妈还有深藏起来的那一面，那时候，我觉得无论她做了什么，我都可以原谅她。”

从父母那里缺失的，以及无法投诸的所有爱，王雨都给了女儿。她要让女儿获得一切，物质到精神，她有过的和没有的。家里装修，为了杜绝健康隐患，连地板都是她从国外买来。尽管工作生活已经令她忙得喘不过气，但她坚持一定要亲自给女儿做饭，因为那是她最熟悉的母爱的表达方式。她说女儿未来的路靠自己走，但是现在必须帮她获得最好的“装备”。



母女之间的共情，她们的快乐在相互感染

女儿身体差去学游泳，协调性不好，就请最好的教练，40分钟一节课400块钱；女儿学小提琴，最开始不上道，和她哭过闹过，她拉下面子，去求最有名气的老师。现在看来，女儿拉琴长进不小，也挺喜欢去上课，她觉得自己这一把“赌对了”。

王雨觉得女孩一定要有安全感，没有家庭安全感的自己，“一路走过来都很累，很痛苦，也会走错路”。她总对女儿说：姑娘你以后结婚了，你要是不嫌弃妈妈，妈妈就帮你带孩子，然后你就可以干你喜欢干的事情。她看过一个报道：“一个男孩被压在废墟下面。男孩跟他的同学说：我爸肯定会来救我的。果真，他爸把他刨出来了，他爸救了他。”“我就始终记住这句话。我总跟我女儿说，不管你做错做对，你妈妈始终是在边上的。出了任何问题我们一起解决，你不要怕妈妈怎么责备你，咱是一家人。”

王雨觉得自己在扮演一棵树，这棵树要帮女儿遮风挡雨。有一阵，学校里有孩子欺负女儿，女儿回来很焦虑，王雨想了个办法。“我在学校里当志愿者。有一天我找到那个孩子，我拉着她的手：你是×××吧，我是×××的妈妈，咱们一起走一段。一路上，

我一句话也没说。回家我也没和女儿提这一段，事情就解决了。”

这棵树的树洞要盛下女儿的一切情绪。“我去接她放学，觉得她心情不好了，我和她说：车上就只有我们两个人，你有什么不开心，想哭想抱怨，都可以发泄出来。”

有时候，王雨也会在有些失去理智的时刻回归成自己的母亲。“火气上来了，我的手特别快，啪地一下就打过去。但我从来不端着，我会和她道歉，妈妈做错了。”王雨觉得，至少，女儿能从一个人的角度去理解她的失控，看得到失控背后爱的底色。“有时候我们俩急眼，我跟她会发火，憋了一阵子，两个人突然同时都笑了，事情就翻篇了。还有一次我和她怄气时间有点长，她就劝我：‘唉呀妈妈，都过去了，你别老纠结了。’”

现在的女儿，是王雨最大的精神安慰。她喜欢话剧，喜欢歌剧，喜欢电影，丈夫没有可与之回应的文艺细胞，女儿可以。前阵子，母女俩去看音乐剧《罗密欧与朱丽叶》，她惊讶地发现，10岁的女儿能看懂舞台上的符号了。“她说：妈妈，舞台上那个穿白衣

服独自跳舞的人是死神，但凡他拥抱谁，谁就马上死，但凡他去问谁，谁已经死掉了。”母女一块儿看赖声川的话剧《在那遥远的星球，一粒沙》。剧里的妈妈也有个女儿，有的时候很乖，有的时候很不乖。“孩子跟我聊什么呢？她说：妈妈那里面有两个人物，一个是理想中的孩子，一个是不理想的孩子，但这并不代表理想中的孩子就好，不理想的孩子就真的不好。我就觉得她好大了。”

前不久，王雨得到过一次很有诱惑力的工作机会，但是她很坚决地拒绝了。“去了以后，我的女儿怎么办呢？”她决定继续把100%的精力都放在女儿身上。“我的生活感觉一直都在被裹挟着，我希望她不要像我一样被裹挟。”“你有没有过这样的担忧，她也可能被你的爱裹挟？”我问。“我没想过。”王雨说，“我想，再过几年，等她大了，我应该能够抽手。”

四

你的孩子不属于你，
他们是生命自身渴求的儿女。
他们是借助你而来，却非因你而来，
他们在你身边，却并不属于你。
你可以赋予爱，却不可赋予你的思想，
因为他们有自己的思想。
你可以荫蔽他们的身体，却不可禁锢他们的灵魂。
因为他们的灵魂，属于你在梦里也无法造访的明天。
你可以努力变得越来越像他们，
但不要强迫他们变得越来越像你，
因为生命不会倒行，也不会滞留于往昔。
——卡里尔·纪伯伦（Kahlil Gibran）

“我们真的是缺哪儿补哪儿。”林月在各个妈妈群里混迹了几年，大有感触。印象最深刻的，几乎每个家庭都在尽其所能让孩子接受各种兴趣教育。“任何一个钢琴老师，随便面试一下600块钱，一年学下来要好几万块钱。刚才他们还在讨论学滑冰，两三百块钱一个小时，一个星期要去两次。还有学画画、学芭蕾、学冰球。一个孩子肯定不只有一个爱好。我的群里，一年投入10万元以上是比较常见的。”林月观察，大部分家长送孩子去兴趣班，并不是奔着技不压身去的，他们的出发点总是那个应试教育至高无上的无趣童年。林月记得，因为学奥数，自己的小画板最终给扔进了水坑了。又或者，一些家长小时候也坚持上过课外班，但那并不是出于兴趣，“就像父母送你去学

钢琴，目标就是考级”。一个普遍观点是，兴趣培养和开发的匮乏，最终导致了精神贫瘠的成年生活。

可是，当新一代家长们忙着给孩子构建无限丰富的精神世界的时候，这个世界是我们想要的还是他们想要的？

林月的儿子最多的时候参加了4个兴趣班，这已经是朋友圈里数量少的。后来，林月觉得无论大人孩子都还是没有足够的精力去应付。“刚开始我也纠结，要是养成放弃的习惯可不太好，但是我还是决定问他，要不要放弃两个，他毫不犹豫地说好。”林月让孩子排序：围棋、钢琴、乐高、踢足球。表面上看，那时候孩子自己选择了围棋和钢琴，但林月心里清楚，选择的主动权其实还是在大人手里。“我克制不住诱导了他一下，让他把那些我看似无用的放弃掉了。”

林月还有另一层的疑惑。她看到忙忙碌碌、按照严格的时间表来生活的孩子们，突然发现了自己童年经历里的可贵之处。林月生长在一个小城镇，因为天资和家庭环境，从小学业优秀，没有太大压力。住校后的那些年，没有父母在身边管束，更是有了很多完全属于自己的时间。童稚的灵魂在完全属于自己的世界里毫无干扰地天马行空，林月回想起来，只觉得难能可贵。她常常感慨，今天孩子的匆忙童年里，完全自由的时刻已经变得极为稀缺。“一切活动都带有明确的教育目的，即使是带孩子旅游，我们也带着一种开阔视野的想法。我们为孩子提供了种种兴趣班，却很少带孩子到附近的公园捡个蜗牛，喂个小猫，体味那种极单纯的快乐。”让儿子给兴趣班排序的时候，“玩”也是一个选项，毫不出乎意外，只要有所选择，“玩”超过了孩子的一切“兴趣”，而这个“兴趣”却是不能保证的。一个妈妈告诉林月，孩子玩耍的时间见缝插针，她得掐着表：“再玩5分钟。”每次等到4分钟的时候，孩子就像有感知，抬头问妈妈：“时间到了吗？”

“我们总是觉得，未来孩子生活的社会竞争会更激烈，高压之下，他们需要有一个丰富的灵魂，所以，我们让更多的兴趣爱好去充实他们的人生。可是，你必须有一个自由的灵魂，才能够去享受这一切。当我们为孩子安排了这一切的时候，孩子们还能有个自由的灵魂吗？”

兴趣只是一个方面。父母在孩子身上自觉不自觉地补偿自己童年的缺憾，存在走向极端的风险。传统的中国父母大多沉默寡言，新一代父母渴望和孩子交流，却可能模糊界限。“人和人交往都需要真实和真诚，

真实的情绪每天都可以去流露和表达。”关梅林说，“父母在外面有些不太开心的事情，回家之后可能表现得情绪很低落，如果他们不向孩子做出解释，孩子会感到不安，可能怀疑是自己犯了错误。这个时候，父母对孩子做出解释是一种必要的沟通，能够帮助孩子理解沮丧、悲伤、愤怒、嫉妒等种种情绪的区别。父母也可以去谈论自己的生活经验。孩子遇到困难，父母可以告诉他们自己小时候遇到同样困难的时候是怎么解决的，帮助孩子理解一些他们的经验所不能理解的事物。但我会发现有些父母没有界限，会把孩子作为一个情绪的支持系统：在单位受到的委屈，夫妻之间情感的不和睦，甚至让孩子去帮自己解决跟配偶的关系。然而，孩子太小，他们自己还有很多成长的困惑，这样等于给他们更多压力；另外，他们可能本身并没有资源去帮助父母，为此他们会感到焦虑。”

同样的，从小被父母管束得特别严的人在养育自己孩子的过程中，很可能用一种完全相反的方式去对待孩子，比如说孩子的事情都让孩子自己做主。“但我们知道，一个孩子的认知能力是有限的，是需要父母去指导引领的。”“追溯自己的童年对于养育下一代是有意义的，但前提是：你需要正确地去看待和分析自己的童年经验。”

林月发现，妈妈群里父母们总是不知所措。很多时候，育儿辅导班变成了父母们倾诉焦虑和宣泄压力的出口，而最终，他们又可能被裹挟进入新一轮更大的焦虑。“就像这两天，为雾霾而愤怒的妈妈，最终将愤怒化为抢购口罩和净化器，对教育的愤怒也是一样的，愤怒总会化为更多的辅导班。”

事实上，无论多么理智的父母，无论你有多么清晰的育儿理念和美好的愿望，在真正面对孩子的那一刻，你总有那些手足无措的时刻。儿童心理学家约尼斯·韦伯（Jonice Webb）提到她遇到的那种情景：“晚上23点，3岁的女儿在她的房间里大喊着：‘我不要睡觉！’我站在她房间门口，手已放在门把手上，大脑飞快地运转想着接下来该怎么办。……我犹豫不决，如果我现在进去，可能会无意中鼓励她为了不睡觉继续大喊大叫；如果我不进去，她可能会感到孤单害怕，这可能会给她留下永久的心理阴影。这时，一句话突然出现在我的脑海里：‘不管选哪个我都完蛋了。’我站在那里，手依然放在门把手上，不愿接受这铁一般的事实：这两种做法都不对，不管选择了哪一种，我都会有内疚感。”“门把手困境”将在为人父母的多年里不断出现。约尼斯·韦伯的建议是：“作为一位母亲，



纽约大学教授凯蒂·洛菲（坐者）认为，高标准的专注、指导和剖析，是家庭生活太过偏向于孩子的表现

你得先照顾好你自己，然后你才能照顾好其他人。而不是反过来。不要让内疚压垮你，削弱你的力量。”

纽约大学教授凯蒂·洛菲在一篇专栏里说：高标准的专注、指导与剖析，是家庭生活太过偏向于孩子的表现。她对美国父母的描述对于中国的新一代父母也许同样适用：“我们这辈人的普遍臆想：我们能够控制孩子，让孩子的成长环境完美无缺。在这种为孩子营造理想环境的奇怪而又徒劳的想法背后，暗藏着更为奇特、也更为徒劳的理念：培养理想化的孩子。”也许，我们得让自己和孩子都松一口气。我们必须接受，我们并不会成为完美的父母。但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在童年里寻找和学习到那些爱的方法和爱的教训，能让我们变得更好一点，就让“不完美的世界和不完美的孩子相遇吧”。☑

新一代独生子女的心理群像

口述 / 陈默 采访 / 吴琪

“1993年中国取缔了粮票，这以后出生的孩子不一样了，因为彻底脱离了物质匮乏年代。这一代独生子女有着高孤独感、高竞争感、高话语权、高自尊、高情感负担。但是独生子女的优点也很明显，见多识广、同情心强、独立思考能力强。”



（张德福摄）

华东师范大学心理学教授陈默

58岁的陈默说话带着上海口音，不是软绵绵的那种，而是放鞭炮般地密集、快速，与一般心理咨询师给人的印象不大相同。她留着齐耳短发，穿着瘦瘦长长的牛仔褲，十分利索。作为华东师范大学的心理学教授，陈默从1999年开始，陆续给城市里的8000多个家庭做过心理咨询。在她每次演讲过后，人们往往会围着她讲述自己遇到的各式问题。

陈默嗓门大，说话不怎么留情面。

“15岁的儿子，你还管他几点起床干什么？迟到就迟到了嘛！迟到一次，第二天他就不迟到了！你是在养5岁的儿子吗？！”

“为什么你孩子每个时间段做的事情，你都知道？她十几岁了还没有自己的空间和秘密吗？”

“不要给孩子做鉴定性的评价，这个最恶劣了。”

“小学的孩子要疯玩啊，一个人童年没有疯玩过，他以后要做一辈子的。”

当围着的家长仿佛挨了几记闷棍时，陈默与她们聊着聊着，又爽朗地大笑起来。对于这些家庭来说，将近60岁的陈默一点也不像老人，思想反而比多数“70后”“80后”家长前卫。

陈默告诉我，心理咨询是一个个体差异特别大的行业。有些咨询师太囿于西方的心理学理论，多次听某个家庭讲述，却不给出判断和方法；有些咨询师的人生阅历有限，对人的敏感不够，把脉不准。“我愿意给出判断，并且对于这种判断很有信心。近20年来，我接触过非常多的中国家庭的养育问题。我有自己的观察角度。”

孤独感与情感负担

我发现1993年以后出生的孩子，有一个奇怪的现象：家长打他们，孩子大一

点之后，全部会还手。这一代的孩子不一样了，他们对人格平等的要求很高。以前我们老说：“大人说话，小孩不要插嘴”；“大人教训你，打不还手，骂不还口”。现在的孩子不存在这点，他们是城市里独套公寓里长出来的独子，他从小就只能与大人说话，对话语权要求很高。“你能够说，我为什么不行？你能够打我，我为什么不能还手？”

我们“50后”这些人，信奉好死不如赖活，我们的命就是一棵草，被人踩了之后还能顽强生长。但是“90”后不一样，不跟你来好死赖活这一套。情愿不活，也不能委屈自己的尊严。这些受尊重的生命，他们的生命感受是不一样的。

独套公寓里的独子，有什么样的人生感受呢？春天的时候，我们如果买一只刚刚出生的小鸡，养着它，给它吃好吃喝，两个星期以后小鸡就死掉了。为什么？因为小鸡也会孤独。现在的孩子是带着天生的孤独感来到这个世界的。

人一旦孤独，就无端伤感，莫名其妙流眼泪；人一旦孤独，思考力就变得非常强。所以麻烦就来了，他们既不用思考吃，又不用思考穿，他就过早地思考了一个终极的哲学问题：“我的存在有什么意义？”一旦人有这种问题，痛苦就伴随着他了。

中国现在的家庭，基本是六个大人爱一个孩子。孩子的情感负担非常重。每年都有来自全国各地的高三学生找我咨询，他们所有的症状几乎是一样的：到了高三不投入学习，整天看手机，整天看小说。

你如果问他：“想不想考大学？”他回答：“想，还要考好的。”那为什么不投入呢？因为他们焦虑不堪。我知道我只要问一句话，他们就会淌眼泪。我问：“你如果考不上理想的大学，你会觉得对不起你的家长，他们对你太好了，是不是？”孩子们一听眼泪就淌下来。这就是现在独生子女的普遍状况，爱他的人太多了，给他的情感负担太重。孩子们小小年纪，就要背负家人这么多的期盼，非常焦虑。

六个人爱一个孩子，你能体会到这个孩子心里面的苦闷吗？其实人都有一种本能，谁对自己好，他就要报恩。我看到一个4岁的孩子跟奶奶说：“奶奶，我长大后赚钱给你用。”因为他觉得奶奶对他太好了，可是等到十几岁他就搞清楚了，他报不了这个恩。为什么？因为这些大人又不会要他的钱来回报，他们要的是孩子去读名牌大学。可名牌大学在中国就这么几所，凭什么就你们家孩子去呢？

孩子们太可怜了。我跟这些孩子说：“谁告诉你，你家长的幸福要你来负责任？孩子们，这个世界上没

有一个人可以对另外一个人的幸福负责任。比如说两个人谈恋爱，一个男的对女的说‘嫁给我吧，我会给你一生一世的幸福’，结果没有三天就吵翻天了。孩子们，你们记住，幸福不是别人能给的，而是自己的主观体验。”

十几年前的孩子还不是这样的。有一次我在家大扫除，翻起了这些年我做过的心理咨询记录。我发现从2004年起，孩子因为焦虑而引起的心理问题，成几何级数地在提高。

以前找我咨询的案例，基本是学校老师发现孩子有点问题，比如学习不好、行为暴躁，通过教委找到我。那时候出现问题的孩子，一般是父母离婚、住房条件差等具体的原因引起的。比如有一个初中女生，经常在教室发飙，一点很小的事情就对同学暴怒。老师找到我，我与这个孩子聊完之后，发现她妈妈因为嫌家穷，离婚后把她留给了爸爸，自己走掉了。这位爸爸又娶了个外来妹，继母一开始对女孩不错，等到她自己生了个儿子后，对女孩就很忽略。她家的房子非常小，有了弟弟后，这个女孩几乎连住的地方都没有了，做作业只能在家门口。弟弟整天吵吵闹闹，她一刻都得不到安静。

我觉得必须对她全家做治疗。那个年代的家长还是挺尊重老师的，她爸爸和继母都很配合，对她关注多了。我发现她家离图书馆近，让她去图书馆做作业，能够有安静独处的时刻。这个女孩长大后当了护士，她和她的家长都非常满意，觉得是个很好的出路，老师也高兴。当护士就能自食其力了，而且当了护士后，她是一定有人娶的。

这个案例是前些年的典型案例，一旦外部条件改善，孩子的问题就明显改善。那时候家长对孩子期望很实际，能够自食其力就好。现在不一样了啊，焦虑的家长太多，一些孩子还在婴儿期，家长就来找我做咨询。

孩子小小年纪，就被逼学钢琴。我问家长：“为什么要让孩子学？”

有的家长说：“为了让孩子左右手协调，还能开发大脑。”

我说：“打游戏也可以达到这样的目的啊。”

有的家长说：“希望班上搞演出的时候，孩子能上台表演。”

我说：“拜托！一个班上40个孩子，至少28个都会弹钢琴，轮不到你孩子的。”

本来美育是非常棒的教育，这是让人灵魂高贵的教育。我看人，第一眼就是看气质，气质里是带着三



左图：美育是使人灵魂高贵的教育，但是功利化使它变了味

右图：童年如果没有疯玩过，一辈子都在寻找补偿

代人的。可是将美渗透到生命中的教育，是不计回报的，不是功利性的。家长如果一开始就把“橡皮筋”拉得很紧，孩子上学后再遇到一个天天催他的班主任，没有心理问题才怪。

妈妈是家庭的灵魂

我给很多人做咨询的时候，会说一句话：“没人能害你，害你的人就一个，是你妈。”这话初听起来挺吓人的，但其实说明了很多问题。一个成年人身上的问题，只有追溯到他0~6岁的经历，才能从根上解决问题。而妈妈在孩子这个阶段扮演的角色，太重要了。这个阶段是泥土翻上来之后播种的阶段，焦虑的妈妈，给孩子带来的损耗太大了。

儿童是需要快乐记忆的，不要让一个孩童的心理能量，在童年时期就耗完了。现在的家长太看重竞争，非要孩子比同学好、比同学强。孩子们从小就有很高的竞争感，可是高竞争感，不等于高竞争力啊。这样的孩子，自己是最好的才能接受，一旦别人比自己好，内心就坍塌了。这么小的人儿，生命是弱的，心脏承受压力的程度是有限的。

学校是什么地方？学校是一个同龄人给你养分的

地方，是一个不断训练人的思维的地方。可是很多家长和老师，给孩子们构建了一个错误的认知，让孩子把学校当作一个竞技场，一个证明自己比同龄人优秀的地方。

有一位妈妈，带她上初一的女儿来找我。我一看，这个女孩已经精神分裂了，得去医院做药物治疗。这位妈妈很困惑，她自己是搞教育的，她说自己很爱女儿，孩子小学里成绩一直非常优秀，怎么会突然这样呢？

我与她聊了之后，发现她对女儿的要求非常高，每次考试必须考第一。我脱口而出：“你这是在虐待孩子啊，考第一是极端情况，你怎么可以把考第一名，当作对她的日常要求呢？”这其实是一种仇恨，却被一些家长以爱的名义来表达。

我觉得这位妈妈不爱她的女儿，她对女儿的爱是有条件的，这个条件还很难不容易达到。我问她：“如果你的孩子不是个女孩呢？会不会不一样？”

这位妈妈“哇”的一声哭了出来：“我在产床上，头脑里还一直想着：一定要是个儿子，一定要是个儿子！”

我又问她：“是不是你的妈妈没有好好爱过你？”她哭得更凶了。她说：“老师你怎么知道？！”



她是家里的第三个女儿，当她父母求子不得的时候，对生出来的第三个女儿，都不愿意多看一眼。

我说这下我就找到症结了，你的女儿不一定说得出来，但她心里知道，你是不爱她的呀。她做所有的事情，都是在讨你的喜欢。我们老说，妈妈为孩子做了多少牺牲，但是实际上，孩子永远在无私地为妈妈做牺牲。当妈妈内心获得不了满足的时候，孩子在牺牲自己，满足妈妈。可是他的内心承担不了这么多。那些患厌食症、暴食症的孩子，背后也多半有个排斥他的妈妈。只是这种排斥未必是显性的，很多亲子关系出现问题，是很隐蔽的，家长自己往往意识不到。

还有一位妈妈，带着读高中的儿子来找我。3年前，他们找我做过咨询。这位妈妈与丈夫的关系非常差，早就分居了，但是又不愿意离婚。我当时就劝她早做决定，并且3年后带着孩子让我看看。这个高大的男孩，这时候出现了成绩下降的问题，并且有明显的社交困难。

我告诉这位妈妈，你不离婚，又不开心，实际上你儿子在为你背着情感负担。他知道你们关系恶劣，可是也没见你们离婚，这相当于一直让他等着，看头顶上的第二只靴子什么时候掉下来。儿子背上了母亲的情绪，所以这位妈妈最好早做决定，她需要在儿子

面前阳光快乐，体现出对未来生活强烈的拥抱感，这样的孩子才能放下包袱，轻装前行。

妈妈是一个家庭里的灵魂，灵魂没了，或是没有发挥作用，这个家庭就魂飞魄散。孩子虽然出生后与妈妈剪断了脐带，但他们潜意识里一直与妈妈是情感相通的。可是不少妈妈没有意识到自己的作用，只是拼命催孩子读书、练琴、比赛，给予孩子的心理能量很少，并且给孩子制造了很多心理隐患。

我看到现在有些妈妈，把母乳挤到奶瓶里喂孩子，真是着急。妈妈的乳头，是孩子一辈子安全感的来源。有些妈妈，孩子还不到2岁，为了自己读学位、做生意，就去外地发展。2岁之前的孩子，认为妈妈和自己是一体的，妈妈一旦没了，他们的安全感完全消失了。有的妈妈让婴儿跟别人睡，今天张保姆，明天王保姆，后天奶奶，孩子的安全感也无法建立。还有的妈妈高度理性，孩子非常小，就严格训练他的作息时间。这样的孩子长大后很容易有强迫症，最后出现心理问题。

现在一些年轻妈妈，把西方人的教育方法当“圣经”。孩子一出生，就让孩子单独睡一个房间，怎么哭也不抱。可是人家培养出的是什么样的孩子？18岁就一个人打个背包，出去走天涯了，一年也不一定与父母见一面。咱们中国人能接受吗？而且这样的孩子长大后容易出现心理问题，西方人自己也意识到了。我们不能照本宣科，母亲对孩子的爱是本能的，应该多抚摸多拥抱婴儿。

没有疯玩过的童年，一辈子都在寻求补偿

11岁之前的孩子，一定要疯玩过。我一直跟小学老师讲，如果一个人在11岁之前没有疯玩过，会一直没事找事地折腾，折腾自己也折腾别人，很难安抚，到临死前都比较作。小学应该是一个人一生中最高兴的年华，身体强壮了，自我意识成长了，学业负担又不太重。可是很多人不明白这个道理，让小學生玩命学习。

多年前的小孩子，兄弟姐妹多，同伴也多，放学了就一起疯玩。群体性游戏对孩子内心有非常好的疗伤作用，它是老天给孩子的一味药；群体性游戏能够帮助孩子遗忘压力、健全人格。一个在群体里乱发火的孩子、一个不遵守规则的孩子，没人跟他玩。所以孩子玩的过程，是进入社会的演习，他们自己商量着制定规则，然后遵守执行。

但是孩子的群体性游戏有个前提，就是不在成人

的控制之下。现在的孩子们基本没有这个条件了，他们孤独地生活在各自的房子里，时时与大人相处。幼儿园的一些园长跟我说，有些孩子遇到一点不如意的事情，就躺到地上哭闹。有些小朋友，发起火来用头撞墙，扇自己耳光，或者上课的时候突然跑出去了，完全没有规则感。我告诉园长们，这就是群体性游戏缺失造成的。以后人们的心理问题会越来越多，小时候帮他们健康的群体性游戏在消失。

所以好的幼儿园是什么样的？就是不怎么教知识，而是让孩子们一起疯玩的幼儿园。我参加过一个幼儿园的活动，很大的场地让孩子们藏宝寻宝，孩子们高兴地满场跑，老师几乎不参与。我说这样的幼儿园太好了，现在孩子缺失的是同伴，幼儿园和学校就提供了同伴关系的环境，这是最为重要的。知识哪里不能学？现在学习知识还需要去学校吗？

很多家长也不明白这个道理，对孩子学习要求很高。我说现在的孩子是活在“第三只笼子”里的。怎么理解呢？先看看第一只笼子和第二只笼子是怎样的。第一只笼子，我们让一个老鼠在笼子里，笼子外面装一个门，如果老鼠不小心踩了一下这个门，门打开以后有食物会进来。老鼠每踩一下，食物都会进来。老鼠会怎么做呢？会一直踩。如果第二只笼子是这样的，老鼠每踩一下，就会被电击一下，以老鼠的智力会怎么做呢？不踩了。

如果“第三只笼子”我们是这样设计的：它踩一下是食物，再踩一下是电击，老鼠就不知道应该踩还是不踩，这个老鼠会在里面纠结死。

孩子来到这个世界上，家长对他太好了，就像食物；但同时给他压力，就像电击，孩子们如同老鼠在第三个笼子里。每个家庭都渴望自己的孩子是成功者，嘴巴不说，心里是这样想的。

可是各行各业，凡是能成功的都有一个共性的特质，这些人一定是输得起的人，输了再来，最后就赢了。而我们现在的教育，你只让他成功，不让他输。家长们见到孩子回家，第一句话问的是：“宝宝，你今天得几个五角星啊？”孩子答：“一个。”家长又问：“小明得了几个啊？”“两个。”“你明天要超过他，要得三个！”

这样培养出来的孩子，内心能轻松吗？他输得起吗？现在考试前、比赛前，临场退缩的孩子越来越多了。不是肚子疼，就是头晕，没法参加。家长的期望太高了，孩子承受不了。有的家长过来告诉我，她儿子的智商有140，非常高。我的反应是：“太高了，他今后要吃苦的。”人的大脑有不同的区域，每个人都

有自己的优势智能模块，能被测试出来的智商是量化的，而情感、情绪能力这些是无法被测试的。我们不要只看重孩子能被量化的智商，一个人往往是平衡的，智商太高的人，情商往往低。

现在的很多家长，不管孩子的特点是什么，硬往自己认可的那条道路上去塞。可是每个人身体特质不同、性格类型不同，林黛玉这样体质类型的人，就不是一个掌握权力的人，也不是擅长与人打交道的人。你如果非要林黛玉去企业当经理，她做得了吗？那是王熙凤干的事情啊。

我跟我儿子经常说的话是：“儿子，咱们母子一场，彼此不要嫌弃。你不嫌我，我不嫌你。”孩子没有这种重担，他才能轻装往前走，他才不会有考试焦虑。

曾经有一个爸爸，是位医学博士，带着他的儿子过来找我。他很沮丧，“我是名牌大学毕业的，我读书的时候基本是前几名，怎么我儿子倒数第一名呢？”我太了解这样的家庭了，我对他说：“正因为他是你的儿子。”

这位爸爸听不懂了，我告诉他，家长喜欢向孩子强调自己的优秀背景，孩子往往不争气。孩子会想：“爸爸你都已经清华毕业了，我考什么样的大学，你才满意呢？如果我考不上比你还好的，那我就没有价值，我干脆放弃好了。”这样的家长，还往往喜欢拉老人出来帮忙。“问问你奶奶，我当年读书多么优秀……”结果是很容易让孩子过早放弃自己的。

个性化的孩子，使我们民族进步

1993年后出生的城市孩子，见多识广。一个家庭将财力用在一个孩子身上，他们拥有很多优厚的条件，往往非常聪明，知识面广，逻辑思维能力强。有时候我同一些中学生谈话，忍不住告诉他们：“奶奶非常佩服你们，知识多，又能独立思考问题。”

所以独生子女这两代人，其实是有很多优点的。他们还往往非常善良。小孩子很善良，是因为他是浸润在爱当中长大的。爱心是有条件的，现在的孩子具备了基础条件，所以他有同情心。他们同情弱者，他们爱别人，所以他们的道德判断水平要比我们这代人高多了。

这样的孩子有自己独立的判断能力，不太受意识形态的控制。比如老师带着小学生去参观草原英雄小姐妹的雕塑，跟他们讲草原小姐妹的故事，孩子们会问：“老师，人为什么要为羊牺牲生命啊？”老师讲孔融让梨的故事，小孩子会说：“那我们都挑小的，

老师你是不是把最大的梨，留给自己吃啊！”我觉得这些孩子很了不起啊，他们能够独立思考，他们也不轻易认同权威，这是一个民族的进步。

遇到校园霸凌这样的事情，我们“50后”的人会说：赶紧给老师送送礼好了，孩子还在人家手里，不要得罪了。新一代的孩子不这么想了，他们不愿意偷偷送礼，他们要堂堂正正地解决问题。2010年之后出生的孩子，长大了要让他们开个会都不容易。他们会问：“为什么路上来去两个小时，就为了开半个小时的会？”那他们就会重新制定规则。这样的孩子也不会太为人际关系所累，很多中国人在人际关系里是非常压抑的，以后的孩子会少有这样的烦恼，他们越来越个体化，我觉得他们会越来越像德国人，是很多理性的个人，而不是缺乏自我意识的群氓。

当孩子们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时，如果我们的学校教育跟不上，会变得很被动。我们经常可以看到，有的中学生被老师教育的时候，老师在训他，这个中学生就一副爱理不理的样子。“你只管讲好了。差不多了，讲好了吧？我可以进教室了吧？”他根本不会听你讲的。为什么？因为你不了解他话语权要求很高，你没有给他平等的对话。

这些也正是我们职场马上要面对的年轻人。曾经有个企业老总找我，说他有一个名牌大学的实习生，这个实习生在开会的时候负责做记录，会上老总发完言，实习生说：“我也来讲。”老总奇怪了：“怎么轮到你讲？”可是这位实习生说：“我为什么不可以讲？我也了解啊！”于是这个老总就看不懂了。

我跟他讲，你要看懂，新一代年轻人对话语权要求很高。如果你不让他有话语权的可能性，他就到网上去说，你是堵不住他的。我觉得这是一个民族的进步。我们小时候被教育成“你是大海里的一滴水，你是沙漠里的一粒沙”，现在的孩子是，“我来过了，雁过留声，你们怎么可以不知道我来过？”他必须要展现个性。可是我们的教育允许吗？我们设计出了让他展现个性的平台了吗？

现在的孩子还有一个特点，对自己性别产生困惑的孩子，明显比以前多了。这也算是时代的产物吧，农耕文明过去了，肌肉对男性不再有实际意义。对于学历相同的男性女性来说，智力上差别不明显，社会分工越来越趋同。有些孩子虽然是女儿身，但内心强烈认同自己是个男孩；有些人背负着男儿身，觉得自己是个女孩。

我刚刚接触到一个家庭，高中的女儿跳楼自杀了，她心里一直觉得自己是个男孩，非常痛苦。对这样

的孩子，我往往告诉他们：你的皮囊不重要，灵魂才重要。你认为你是什么性别，你就接受。但是很多家长是接受不了的，孩子天生会去迎合家长的需求，结果自己很痛苦。现在自杀的年轻人里，有一部分是这样的原因。

这其实是要求我们整个社会，价值观更加多元化。家庭教育也一样，要尊重孩子的个性和特征。如果家长把什么都安排好了，一心只要孩子学习，什么活儿也不干，孩子的现实感非常弱。而我们的学校也没有提供给孩子处理事务的可能性，除了学习和补课，往往没有其他活动。孩子在现代化的电脑世界里生活，现实感很弱。他们在虚拟的世界体会到真实感，在真实的世界里有虚拟感，这就是他们的特征。

尊重孩子的家庭，往往是一个结构平衡的家庭，家庭成员互相关心，但绝不互相控制。这就是所谓的，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老人把自己看作帮手，不参与到小家庭一家三口之间的决定。比如周末，小夫妻俩在那讨论，要带孩子去哪里玩，结果家里老人一会儿一个意见，“锦江乐园不好玩，迪士尼太累了”，这就不应该。小夫妻俩回到家，老人就应该退出他们的生活。

幸福的家庭里，没有一个人是控制欲很强的。夫妻俩都是成熟的个体，这种成熟，与学历、收入、地位一点关系都没有。现在是很多家长自己不成熟，十六七岁的孩子出去交往，父母一会儿一个电话，回到家后又细细盘查，这样的孩子能成长吗？几个大人全部参与到管一个孩子，这个孩子到后来，基本都是一身毛病。不听人说话、易怒，他太被高度关注了。有些家长说，现在的孩子太叛逆了，那是因为你们不让他长大。

对孩子的教育，我有几句口诀：

3岁之前的孩子，需要妈妈每时每刻的关注，怎么爱他都不为过。

3~6岁的孩子，家长需要诚心诚意地陪伴他。爸爸是孩子最好的玩伴，这是孩子探索欲望形成的年纪。

6~12岁的孩子，家长要真真切切喜欢他。孩子有可能在学校被老师评价，可能受到打击，但如果他感觉到家长是爱他的、永远接纳他的，他们也会安安心地度过儿童期。

12岁以后的孩子，家长要实实在在相信他。不要追着问，他干了什么你不知道的事情，这样的孩子是长不大的。家长只有一次次相信他，孩子才是自然舒服的。☑



英国儿童文学作家 A.A. 米尔恩与儿子克里斯托弗·罗宾

回到童年

主笔 / 陈赛

美国心理学家马斯洛曾调查研究了几万名在科学、文学、艺术、政界、企业等行业卓然有成的“自我实现者”，发现他们无一例外地具有孩子气。他说：“我所研究的那些自我实现者，他们因为成熟才被挑选出来，但他们同时也很幼稚。”他把这种幼稚称为“健康的幼稚”，一种“返老还童”的天真、“再度的天真”。

百亩森林：错置的童年

有时候，我会给儿子小虫读《小熊维尼》，虽然他还听不大懂，但他喜欢看谢泼德的插画，尤其是百亩森林的下午茶。没有人能像谢泼德那样捕捉那种小世界里纯粹的、不掺任何杂质的喜悦。淡淡的几笔铅笔素描，铺展开一片寂静的山林，轻柔的草地，野餐布上摆着篮子、蜂蜜、面包……小虫会用小小的手指戳戳那些瓶瓶罐罐，像一个小主人一样，兴高采烈地

张罗着，招呼粉红猪、跳跳虎们喝茶，吃蛋糕。

A. A. 米尔恩是在儿子克里斯托弗·罗宾 3 岁的时候开始创作《小熊维尼》与《维尼角落的家》的。这些故事虽然以罗宾为主角，但米尔恩从未给儿子讲过他写的这些故事。

多年后，克里斯托弗在他的自传《着魔的地方》中提到，他的父亲一生最深切的情感，其实是对他自己的童年的乡愁——那是他一生最幸福的时光。所以，当他有了孩子以后，他最初的心愿大概是在儿子的陪伴下重新再过一次自己的童年，但出于种种原因，他转向了在纸上创造一个童年，而不是陪伴那个真正的男孩度过他的童年。

对此，克里斯托弗的解释是：“有些人善于与孩子相处，有些人不行。这是一种天赋，要么有，要么没有。我父亲没有。正因为他没办法与自己的儿子一起玩，所以他从另一个方向寻找满足——他以儿子的名义写了一个自己的故事。”

“在他写作的过程中，我们差不多是一起长大的。我 3 岁的时候，他也 3 岁。我 6 岁的时候，他也 6 岁。”

1925 年，A. A. 米尔恩甚至在自己童年时代曾经居住过的萨塞克斯（伦敦南部）买下了一个农场（科彻福德农场），邻近阿什顿森林，青山寂寂，溪流密布，也就是后来“百亩园”的原型。

多年后，米尔恩对自己创造出来的小熊维尼充满了怨怼，因为没有人再记得他的严肃文学事业，作为《笨拙》的编辑，作为伦敦西区剧院的剧作家，而是那个“为小孩写了几本关于一只没什么脑子的熊”的作家。当年米尔恩在书中对儿童的自我中心暗含的讽刺，再也没有人在意。人们更愿意从这些文字的表面来理解这个故事，一个关于童年的理想，那种与自然、与生命之间形成的强大而亲密的连接。

关于米尔恩的故事，另一层错置在于，90 年前，这本书给一对父子的真实生活造成了那么多的烦恼与痛苦（克里斯托弗长大以后痛恨那些令他不朽的故事），但 90 年后，作为一个母亲，我却试图以这本书建立起与我的孩子之间更亲密的连接。我习惯性地让他躺在我的左边——按照日本人的说法，人的心脏在左边，这样他能感觉到我的心跳，记住我的声音。

关于亲子阅读，《纽约客》的专栏作家亚当·戈普尼克曾经有过一段非常精辟的论断：所谓“沟通领域”很多时候是“冲突地带”——多愁善感的成年人遇到渴望长大的孩子。

“在儿童文学中，成年人想要一个关于童年的抚

慰图像，或者一个熟悉的名字或者故事；孩子则想要一艘船，一个出口，一种彼岸生活的案例。孩子想出去，他们的父母则想回归。成年人渴望通过奇境、纳尼亚、乌有乡回到童年的愉快光景，而孩子们想把这些地方当作超越孩子气的跳板。成年人被乡愁驱动，孩子们则想把它们作为漫游真实世界的地图。”

就像小熊维尼的茶会，给予小虫的是一种对于自主性的幻想，而我怀念的则是百亩森林里幽静、安全、慢悠悠的节奏，仿佛从急景凋年里偷回一点点时光。

我从来没有米尔恩那种强烈的想要重新过一次童年的愿望——对于童年，我并没有留下多少清晰的记忆。更何况，作为成年人，我们想要回去的，往往并非我们实际生活过的童年，因为那个童年里有那么多记不起来的困难、羞辱与问题。我们真正想要回去的，不过是一个幻想出来的更简单的金色时光而已。

但是，躺在小虫身边，读着百亩森林里的居民们说着幼稚天真的语言，干着无聊可笑的傻事，以一己之心揣度世间万物，我觉得自己内心深处特别柔软的某一处正在渐渐敞开。在离开童年多年以后，距离故乡几千公里之外的地方，一个“内在的小孩”似乎执意地想要现形。

虽然，经过记忆不可避免的丧失和后来经验的滤网，我深知这个“内在的儿童”并不是我曾经是的那个孩子，但这并不重要。我关心的是：如果我更诚实地面对内心深处这个蠢蠢欲动的孩子，是否可以在某种程度上召唤那个失落已久的童年？如果童书中有一条“回到童年”的秘密通道，那么，我多年前遗失的那个童年和小虫当下正在进行中的童年是否可以在百亩森林里有一场更美好的相遇？而我与他之间亦达成某种更深层次的爱与理解？

向童年寻求什么？

我首先向那些距离童年最近的人请教：作为成年人，他们如何召唤童年的记忆？当他们回望童年时，是在向童年寻求什么？

除了极少的例外，童书作家作为一种职业，需要一种独特的天赋：与自己的童年保持联系，他们仍然记得做小孩是什么感觉，因而对他们抱有特殊的同情和理解，以至于他们在创作的时候，可以用一种“儿童式的感知方式”书写、绘画。比如美国图画书作家莫里斯·桑达克曾说：“如果说我有什么不同寻常的才华，那绝不是我比别人画得好，而是我能记得别人



美国图画书作家莫里斯·桑达克。他一生都在画那个4岁的小男孩，孤独、忧郁、充满了时日无多的无助感

早已忘却的事情：童年时代某个特定瞬间的声音、感觉与图像，以及其中的情感质地。”

桑达克4岁那年，著名飞行员林白之子被绑架一案闹得沸沸扬扬，这个事件成了他整个童年时期最严重的创伤体验——如果一个孩子，父亲是飞跃大西洋的国家英雄，母亲是世界公主，家中有德国牧羊犬守护，居然还被人绑架和杀害，那么作为普通人家的孩子，还有什么指望？当那个孩子的尸体最终被发现时，桑达克“觉得自己内心深处某种很重要的东西也跟着死了”。

所以，他一生都在画那个4岁的小男孩，孤独、忧郁，充满了时日无多的无助感。比如他生前最后一部作品，主角是一只小猪，叫阿尔蒂，9岁了还没过一次生日，于是给自己办了一次盛大的生日化妆舞会。

疯狂的派对结束后，阿姨说：“好了，聪明鬼，你开过派对了，但下不为例。”

阿尔蒂含着眼泪说：“我保证，我发誓，我永远不会长到10岁的。”

在一次采访中，他说，这两句台词总结了他的人生，以及他一生的创作，无论疯狂的、荒唐的、搞笑的，或者诡异的。它如此真实，尽管连他自己也未真正明白它的含义。

与桑达克相反，中国的绘本画家郁蓉一直在画一个“在山野中奔跑的，快乐的、粗野的、满脸泥垢的、头发永远凌乱的小女孩”。

郁蓉自幼受父亲熏陶，对绘画情有独钟，曾就读于英国皇家艺术学院，毕业后定居英国，如今是三个孩子的妈妈。我第一次见到她的时候，觉得她就像是那种在最好的阳光雨露中生长出来的植物，全身散发出来的那种快乐、活泼与明朗，浑然天成，不带一点矫饰。

她说，童年于她就是一个世外桃源——她的家住在一片大竹林旁边，竹林被小河环绕。竹林的一头养了很多鸡，另一头种了很多菜。“我的童年是在大自然中度过的。每天花很多时间跟花鸟虫鱼玩耍，让我积累了很多对生活的直接感官认识，也培养了对生活中很多细节的观察力，也学会了对自然中的一草一木，各种动物的尊重和爱惜。”

她说，她的童年就像一个大柜子，里面有很多抽屉，每一个抽屉里都装满了故事，每一个抽屉打开现在就能用。比如《云朵样子的八哥》是关于她和妹妹小时候收养的一只八哥的故事。在为曹文轩的作品《烟》所画的插画，则是她童年家庭生活的完整回忆。“从房屋的设置、成员的组合以及家庭关系，都是我童年生活的采集。我用铅笔线描画了很多家庭活动的细节，比如爬树、钓龙虾、弯腰跳绳、烧柴火做饭，全部来源于我童年的回忆。”

“很奇怪，我几乎从未写过自己的童年，我所有的小说都是幻想小说。”彭懿用连他自己都觉得有些不可思议的口气告诉我。

唯一可以与真实的童年扯上关系的，是他曾经不止一次地在书中描写过校园暴力。他关于童年最清晰的记忆是，一天下午，在一个公园的小山边，一个大孩子走过来，突然扇了他一个耳光，而他完全不知道为什么。

这样的经历发生过不止一次。所以，在他的幻想小说中，他的主人公一开始总是软弱的、受人欺凌的少年，但经过一番冒险，最后成为英雄。

“是不是童年那一束阳光没有照进来，于是在日后的创作中，这个主题不断地重复，不断地弥补？”他在电话那头说，“我不知道。”

他说，他心中很羡慕《山中旧事》里描绘的那种童年，小姑娘与爷爷奶奶一起住在一座大山里，可以如此的亲近自然：夏天在深水潭里嬉水，也许那里还有蛇，可她一点都不害怕；周末，她会和小伙伴们一起穿过牧场，参加教会的活动。她和小伙伴们在锡制的大木桶里泡澡，用死蛇围在脖子上照相……

“我觉得我的童年有很多不如意的地方。‘文革’动乱之中，父母不在身边，又被包围在城市的钢筋水泥里。”他说，“我现在写东西越来越追求温情，并不是年纪大了，只剩下温情了，而是出于某种补偿心理——童年中曾经匮乏的，希望靠写作索取回来。我觉得童年就应该在自然、在山野中度过，大片大片的树林，很多很多的虫子……”

对于我的问题，殷健灵提起自己还是小女孩时唱过的一首英文歌《What ever will be, will be》。歌中写道：When I was just a little girl,（当我还是个小女孩）/I asked my mother,（我问妈妈）/What will I be?（将来我会变成什么样子呢）/Will I be pretty?（我会漂亮吗）/Will I be rich?（我会富有吗）/Here's what she said to me:（她是这

么说的）/Que sera, sera,（长大就好）/Whatever will be, will be,（顺其自然吧）/The future's not ours to see,（我们不能预见未来）/Que sera,sera（长大就好）。

她说，最初的写作，不仅源自表达的冲动，或许还是另一种形式的自我抚慰，是为自己年少时未曾看透的问题找寻答案。尤其走入青春期后，曾经有很长一段迷惘和困惑的日子。没有来由的欢喜，没有来由的悲伤，外界一点点细小的变故，都能在心里无限放大，任何茶杯里的风波都成为惊涛骇浪。面对所有的第一次，不知道之后的结果会如何。没有人可以真正帮到你，只能靠自己的力量去走完那段青春的暗道。所以，她的《纸人》《野芒坡》等作品，从某种角度来说，都是以过来人的身份，写过来人的故事。“希望今天的孩子不像我当年那么无助与孤独。”

“重温童年大概可以让人避免成为一个庸人。”她说，“这个世界，本来哭声就多，灰暗的颜色也不会少，人生本质上是沉重的。当我们的孩子在人生旅途上刚刚启程的时候，需要的是温暖的底色，让温暖明亮的底色打底，我们才能有归属感和安全感，才会有力量去应付日后即将经历的暴雨寒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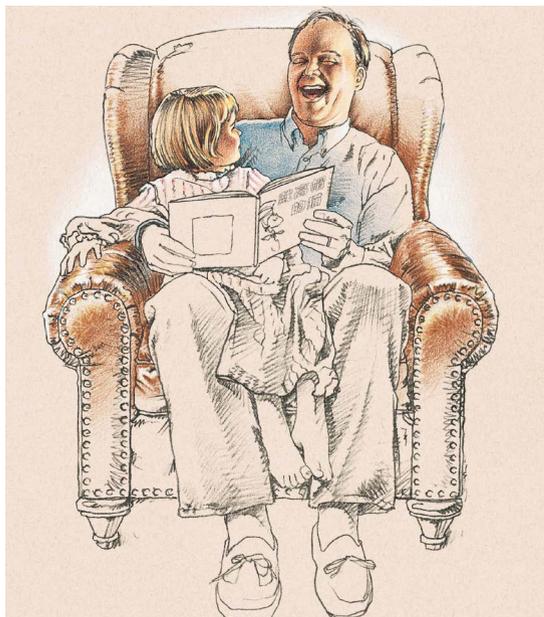
内在的儿童

在《为什么长大》中，哲学家苏珊·奈曼从启蒙传统的脉络中，探寻成长的意义，追问哲学能否帮助我们在应然世界与实然世界之间找到一种平衡。

“每一个新生命的诞生都隐含着全新开始的热望，但经验很快会告诉我们，我们出生在关系网络之中，这张网在支撑我们的同时束缚着我们。只要我们稍微长大一点，有了一定的经验，就会明白我们来到这个世界是给定的，很少顺遂我们的意志。”

她认为，成长是一个获得判断力以及运用判断力的勇气。成长意味着承认贯穿于我们生命始终的不确定性；甚至成长意味着，明明生活在不确定之中，却

每一个新生命的诞生都隐含着全新开始的热望，但经验很快会告诉我们，我们出生在关系网络之中，这张网在支撑我们的同时束缚着我们。



1~2. 美国图画书《和爸爸一起读书》，以阅读为主轴，讲述了一对父女一生的阅读之旅

3~5.《我是花木兰》，秦文君与郁蓉合作的一部绘本，讲述一个现代小姑娘与花木兰之间的神交

认识到我们必然会继续追寻确定性。

从这个角度来说，好的儿童小说都是成长小说。一个少年/少女，离开熟悉的家，踏上冒险的征程，在经历了种种挫折与险阻之后，归来时对家和自我都有了新的、更好的理解，也拥有了面对生活的勇气。这样的故事能帮孩子处理成长过程中必须面对的内心冲突，是他们的自我发现之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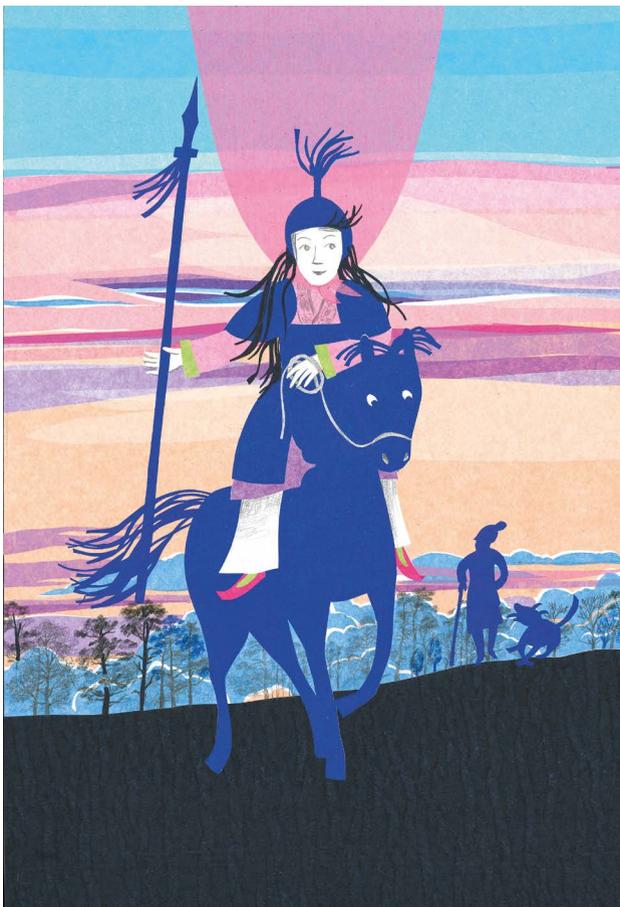
但是，作为成年人，“回去”童年又意味着什么？当我们站在童年的彼岸，回望幼时的自己，检视自身命运展开的图景，我们又在寻求什么？仅仅是一种乡愁的驱动吗？是一种巨婴的怯懦吗？是身处一个充满不确定性的世界而向童年寻求安全与庇护？是深陷技术理性所致的功利与冷漠之中对于儿童纯真坦荡的向往？还是说，“回去”是另外一种形式的成长？是回到生命的根基所在，回到生命最初本就不确定的独一无二性，回到生命每时每刻潜在的开放性，重新以惊

奇的目光打量世界，再次追问世界为什么是这个样子的？世界可以是什么样子的？人生是否还有另外一种可能性？

我至今记得第一次遇到一个叫晴川的女孩，听她谈起《冰龙》时泪盈于睫的样子。

《冰龙》的主角是一个叫阿黛菟的小女孩，她在冬天苦寒之日出生，母亲因生她难产而死，她对父亲也不像寻常小女孩般会撒娇、受宠溺。可能是外人的言语和父亲表面对她的态度，让她觉得她给这个家庭带来了不幸和灾难，因此逐渐将自己封闭。但有一天晚上，父亲晚上与叔叔聊天时却说了这么一句话：“我不爱她？噢，三个孩子里我最疼这个娇小的冬之子。”

“看到这里，我想起了自己的父母，我们都那么羞于表达对对方的爱，甚至会经常产生误解。”她告诉我，“母亲在我小学四年级的时候，就出省打拼，反倒是父亲留在我身边，非常笨拙地教我女孩子青春



3



4



5

期身体和生理的一步步发育，让我不要慌张。虽然他尽力在做，但性别上的差异，依然让我感觉到孤独和手足无措。小时候我非常恨我的母亲，为什么我最需要她的时候不在我身边？她没有尽到她作为母亲应有的责任。他们也从来没有告诉我，他们爱我，以及不能陪伴在我身边的理由。”

“我也没有表达过我对他们的爱，一次也没有，尽管长大后，我慢慢能够理解他们。去年父亲生日，我给他写了一封很长的信，表达了我对他的爱。但是那封信现在依旧躺在我的书桌上，始终没有给他。”

还有之苏，另外一位热爱童书的女编辑，她跟我提到几年前读《地海传奇》，读到欧吉安在寒冷的清晨醒来时，看到格得留下的信，字迹几乎消退：“师傅，我去追了。”（格得是《地海传奇》的主人公，天生拥有强大的法力天赋，因为年少气盛、滥用法术而酿成大祸，遭到未知的黑影袭击，几乎丧命，于是一直在

恐惧中躲避黑影。）

读到这里，她觉得那一瞬间如遭雷击。“我突然想到自己，仿佛看到了小时候那个孤孤单单的女孩，这么多年来被母亲不断地否定着，被恐惧和焦虑追逐着……突然间生出了一股子力量，明白了我也应该转身去追，而不是逃。”

这样醍醐灌顶的时刻，在成年人阅读童书的过程中并不罕见。最好的童书，并不是人生的简化版本，而是以一种极致的优雅与简单处理生命中极为复杂的问题，如爱、孤独、失去、生命的循环。无论4岁，还是40岁，我们都在处理同样的问题。即使有一天，当我们垂垂老去，仍然会像孩子一样受伤、愤怒、受挫折。说到底，是谁在童年和成年之间划上一条界线呢？

在写给24岁的儿子的信中，英国诗人泰德·休斯曾对所谓“内在的儿童”有过一番非常动人的描述，

每个人的内心深处都有一个小孩，那是我们心中唯一真实的东西，是我们的人性，是我们的灵魂，是一切可能的魔法与启示的中心。

大致总结如下：

每个人的内心深处都有一个小孩，那是我们心中唯一真实的东西，是我们的人性，是我们的灵魂，是一切可能的魔法与启示的中心。

对大部分人而言，在成长的过程中，正是为了保护这个“孩子”，我们构建起一个“第二自我”来应对外部世界的冲击。那是我们展示给世界看的面孔。至于那个“内在的小孩”，它在被小心翼翼地保护起来的同时，也从此与我们的人生隔绝了。我们从不曾让他参与到自己的生活，承担生活的责任，因此也从未让他真正地活过。这就是大部分人的“内在儿童”。

只有当人生真正的风雨到来，某种普遍性的危机、无助或者孤独袭来时，第二自我溃不成军，“内在的小孩”才被推到前线——毫无准备，带着童年时代所有的恐惧与不安。但这样的时刻正是它想要的时刻，也是它复活的地方——哪怕被淹没、被迷惑、被伤害。同时也是它召唤自身资源的时刻——真正内在的“资源”，一种真正生物性的能力，去应对，去利用，去享受。

泰德·休斯并没有解释“真正内在的资源”是什么，但我想，那大概就是荣格所说的“原型”吧。所谓“原型”，是集体无意识中的一种先天倾向，是心理经验的一种先在决定因素，是历代祖先的典型生活场景和心理活动的不断重复，最初的感性具体的记忆表象在典型情境中不断地重复，从而形成的精神发生的普遍模式和心理结构，通过遗传传递给个体。

荣格认为原型有很多，出生、死亡、英雄、上帝、武器、自然界的月亮、风、水都是原型。通过原型，个人与往昔的历史联系在一起，原型中蕴藏着人类生命进化的秘密。童年也是一种原型，它不只是个体生命的一个阶段，也是一种超越了历史、环境和个体经验的存在，儿童的精神先天地携带着原发性的远古心灵的痕迹。

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理解，童年对于每一个个体都是一种共享的“资源”。它以“永恒的孩子”

停驻在我们身心之中，就像一棵植物的根苗，是生命最深层最根本的能量。成年之后，忽略和遗忘会让它枯萎，但如果不断重回童年，就能使这根苗发芽成长，呈现蓬勃生机。

童年持续于人的一生。童年的回归使成年生活的广阔区域呈现出蓬勃的生机。童年从未离开它在夜里的归宿。有时，在我们的心中，会出现一个孩子，在我们的睡眠中守夜。但是，在苏醒的生活中，当梦想为我们的历史润色时，我们心中的童年就为我们带来了它的恩惠。必须和我们曾经是的那个孩子共同生活，而有时这共同的生活是美好的。从这种生活中人们得到一种对根的意识，人的本体存在的这整棵树都因此而枝繁叶茂。诗人将有助于我们重新在中心发现这生机蓬勃的童年，这青春常在的持续而静止不动的童年。

这是法国哲学家加斯东·巴什拉《梦想的诗学》中的一段话。他认为，更重要的是通过梦想，通过诗，而不是通过现实，追寻童年。只有如此，我们才能再次体验到那个潜在的童年的可能性。

童书，最好的童书，是否也可以召唤那个内心的孩童？

美国儿童文学作家门德·德扬曾说：“倒回到（童年的）本质你只能下去，你只能进入——深深地进入。一直穿过潜意识所有深深的、神秘的本能层，回去进入你自己的童年。如果你下得足够深，变得足够基本，再一次成为你曾经是的那个孩子，那么你借助潜意识进入普遍儿童的状态似乎就合情合理了。那时，只有那时，你才是为儿童写作。”

秦文君，国内最好的儿童文学作家之一也是这么说的：“儿童文学作家不仅仅是写自己的童年，也是关注人类的童年，一个广义意义上的童年。”

在她看来，“童年”里蕴含了很多优美的东西，比如爱、勇气、想象，这些都是一个孩子与生俱来的能力。因为生命际遇不同，有些人能将这些能力保持到很久，有些人则渐渐消失了、褪色了。一个人在童年期，心大都是比较柔软的，也更宽容、和解、原谅、怜悯。他们对爱的渴望比较强烈，对家庭的珍视也比较真诚。很小的孩子，无论如何总觉得自己的父母是最好的。长大以后可能就会变得不一样。心也渐渐变得硬了。

至少对我而言，阅读童书的过程，就是重新构建那个“内心的儿童”的过程。——一点点学着像孩子一样思考、感受、理解，一点点学着将孩童的心智重新运用到成年人复杂的生活中，培育它，给它力量，而不再隐藏它。

比如，读“十四只老鼠”系列，我学会了如何欣赏儿童的目光的诗意之处，发现“每一片叶子都有不同的表情”。读《上学路上发生了一件好玩的事情》，我学会了欣赏儿童胡编乱造的借口背后天马行空的创造力与想象力——我上课迟到了，是因为巨型蚂蚁吃了我的早餐；是因为邪恶的忍者突袭了公交站；是因为一只大猩猩把公交车当香蕉吃了；是因为叔叔的时光机出了问题，把我发射到了恐龙时代……正是由于儿童天生的对于成人世界里抽象的、机械化的理性逻辑的叛逆，他们的世界才有着如此荒诞不经的奇思妙想，颠三倒四的随意发挥，无拘无束的冲动与鲁莽。

读《风去哪里了》，我试着认真思考孩子无休止的提问背后蕴含的天真无邪的哲学发问——是啊，风停了以后，它到哪里去了呢？当暴雨过了以后，雨到哪里去了呢？山到了山顶以后，又到哪里去了呢？云飘过天空，到哪里去了呢？森林里的树叶变了颜色，落下来了，以后呢？对他们来说，整个世界就是由无数的问号组成，而提问就像呼吸一样发自本能，自由而充满想象力。

在桑达克的《野兽国》中，我试着重新感受了童年是一个让人恐惧的人生阶段，伴随成长的每一步，都伴随着恐惧、焦虑与挫败感。我也学会了幻想的疗

愈作用——当桑达克的小主人公回到现实的时候，大都获得了某种程度的平静与和解。这是孩子通过想象，将创伤性的经验转化成生存和成长的正能量。

最重要的是，在这些童书里，我学会了再次以惊奇的目光打量世界。人到中年，我们大都已经接受了这样的现实——世界并不在乎我们的意志。在很小的时候感受到的新奇可能还会在某些时刻再度出现：美妙的乐曲、迷人的风景、新的爱情故事、生孩子，这些事情都会再次激发新奇之感。但这样的时刻只是回响，而且很少出现。这样的时刻让我们心怀感激，同时又满心惆怅，因为不管多微弱，它们让你想起，在过去某一个阶段，这样的时刻多得不得了，好像充满了整个世界——也许是冬天夜空的繁星；也许是第一次在海滩边，眺望大海，手中抓起数不胜数的沙子；也许是台风来的那个夜晚，听着外面大风大雨，鬼哭狼嚎，房子仿佛随时要被吹到天上去，让你惊叹这样狂暴的自然之力到底来自何方？而童书中，充满了这样的时刻。

在此过程中，我的孩子就像那位来自B612星球的小王子——正是他的执着追问唤醒了飞行员心中沉睡的童年，让他最终抛掉了成人世俗化的认知，回归到童年本真，并最终找到了自己隐匿已久的童年梦想。☑

《读书》2017年第一期目录

曹卫东 果真爱，就不要假爱

胡学星 不一样的“战壕真实”：
巴布琴科的战争小说

应星 现代中国新教育场域中的
政与学

常利兵 冯玲 “洋犁入中土”：
晚清西方近代农业科技
的传播图景

短长书

丹尼尔·艾伦与钱锺书的一段书缘（李若虹）· 踢翻废话温水浴（戴潍娜）· 后十六世纪的一场思想相遇（李诚予）

田松 死亡是一种能力

万俊人 路难岂止是长安

李荣山 义务与情感：康德与赫尔
德之争

廖全京 三个地域 一种现象

田天 汉高祖和他的时代

孙歌 在形而下层面结构原理

品书录

二十世纪政治思想的鸟瞰图（唐士其）· 在冷暖世界中感受老子的温度（孔世平）· “我是北京的孩子”（阎晶明）· 社会发展需要文明间的竞争与借鉴（赵辰霖）· 让鲁迅向未来敞开（杨庆祥）

李浩 试上高峰窥皓月

王振忠 五猖 日出而作

周朝晖 谁道秋下一心愁

黄志繁 多变的忠义亭：台湾客家
族群认同的形成



《读书》
生活需要读书，
丰富生活

读者服务热线电话：(010)84050425, 84050451
读者服务部 E-mail: dzfw@lifeweek.com.cn
邮购地址：北京市朝阳区霞光里9号B座《读书》邮购部
邮政编码：100125 国内代号：2-275





(插图：范薇)

在童年记忆的时空里与你相遇

文 / 邈邈

我与西西不仅在现实的世界里相遇和相处，他也许不知道，我也在自己童年记忆的另一重时空里与他不断相遇和相处着。他的童年不断唤起着我对童年的一切记忆，那个记忆中的小女孩，常常与现在的我一起，回应着他。

——

西西爸爸临时工作调动，我带着西西回成都，我的故乡，生活一段时间。

初到成都是9月，桂花香在润雨里裹得湿漉漉的。早晨，我穿过香气浮动的街心花园，送西西去幼儿园。下了公交车，我拉着他的手，走在马路边的街沿坎坎上。大概30年前，外公就是这样牵着我的手，走在这条路对面的那条街上，送我去幼儿园的。算起来，我已离开成都整整15年了。对我来说，成都的一切，在成都度过的童年的一切，都更多存在于我的记忆里，深夜时任意片段时常毫无章法地涌现出来。

魂牵梦绕的东西，最终都在记忆里被咂摸得熠熠生辉。

牵着西西的手走这条童年每天走过的路，我脚踏进了双重时空——这也许是异乡与故乡的本质不同吧：在异乡，所有的存在始终是物理的存在；但在故乡，漫长的记忆会将过去的影子若隐若现地投射在现实上，它们恍恍惚惚地重叠，交织成一道无从逃离的迷宫。街的这一边，记忆里爬满常青藤的红砖房，如今褪了色，残破斑驳着，在被城市发展遗忘的角落里守候迟迟未至的拆迁；我曾穿过那道铁门，飞奔进铁路新村，去找我最好的朋友——如今我们从已锈掉的铁门前经过，我的记忆却搜索到了院落深处好友家的位置，鸟瞰到自己与她坐在铺着凉席的床上玩着弹子棋；那个敞亮的大商店如今改建成了一家小型私人诊疗所，只有记忆能穿透粉红色的墙壁投影出一排玻璃柜台和柜台里的文具、糖果——我曾与小伙伴用捡来的10元钱心惊胆颤地在这儿买了双层文具盒和儿童水壶，最后被妈妈发现，所有东西都归了公。街的那一边，越过正在进行中的地铁工程，与西西年纪相仿的我，正牵着外公的手平行走着；他们是从新明园的院子里走出来的，在街角有麦粒素卖的商店那儿拐弯上的一环路；现在，他们该上人行天桥走过来了——天桥早被拆掉，成了高架公路桥，唯记忆能在空中勾画出它不复存在前的模样。

记忆可以复原很多不复存在的事物。即使物理的空间已经消逝，但你仍然可以在记忆中的那些空间里自由游走。就像外公，他在我高考那年去世了，但此刻他正在我记忆里这条街的时空里牵着我走路。也就像新明园的老院子，它前几年和周围的老房子一起被拆掉，原地正建起一个大型楼盘，但这并不会将那个老院子从我的记忆里抹去，相反，它栩栩如生、几近不朽地存在着：我依旧可以在记忆中那个院子的空间里自由地穿梭奔跑，跑到蓁蓁家楼下喊她出来玩，去心悦家让她妈妈帮我扎红头绳缠的辫子，还有舒舒家、张弓家、周易家，这些小伙伴儿的家我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我也可以在记忆的空间里，擦去收发室前写满收信人名字的黑板上我的名字，可以去自行车棚前看外公和一群老人打扑克牌，翻过漆着绿色油漆的铁栏杆躲藏在万年青丛中，或者在院子的任意一条道上跳皮筋、踢毽球……我还可以穿行到外公外婆位于三楼的家，推开他们坐在那儿抄菜谱或打扑克的窗户，看看搭建的阳台上的那几盆花，另一端的厨房灶台上，外公准备用来炒回锅肉的熟肉正在案板上散发着香气；二楼的徐婆婆和徐爷爷依旧坐在沙发上抽着烟斗，

四楼住右边那户的陈艺姐姐正抱着排球跳着从三楼经过上楼。

让人怅然若失的，是当我意识到，那个空间里的一切人与物都失去了时间，包括被意识赋予了生命的我，她也永不会长大。现实里，那些依旧在联系的小伙伴们早已长大成家，而那些我所爱的老人们，都已离开。记忆有时会因缺失的某一环，突然阻隔思绪进入到过去时空的通道，比如，当我想要知道一些细枝末节——一个小伙伴家房子窗帘的颜色，或是妈妈那天穿的什么衣服，却怎么都想不起来的时候，我便感到，自己无法真正回到过去的时空里。再比如，我已不记得四楼上左边那户的房间里住着什么人了，记忆里那个房间逐渐成了可以随意进出的空屋。我甚至记得我在空无一人、静得出奇的客厅里发现过一筐玩具，其中有一只塑料长颈鹿，点缀着棕色的斑点。直到有一次，我翻看老照片，却发现满岁时的我也抱着一只塑料小鹿，与记忆中的那只一样；我开始怀疑自己的记忆，但那记忆又那样鲜活确凿，也许，我记住的只是我做过的一个梦。

存在于童年记忆里的空间，还有一个特别之处：它们都很大，不成比例的大，大得与长大后故地重游时再看到的空间很不相称。记忆中无比高大、空旷开阔，以至于滋生了种种幻想、渺小感，和曾是整个宇宙的那些地方，都变得矮小无奇了。我始终记得8岁的时候，表姐从攀枝花只身到成都来上中学，寄居在外婆家，和我睡一张床。她的中考临近，妈妈全力以赴保证我不会影响她。我很难接受自己的自由因此受到了拘束，也难以接受妈妈为了护表姐而时常对我很凶——那大概是我幼年最初萌生的“嫉妒”之情。有一次我吵闹不休，被妈妈打了一耳光，就决绝地离家出走了。我决定离开沙湾新明园，去城市的另一个地方——梁家巷，找爸爸。他的工作单位在那儿，是一处喧闹的菜市场深处、位于三楼的房子。在我的记忆里，那段标志着我人生第一次独自冒险的旅途，始终是险象重生、荆棘漫长的。我时刻警惕着，摆脱身后疑似跟踪我的成年人；在陌生的路段，我凭着直觉，或追随驶过的公交车找到方向。我在这座城市里足足跋涉了两个多小时，当我在爸爸的宿舍楼找到他时，他惊讶无比的表情让我很有成就感。然而，当我带着西西，再次从沙湾前往梁家巷时，记忆里的时空完全被扭曲了：这段路程实际上竟这样的短小而微不足道，不过是从一环的西北边走到了一环的正北边；那座我记忆中巨型的城市，那趟颇具英雄气概的远征，不过

是在如今成都内环巴掌大的一点范围内进行的。

在这条送西西去幼儿园的路上，我时常邀请他到我童年记忆的花园里去逛逛。我指给西西看外公外婆过去的家，他不断问我关于祖祖的事，我不断解答他。我不知道这里的一切将会在他的童年记忆里留下何种时空感，也不知我所描述的记忆里的那个空间，是否还会在西西的记忆里存在。对童年的我来说，这段路曾是一段遥远的求学路；如今，我丈量它，却不过区区数百步——在西西的记忆里，这一定也是一段遥远的路程，也因此漫长的时间吧！在我带西西回来的前一个月，外婆去世了。我赶回成都，看着她的骨灰盒与外公的放在一起，暗想成都对我来说是越来越回不去的故乡了。没有想到，我还有这样一个机会，修复我与它的纽带和联系。

在我与成都发生联系的30多年里，爸爸妈妈搬过很多次家：我上初中时，爸爸妈妈有了新家，带着我从新明园搬了出来，到了沙湾；我上大学时，他们又从沙湾搬到了西南交大附近；西西出生时，他们又搬到了九里堤。但其实，所有这些搬家都在一个很小的范围内，从未曾搬离他们熟悉的生活圈。无论南城如何高速发展，他们从未想过、也根本不愿意离开这片老区域。这里的时空有一种与众不同的特点，“熟人社会”的脉络还延续着，无数汇合的和平行的时间，织成一张错综复杂又相互交错的网，在人与人之间建立起种种神秘的联系——我会在公交车上碰到买馒头的这个阿姨或买油条的那个叔叔；也会在去幼儿园接孩子时偶遇多年未曾谋面的童年伙伴，她女儿的班级就在西西隔壁；故人离开了，却从未走散，妈妈永远说得过去街坊邻居的去处和近况；新的街坊邻居也总是可以与你像熟人一样攀谈和摆起龙门阵来。

把西西送到幼儿园时，他有时向我感慨：“时间过得好快啊！又到周五啦！”这个幼儿园也曾是我上过的幼儿园。在我的记忆里，这儿有一个巨大的操场，我们在这里开二十几个班级共同参加的大型演艺活动，跳花环舞，大合唱，我还曾演奏过小提琴——因为操场太辽阔，根本没人能听到我拉的是什么。然而，当我再次打量这个在记忆里无比熟悉的幼儿园时，它却那么的陌生：它的操场不算小，但也绝对不算很大；在我记忆里有着一圈围合起来的四层高楼房。当我看到西西在我胸部以下的海拔高度活动时，我开始忍不住想象他的时空：那必定是个比我能看到的世界广阔得多的世界，一切都更魁梧，一切都更伟大。当我接

西西放学，穿过那条狭窄的过道，被西西拖拽着在各种卖小玩具、气球和零食的摊位前走不动路时，我在心里暗自回忆着我童年记忆里的这条放学之路：宽阔的幼儿园门前，有一条很宽的马路，站满了布下诱惑的大人。我曾经想要一个彩色气球，但因为老师刚向妈妈告状说，我中午不睡午觉还找小朋友说话，妈妈坚决不给我买那个气球，我要起浑来，妈妈狠狠揍了我，我更狠地大哭，一路哭回家，不知怎么的，连鞋子都掉了一只。想到这儿，我就会紧紧牵着西西的手，或者把他抱起来，带他穿过那条拥挤而喧闹的小道，就像可以预知未来的人提前绕开了前方的危险地带。

二

接西西回家，走进小区，黑暗中，我没有注意脚下的台阶，绊一跤摔倒了。西西立刻跑过来，又扶又抱，紧张地问：“妈妈怎么了？妈妈你还好吗？”情急之中亲了亲我的脸，想让我舒服一些。我说，看来妈妈眼睛有时不太灵光。西西说，那我来帮妈妈看路吧！就扶着我往家走。刚刚在公交车上，他还因为到处跑来跑去挨了批评，现在他又不像只是个只知道自我中心的孩子，而会安慰关心人了。我的心里涌起一阵暖意。

在我的记忆里，我开始强烈地关爱妈妈，大概也是在6岁这个年龄。那时，爸爸为我向幼儿园请了一个长假，带我去江南旅行。我们去了上海、苏州、杭州，在杭州小住了一段时间。我很想念妈妈，有一天，爸爸告诉我，妈妈要来苏州与我们会合了。第二天，我们经过苏州火车站，我看到不能携带易燃易爆物品上车的宣传画，里面有很多被烧伤的惨烈图片，担心极了，生怕妈妈会在列车上出什么意外，回到宾馆就要爸爸给妈妈写信，让她不要来了。但妈妈已经登上了来苏州的火车。我还记得去车站接妈妈那天，列车刚一开进站，我就发疯似的跑向列车，沿着每一个窗口大喊：“妈妈！妈妈！”看到妈妈时，已经哭成了泪人儿。妈妈说，她也常常回忆起那个场景里的我。

童年记忆里大部分时候，我们很爱妈妈，妈妈也很爱我们。与妈妈亲密无间的关系出现变化，其实是青春期才开始的。我们的童年，父母和老师打孩子根本不是什么稀罕事儿，社会风气基本信奉“黄荆条子出好人”。小学一二年级，我就曾因翻墙，被班主任拎着耳朵横穿操场，一场好几位心中“白马王子”都参与其中的足球赛进行得正酣。妈妈是个很严厉的人，



小提琴学习不仅是艺术的教育，也是一项需要持之以恒的耐心和毅力的磨炼

我的性格又很倔强，经常“顶嘴”，所以挨了不少打。即便如此，在幼儿园的童年期结束之前，我全心全意爱着妈妈，她是我最重要的一部分世界。很奇怪，虽然许多心理学理论都常常从童年的亲子关系去寻找成年心理问题的潜意识根源，但我们一旦以回忆的姿态去重审童年的某段经历，那段经历里的自己就成了一个被观看的他者，我们记得他或她当时感动、孤独或愤怒的情绪，并依旧感同身受，却又与此拉开了一些距离——我的童年时代，充满了被妈妈“教训”和哇哇大哭的经历，但从情感上，那些经历中的不快都瞬间被忘记掉了，也都没有影响过我对妈妈的爱。孩子有一种奇特的魅力，为一件事嚎啕大哭，但转身就忘记了痛苦或伤心的情绪，既没有过去也没有未来，只活在“现在”。真正投下心理阴影的事件，似乎都发生在童年期结束之后了。不仅如此，我们可能正是因为最初对母亲的爱，才第一次体会到对永恒的渴望和对死亡的恐惧。大概也是幼儿园中班的时候，我开始担心妈妈会死。夜里，我有时会用手指去触摸她的鼻子，看有没有呼吸。有一次，妈妈决心跟我开个玩笑，

就故意屏住了呼吸，我一直感觉不到气息，难过得趴在妈妈身上大哭起来。

记忆真是个神奇的水晶球。当我问它，我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渐渐与妈妈疏远，渐渐越来越独立的，它搜索了一番，回到了8岁的那次离家出走。它还向我呈现了另外两个清晰的时空。第一个时空里，在报考外国语初中的口试考场外，已经轮到进场了，妈妈冲进来，拉住我，让我再考虑一下要不要考；那时我已经通过了笔试，觉得一切考了再说，于是挣脱妈妈的手进了考场，那时我12岁。第二个时空里，我走在一条市集的小道里，对并肩走着的妈妈说：“过去你在我的心目中是完美的，但现在这个形象变了。”我努力搜索着这条市集小道的位罝，它是我回沙湾的家必然经过的地方，在一所小学的教学楼下，也就是说，我上初中。我是怎样走到那里，对妈妈说出这样一番话的呢？我在记忆的迷宫里穿梭，发现都是青春期的苦闷与迷惘：关于搬离外公外婆家，关于住校，关于中考，还有关于早恋。当那个8岁、12岁和青春期的我透过记忆望向现实时，我无比珍惜还能与西西

朝夕共处和被他人依恋的这段童年时光。

我的童年记忆里，爸爸是个有点遥远的人物。每周大概见到他两次，见到他有时还像见到陌生叔叔一样不好意思。记忆里，他总是出现在两个场景中：在他梁家巷的家里，或在他的自行车上。小学的暑假，我常常独自坐在他梁家巷房子卧室里的那张铁床上看书；抬起头来，床正对的白色层板木柜里，有全套八本的世界童话选，有《一千零一夜》，有《皮皮鲁和鲁西西》，有叶永烈的童书，还有《三国演义》的全套连环画。床与书柜之间的电视机柜里，还有很多爸爸的书和杂志，从《大众电影》，到《基督山伯爵》《飘》这样的小说。红漆的木窗外，看门老头大部分时间都斜躺在他的露天布沙发上看着黑白电视机，头上的墙角里结满蜘蛛网，爬满巨型蜘蛛，沾着各式各样的蚊虫。爸爸下班回来，很多时间，他就钻进另一间面朝菜市场嘈杂市声的卧室里，开始长时间地练习书法，直到妈妈回来。

在我出生不久，爸爸就去重庆大学读书了；不久，他又被诊断出患有鼻咽癌。为了方便治疗和休养，他就住在单位旁边的宿舍楼里。平时，妈妈每周骑车带我来看他两次；从重庆回来后，他每周二会来外婆家接我去四川音乐学院学小提琴。在爸爸的自行车上，我度过了几个春夏秋冬，从坐自行车前面的横杠，到

骑在自行车后座上，脚数次被绞进车轮，每周风雨无阻；后来，我开始自己骑车，爸爸护送我，直到初中中断学琴。除此之外，我对爸爸的记忆，就是间歇性的放化疗治疗和住院的消息，数次随妈妈去医院的探访，几次长途旅行，以及他在各地出差时给妈妈写回的书信。他不怎么存在于我的日常生活中，但他以某种形式坚持着出席我的记忆，甚至有一些仪式感。在爸爸那儿度过的为数不多的两三个暑假，是我童年最孤独又清静的读书时光，记忆里一切都悄无声息，只有书柜散发的尚未完全散去的层板胶味儿，与阳台上传来的车水马龙和叫卖声。

爸爸有一本牛皮纸包的日记本，用很秀气的钢笔字记录了我的一段生活：说的第一句话，唱的第一首儿歌，看的第一本书，写的第一行字，和哪些小朋友玩耍，学了哪些新诗，练习了哪首曲子，听了哪些音乐会，说了哪些“经典语录”，周末去哪里游玩儿。日记像流水账一样记了几年，然后在我用歪歪扭扭的铅笔字写下几行字后终止了。爸爸期待我从那天起自己来记录，可惜我缺乏定力，从未养成写日记的习惯。童年记忆里，妈妈常说，女儿的成长是爸爸能够活下去的动力。这句话渐渐在我的记忆中被染上了一些传奇的色彩，在很长的时间里，我都认为，我和爸爸之间存在着深刻的生命联系。

自然而然地，西西到了3岁的时候，我也让他开始学习小提琴，也每周雷打不动地送他上课、每晚雷打不动地陪他练习。我并不假设他会在小提琴上取得任何成就，但我越长大，就越发在回忆童年时，察觉到这段持之以恒的陪伴所具有的沉默的力量。爸爸为我构建的记忆，不是某一个横截面上的任意片段，也不是失去了时间性的空间，相反，在这段记忆里时间流逝着，我依然能踏入它的河流漫溯。每天看西西拉琴，我都在与记忆里不同时间标尺上的我重逢着，那个小女孩从我的内心里打量着西西，我对她的时好时坏、不耐烦、畏难和情绪化感同身受，她让我从内心宽容了西西的各种坏脾气，但也告诉我，要让他不断在磕磕碰碰中继续走下去，人生中的很多事情，都需要这种坚持。

爸爸的耳朵已经基本听不见了。西西在客厅练琴的时候，他并不在旁边听。他喜欢在卧室里做他的健身操，击掌的时候，节奏常常与西西的旋律莫名其妙地保持一致，稳当地保持到最后。我愿意想象，那是爸爸在给西西打拍子，就像我小时候他总给我打拍子一样。他有时从客厅穿过，步子深浅不一，体态已



童话故事《柳林风声》里的河狸与鼹鼠在大自然游玩

显龙钟，偶尔对着我和西西微笑，不知他是否看见了正摇曳在我记忆里的年轻时的自己。

我开始越来越频繁地在童年记忆里看到我自己。秘密地，小时候的那个我已成了西西从不知道、也从未谋面的朋友。独自睡一个房间一年多的西西，最近开始不愿意独自睡觉。他说自己总是做噩梦，一做噩梦他就惊醒，满身大汗，在黑夜更害怕得睡不着。我想起了童年时那个总梦见一只巨怪在一个黑黑的洞穴里不停追逐自己的小女孩，不知那是不是童年第一次在梦中出现自我的明确形象。我也想起了幼儿园大班的一段时间，只要妈妈还没回家，我就一定要把房间里所有的灯都打开才能睡觉，黑夜里充满着无尽的未知恐惧。有一次出差，妈妈打来电话，说西西养成了不好的习惯，一天晚上醒来两次，非要人陪伴才能再次入睡，不能让他继续这样下去。我告诉妈妈，这不是西西的退步，而是他正在成长，是他对世界扩大了认识，却有更多的未知产生了恐惧；幸运的是，我小时候没有那么多房间，我不得和妈妈睡一个房间。我们又陪伴了西西一段时间，成长有时显得反复无常，其实是在暗自往前走。我相信，有一天他不会再从噩梦里醒来，就像我关于噩梦的记忆渐渐也了无踪迹一样。

还有一次，我在书房里听见西西在客厅里不断地与我妈妈争辩。妈妈的声音越来越严厉，但他根本无所畏惧，继续为自己辩护。我在心里为他捏了把汗，这种“顶嘴”在我妈妈眼里，和在我的眼里含义完全不同，她该要发作了。果然，“哗”的一声，西西摆在茶几上的乐高被我妈妈扔到了地上，零件散了，西西“哇”地哭了。我的心里一阵刺痛。我想起了小时候，我有个满脸长满“麻子”的玩具布老虎，是小伙伴送的生日礼物，我天天抱着它睡觉。有一天中午，我翻来覆去睡不着，跟它说了一中午话，妈妈困想睡会儿觉，被吵得睡不着，拎起那只小虎就扔出了窗外。我也是哇的一声哭了，跑下床到窗外张望寻觅，却再也找不到小虎的踪迹。我跑出去和西西一起捡乐高，告诉妈妈不要再摔他的玩具了。西西说，他不理解外婆为什么这么讨厌。我看着记忆里那个因失去心爱玩具而伤心哭泣的小女孩，她居住在此刻这个已成长为母亲的我的记忆里，和西西对着话。我突然明白了什么，安慰西西说，外婆小时候从来没有过玩具呢，她从来都不知道玩玩具是什么感觉，你多幸福啊，原谅外婆吧！西西想了想，停止了哭泣。我暗自惊叹于记忆的力量，它是某种沟通过去与现在的时空通道，包括匮乏

与丰裕的时代。

有时，记忆甚至会通往未来的时空。我曾很想知道，爸爸妈妈是如何长大的，又是如何相遇相爱的。我出生前发生的那些事情，就像一片被锁起了大门的秘密记忆花园。但我的记忆里，时常都浮现出一个时空的片断：深夜里，我从梦中醒来，爸爸还站在卧室的窗前，长时间望着窗外的林荫道，等待妈妈回来。那是外公外婆家的卧室，月光洒在刷着绿油漆的白墙上。那时，我大概不到10岁。妈妈该下夜校了，她正在准备医师资格的考试。那天大概是下课后她排队等着问老师问题，又或是她下课后就约着医院的阿姨们去跳交谊舞了，很晚也没回来。那时家里还没有电话，爸爸在窗前久久凝望和等待的身影，就这样嵌在我稚嫩的童年记忆里。当我再次从睡梦中醒来时，隐约听到他们一起进门来。我们原来从童年起就开始认识和理解爱情了。

三

西西爸爸的童年大多数是在重庆梁平县的奶奶家度过的。

奶奶家在县郊，房屋的前面是花园，后面是菜地。前花园外是一望无垠的稻田，菜地的后面则是丘陵，丘陵上种满麦子、土豆、玉米和红薯地瓜。他的童年记忆，是风吹来时一望无际起伏的稻海，夜里满田震天响的蛙声，和漫天繁星下拿着电筒捉田鸡和萤火虫的经历。那些夏夜里，慢慢飞舞的萤火虫常停在草叶上，双手轻轻地微曲着合过去，一只发着光的萤火虫就在掌心了；把三五只萤火虫放入一个空的玻璃药瓶里，在塑料的瓶盖上面打几个眼，萤火虫就有了住所。他的童年就是一个在蚊帐里看一闪一闪的萤火虫在瓶子里飞舞，闻着蚊香的味道，最后挣扎着被睡意击倒的夜晚。

西西爸爸的爸爸在家里男孩中排行老幺。长辈们都说，当年他爸爸也是一个调皮捣蛋鬼，偷偷下河游泳捉鱼，爬树掏鸟蛋，上山逮野兔。由于经常把衣服刮破，不知挨过多少次惩罚。老人小时候的淘气，造就了他喜欢大自然和野外活动的性格，因此他对西西爸爸小时候的淘气很包容。西西爸爸幼儿园时代的童年生活，几乎就是从事野外活动：钓鱼，打鸟，捕昆虫制作标本，挖野菜，进山，在水库里游泳。重庆炎热的暑假里，他最大的乐事是粘知了和蜻蜓：用一根又细又长的竹竿，到屋檐下面四处收集蜘蛛网，然后

用手把缠绕在竹竿前段上的蜘蛛网搓拢成一个小球，蜘蛛网聚成的小球很黏，把它固定在竹竿前端的细尖上，只要往知了背部一碰，知了就被粘住竿头，使劲扑腾都跑不掉。那真是一个粗犷甚至有点野蛮的童年：把捉住的知了去掉肚子和翅膀，用竹签穿成一串，用野外的干草烧一堆火，知了串抹上酱油一烤，就可以吃了。

关于大自然里野生生长的童年，都只存在于他的记忆里了。他也曾想带西西去看看自己童年的生活，却找不到这样的地方了。在他的记忆里，那条夏天一场大雨后水就涨上来的小河，已经成了一条臭水沟。只有在记忆里，水库和池塘里的很多鱼儿还会顺着泄水口跑出来。这时，他就会跑到屋后的竹林里，挖几条蚯蚓，拿起爸爸的鱼竿，提着水桶去河边钓鱼。他很难有机会与西西分享自己童年时的乐趣：选一个桥墩下面或是河湾的地方，在鱼钩上穿上蚯蚓，下钩；从水库池塘里折腾一番跑到河里面的鱼儿都是既饿又猛的主，没有先试探几次再下口的习惯，看见有好吃的，上来就是一口。水面上的七星漂从来就是猛地一沉，然后再浮起来，这时再提竿，鱼儿多半已经跑了，必须聚精会神，目不转睛，浮漂沉下去那一瞬间就提竿，接着，手上一沉，一条泛着青光、二三两重的鲫鱼就在空中翻腾着顺着钓线飞上岸来。

在北京，西西爸爸最爱做的事情，就是带西西在京郊我们住的小区院子里蹬踏板车。虽然远离市区的繁华和热闹，但他还是选择了更接近自己童年生活的地方。春暖花开的4、5月，园子里繁花似锦。西西很喜欢蹬着小车在小区里认花、认植物：有一树一树的桃花、樱花、杏花、海棠花、苹果花、山楂花和梨花，也有一丛一丛的迎春花、棣棠花、锦缎花。夏天，

西西最爱带着他的长杆小网兜，趴着池塘的栏杆边捞鱼，就那种一两厘米长的小杂鱼，郑重其事地用小桶提回家，放在鱼缸里养好久。那时，还有压弯枝头的桃子、李子、杏子、苹果和山楂，西西很爱拿着他的小棍子，打下几颗，跑到水龙头边洗洗就吃，边吃边呲牙，又酸又涩。遗憾的是，小区还是用高成本的人工方式维持着自然的生态，毕竟，这是在城市里。

吃螃蟹的时候，西西爸爸会给他讲起童年捉螃蟹的“勇敢者游戏”：螃蟹爱藏在

石头下面或是石头缝里。石头缝里的螃蟹比较难搞定的，需要你把手掌伸进缝里，让螃蟹夹住你的食指或者是中指，忍着疼痛合上大拇指，逮住螃蟹的大钳子把螃蟹拖出来。运气好，手指上被夹出一道白印；遇到狠点的螃蟹主，那就是一道血口子。相对石头缝里的螃蟹，石头下面的螃蟹就好对付多了，掀开河流中的石头，盯住石头的四周，聪明一些的螃蟹会向周围逃窜，懒一些的螃蟹就原地待着装死，快速下手按住螃蟹大壳，然后拇指和食指扣住大壳的左右两边，把张牙舞爪的螃蟹从水中提起来，这只螃蟹就算搞定了。还有捉泥鳅和鳝鱼的故事。秋天，泥鳅和鳝鱼因为天气变凉，都钻进泥土里面准备冬眠。那就要寻找泥鳅和鳝鱼留下的洞口，泥鳅的圆一些，鳝鱼的扁一点、小一点。捉鳝鱼时，是微攥拳头伸出中指，顺着泥洞一点一点地往下探，探到鳝鱼的时候，用中指勾住鳝鱼的身子收紧拳头，紧紧夹住鳝鱼往回拽，一根长长的鳝鱼和裹着泥土的手就出来了。鳝鱼的洞有时比较深，越往下泥土越紧越黏，有时候夹住了鳝鱼，手臂被泥土黏着拔不出来，人就歪着身子蹲在田里用另一只手一点点扒开周围的泥，协助手臂出土。每到这种时候，西西很认真和好奇地打量着爸爸，就像看着另一个时空里钻出来的人。即使我们能去那些大自然的风景区旅游，我们更多只是以游客的身份去观赏它们了。

博尔赫斯曾写过，童年的世界里没有敌人。“一个人可能成为别人的敌人，到了另一个时候，又成为另一些人的敌人，然而却不可能成为一个国度，即萤火虫、语言、花园、流水，以及风的国度的敌人。”到哪里去寻找一个可以让西西体验到爸爸童年记忆的空间呢？

在西西爸爸的童年记忆里，父亲母亲都是热爱园艺的人。最早住单位大院的平房，他们就在院里的坡地中开辟菜园子。后来城市改造，住进楼房里，父亲不顾家人反对执意买了顶层的房子，自己加固结构和防水，请人挑砖挑泥，硬是在自家屋顶修建出了近100平方米的花园菜地。花园里有腊梅、黄果兰、茶花和琵琶树，也有稍矮一些的玫瑰、月季、菊花和兰草等，四季轮流开花，永远都是一片生机勃勃、热热闹闹的景象。上面搭架子种葡萄，菜地里则是青菜、红油菜、西红柿、黄瓜、韭菜、香菜、芹菜等等，自己吃完全够了，还常送给亲戚朋友。在这个老人执意营造的小花园里，有时候，西西还能接近爸爸记忆的时空，与那个童年时的爸爸相遇。☑



（插图：范薇）



《三联生活周刊十年》 《三联生活周刊廿年》
《有关品质》
《生命八卦》

限时 **8.5折**

典藏特惠

慢享20年的文字与时光

1995-2015年，
三联生活周刊20年的成长历程，
我们先后四辑出版这套精选文从，
包括经典栏目作品集及主创个人作品集。

扫码直接购买



微信



淘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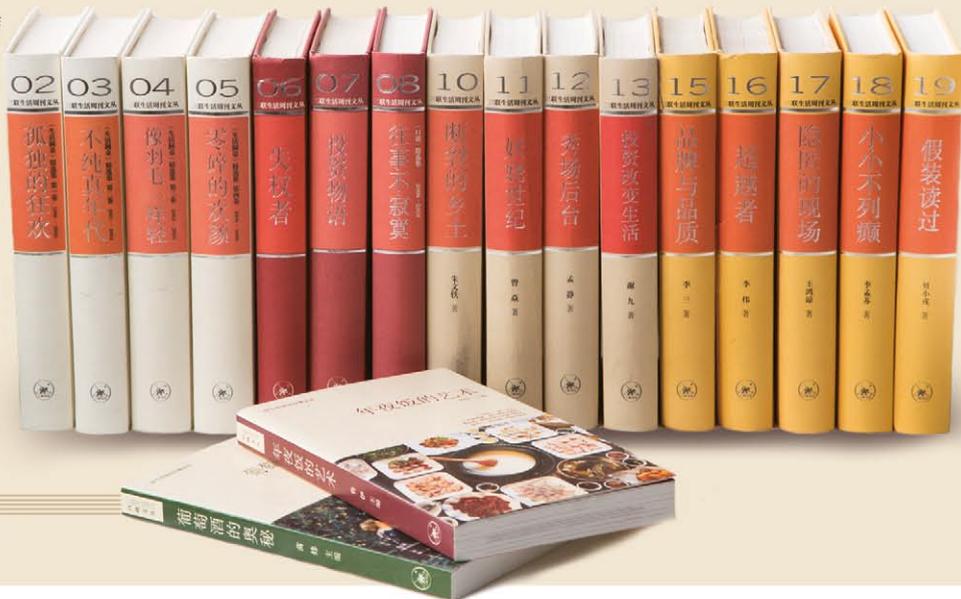
淘宝店铺搜索“三联生活周刊 lifeweek”

微信关注“三联生活周刊”公众号，进入微店

《三联生活周刊》精选文从
与《葡萄酒的奥秘》、
《年夜饭的艺术》

单本 **6.5折**

2本及以上 **4.5折**



十年	孤独的狂欢	不纯真年代	像羽毛一样轻	零碎的欢颜	失权者	投资物语	往事不寂寞	有关品质	断裂的乡土	妖娆世纪	秀场后台	投资改变生活	生命八卦	品牌与品质	超越者	隐匿的现场	小小不列颠	假装读过	葡萄酒的奥秘	年夜饭的艺术
10元	8元	8元	8元	8元	8元	8元	8元	8元	8元	8元	8元	8元	8元	8元	8元	8元	8元	8元	8元	8元

如需购买整套文从产品，欢迎致电读者服务中心：010-84050451/84050425，或登录官网商城：<http://shop.lifeweek.com.cn/>

被嫌弃的我的前半生

文 / 慕荣



从三年级起，我为迎合妈妈，努力把自己镶嵌成她理想的模板。外人眼中的我，工作光鲜、举止得体，像励志鸡汤文的主人公。

小学三年级以后，我就一直是一名好学生了。从班级前三，到稳坐第一，然后是年级前十，最后是全校第一。在10多年前的中国，唯成绩论比现在吃香，简直可以“一白遮三丑”。所以，我有时也在想，好成绩使我考上了重点大学，拥有月薪上万的工作，成为亲戚家长们称羡的焦点，仿佛舞台的聚光灯都打在我身上，感到虚荣的满足。可是，突然学习好不是我脑子开窍，而是因为一场期末考试。

此前，我跟大多数傻乎乎的同龄人一样，攒一两块零花钱偷偷买零食，书本上贴满了“还珠格格”的明星贴片。对考试没有多么深刻的记忆，成绩中等偏上，学习谈不上多么用功。那场期末考试，我排名第15位。要知道身在一个80人的庞大班级里，这个成绩使自我感觉良好也是说得过去的。放学后，我向妈妈汇报成绩，她的反应却泼了我一盆冷水：“考成这样还高兴呢？”语气很硬，像房檐下还未消融的冰凌子。15年后我仍然可以清晰再现当时的场景：北方冬天刚刚擦黑的傍晚，妈妈在前面走着，不牵着我的手，没有跟我多讲一句话。县城的街道坑坑洼洼，我跟在她的背影后亦步亦趋，踉踉跄跄。隐约中，我明白这是一场沉默的惩罚。我内心委屈，也无人倾诉，只是暗下决心：下次考第一就不会被妈妈讨厌了吧。有人说，中国的学校教育有利于女生，她们比男孩子更有耐心，肯长时间坐在书桌前反复背诵练习。其实，我们的耐心大多是父母的意志所迫，女生只是更不敢反抗父母吧。成绩是我取悦母亲的资本，就像《被嫌弃的松子的一生》，我活在如果不努力、不优秀，就不值得被爱的恐惧中。

妈妈出生于普通农家，兄弟姐妹6个，她靠着勤奋好学，考上师范学校，毕业后端上了人民教师的铁饭碗。我出生那年，妈妈也才21岁。身世背景加上年轻气盛，使她养成了不服输的要强个性，就连跟我爸吵架都要争个上风。她就像自己教的数学，充满了几何的棱角分明和线条的理性直接。她用毛笔题字“拼搏”，贴在我的卧室床头，白纸黑墨，没有装裱，赫然可见。中学宿舍卧谈会时，大家聊起父母唤自己的小名。有人叫宝贝，有人叫丫头，我当时很紧张，担心被人问到，因为我从未被这样亲昵地叫唤过。妈妈总是直呼我的名字，带着或质询，或生气，或冷淡，或无感情的语气。多年后，我对着蹒跚走路的小表妹一遍遍地叫着“姐姐，姐姐”，咀嚼着那错过的宠溺。

中考第一场是语文，我的优势科目，然而劣质钢笔出墨太多，卷面有点脏。我一出考场就冲着妈妈哭哭啼啼，想借客观原因事先为自己也许不理想的成绩找台阶。妈妈试了试钢笔，柔声安慰说：“不严重的，别哭了，还有接下来的考试呢。”那两天我被“伺候”得很周到，场场车接车送、顿顿营养美味。考完最后一门，窗外雨过天晴，街道上的合欢树被夏雨洗刷，一片新绿盎然，粉色绒绒的合欢花在枝头摇曳，空气清新凉爽，人也跟着舒畅极了。走出校门，到处都是迎接考生的家长们，我朝妈妈前几次接送我时站立的地方走去。可是，妈妈不在那里。我东张西望、左顾右盼，还是没有看见。半个小时后，我决定回家等她。谁知道妈妈就在家，见我回来，一句话也不说，继续埋头擦着厨房的泥垢。我感到莫名其妙，下午送我进考场时还眉眼和善，现在这是怎么了？我气不过，问：“别人的爸妈都来接，你怎么不来？”她突然挥起手中的铲刀，冲我喊：“你给我出去，考个试，什么钢笔水多了少了，就你毛病多！要不是害怕下面几场考试，头天中午就想教训你了。”我待在原地，才知道她暴怒竟然是因为我前一天撒的小脾气。原来，除了冷暴力，

妈妈还擅长“秋后算账”，她愤怒的脸庞上，低垂的三角眼斜斜瞪着我，嘴角紧抿，仿佛下一刻忍不住就要蹦出更伤人的话语。我霎时觉得自己像一只垃圾袋，用完便被人捏着鼻子丢到远处。

我觉得妈妈更陌生了，我不知道怎样做才能得到她的爱。以前我以为，只要用功学习，她就会喜欢我。虽然妈妈会在我做错题时头爆栗子，可每日陪我灯下温书，她身上的气息使我安心。现在，我不敢撒娇、不敢耍小性子，除了做好学生，我还要当个乖孩子，令行禁止、不越雷池一步。其实，我哪知道雷池的边缘在哪里呢？只是模糊认定了一条规矩——听话、不要吵闹、不表现真实情绪。渐渐地，我便得心应手，口中说的不是我心中想的，心中想的不在我面上流露。心理咨询协会的一位辅导员是我的知心大姐，她坦言接触我时，“看似亲切，但不知道实际在想什么”。我想我是伪装太久，面具连着血肉长了。

因为成绩优异，我考上了省重点高中。那是我真正以一个居住者而非观光者的身份进入这座城市。陌生的省城繁华、热闹、人声鼎沸，我充满好奇，也自信能快速适应它，坚信未来充满无数的可能性。新生报到时，妈妈的一位老同学招待我们，她看着我，对妈妈说：“这孩子一看就不是城里人，不过没事儿，以后多跟同学玩，就会穿衣打扮了。”那时，我的衣服都是妈妈在搭着遮阳布的路摊上买的，脸上擦着2块钱的郁美净，身高不足1.6米，体重却将近60公斤。与省城的女生相比，我的确是煞风景的存在。可是，这位阿姨的“善意”提醒使我无地自容，我希望妈妈帮我解围，哪怕嘴硬逞强，顶回一句：“可我闺女上的是这里的尖子班，她们谁知道是不是走后门才考上的呢。”可妈妈似乎忽略了身为当事人的我的心情，只是尴尬地笑了一下。是的，就是那种被人戳中事实的干笑。原来，我成绩优秀、性格乖顺，都胜不过阿姨的一句“土气”。欢乐的记忆很难深刻，唯有羞耻永记心间。长大后我自食其力，箱包鞋饰化妆品，一律买专柜品牌，我用一身行头为自己加持。即便我认为UGG笨重而丑陋，但依然愿意穿着它出门，因为这是我抵抗外界评价的最正确选项。

外人眼中的我，工作光鲜、举止得体，像励志鸡汤文的主人公。从三年级起，我为迎合妈妈，努力把自己镶嵌成她理想的模板。我为了她用功学习，虽然我因此过上了衣食无忧的生活。我为了她乖巧懂事，虽然这使我获得了“宜室宜家”的夸赞。我为了她讲究仪容，虽然我也从中获利不少。我懂得妈妈的出发

点是好的，也发现如今这个结果还不错。可是，一路走来，促使我更美更好的原驱动力不是妈妈的爱，而是她的冷暴力、“秋后算账”和尴尬的笑。成绩、工作、性格于我，就是一套时刻披挂的铠甲，它们冰冷沉重，我却没有胆量卸下，以肉身拥抱世界。我患得患失、自相矛盾，有着双重人格。既渴望无条件的爱，又不习惯亲密接触。我虽拥有能袒露心扉的爱人，又顾忌太多的真情流露把对方吓跑。

后来，我学习心理咨询，读了很多书，渐渐接纳了自己，懂得怎样表达情绪。我知道原生家庭的基因在我的生命里扎根蔓延，一辈子都无法剔除。家更伤人，是因为我们在乎。我希望将来自己的宝贝不再感受这些恐惧，我希望用彼此相通的爱的语言，构筑温暖的家。所以我跟自己达成和解，不再当一个渴求爱和承认的巨婴，不再拼命地迎合或徒劳地对抗，我选择了接纳和沟通。也许我也会用爱的名义要求下一代，教育他（或者她）学知识、懂礼数，但绝不再简单粗暴地打骂、忽视孩子的感受。

而妈妈退休赋闲后，养花跳舞，性格也和善了很多。前不久她去桂林旅游，寄来一箱特产。我在微信上发给她一个笑脸，她打字“看到你高兴，我也笑了”。这句话真肉麻，可我喜欢得不得了。☑



写给儿子的信

文 / 艾桐



茅塞顿开地去追问：“我是谁？”
我有理由相信，8岁的你，不会像我一样，恍然大悟地发现自己应该愤怒。

生于1975年的我，在北国小城中算是第一代独生子女。童年中的孤独无助自不必说，父母的期许无人分担才是成长中最深的痛。这份期许如沙漏中的沙，一天天落下，在不知不觉中蒙蔽了寻找自我的心。幡然醒悟时，已是中年。那份痛苦撕扯着我，折磨着我，却也提醒着我做一个不一样的妈妈。

下文是我写给儿子的一封信，记录了我的故事、他的故事，也记录了我们的碰撞、我们的和解，更重要的是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两代独生子女都在寻找“自我”的路上。

亲爱的儿子：

好久没有动笔写一封“真正”的信了，感觉有点激动。想起了小时候出差的妈妈写信，读着读着就涕泪交加；想到了大学时代老同学的信，小心脏的悸动难以掩饰；还有你爸爸出海时候的信，还没打开信封，已在众目睽睽之下哭成了泪人……怎么突然想起提笔给你写信了？也许是读了《家书中的百年》，虽然书名“名不副实”，却让我备受启发，面对即将展翅高飞的儿子，我要用浓浓的母爱亲笔写下一封封家书，作为一份礼物，伴随你走向远方。也许是木心的那句：“从前的日色变得慢，车、马、邮件都慢，一生只够爱一个人。”——如刀般刻在心上，是啊，如今车快、电话快、邮件快，微信、QQ更快，我们的生活越来越像停不下来的传送带，在加速度中奔、奔，奔向哪里？在给你的信中，妈妈可以慢下来，一点一滴去梳理内心。让我们都放下奔跑的脚步，在柔和的灯光下，伴着茗香，慢慢聊，好吗？

2016年只剩下32天了，想一想就觉得不寒而栗。也许到了我这个年龄，你才能体会生命进入后半程的恐慌、焦灼与无奈。在36岁那年，我突然有了叛逆的迹象，就像你去年经历的一样。对按部就班的工作不满，对平淡操劳的家庭生活不满，对父母掌控的前半生不满……就像困兽一样既无法挣脱牢笼，又不甘心被囚禁。细细想来，也许根源在于没有波折的童年，没有叛逆的青春。一个从小到大的乖乖女，努力读书、遵守纪律，不早恋、不顶撞，是老师、家长眼睛里、嘴巴上的好孩子。顺顺利利考取令人满意的大学、读着热门的专业、当着学生干部，然后以绝对优秀的样子留校，跟父母认同的男生交往，结婚生子、读硕、读博，评副教授……一切一切，完美链接，无缝对接成了闪亮的两个字——“完美”。经过三十几年的努力，我，终于长成了父母心目中的“别人家的孩子”。他们笑了；而我，却怒了。

在36岁的时候，我突然发现，我没有真正活过！我，没有为自己活过！！！！

与浩瀚的宇宙相比，我微小的生命，只是短暂的瞬间，在“向死而生”中，我却傻傻地活成了别人？！满腔的怒火啊，熊熊燃烧。跟父母翻脸，跟老公吵架，对领导不满……我就像个“重度中二病”患者，眼里除了儿子，统统都是混蛋。

36岁、37岁，我都在找不到自己的痛苦中煎熬。我在38岁，也就是2013年，幸运地获得了英伦访学的机会。这根救命稻草，极大地迎合了我“除了儿子，抛下一切”的想法。大过年的，我谁也不理，披头散发、夜以继日地准备着签证材料，只为早点逃离。苍天不负有心人，据说很难的母子签，居然如期而至！迫不及待地拉着齐肩高的儿子，奔赴英国。这一年，我们品红酒，玩烧烤；运动项目丰富，旅游活动不少；接触各种人，经历各种事……唯独正事儿——我的科研、你的国内课程的学习，全部被放下了。359天以后，我们既满载而归，又两手空空。

虽然在英国的公立学校，你拿到了前5%的“天才、智慧学生”的荣耀，回到国内的初中，我们的噩梦还是拉开了帷幕。首先是生理反应，两个月的重



度腹泻，让你瘦成了皮包骨，小脸儿青灰。然后是学习的无力追赶。小学成绩优异的你，坚信一年的空档不会阻碍你继续优秀。然而，事实证明，不仅无法优秀，而且连滚带爬地追赶，却徒劳无功，成绩仍然惨不忍睹。丧失了信心的你，开始厌学、逃课、手机依赖症、乱花钱、顶撞父母、仇恨老师。从2014年3月到2016年2月，对我而言，是暗无天日的一段时光。你痛哭之后，抹干眼泪在蒙蒙亮的天色中去上学，我又心疼又恼火，在留学咨询的电话里，跟陌生人哭诉到无法言语。我吼骂着摔了你的手机，你怒火中烧，踢坏了房门。我疑神疑鬼，跟在你后面盯梢；你趁我开会，在大街上游荡。我四处张罗，给你找补习班、请家教；你从补习班逃课，气跑了家教。我花重金请来心理咨询师，你徐庶进曹营，一言不发。经过了各种折腾，我们终于踏上了寻访国际学校的道路。试课回来的路上，你告诉我：“我要来国际学校。你放心，我一定可以做到王者归来！”当时天很冷，高速路上迷雾一团，我的心却很暖，似乎拨云见日，天地都开阔了。2016年3月，我们放弃了中考前的最后一学期，转入国际学校。从第一周开始，我就一直在见证奇迹在你身上发生。如今，你践行了自己的诺言，一个自信、阳光、快乐、勇敢、独立、自强的翩翩少年，在创造着各个方面的辉煌。你终于在叛逆之后，找到了适合自己的路。

妈妈是多么欣慰啊！

回首走过的路，所有的经历都是财富。英国一年的“放纵”，让你在零压力中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画出的画充满了灵性。课程中的“木工”“缝纫”“厨艺”培养了你独立生活的能力，掌握了各种技能。虽然英国教育中“对孩子的尊重”，成为你回国后融入公立教育最大的障碍，但也培养了你独立思考的能力，并成就了你在国际学校的如鱼得水。那么，公立学校三个学期的“折磨”，难道也是财富？是的，在“苦心志”中，你认识到了自己不是天才，落下的课程都是要加倍弥补的，也领教了公立教育的整齐划一、严苛保守。所幸，经过一番挣扎，在叛逆和较量中，你知道了这样的教育不是你愿意接受的，更不是你喜欢的。你终于找到了自己的路，并且有勇气踏上自己的路。你远比老妈幸运，也比老妈有本事。我有理由相信，36岁的你，不会像我一样，恍然大悟地发现自己应该愤怒，茅塞顿开地去追问：“我是谁？”

你是幸运的，我好羡慕你，在14岁就会思考、会发问，有勇气为自己的未来做主，有信心决定自己人生的走向。无论你是否能升入自己理想的学校，妈妈都觉得，你已经赢定了——因为你已经成为你自己！我对你的祝福，唯有健康、快乐、平安、幸福。

无条件爱你的妈妈
2016年11月29日

妈的老一套育儿方法， 一定是错的吗？

文 / 张文燕



但我却无时无刻不活在她留给我的童年记忆里，或反对，或继承，或不置可否。

7年前我怀孕，秉承着整个孕期增重25斤即可的理念，我控制饮食，注重搭配。然而这理念一回到娘家就土崩瓦解，我妈用一副恨铁不成钢的语气怨怼我：“母肥子壮！懂不懂？！懂不懂？！你知道我怀你的时候，一天吃几顿吗？六七顿！你生下来9斤多啊，比9斤老太还重一点儿！你还读书人呐，鲁迅先生都说了，一代不如一代啊！”

于是她像喂牲口一样，能多塞给我一口是一口。我每次都要待在卫生间，或真或假地吐上两口，才能从她的“饭锅里”逃出来。而我到现在都有点尖嘴猴腮，估计当年从她的产道里挤出来太遭罪了。

我的女儿出生后，更是一场接一场的原景重现。我喂奶时，她就站在我身边，竖着耳朵听她宝贝外孙女儿的“咕咚咕咚”声，恨不得把脸凑到我的胸脯上来。

她从不相信我奶水是够的，正如她当年不被相信一样。给我整一锅锅的通草猪蹄汤、牛鼻子汤，以及各种暗黑系的下奶汤。她一边埋怨我奶水少，一边背着我用奶粉把她外孙女儿喂得胀得直打挺。我想我那无底洞似的胃口，一定也是小时候被胀出来的。

我没法跟她好好说话，只有吵架：“老妈，奶是越吸越有的，不是靠下奶汤下来的。刚出生的孩子也吃不了多少，胃会撑大的。”她总是一瞪眼：“谁说的？”“书上说的！”“书上？书上的话你就那么爱听，我说话，你怎么就不听？写书的人生过孩子吗？”后来的某一天，趁她给她的宝贝外孙女儿喂奶粉的时候，我用吸奶器吸出来200毫升奶，她终于不再纠结奶多奶少的问题了。

再后来，她宝贝外孙女儿6个月了，她吵着要我断奶：“没营养了，快断吧！”我说：“不会！我要喂到两岁。只要是母乳，任何时候都比奶粉有营养。”

然而有一段日子，我们家阳台上的小青菜长得格外肥美，老爸悄悄告诉我是浇了母乳的。我在菜叶上倒了点牛奶，把老妈叫过来，半真半假地吵了一架：“老妈，你以后再用我的奶浇青菜，我跟你没完！母乳能增强抵抗力的，懂不懂？！”

这可是她自己说的，儿时的我6个月断奶后，每月都要到医院报到一次，我可不想让我的女儿早早断奶。

再后来，我女儿一岁多，会走会跑了，在家里磕着了，“哇”的一声哭出来，我老妈一定能第一时间迈着老腿，箭步冲过去：“说！告诉外婆，磕到什么了？”小人儿手朝着沙发一指，她就开始“噼里啪啦”地打沙发，“就是这个坏沙发磕着我们家宝贝了是不是？打它！！”

我哭笑不得，敢情我从小到大，凡事只会别人身上找问题就是这么来的。我忙把她宝贝外孙女儿抱过来：“磕疼了是不是？你看咱们不能怪沙发呀！人家一直在那儿没动，是宝宝自己不小心磕上去的，是不是？妈妈帮你揉揉！下次走路要小心点，好吗？”

她冷笑一声：“是书上写的吧？”我“嘿嘿”两声，倒是不再吵架了。

过年她包了个大红包，塞在她外孙女儿枕头下，枕头旁还放了个橘子。已经厌烦过年很久的我，第一次没吭声。我所在的省会城市越过年越冷清，这红包也是最后的一点热闹劲儿了。

新年一大早，她过来向才牙牙学语的外孙女儿讨吉利话，一遍遍

教她：“身体好！发大财！”她给她的外孙女穿大红色的新棉袄，打扮得像个“地主婆”。挂电子鞭炮，响得炸人耳膜。教一岁多的小人儿认春联上的“福”字……

端午，她包粽子。小人儿端个凳子，坐她旁边捣乱，把米舀出来到处撒，拿着粽叶窝过来窝过去。窝不好，索性一条条撕碎了。她也不恼，我已买了多年的现成粽子，这一次没有嫌她自找麻烦。

她用无色彩线编了大网兜，装上一个咸鸭蛋。煮了一锅五香蚕豆，用线串成一条长项链。她外孙女挂着咸鸭蛋和蚕豆项链边吃边玩，“蹦跶”了一整天。这些充满仪式感的生活细节温暖过我，现在也温暖了她的宝贝外孙女。

转眼她宝贝外孙女上了幼儿园。我给报了绘画班、围棋课和钢琴课。她说：“净整些没用的，浪费钱！我是管不了了，随你折腾。”我没好气地说：“就你小时候啥也不给我学，我现在什么都不会。”她一翻白眼：“能把你培养成人不错了。你想学现在学啊！你要真喜欢，什么时候学不是学！”一句话，差点没把我噎死。

她宝贝外孙女只喜欢画画，最讨厌钢琴。我每天拿根小棍儿坐旁边陪练，抽一下她就翻我个白眼：“你这年纪的时候，都在家门口跳格子呢！喊吃饭都喊不回来！”

钢琴终究是放弃了。

等到大班，我给她外孙女报了培训班学数学。作为本市最好的一所小学里的一名数学老师的我，也很无奈地让她外孙女“抢跑”了。我陪着孩子上课下课，让小小年纪的她早早开始了写字、算题，帮她理解那些本该一、二年级孩子才要理解的数学题。

这一次，她没有任何阻挠。我上班的这些年她“耳濡目染”，已经知道不“抢跑”是不行的了。现在的游戏规则已经跟我小时候不一样了，现在的大环境也和她当年不一样了。她常常询问我，这个数学要学到什么程度啊？要拿什么奖状才能上好学校啊？英语什么时候要跟上啊？

只是在她宝贝外孙女咬着笔头，满脸惆怅地望向窗外时，她就会悄悄说起我小时候的放养时光：那时候学习不用“抢跑”，大家都同一个年级上学，她对我的要求也不高，中等偏上即可。放学了也没多少人去补课——补课还是“后进生”的专利。要补课的孩子是被人瞧不起的。那时我们住在大院里，门口的空地比现在的儿童乐园还有吸引力。院里的孩子一起跳绳、踢毽子、过家家，吃东家的饺子、西家的馄饨。



四季的空气里有不同的植物香气，天空的颜色永远是湛蓝的……

这些年来，我读西尔斯《亲密育儿法》，读温尼科特《妈妈的心灵课》，读蒙特梭利，读孙瑞雪……我对我母亲的那一套是嗤之以鼻的，但却无时无刻不活在她留给我的童年记忆里，或反对，或继承，或不置可否。可是回头看看，谁能说谁就一定对，一定错呢！

30多年前西方风靡一时的“哭声免疫法”——孩子哭了，不要抱；不哭才抱抱。这个方法曾被多少人奉为育儿圣典。然而西方研究者们在30多年后发现，这帮“哭声免疫法”下长大的孩子，或多或少有一些心理障碍。

小时候犯了错——打破一个杯子，丢了一块橡皮，我被我妈用尺子抽过，也跪过搓衣板儿。从小到大，她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就是：“要听话，不听话没人喜欢你。”长大后我极守规则，却不太懂得抗争。现在我不体罚孩子，时时告诉她我爱她，不要求她那么听话，所以她有时也会很“熊”。

可是我所奉行的这一切，也许多年后也会被摒弃。

其实想一想，我和我的父母，不过都是在各自的年代里被裹挟着，随波逐流，我们没有能力跳脱出来，站在更高的角度，所以只能以我们所能接触到的最普罗大众、自以为最好的育儿方式爱着自己的孩子。但因为有爱在，无论在记忆里童年是什么样的，今后回忆起来，五味杂陈里的底味一定是透着甜的！

永不失望的童年

文 / 莫里

也不知道是否真的能让她幸福或者成功。我不知道自己是否真能给孩子一个不会失望的童年，每代人都有自己出发的地方，有自己的土壤与疤痕。



不久前的周一，我带女儿去卫生院吃糖丸疫苗。她已经4岁多，在上幼儿园。虽然过了一年的集体生活，但还是不情愿去，更喜欢在家自由自在地玩。

北方冬日的天气很糟糕，树木萧瑟，阳光低垂，透过层层雾霾发出昏黄的光。我开着车带她去卫生院，然后再回到小区的幼儿园，送进班里。给她脱下大衣的时候，她的眼泪就开始噗噗地流下来。老师拉着她的手进去，她又转身跑回来抱住我的大腿。尽管我还是把她交给老师，头也不回地走了，但我能够理解她的伤心。我会想起很多年前，和父亲的一次分别，也是这样的场景。那是我人生记忆的起点。

我确实记得那件事，那是2岁时的春节后，父亲送我去妈妈单位的托儿所，那地方招收3岁前的孩子。其实就是关起来，有个老太太管吃喝，但毫无乐趣。孩子到3岁的时候，可以上正规幼儿园，才能逐渐体会到游戏与学习的快乐。我很抗拒去托儿所，尤其是想和父亲多玩一会儿，爬到沙发背上骑他脖子。但那天父亲必须送我去，我们步行穿过冬日寒冷的街道，天空灰黄，凄凉极了。我最后把着铁门哭闹，看着他的背影消失。

这段记忆不会错，反而经过岁月打磨后异常清晰和精炼，连那个托儿所的具体位置我都历历在目。我父亲也记得。这段场景是我们父子的共同记忆，他在我小的时候也会常常提起。科学家说，每个人不大会记得童年的事情，这被称作“童年失忆”，一般人的记忆起点应该是三四岁之后。但那场3岁前的分别，我却记得分毫不差，这是因为当时的心情吗？

有时候我也会揣测，女儿将来的记忆会从哪里开始呢？会是这次不情愿的分别吗？那么这种场景简直成了家族记忆。

我小的时候，父母分居在两个城市。他们是知识青年，不到18岁就背井离乡去了东北农村，在那里相识生下我。后来有了知识青年返乡的政策，父亲先把母亲和襁褓中的我送回了北京，他又留在了那里多待了一年，终于接了爷爷的班回到了天津。然后他们一直两地分居，直到再有一个新政策出来，他才从天津调到北京，一家人团聚。那时我大概10岁。

就像那个时代很多家庭一样，我们一家的离合聚散总是跟着政策走，跟着档案走，跟着单位走。人无法主宰自己的生活，只能等待并接受。我还记得父亲调回北京前，他必须去原先东北那个小县城取回自己当年的种种材料。

小时候，我是母亲带大的，因此也更珍惜和父亲相处的时光。一年中只有为数不多的探亲假，是我们在一起的时候。他那天送我去托儿所后，便要回天津，再见恐怕要几个月后。

我又是独生的一代，没有兄弟姐妹做玩伴。假期里，最喜欢和表弟在一起住几周。我们一起捉蜻蜓，游泳，滑旱冰。开学前，表弟回家，也会让我难过伤心好几天，感到生活了无趣味。也许，现在有大量玩具、动画片和电子游戏做伴的孩子们不大能体会到。

于我而言，童年的记忆，逃不过“孤独”两个字。我总是下午5点钟站在院门口等妈妈下班回家，晚了5分钟都会令我焦虑。我很早开始自己描摹小儿书，开始看武侠小说，因为这些都是可以一个人做的事情。当我有了女儿之后，我特别能理解那种孩子的分离焦虑症。我没有办法解决，这是生活残酷的一面。她的成长便是在与父母的不断分离中，奋力完成的。

父亲缺席的另一个后果，就是更多的“失望”。母亲不太可能给我一个

丰富的童年生活，她要工作，要做家务，用自己的工资养活我。那时一周还要上6天班，只有周日能休息。我想去游乐场，去动物园，去郊外玩儿，可很难实现。于是，我总是失望。明明周末计划去公园，但因为某个意外原因就被取消了。一次，两次，很多次。有一次美好的回忆，是母亲骑车带我去公园采摘标本。那是深秋时节，我们在小山坡上摘了很多枫叶，回家后小心翼翼地夹在字典里。

今天想来，那些落空后的失望，也许是母亲对我的欺骗。天气不好，要加班，这些都是理由。她答应我，敷衍我，让我在期待中等到周末，然后就没有然后了。次数太多，每次我在有所期待前，总是内心忐忑不安。失望最终会让人悲观，甚至不自信。

很长时期以来，父母对我的“欺骗”都让我郁闷。我认为对待孩子，应该给他合理的承诺，并尽力信守承诺。有就是有，没有就是没有，而不是敷衍后用谎言或意外搪塞。因为孩子内心总是真诚的，他总是选择相信。

心理学常常提及“补偿心理”，指的是父辈会在孩子身上弥补自己的遗憾，即使这种遗憾被藏得很深。我今日为人父，所做的努力，便是期望孩子有一个不曾失望的童年。

我答应她周末去海洋馆，即使临时有加班或出差，我也会硬挤出时间陪她去。我答应给她讲几个睡前故事，再忙也会尽力完成。我承诺带她去海边，便一家三口出游，而没有把她送回外婆家而独自逍遥。女儿希望跟我们生活在一起，我们轮流提前到3点半下班，4点半前赶到幼儿园接她回家。只要允许，我们都会把她带在身边照看。周末带女儿去学跳舞，在拥挤的走廊内常常看到那些为父母者将电脑放在膝盖上，还在挤出时间修改PPT。我总有遇见同类之感。

归根结底，我很害怕看到孩子失望的眼神。

小时候，我尚有表兄弟们可以玩耍。而女儿这一代，则连表弟、表妹都没有了，愈发显得孤独。她在幼儿园有要好的两对双胞胎——姐姐、妹妹和哥哥、弟弟。有时，她回家不开心，可能是妹妹或姐姐偶尔冷遇了她。不论我如何尽力陪伴，她最好的玩伴还是那些同龄孩子。孤独，不是我能够完全解决的。

于是，我们就主动建了一个小群体，5个孩子结成玩伴，每个周末至少搞一次家庭聚会，或者出去郊游。这周聚会在我家举行，她提前和妈妈动手做了牛奶布丁，分给朋友们吃。外面飘起了小雪花，孩子们

拉着手跑到外面，像过节一般兴奋。我会抱怨幼儿园每个节日都要搞亲子活动，给孩子布置一些“作业”，这些作业最终还是家长完成的。但我还是在网上下了视频，笨拙地学习雕刻南瓜头，制作灯笼，带着擀面杖去幼儿园包饺子。

这个年龄，我不知道能给她带来什么，但至少奋力去给她一个没有失望的童年。我也知道，失望本身就是生活与世界的一部分，甚至就是生活的真相，我们的失望也远远多于所得。如果按照这样的逻辑，我应该让她逐渐接受失望，越早接受，越早免疫于伤害。但作为一个在失望中长大的父亲，我更倾向于正向的教育方式，营造美好，不刻意制造挫折。

去年，我策划了一次开车去东北旅行。我们带着孩子，开车穿越了茫茫的大草原，翻过覆盖着白桦林的高山。回程的时候，我特意绕路去了父母当年插队的地方，那是内蒙古东部一个平凡的村庄。我在那里长到一岁半，此后从未回去，完全没有记忆。

那次，我终于看到了那里的景象，村庄外围是无边无际的青纱帐，传说中的大清河早已改了道。正如我父亲所说的，沙地里种的西瓜味道奇酸，只要瓜子不要瓜肉。太阳仿佛永不落山，汽车开过尘土飞扬。

我拜访了母亲当年的闺蜜——村长的女儿张姨。她带我去看母亲当年居住的地方，就在村大队部的对面，一套已被翻新的农家院。我想象着，16岁的母亲和17岁的父亲，从千里之外来到这里。他们就像一件货物、一件行李一样，被扔在了这个院子里，继续自己的成长。

我抱着女儿在村口的牌子下照了一张相。每代人都有自己出发的地方，有自己的土壤与疤痕。我不知道自己是否真能给孩子一个不会失望的童年，也不知道是否真的能让她幸福或者成功。

她很快就会长大。此前，我只能这样陪伴她，爱护她。❏

我也知道，失望本身就是生活与世界的一部分，甚至就是生活的真相，但作为一个在失望中长大的父亲，我更倾向于正向的教育方式，营造美好，不刻意制造挫折。

父母不完美的爱

文 / 西西



她会更加在乎和理解你的感受，她绝对不会用那样的方式来对待你。但这至少有一样好处，就是她会深深记得曾经自己受到的委屈和伤害，你有一个敏感的妈妈。这可能给你带来无数的烦恼和困扰。

“逗你玩”与不许爱美

时隔多年，那一刻的局促和难过，依然清晰。妈妈和她几个同事——都是我熟悉的老师们，坐在沙发上，哈哈大笑。而我，一个人蹲在地上，低着头，眼泪啪嗒啪嗒地掉在了砖头铺成的地上，又迅速渗落不见。

她们在开玩笑，说我不是妈妈亲生的。妈妈也在里面说得很起劲儿。而小小的我，蹲在地上，蜷缩着身体，一边无声地哭，一边用一根树枝在地上划来划去，头都不敢抬起来，心里想的是：“我怎么办？我要到哪里，才能找到我的亲生父母？”而我的拘谨让她们更加感到兴奋和欢乐，她们围观着我，喊：“你看你看，哭了哭了！”

虽然年龄很小，但心里已经十分敏感，隐约知道，既然不是亲生的，人家就没有爱自己的义务。那一屋子坐着的、笑着的，都是和我没有任何关系的陌生人，他们都在嘲笑我、排挤我。可我还这么小，我要怎么办，才好？

直到如今，已为人母。有次看到一篇文章，写中国式的父母“逗孩子”的方式，就是“我侮辱你，你却不许哭”，情绪忽然激动起来。我问妈妈，当时为什么会那样对我？她无辜又无奈地看着我，说，当时大家都那样啊！

可我还是觉得很伤心。为当年弱小无助的自己感到心疼。为她们这样的出发点感到愤怒。

我看着我自己的孩子，我心里想：“你有一个敏感的妈妈。这可能会给你带来无数的烦恼和困扰，但这至少有一样好处，就是她会深深记得曾经自己受到的委屈和伤害，她会更加在乎和理解你的感受，她绝对不会用那样的方式来对待你。”

初中时，我在对着镜子洗脸，我妈从旁边走过，看着我，语重心长地说：“你可别以为自己很漂亮……”

我当时就炸了。我觉得万分委屈：我只是在早晨如常地洗一把脸，你怎么就能走进我的内心，看出了我心里压根儿没有的想法，并且以此评判、教训我？

蒋雯丽和孙淳演过一个电视剧，背景是20世纪80年代。蒋雯丽饰演的女主角，漂亮、爱打扮、有血有肉，但却与那个时代格格不入，处处受到排挤。那个年代的主旋律，是电视里孙淳的相亲对象：戴着黑框眼镜，和相亲对象看完一场电影，就问对方：“你觉得这个电影的中心思想是什么？”

追求美、展现美，都被认为是禁忌的，甚至不道德的。

记得那时学校有个音乐老师，特别爱美爱音乐，总是把自己和家人打扮得妥妥帖帖，经常穿着自己设计裁剪的裙子去弹钢琴，试图给我们传达音乐的美。

可那时候，包括我在内的孩子们，都看不惯她，背地里叫她“妖精”，甚至为她比我们高两级的儿子感到羞愧。是的，在那个年代，在那个灰突突的小县城，她实在是太突兀了。

就像我们对她的态度一样，我们的父母也在用同样的标准对待我们。打扮是禁忌，想变得更美属于思想不健康，挑衣服戴首饰，那简直属于有了早恋的苗头……当然没法追求美，一方面也是受到物质条件的约束所致。但影响更深的，是那种对人爱美天性的否定、打压……所以我，到了现在还是不太会打扮，对此非常不自信，经常因为衣服而被吐槽。甚至现在我妈妈也会埋怨我，说我实在是没有眼光。

所以当我生了个天生特别爱美、最想过的节就是“裙子节”的小姑娘时，我虽然惊讶于她的天性从何而来，也惊慌于跟不上她的审美，但我还是在尽量地配合她。什么小高跟鞋、什么小手提包，什么我其实一点儿也不喜欢的公主

读物，只要条件允许，买买买。

至少我不会说：“你这样爱美，不对。”而当我远隔几千公里、几十年，找到当年那位音乐老师最近的视频时，看到已年过六旬的她，身材还是保持得非常好，在退休后还积极地组织着老年合唱团，在参加比赛的时候给他们当指挥，我心里非常感动。我想，她这一生，过得真明白、真勇敢、真美好。

“Look at you! You are a star too!”（看看你，你也是个明星啊！）

这句话，是我前几年，在美国洛杉矶的好莱坞大道听到的。听口音应该是来自于美国其他地方的游客，一对父女。女儿大概六七岁的样子。大概是女儿在那儿感慨：“你看那么多明星，她们都好美啊！”在路上，走在她身旁的父亲，就用夸张却决绝的口气，马上这样回应了她。

女儿听到父亲不遗余力的赞美，露出了羞涩却满足的笑容。而我站在旁边，愣愣地看着我先生：“哇，原来他们真是这样夸小孩的……”

我的记忆里，我的父母，很少这么自然而由衷地夸赞过我什么。特别是妈妈，不管你拿着多好的成绩去告诉她，她对我说得最多的一句话，永远都是“不要骄傲，要谦虚”。哪怕在你还不知道什么叫“骄傲”的时候，一种要缩手缩脚的、不要在人前大声讲话的气氛，也已经漫过了你。

最令人无语的是，这种“谦虚”，也成了父母生活的日常。发挥得极致一点儿，就又深深地影响到了孩子。比如，为了表现自己的谦虚，他们从不在别人面前夸赞我。就算是有人当他们的面夸赞我，他们也会再说出我更多的缺点作为礼貌的回应。

这让我很长一段时间都很困扰和尴尬。我也有小小的自尊心，我觉得在大庭广众之下被数落，是很尴尬的事情。更极致的，是一旦家里有年龄相仿的小朋友来访，不管是亲戚家的，还是朋友家的，他们都会显示对其他孩子更多的爱和关心及宽容。哪怕现在再回想起来，我还是觉得，这种“礼貌”和“客气”，已经超过了正常范围——再怎么着，也不应该让自己的孩子觉得被冷落，觉得原来自己的父母更爱别人吧？

而且时间长了，这种“谦虚”，会变成一种习惯性的“否定”甚至“责难”。比如前几年，我带着我的父母去看我们新置办的房子。房子虽然不是十全十美，但毕竟也是我们的奋斗成果，而且属于同一辈儿人里面，买的又早又大的。但我妈妈进门的第一句话，还是在挑

毛病：“怎么买了这么个楼层……”当然我也知道这房子有诸多不理想，但你就不能往好的一面看看、说说吗？

好像只有我“犯错”、让他们失望的时候，他们才会说：“我女儿从小到大这么优秀，为什么……”而我一脸茫然：“真的吗？你们真的是这样想我的吗？”

所以我对我的孩子，我每天都会对她说很多很多句“我爱你”，我每天都喋喋不休地告诉她：“不管发生什么事，爸爸和妈妈都永远爱你、支持你。你是我们最爱的一个小孩。”而她，总是会心满意足、神情自若地拍拍我：“知道啦！”

一心读书、不理家务

有次我在睡午觉，听见妈妈和妹妹在厨房的对话。妹妹边帮忙淘米洗菜，边对妈妈说：“我们学校说了，要爱学习、爱劳动。我这算是爱劳动吧？”妈妈说是。然后妹妹又问：“那我姐，是不是就是光爱学习，不爱劳动？她从来不劳动！”妈妈想了一下说：“那我还是宁愿你也不劳动，把学习搞好！”妹妹很生气。

我在床上自己偷着咯咯笑。是的，我就属于那种酱油瓶子倒了都不知道去扶起来的人。这和我天生木讷、思想和肢体都不太灵活有关，但家庭的教育风格，还是让我错过了在这方面后天学习的机会。

说来蛮有意思，要我一心读书、不理家务的最大倡导者，是我爸爸。有次连妈妈也受不了了，抱怨他。他说：“唉！我自己小时候父亲走得早，7岁就开始自己做饭、照顾弟妹。我当年没条件好好念书，就希望自己的孩子不要再受那样的苦。而且做饭这种事情，你到了80岁也能学会，可念书的好时光，就那么几年……”

我才恍然大悟。原来父亲任劳任怨地承担了大部分家务，让我们不受此干扰，也是因为他自己的童年经历，也是在我们身上弥补着他的缺憾。

可事实上，这种“十指不沾阳春水”的成长环境，给后来的我造成了很大困扰。我不知道电冰箱分冷冻和冷藏，我不知道那么大的鱼在锅里要怎么翻，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吃的肉都是白色而菜市场的生肉是红色……

这种自理能力上的缺乏，一度让我备受打击和自卑。特别是在最初面对社会、没有食堂也没有宿舍的时候，简直觉得自己哪哪儿都不对。甚至谈个恋爱都成硬伤——不指望你多贤惠能干，但你至少也别连自己都顾不过来吧？父亲想要我不再重蹈他的覆辙，而事实是，我后来花了更多的代价，去学会这些早应该学会的本领。

所以现在，虽然家里请了阿姨，我基本还是可以像小时候那样，根本不用操心家务事，但我还是会告



诉我的女儿：等你大点儿，你一定要学会自己做几样自己爱吃的菜，自己能把自己的生活起居照顾好。这是你在任何时候、境地的立身之本。

“他们用自身的品质和行动，打动了我。我会对他们好的”

写了那么多，好像都是不开心的。但其实，我成

长的很多方面，还是像童话一样美好的。我在自己的小家庭、家族的大家庭，都得到了很多很多的宠爱。我的父母，算是那个时代里，非常开明的父母。我的家庭教育，纵然遗漏多多，但也绝对不算失败。

很多同龄人认为是痛苦不堪的中学时代，对我而言是非常开心的学习时光，因为我的父母从来没有给过我这方面的压力，他们说：“只要你努力了就好！努力了达不到，那也没关系。”



高中时期学校抓得太紧，我不想去学校的时候，我就请假，我爸每次都爽快地给我签字。次数多得连班主任都开始怀疑了：“你这到底是谁签的？”

当然有更小时候的记忆：尽管经济上不宽裕，但爸爸每年过年，都会给我批出一点预算，让我买花炮。在除夕的夜里，固定的仪式，就是他带我去打操场放花炮。就我们两个人，安静又热闹。

我的脚有年被冻伤，从此落下病根，每年冬天都

会再被冻伤。听说把辣椒秧和茄子秧放到热水里面泡脚会有效，爸爸就每隔两周，骑着自行车，带着我，去老家村子里拿一次辣椒秧和茄子秧。那时的我好小啊，小到可以坐在自行车前杠的小篮子里，小到可以坐在爸爸的怀里。

小时候我经常生病。但生病的时候，却反而是最觉得被呵护、最有惊喜的时候。生病的时候我就在床上昏睡。每次醒来，一睁开眼睛，都会看到，枕头底下压着的小饮料。记得也是在那样的一个场合，我喝了人生中第一口碳酸饮料，叫“健力宝”。多么新奇的东西，罐子是圆的（那时还不知道它叫“易拉罐”），可是天哪，怎么它的味道是那样的。

那时候的妈妈，非常年轻，总是自己用塑料的卷发器，烫着精神的短发。每次去城里，她都给我买好几本童话书。我还没有上小学，她就给我订阅了儿童读物。我甚至在很小的时候，就有了《封神榜》全套画集。在那个年代，这些可都是价格不菲的东西。

小时候我去其他同学家里，我会惊讶地发现，啊，他家没有书柜。而我家，小时候的书柜和书，到现在，还依旧保存完好，而且被刷上了新漆。现在回去，我依旧能找到自己小时候看的书，和自己当年歪歪扭扭的字迹。

我出生于一个西部城市的小地方。家庭历经了从农村到小县城的搬迁。虽然生活得不算富裕，见识也不算广泛，但我想，我生活的姿态，一直没怎么丑陋过。我知道那是因为，我的父母，给予了我很多爱和良好的环境，他们让我的心里，没有什么大的匮乏。

我找了一个认为我的想法和行为很“奇葩”的老公。他说：“你看着真不像从这么小的地方、这么普通的家庭出来的。”我曾经担心个性强烈的他和我的父母相处不好，可在接触过以后，他跟我说：“他们用自身的品质和行动，打动了。我会对他们好的。”

我们有一个健康有趣的女儿。我们很爱她。

在我觉得自己那么深爱、那么用心呵护她的时候，我会想到，我也曾被自己的父母，这样深爱、这样温柔相待。在我因为自己做得不好而对她们心生内疚的时候，我会想到，我的父母，他们也是会受到时代、经验裹挟和局限的普通人。和我不是一个完美的人一样，他们也有这样那样的缺点。

所以在抚育孩子的过程中，在思绪被回忆占据的一瞬间，就让和解的和解、治愈的治愈吧！让犯过的错误不要再犯，让美好的传统继续延续，这才是一个一个家庭、一代又一代人，在爱和血脉里，越走越好的希望所在。■

一只鹅的 代际传承

文 / 晓蒋



然后闭上双眼，用力将门「咣」……
她把鹅的身体放在门槛外，把鹅的长脖子搭在门槛上；

我对孩子的教育方式，根子源自我的外婆。

自小被外婆带大的我，身上不知沿袭了多少她老人家的特质。多年以后，我希望儿子说起他的妈妈，能够像我怀念外婆一样怀念我。我希望他在怀念我的时候，懂得规避我身上不合时宜的东西。他可以轻松调侃我的缺点，吐槽我的执拗，倾诉他在我的“淫威”之下曾经有过的伤心与不快，然后因为爱我而原谅我。

倔强的外婆

我的外婆生于1916年，那已经是辛亥革命以后，年幼的时候家里有些钱，女孩子也上学识字的，所以她思想不僵化。我没有问过她上的是私塾还是新学堂，不过按照她老人家的行事作风来看，不像摇头晃脑的冬烘先生出品。

印象里外婆最大的特点是“犟”，非常有主意，认准了不回头的那种人。长大后我觉得，湖南人多半都犟，怪不得外婆一个。最犟的一个例子，是外公倒霉以后，很多人来劝她离婚，她坚决不肯。如果离婚，她的日子大约会过得轻松一点。她那时候的形貌，在小地方还是很可以看的，前来相劝的人里面，也有些是领了点意思才来的。但是外婆舍不下三个孩子，并且固执地认为，外公别的事且不论，单论做丈夫这一点，并没有什么对不起她。然后就一直熬，踩煤球，替人浆洗，到人家里去做不必留宿的保姆，从20世纪的50年代熬到80年代外公平反，等来一段晚年的厮守。

我从记事起就和外婆在一起，眼里只有外婆，没有爹妈。说到对我的教育，外婆的教育其实是不怎么教育。相信我的同龄人里，很多都领受过这种“无为而治”，因为大人们实在是没时间没精力。穷人带孩子嘛，肚子能糊饱或者大半饱，然后屁股不露在外面就好了，再有就是不走丢，没有因意外而导致呆傻瞎缺，还要什么呢。

我的童年是放养的，最爱干的就是满山满河沿疯跑，捡菌子、爬树、拖一根长竹竿和男孩子玩打仗……什么女孩要娇养啊、要精致啊、要文秀啊，这些论调在那个年代统统无法出现。我们一个个都泼辣有为，大人们出门干活，我们完全能撑起大部分的家务事。捡煤、煮饭、去小河边洗衣服、拎水、带弟妹，身边每个小伙伴都是这样生活的，所以并不觉得苦，反而时常会自豪，因为家里烧的煤核全是我捡的，饭是我煮的，喝的水是我拎的。我幼小的心灵里，从来不认为年幼就该被呵护，每拿下一桩艰苦的家务，都有一种能力被肯定的快感。

生活水平一提高，这些朴素的观念立刻被打入冷宫，显然安逸舒适更符合多数人的愿望。倒也没什么好遗憾，每种日子都有属于它的苦与甜。

比我年长一些的那拨人，偶尔聚在一起闲聊，牢骚现在的孩子懒到出奇，上高中了还不能独立煮一碗面条，惊诧自己小时候怎么那么能干。牢骚归牢骚，但也没几位家长专门去点拨一下孩子做家务。反正有家政公司，有小时工，最不济，还有自己这帮舍不下心肝肉儿的老娘呢，等结婚了追到新房里去帮手，既干了活疏通筋骨，回头再跟老伙伴吐槽一下白眼狼们不领情的脸色，顺路又活动了口舌，两齐。

现在的孩子课余忙于学各种才艺，琴棋书画吹拉唱，英语奥数金话筒，培训机构压断街；想教孩子一点人生道理，各种书籍与课程唾手可得，专门熬鸡汤的“名师”一抓一把。我们那时候做各种家务，别说没有专业老师，

家长们也多半是不带讲解的。一是忙，二是能说会教的家长也不多，平时你不会看？有些任务交给你，就像递过来一封送给加西亚的信，没工夫告诉你加西亚在哪里，如何送达是你的事。但是某些时候，他们难得的几句严肃话，或者眉梢嘴角流露出的品德规范，会奠定你的生命底色。

小翠杀鹅

我有一个童年伙伴叫小翠，她的单亲妈妈是个售货员，每天走得早回得晚，出门前会给小翠下一道指令，今天要做什么什么，都是必须完成、不能拖延的，否则一顿臭揍。她妈妈的脾气可不好，因为嘴笨，吵架经常吵不赢顾客，好在家里还有个女儿。在外吃亏受气的妈妈，回来面对小翠总是胜利的。暑假里有一天，她妈妈临走前给她布置的任务是：天井里拴的那只大白鹅看见没？你把它炖好，晚饭咱们打牙祭。前天你大舅送来的，再不吃就没了。咱们在这边没肉吃，它在那边白白把肉饿没了……午饭过后，11岁的小翠找我来了，早上她妈妈絮叨了一长串，就是没说这鹅要怎么杀。

同龄的我是她的玩伴兼军师，仗着家里有闲书看，平时属于鬼主意较多的，但那天我也傻眼了。亲娘哎，我家没杀过鹅，看过的书里的，也没有哪一本是教我们杀鹅的。

“和杀鸡是一样的吧？”我试探着问，毕竟都是家禽，处理方法应该类似。

“嗯。”小翠点头有力地附和，末了眨巴大眼睛，“我不敢呢，要不你帮我？”

“我……”

小翠平时比我胆子大，她都不敢杀，我更加不敢。见我面有难色，小翠慷慨地开出价码：“血给你，鹅肠子也给你。”

那时候，菜市场的鸡鸭鹅都卖活的，买回来自己宰杀自己拔毛，没人想到挣加工费。平心而论，哪会有人舍得为这点事额外掏钱啊。家里要是实在没人敢杀，去找收废纸壳的老关，酬劳通常是沥出来的大半碗血。小翠舍得把鹅肠子也酬谢我，很够朋友。

我犹豫了一阵，很想挣那碗鹅血和鹅肠（凭经验猜测，鹅的个头比鸡鸭大，沥出来的血也肯定多），但实在是不敢。提刀去干掉一个会蹦跶会惨叫的生物，实在是人生难关，时至今日我也仍然是不敢。

我说找老关吧，小翠嘴一撇：“老关走亲戚去了。”

老关不在，我和她的家里都没有大人——或者说，那一整条地处城乡接合部的小巷里，就没有我们熟悉

的大人。找外援彻底没戏了，我和小翠来到她家天井里，端详那只为我们带来麻烦的鹅。

很漂亮的一只鹅，安静地蜷卧在胭脂花下，洁白的羽毛，忽闪的圆眼睛泛着水光。仪态也很好，完胜叽喳不已的鸡，尽管捆住脚，还是称得上宁静而美丽。换到如今被儿子看到，一定会叫着“好可爱”，然后把它当宠物来养，没准洗干净了还要抱上床。但当时的我，不要脸地竟然想到了肉汤味。这是缺少荤腥滋生出的毛病。我现在一见到动物蛋白就眼放贼光，完全无视三围与血脂，就是这毛病的续集。

看看小翠，她不说话，咽喉滑动几下，眼神比之前坚决了很多。

我冲她挑挑眉毛，不用照镜子也知道脸上的极尽怂恿。小翠拿来了菜刀，一只蓝花边的碗，我从她家的盐罐里撮了一点盐撒在碗底，这样可以让接出来的血液凝结，大人们都是这么做的。小翠勇敢地走向大白鹅，我端碗跟在她的身后，忐忑地保留了一点距离，不晓得血会不会溅到我，又有点不相信她真的敢下刀。

果然，雄赳赳地走到大白鹅身边，小翠顿了一下，回头问我：“是不是应该先磨一下刀？”

我理解地点头，小翠赶紧离开大白鹅的视线，去磨刀。结果她一磨就磨了个老驴拉磨不抬头，直到附近火电厂的大喇叭报了下午5点，她还在“咣咣咣”狂虐磨刀石。

5点我该回家煮饭了，不然踩了一天煤球的外婆回来吃什么。我不讲“义气”地逃跑了，留下绝望的小翠独自面对那只鹅。我以为结局肯定是被她妈妈修理，没想到那只宁静而美丽的大白鹅最终还是被她干掉了，赶在她妈妈下班回家之前成为一锅大餐。我走了之后，不敢动刀子的她最后想出了一条“绝妙好计”：

她把鹅的身体放在门槛外，把鹅的长脖子搭在门槛上，然后闭上双眼，用力将门一“啪”……

第二天，小翠得意地把过程讲给我听，我觉得她挺聪明的，还勇敢，晚上便得意地转述给外婆听，外婆却蹙眉说了一句，丧德呢。这是外婆嘴里比较严重的词语。她老人家彪悍起来也骂人，但依仗的是声音大，出语并不恶毒。不是让人立眉毛的事，她轻易不用这两个字评价谁。见我茫然，外婆叹了一口气。说怪不得小翠的妈，一个人又要上班又要带孩子；也怪不得小翠，毕竟才11岁的孩子。但是，做这种事是不值得骄傲的。

我后来知道，是我当时将小翠奉为英雄般的神情语气让她担心了，她害怕我会从此失去对生命的敬畏，生出无知者的无畏心，以为只要敢于手起刀落，敢于

将门猛的一“啪”就是厉害，就是勇敢。比起我的读书成绩，她更在乎这些老师不管的事。

儿子的慢

也许平时面对长辈的端严，我们都曾腹诽过他们的小题大做。但所谓家教就是这么一种东西，它在我们的抵抗与不经意间生长，说不清是什么时候进入血液的。到自己做了母亲，我发现自己居然和外婆一模一样，我更留意的是儿子的性情与思想，至于会认多少字、加减能算到几位数，真不是第一时间关注的。

很快，我就因此挨了一记闷棍。

“不谈学习，母慈子孝；一谈学习，鸡飞狗跳。”

儿子上小学以后，尽管做了充分的思想准备，我和儿子的生活还是被这两句话归纳了。面对工厂流水线一样的教育模式，我并未如之前想象的那么强大。当我发现这一点的时候，简直悲催得想撞墙。

上小学的第一天，问起在学校里都做了些什么，老师教了什么，儿子一脸懵懂，想了半天告诉我：“今天下雨了，我帮××同学打伞了，我怕她的耳蜗淋湿。”××是儿子班上一个戴助听器的女同学。一整天五节课，他什么都不记得，就记得这件事，认为很重要，很光荣。



好吧，我表扬了他，但是心里开始担忧。果然，从一年级开始，源源不断接到老师电话，描述他的种种问题，最大的问题是“懵”（即“不开窍”）。我知道这是老师留口了，换一个直接点的词，老师想说的应该是“不听话”。他的关注点总和别的孩子不同，更不是那种会察言观色的孩子，课堂上也坐不住，老认为课文没有课外书有趣，还经常冒出与语文老师不一致的想法：

考卷里的把词语连成句子，为什么只有“我送给妈妈一张美丽的卡片”是对的，“我送给美丽的妈妈一张卡片”哪里错呢？

“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为什么一定要答“表现了词人热爱生活、积极奋发的宽大胸怀”？他觉得作者就是想念兄弟了。

题目问喜欢不喜欢梅兰芳，他偏要答不喜欢，结果大叉叉。我企图开导他，只要是正面人物，一般都应该回答“喜欢”。梅兰芳你不喜欢吗？你还会唱他的“花好月圆人亦寿”呢。但是小子固执地说，他就是想知道，为什么不能答“不喜欢”？明明问的是“喜不喜欢”，意思就是他可以喜欢，也可以不喜欢。

终于找到了症结，该打的那个人是我。

从小告诉他事物有多面性，生活没有标准答案，每个人都可以有自己独特的见解。从小鼓励他和我讨论；允许他不按照我的套路思考；允许他不停地追问为什么，问得我一头白毛汗去查资料——但在一座三线小城的普通小学里，老师们大多认为权威是必须维护的。比如老师用退学、开除吓唬调皮的学生，往往很奏效，但是到他这里不奏效了，因为他知道义务教育法。

面对整个社会铁板一块的成功标准与无坚不摧的教育体系，家长要么合谋，要么自戕。

我反复告诉儿子，有想法可以回家与妈妈说，不要在学校里说。老师也很辛苦，你想证明自己，只能靠提高分数……我不停地反思自己的错，不停地妥协，不停地犯怂，不想看到他成为另类，永远坐在没有同桌的角落，没有同学肯和他玩。没人关注你有没有别的优点，分数是唯一的标准。何况他还行为遭厌，如果成绩好也就罢了，偏偏每次考试的成绩都拉班级后腿，90分少之又少。除此，他还喜欢学狗叫，叫得那个像哟，女生们纷纷投诉。

我决定知错改错。

守作业，看二、三年级的孩子一张一张完成四五张卷子，还要听写、背诵，字迹一天比一天缭乱，上床时间一天比一天晚。因为没有给孩子的作业检查

与签字，被老师指着孩子的鼻子说：“你妈妈是个不负责任的妈妈。”参加后进学生家长会长，听“专家学者”在台上口沫横飞讲述要如何引导、如何定规矩，说实话那些玩意儿我愿意写的话，一晚上可以写三万字……

这样别扭地度过了两年，我心力交瘁。儿子的成绩并没有太大起色，我却把自己丢了。

当个性碰撞集体，大道理谁都懂，但有多少家长（尤其是本身力量薄弱，占据社会资源少的低端家庭）能够勇敢地对孩子说，不要在乎将来稳定的衣禄与主流社会评价体系的标准？作为母亲，我和农村的老太太们没有本质的区别。

有一天，陪作业陪到无名火起，我给了儿子一顿揍，问他为什么那么慢，为什么要写得那么慢？儿子抹抹眼泪，委屈地说：“妈妈，我觉得我不慢，我尽力写的。你和老师都拿班上写得最快的女生和我比，所以才觉得我慢。”

外婆说：你不要怕

又想起外婆，她真是一个特别的妈。

她不催促自己的孩子写作业、考高分，她只关心他们吃饱穿暖，心情舒畅。她会在我的舅舅面临考试时把他拉出门，她说读书靠的是平时，不要熬夜，不要死关在屋里，我们去晒太阳。母子四个来到小河边，外婆洗衣裳，舅舅吹口琴，我的母亲和姨妈两个负责在周边的田地里挖野菜：野葱、荠菜、折耳根、灰灰菜、水芹菜。只要不早，肥沃的田野总是回馈颇丰。有时舅舅还会往河里扔一根钓竿，如果有不怕吵闹的笨鱼儿贪吃蚯蚓，一家人就可以改善伙食了。

很多年过去，当他们回忆起那些生活片段时，每个人脸上都洋溢着微笑。没有出人头地锦衣玉食，但是其乐融融。说得口舌泛干了，外婆给大家削上一盘地萝卜，悠悠然吹起洞箫。我在外婆的洞箫声里长大，我觉得家庭生活应该是那副模样。童年是活生生的日子，不是只能用来悬梁刺股的未来准备期。

二年级暑假，没有把儿子关起来写卷子，索性一家人开车去走走名声响亮的318国道。三年级暑假，我们又去看青海湖。青海湖、茶卡盐湖、若尔盖花湖……美不胜收的旅程，每天车窗外都是变幻的电脑桌面。在那样的美景里，我豁然开朗。什么样的人生能定义为优秀？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答案。被旁人用什么眼光去打量，是我与儿子所有矛盾的节点。如果我不在乎他将来的大学文凭出自著名学府还是普通学校，那么

所有问题都迎刃而解。

外婆说不要给孩子设定未来，你怎么知道未来就是你想的那个样子？这话她有切身体会。无忧无虑过得正好，9岁那年却突然失去了母亲；没了母亲也还算衣食无忧，但父亲又染上了大烟瘾；后来，日本人打来了，外公上了徐州会战的前线；再后来，文夕大火，她的家与长沙城的千年文明一齐化为乌有，异乡飘零，生存全凭一腔顽强。

所以，什么才是最重要的？外婆说：你不要怕。

我学着外婆放手。有一天，零下的气温，窗外下着大雨，前一夜又睡得稍晚，儿子赖床了。我故意轻描淡写，好吧，不想起就不起，我帮你给老师打电话请假。儿子眨巴眼睛想了想，一骨碌坐起来：“不行，不上学我会变傻瓜的。今天还有科学课呢，我最喜欢科学课。”他一边自言自语，一边下床穿衣服洗脸，自己冲牛奶下面包，自己去找雨伞。我躺回温暖的被窝，看着他忙碌的小身板，欣慰。昨晚他还伤心地对我说，他的女班长看他的眼神“好像很瞧不起的样子”，但现在他又忘怀那些打击了，真好。

外婆评价小翠杀鹅事件时告诉过我，为了吃肉杀死一只鹅不叫勇敢，坚持做自己认为对的事才是真勇敢。那只大白鹅是我的教案索引，顺着外婆的音容笑貌，我会想到很多。我觉得那天早上的儿子就挺勇敢，他知道自己该做什么。而我，也好像找回了一点点勇敢。

生活又变成我想要的样子。我继续是老师认为不负责任的母亲，儿子继续是那个每天都有新花样的调皮鬼。

清晨，他会一脸惊喜地冲进大房间，指着黏在衣袖上的一根绒毛：“妈妈，妈妈，有小鸟昨天晚上来看我了。”我摸摸他的小脑袋，没有立刻告诉他，羽绒枕头的时间有点久，钻毛了。

他还喜欢开玩笑，比如放学回家按门铃，我问谁呀，他哑着喉咙的装大人：

“抄煤气。”

“我家没用煤气，你不如说你是送快递的。”

“好吧，您的快递。”

“我没买东西，不开门。”

“开门吧，我是你家的小狗儿。”

“我家没养小狗儿，只养了一个小人儿。”

“那么我是你家的小人儿。”

教育不能只教怎么考试，不教怎么生活。代际传承，延续了家族的思维方式，以及前人古拙的价值取向。有些东西会流失在时间的河流里，有些东西会一路蜿蜒直至海洋。☑

我们如同临水照影， 但仍是彼此分离的 两个个体

文 / 冯语嫣



但我希望我能做得更好一些，改得及时一些。我也许也会犯错，犯一些我成长道路上父母并未犯过的错误。

我生于1989年的北京，城市是计划生育执行得最透彻的城市，年份也基本是父母们不再愿意多生孩子的年份。作为最小的“80后”独生子女，我也已经年近30岁。2016年，我第一次做了母亲，在迎接一个崭新生命的同时，童年的记忆也从心里深处席卷而来。

我这一代的孩子中，父母多为“50后”与“60后”，曾被耽误过的青春使他们对自我的前程格外关切。许多父母甚至以从未带过孩子，或者说是“专心事业”而引以为荣。我曾经工作的单位有一位领导，就曾经沾沾自喜地说：“女性，不能为了家庭而牺牲事业与自我。所以我生下孩子后就把他留在山西，而我在北京拼搏事业，才有了今天的成就。”她说的话前半句不无道理，但是得到的结果就是——儿子18岁回到父母身边时，对她异常冷漠，也并不以她的成就为傲。她不明白：“你们这一代孩子，为什么一点都不崇敬或者说是尊重父母呢？”

这个问题，可能很多“80后”的父母们都曾向子女提出过。我的父亲也不例外。我自出生3天起，就被祖父母抚养。十年如一日，我的父母只在周末过来探望。

年幼时的我并不对此存疑，只在周末见到母亲时感觉如同过节般快乐。直至我10岁，祖母因重病住院，我被接回父母身边，才感受到父母其实对此有所争执。特别是母亲，对长期的母女分离并不享受。我渐渐了解到，是祖母坚持要抚养我，而父亲认为，既然他可以被父母培养成才，那么他的女儿也一定可以接受良好的教育。作为儿子，他不能长期陪伴父母，那么寄养女儿于父母膝下，就成了另一种尽孝的方式。

我的确受到祖母严格的教育，也懂得了许多做人的原则。祖父更是给予了我长达十几年的温情脉脉。可以说，我人生最早接受到的幸福感，就是这一对老人的恩慈。但是当我回到父母身边时，我最深切的感觉就是：陌生。

父亲常年奔波，职业原因所限使得他经常出差在外，母亲曾离开体制打拼数年，却也在父亲事业起色后回到家庭之中。我的母亲性格活泼，对暴躁的丈夫和挑剔的婆婆非常容忍，只有在偶尔才会对我这个多年后回归的小女儿流露出委屈的情绪。她爱玩爱闹爱逛街，很快与我打成一片，我甚至可以和她谈论“情绪”这种在少女时代十分“深刻”的问题。

而父亲，多半是闲置状态。只有在家长会、交学费这种时刻，父亲才会出现，对于我的好成绩他认为理所当然，对于我的坏成绩他时不时就会恶语相向。这令我对他疏离之余，更加厌憎。我在很多年后，都一直觉得，在他的眼里，我永远不怎么做。我努力争取，得不到表扬；我稍有松懈，只有责备。那么我不好不坏，毫不费力，大家也都相安无事。

母亲曾在看电视剧《大宅门》时感慨万千，杨九红因为身世不佳而被婆婆剥夺抚养女儿的权利，女儿多年后不认母亲。许多观众恨狠心的白佳丽，恨有偏见的白二奶奶，但只有在我长大后，我才深切地感觉到，最该恨的是白景琦。母亲的做法不对，为什么儿子仍要愚孝呢？可能他也认为，既然他能被母亲培养成才，那么想必自己的女儿也不会被培养歪吧。

结婚后，丈夫也曾与我谈过育儿的想法。我的父母不曾抚育过幼儿，也尚未退休，而婆婆已经退休，也曾为补贴家用做过月嫂，是育儿的一把



好手，所以在孩子进幼儿园前必然是要将孩子托付给祖母的。对这一点，我们都没有异议。公婆也的确比较含蓄地询问过丈夫，是否可以将孩子带在身边抚养，我的丈夫很明确地一口回绝，表示孩子必须在我们身边，只能是辛苦父母来做“北漂”了。这件事并没有征询过我的意见，就被否决了。然而我由衷地感谢我的爱人：他规避了我心底深处从未被触及过的恐惧。

我的少女时代，如果说回到父母身边算是一个新阶段的话，那么这个新阶段也很快就结束了。在回到父母身边3年后，我的母亲因病去世了。父亲事业繁忙，只能拜托祖父跟过来，继续照顾我的生活。我情感上母爱的缺口，就此无法填补。而当时的我，并没有察觉。

祖父一如既往的温柔，终于使父亲在教育上与他起了争执。父亲认为，祖父对我的教育方式过于娇惯，

而祖父认为他的一味严苛对孩子毫无好处。父亲说过最重的一句话是：“你能惯她一辈子吗？”祖父的回答是：“我没多少活头了，惯得一时是一时！”

这样赌气的话，一语成谶。到底在我16岁时，祖父也因病弃世。我与父亲，终于被逼走到必须一对一互相面对的境地。

我也承认，可能我的境遇过于特别，别的孩子从祖父母身边回到父母身边时，没有这样窘迫和逼仄。但一股不可抚平的悲伤与愤怒，几乎是燃烧遍了我的少年时刻。

在几乎是从未插手我的衣食住行10余年之后，父亲终于开始体验抚养一个孩子的深切感受。他自己也曾笑谈，以前觉得同事凌晨起身给孩子做饭，哪里是照顾孩子，简直是伺候祖宗。但当所有人都离开我

们身边时，他也不得不5点就起来熬粥煮鸡蛋，6点叫孩子起床，保证7点孩子能到学校。

我对此毫不领情。失去祖母与母亲时，我尚年幼，来不及感触深切，但失去祖父的悲痛，几乎瞬间击倒了我。一度我在他出差未归的夜晚饮酒，以至于次日无法上课。父亲不相信这世界上有抑郁这样一回事，他只相信，那是缺乏意志力的人给自己的懦弱寻找的托词。我在放学回家的公交车上，看到给外孙女背书包的老外公，伤心得蹲在车站哀哀痛哭。父亲得知，也不过是甩给我一句：“有那个时间哭，你倒不如好好学习才算对得起你祖父。”

父亲对我的不受教愈加失望，为了让我得到更多锻炼，让我在上大学时全都填写了异地。

他以为的磨炼，对我愈加成为一种烙印般的抛弃。我永远得不到肯定，也得不到温情，我幼时被他抛弃在老人身边，成年又被抛弃到千里之外。我恨他轻而易举就让我离家远去，毫不畏惧别离。于是伤人的话语说得也十分轻易：“你凭什么毫不付出，就轻而易举得到一个十几岁的女儿？那么多年你把我往老人家里一扔，撒手不管，现在想起什么来了，管起我来这样理直气壮？你欠我的，你活该就是一台取款机。”

不喜欢的专业，不喜欢的城市，在大学毕业后，我执意抛弃他为我选择的方向一路远去。父女之间，毫无谅解，彼此冷遇。

我努力自立，努力积蓄，结婚、租房、买房离开家庭，父亲对我始终有支持，却也保有一定的距离。他说：“你要知道，我这里是一个家，你公婆是一个家，你们夫妻是一个家，我们是三个密不可分的家庭，但我们不是一家人。”

直至我怀孕，我与父亲争吵时，他对我说：“难道你以为就你最重要吗？”我暴怒回答：“你不重要，我也不重要，我的孩子最重要！”继而直至产前，我都不再联系他，也把他从联系方式中屏蔽。

我的孩子仍在襁褓，而我最大的愿望只是希望在他成长的过程中，能规避我昔年生活中家庭所给予的阴影，保留家庭所给予的快乐。

而婆婆在此之际来到我们的家中照顾我的饮食起居，事无巨细，谨慎耐心。我在感激她对我的照顾之余，终于深切感受到没有母亲的痛苦。有时也会害怕在不远的将来，她会与我争夺孩子，让我母亲的噩梦在我身上重演。

孩子临出世的夜晚，我打电话给父亲，让他接婆婆来医院。仿佛一切都得到了些许谅解。

生下孩子之后，许多的不得已与困难重重，我对父亲说，我现在好像也有点儿明白，父母也有父母做不到的事情这个道理。父亲没说什么，只是发给我一个笑脸的表情。

我的孩子十分幸运，祖父母非常疼爱之余，并没有把他从他的父母身边带走。但是，产后抑郁还是让我不断地回顾起我的童年往事，对公婆心存感激之余，有时钻了牛角尖又会心生疑云。那种分离的恐惧，那种归属的忧虑，那种来时路上的孤寂，始终残存心底。朋友对我说：“难道多两个人爱孩子不好吗？你总也要回归职场，不可能一生守着孩子不撒手吧。”

身边有许多“80后”的同龄人，开始选择做全职母亲陪伴孩子，而不是把他们交到老人手里。“孩子的成长只有一次。”“祖父母辈再疼爱，能陪孩子多少年？到底还是父母陪伴得更长久。”“我宁可辛苦，宁可孩子依赖，也不愿意把孩子假手于人。”她们这样说。她们不再像我母亲那一代人一样容忍公婆，父母们想要抢着带孩子的愿望，都不太容易得到满足。我的父亲也开始对他办公室里的年轻人说：“要自己带孩子，亲力亲为，不要撒手全扔给父母。”

“孩子是父母的，不是祖父母或者外祖父母的。”有朋友这样说。但我想，孩子是他自己的。他不属于任何人。

我的孩子仍在襁褓，而我最大的愿望只是希望在他成长的过程中，能规避我昔年生活中家庭所给予的阴影，保留家庭所给予的快乐。我会陪伴他，他表现好时表扬他，他表现不好时也不会放弃他。他遇到挫折时会支持他，他受到伤痛时会抚慰他。我也许也会犯错，犯一些我成长道路上父母并未犯过的错误，但我希望我能做得好一些，改得及时一些。

有了孩子以后，我知道，我以后的日子不会那么孤独了。我们如同临水照影，但仍然是彼此分离的两个个体。我也希望他知道，我永不会离弃他，直至他必将独自离开的时刻来临。■

曾经， 父亲、母亲与我

文 / 海山二



我理解他，可我依然无法原谅他。我也无法原谅我自己。一个年轻人，将家庭、小孩、责任心，排在梦想后面，固然自私，却也能够理解。

如幽灵般偶尔出现的父亲

小学五年级，我突然有了一个和父亲单独生活的机会。

多年来，妈妈试图从乡下调回市里，没有成功，这一年却意外通过了县中学的招聘。离开时，她带上了我和弟弟。刚到城里，我家还买不起房。租的房是个大院子，主人家住一楼，我们住二楼最靠边的一间。做饭，睡觉，工作学习，所有的活动，全都在这一间房。冬天，一觉醒来，房间四壁的墙线上，一溜冰花。

学校布置的作业很多，有几个晚上我边哭边写，不光怕做不完，还怕做错，怕第二天数学老师打手心。数学老师白胖漂亮，要求必须用她指定的本子交作业，做题时，“答”后面，一定要有冒号，格式一定要对齐……总之，任何一点没有完美达到，都要打手心。我厌恶班上的同学，有种城里人的傲慢和呆滞，像种在马路边的绿化树，一棵跟一棵，种在土坑里，中间用水泥隔开。界限分明，恩怨分明。

那段时间我似乎如透明空气，没有人关注我的所思所想。妈妈也忙着适应她的环境，爸爸……不，我对爸爸从来就没什么期待。

在压抑的状况下，我尽量控制着自己，但是老实了两三个月后，我开始逃课。我不仅自己不去上学，还带着弟弟一起逃。我家租的房子正对面是南山，每天妈妈去上班了，我就带着弟弟去上山。上山也做不了什么，就看山下的一排学校，有我的小学，以及后来上过的高中，有时候也在坟地里乱走，惊飞野花野草里一大堆黑白凤蝶。那时候没有手表更没有手机，看日头当中了，从山上隐约看到妈妈回来了，正在院子里或二楼上走来走去，就带着弟弟下山。

这样持续了一段时间，神不知鬼不觉。直到有一天妈妈提前下班，11点就到家了，我们在山上看到她，正在水龙头下洗菜，以为已经12点了。于是逃学暴露。在妈妈的逼问下，我索性承认。那天爸爸正好从乡下进城了，在家里。妈妈抓了我的一只手，拿着一把扫帚，又或者是一根捣火棍，朝着我的屁股抡。我绕着她转圈，那武器始终如影随形。

我一边大哭一边大喊：“我就逃，我不想去那学校，我不想去那学校！”

爸爸没有参与殴打教育，他靠在二楼露台的矮栏上，看完了全程的棍棒教育，没有任何语言指导，也没有生气。打完以后，妈妈问我想怎么办。“想回原先的学校。”我说。围观到最后的爸爸便接话：“那就不去了吧，回去跟我上原先的学校。”

如果我对当年的心情记忆还准确的话，我必须承认，我的喜悦来自于重获自由感，和爸爸毫无关系。虽然他把父亲这个角色扮演成了一个偶尔才进出我生活的幽灵，但我并不因此就对幽灵产生了好奇。

我不打算利用这段时间去了解他，我只想要无拘束的校园。于是，我就回去乡下读我原先的小学，不布置作业的那种学校。

同行的夜晚

爸爸果然没有管我，或者说没有照顾我的打算。

那时候，爷爷奶奶已经搬到了镇上，守着一个商店。商店是我出生那一

年开起来的，爸爸的人生第N个创业计划了，刚开始这个商店很是红火了一阵子，后来随着同类型的商店越来越多，渐渐衰落下去，就交给爷爷奶奶照看了。

我们不跟爷爷奶奶住，仍然住村里老屋，就我跟爸爸两个人住。每天，他骑着自行车，载我到乡里的附中。爸爸也在乡里当老师，然后他上他的课，我上我的学。妈妈在学校时，下课后我喜欢往她宿舍跑，不喜欢跟同学待一起，我还老拿着语文作业去宿舍问她，有时还能在她宿舍看到我们语文老师。可爸爸总不在他宿舍，他喜欢去找其他女老师说话，要不就找男老师下棋。

早餐和午餐我们在学校吃。晚上，我们在商店里吃过爷爷奶奶做的饭，就躺炕上看一会儿电视，新闻也好，电视剧也好，总之要消磨一段时光，等天黑透了，再回到村里的房子。

一个晚上，在爷爷奶奶家吃过晚饭，爸爸说他去转一下。到了该回家睡觉的时候，还没有回来。

“算了，不知道去那里打牌去了吧，你别等了，就跟我们睡吧。”爷爷和奶奶说。

不，我要去找他回来。

我拿了一个手电筒，跌跌撞撞，一脚深一脚浅地往另一个村里走。我越走越快，心里像有团火，越烧越旺。仿佛已经看到爸爸正坐在那个阿姨家里，愉快地聊天。路旁的人家都闭门休息了，临街的窗子里透出一点晕黄的光，街上，山上，天上，到处都静悄悄的，夜的黑影纷纷出来与我死战，我的斗志却越来越强。

站在那个阿姨家门口的那一刻，我想着要如何把台灯扔到爸爸脸上，如何大哭大叫大闹。门开了，是那位阿姨的先生。我毕恭毕敬地喊了一声“叔叔”。

“我爸在你家吗？”我问。

我想好了的所有撕心裂肺、愤然大怒，都在那句“不在”里，没了用武之地。

又一个人在寂静中走回镇上，爸爸还没回来。

爷爷奶奶转告我，找到了，他去另一个叔叔家下棋去了。

爸爸终于还是在12点前回来了，大概是对棋的人需要睡觉了。

那天晚上我们走路回家。镇子和村子被一条铁路隔在两边，我们还没走到铁路，走在两排房子中间的镇马路上，夜色沉沉，别人家的灯火昏昏，有风从身后吹来。

我问爸爸：“你爱我妈吗？”

他当时说了什么呢？大概是很长的一段话。后来我们沿着村里的路继续回家，月亮出来了，地上像落了银霜，路两边的渠水哗哗，柳树的枝和叶，斑驳婆娑地投影在地上，也落在我的小鞋子上。那是一双亮皮的粉色小皮鞋，妈妈买给我的，在月色下，变成了银白色。

有很多个夜晚，我和他一起回家。

最后，我只记得这一个同行的夜晚。

不沟通、不教育、不保护

等我到了妈妈生我的年纪时，妈妈催我谈恋爱找对象结婚。但是一说到这个话题，我们两个就开始吵架。一次，我愤怒之下隔着电话大喊：“你的婚姻生活有多成功？就这么想让我结婚！”妈妈大哭着把电话挂掉了。

我在懊恼中试图平静，爸爸的电话打过来了。“你做得太错了，你不应该这样对你妈说话。”

那一刻，他不知道我有多恨他。他让我对婚姻这种东西失望，他让我对“父亲”这个名词失望。他才是罪魁祸首，可他居然一副清白无辜的局外人模样。

从来，教育我的是妈妈，保护我的是弟弟。而他，不过是个有名无实的人。他的突然出现和突然消失，似乎是从我出生前就开始了。

他虽然一直有本职工作，但他的理想并不安于一个小小的乡镇学校的老师，所以他去了无数他乡，尝试了无数生意。要到很久以后，我才能理解当年他的消失和出现，并不是所有父亲都具有的属性。

可即便回来了，他还是一个不热衷于家庭生活的人。努力搜寻我的脑海，贴有父亲标签的记忆是少得可怜的。断层，缺失，模糊。不沟通也不冲突，不教育也不保护。这就是父亲的形象。长大后看新闻，说一个小女孩在街头偶遇了他正执勤的警察父亲，这个爸爸多日未归家，她抱着爸爸哭。我竟不记得，我曾有过这种哭泣，亦未有过久盼而不至的怨望。我想，小孩子要是打小就习惯了某种存在模式，她就不会觉得有改变的需要。

父亲的在与不在，都无关紧要。但如果他只是一个毫无存在感的父亲，我不会恨他，我顶多不那么爱他。可他是一个可恨的丈夫，他是最让妻子痛苦的那种丈夫。因为他的缺席，他的冷漠，我只能通过妈妈的感受去构建，他的父亲和丈夫形象。

终于，妈妈的痛苦和怨恨，一天天，一年年，都

慢慢地尽数化成了我的痛苦和怨恨。而在我终于有了一个跟他生活的机会时，他依然还我一段淡漠的、愤怒的、伤感的回忆。

小学毕业后，我还是回到了县里读书。爸爸后来又和一个人合伙做面粉生意，似乎赚了一段时间的钱。后来不知为何两人闹崩了，他把对方告上了法庭，要对方还钱，这笔钱之后再无音信。这以后，他似乎终于放弃了“成功商人”这个梦，重回学校安分当起了一个老师，教小学数学、地理，也教音乐、体育。他也曾试图调到城里的学校，未果。

于是，爸爸从突然消失和出现的爸爸，变成了每周固定消失和出现的爸爸。每个周末来，周一走。从那时起一直到我上高中，大学毕业，工作，一直如此。

我越大，就越能懂得，他当时作为一个22岁就步入婚姻的男性，未免过于年轻了。

一个年轻人，将家庭、小孩、责任心，排在梦想后面，固然自私，却也能够理解。我理解他，可我依然无法原谅他。我也无法原谅我自己。

唯一的礼物

上学前班的时候，也许是小学一年级，在从主路拐进学校的那个岔路口，妈妈突然停下来不走了，“以后要好好学习，要……”她哭了，说不出话来。然后她塞给我一根香蕉，爬进了一辆正好出现，又或是早就安排好的三马子的后车厢。

那一刻的我对前因现状毫无理解力，却还是本能地去伸手挽留，“妈妈，不要走！不要走！”我捉住她的胳膊。

她使劲掰开我的一根根手指，拔出自己的胳膊，我跌倒在地上。她整张脸都湿漉漉的，引擎嘟嘟地等待徘徊中，她说：妈妈走了。车笔直地沿着那条路越开越远小终至消失了，我还坐在地上，一直哭着。直到爸爸来了，把我牵起来，带去学校。

妈妈不知道，后来有多少次，我有多么后悔我当时的哭泣。我多想回到童年，对那个自己说：“不要哭！让她走！”

我不知道，是爸爸做了什么挽回的努力，还是妈妈最终放不下我和弟弟，她还是回来了。很多年以后，我终于学会了他们吵架的时候，劝分不劝合。可妈妈作为一个女人的幸福再也不会有了。她有没有恨过我？那时候我是多么傻啊。那时我们还住在乡下的院子里，爸爸在家的时候，他们热架吵完又冷战。妈

妈从花园里走过，看到我在一个脸盆状的泥坯上插起数十根彩色的生日蜡烛，念念叨叨。她好奇地问我：“你在做什么？”

“我在许愿，希望你们不要离婚。”

妈妈又笑又哭，然后他们就和解了。

是的，我用各种方式劝过他们和好，我在他们吵架后写信给妈妈安慰，再大一点的时候，直接参与进他们的战局试图做一个公正的评委。我多么希望那时的我是一个什么想法都没有的小孩，如果他们要离婚，我只要负责选妈妈就好了。

然后，关于爸爸。

如果可以，我愿意只记得五年级的那个6月的早晨。

那天，我进了他的宿舍，靠窗的桌子上，放着一大袋杏子，绿皮黄肉，一小颗一小颗的，我一口气吃了半袋，酸酸甜甜的。

爸爸挑了门帘进来，站在桌边，笑着说：“你早上不是闹着要吗？我买了，开心了吧。”

原来早上逢镇上赶集，有人拿了自家的杏子出来卖，我看到了要吃，可是迟到了，爸爸就骑着自行车直接载我到学校了。

那是我唯一记得的，来自父亲的礼物。

那么一大袋，只要5块钱。☑



致父亲的 的一封信

文 / 周大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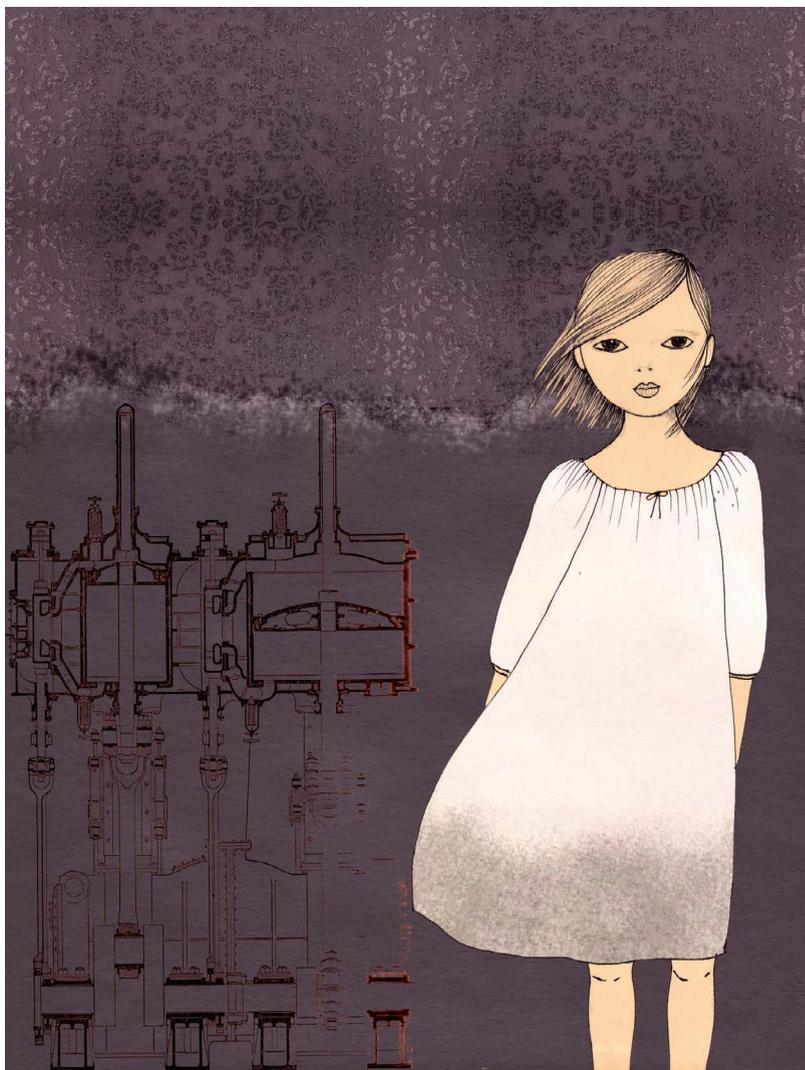
父亲：

以前您曾问我，怎么变成现在这样？我不知该说什么，只是沉默相待。一方面，我是惧怕您的；另一方面，造成我们之间的隔阂、芥蒂和别扭的那些事，我是向来不敢厚着脸皮在您面前启齿的。今我回家，您又问我怎么变成这般，我也实在无言以对，满心委屈与羞耻，不知从何说起。

您应也是从我11岁那年发现我同其他男孩儿不太一样，从那时起，我们之间的关系就不再只是单纯透亮的父与子，而是蒙上了一层尴尬、失望和歧视。是的，我从父亲这里察觉到的是隐秘而又强烈的歧视。

所以我在父亲面前总是抬不起头的。烦请父亲稍回想我11岁生日，您问我要什么礼物，我是有真心想要的，但也如实回答了，我说要一条裙子，但我不知道您为什么会笑，那是我生平第一次明确知道自己要的是什么，所

恳请父亲就当是童年我很粗心，穿错了鞋子，所以后来抵达的地方，全部与您预想的相反。父亲找不到的答案，我也找不到。



以迄今为止我仍能清晰回忆起，父亲隐藏在嘴角的那抹惊恐、无情的笑。很快您就把母亲喊出来，我并不记得你们说了什么，我只记得妈妈听完您的话，也露出了同样惊恐、无情的笑。对于11岁的小孩来说这是多么地让人惴惴不安。

父亲应该不会忘记，您与母亲喜欢女孩儿，见我长得可喜就常把我当作女孩儿来养着，家里裙子、发饰向来不少，鞋子也多以粉色为主。所以当父亲问我要什么礼物的时候，我理所当然地以为，生日要一条裙子作礼物自然是可以被允许的。不想，却招致父亲的不满，父亲变了心，忽然反悔不再喜爱我作为一个女孩儿。这样的骤变，对于当时的我来说是百思不得其解，不知所措的。

而父亲您总是在我不知所措的时候，让我置身于更慌乱、无地自容的状况。当我拒绝将头发剪短并提出想要留长发时，父亲您记得您是怎么做的吗？夜里您站在床边打开打火机吓唬我，说要趁我睡着的时候把我的头发烧掉，父亲您不知道，自那时起，我时常梦见我那好不容易蓄长的头发被人烧光。父亲您当然没有烧掉我的头发，而是偷偷地趁我还在睡梦中把我剃成了光头。当时我13岁。第二天醒来看到镜子中的自己，微弱而丑陋，我以为那只是个噩梦，直到妈妈催着我去上学，我才真正相信我的头发没了。我哭闹着不愿去上学，不想以如此丑陋的模样去面对其他人，您严厉警告了好多次，但没有奏效，便索性脱掉我的校服，把我拎出门口，然后迅速把门锁了，让我一个人在门外晒太阳，站了好一阵，您才放我进屋。

父亲总反复追问我怎么变成这样，可父亲不知道，这个问题在我慢慢懂事的那些年里，也在反复抽打着我的自尊。父亲是否还记得当时您经常带我去游泳？我们一起在更衣室与众人一起脱衣服，我实在羞愧难当，哪怕抬头看一眼旁边的人也是不敢的。一丝不挂、瘦削、弱小的我低着头，胆怯地站在父亲身后，父亲您却常当着众人呵斥我，催我抬头挺胸，让我声音洪亮地与相熟的人打招呼，这个时候我都希望有地缝可钻，可父亲却未曾觉察到我的窘境。

每次想问父亲为什么我要在男更衣室当着众人的面脱衣服时，一瞥见父亲的嘴角，我就不敢了；再者，看到父亲那高大、强壮的身躯，我担心父亲只要稍一抬脚一侧身，就把我踩烂。其实真的踩烂也倒是不至于的，父亲只要稍露出一丝微妙的笑，就足以把我的自尊捏碎。

父亲您最想知道我怎么变成这样，却不想知道从小到大有什么样的羞耻在纠缠着我。我从13岁开始便不敢在外面使用卫生间，因为不管选择哪一间都让我感到痛苦和尴尬。我常年穿着校服，并真心钟爱校服，一则是因我不知自己应该穿什么样的衣服才是得体的，二则是因穿着校服我便与学校里的女生们穿得一样了，这给了我不少安慰。我不知道该与人谈论什么话题，我更不知道应该爱什么样的人，我甚至不敢正面认识我自己，有时候我甚至害怕我自己，这些父亲您知道吗？

我有一次暑假戴着粉色的手套回家，父亲您让我脱掉手套否则不同意让我吃饭，被我断然拒绝之后，父亲气冲冲地扑过来要抢下我的手套，父亲您记得您说了什么吗？您说了一句“我要剁了你这个男不男女不女的东西”。父亲您终究是说出口了。我摔门而出，一整个暑假都独自住在学校里。我也并不是真的那么喜欢那双手套，我期待的其实是您的接纳，我并没有勇气接纳我自己，但是如果父亲您先接纳了我，也许我便敢正视我自己了。但父亲您一次都没有接纳过我，甚至用我最害怕的字句来鞭打我，让我无可辩驳地承认自己是个变态怪物。

我并不是说我变成今天这个样子皆因您造成的，当然不是！只是从小我便与普通小孩不同，自然也不奢望能得到普通的对待，只是在最亲近的人这里得到这样的对待，难免让我日后更不敢对其他人抱有任何一丝希望。

我从小至今都没朋友，孤零零一个人挣扎至今。连我自己都不认识我自己，又叫别人如何认识我？我不知道自己是男还是女，我钟爱于长裙，喜欢长发和高跟鞋，但却偏长了一副男人的骨骼和皮囊！不用父亲您来追问，我自己也想知道其中的缘由，可是这么多年来，无论如何我就是找不出答案，我该向谁去讨问答案？

我并不是说今天我的难堪、不自由是因父亲而得来的，而只是恳请父亲往后不必再咄咄逼我，我知道父亲您不容易，而我何尝容易？父亲找不到的答案，我也找不到。恳请父亲就当作是童年我很粗心，穿错了鞋子，所以后来抵达的地方，全部与您预想的相反。

此致

敬礼！

您的孩子

2017年1月3日

开小旅馆的父母

文 / 邓丽贤



我们看到了很多其他居住在商品房里面的人看不到的故事。在这个像公共场所的家庭里面，

4 个孩子

我是“80后”，却不是独生子女。不只不是，家里还有4个孩子，3个女孩1个男孩。4个孩子分别生于1982、1987、1988、1990年。而我，是老三。

从父母的只言片语和我们这几个娃的年龄差，我大概猜到他们本来也只想生一个，但是迫于爷爷奶奶想要孙子的愿望，以及姑姑家都有了儿子的压力，最后一不小心，又生了一串，直到有了我弟弟。

我家在河北省一个城乡接合的小县城，最近刚刚划归市区。虽然是小地方，也绝非“天高皇帝远”，20世纪80年代的计划生育据说执行得也挺彻底。小品《超生游击队》中黄宏和宋丹丹饰演的夫妇为了躲避计划生育，东躲西藏；我们家虽不至此，但也几乎动用了整个大家庭的力量——老二户口在姨家，从小也养在姨家，直到上小学回来；而我，户口在大姑家，本来也应该要一直养在那里，但是据说我被放在那里没多久，父亲过去看，觉得“孩子快要被养死了”，实在不忍心，又抱了回来。

我的父母，因为多养了这么多孩子，就注定有更多的艰辛。他们结婚前后的一段时间里，父亲在工厂，母亲在高中学校的食堂。父亲在工厂每天要扛几百斤的东西，而且这个工作还有各种安全隐患。有一次，他在锅炉边上干活，旁边几十吨重的锅炉突然大响一声，开始倒塌。他听到声音，想都没想，直接跳了出去，伏倒在地，正这时，锅炉倒下来，砸掉了父亲右脚4根脚趾。

到后来，开始改制下岗，他们搞到一个像大卡车车头的铁皮罩，拖到国道边上，开起了小卖部，开始了每隔几天就蹬着三轮车往返市里50公里进货的日子。那时的日子挺美，每天挣的钱和工厂一个月的工资差不多。20世纪90年代初，小卖部生意变差，他们觉得做旅馆更好，就在家里开了小旅馆，这么一干就是20多年，直到现在。

家庭旅馆在旁人眼中，可能是一种清闲、无压力、生活随意的工作。比如，活跃在微博、朋友圈里的旅店，有满院子的鲜花、美丽清新的女主人和各种清雅脱俗小清新的照片。可这些和我家的小旅馆有着天壤之别。凡事只要涉及生计，绝不会如此轻松随性，尤其后面还有4个孩子。

自从开起了旅馆，父母就一直睡在接待大厅里的一张床上。20多年来，床的尺寸不断变化，位置却一直在接待室的东南角。刚开始床边还有一个帘子隔开，后来干脆就敞开在外面。有些没有住过小旅馆的人，带着行李和内心的种种防备进来询问，母亲就说：“你看我们就住在这里，还能跑了？”这句话像是一颗巨大的定心丸，往往使很多人最后安心地住了下来，还慢慢和父母活络起来。

母亲睡眠一直很浅，而接待室又是临街，时常有人半夜过来敲门，有时候有人住宿，有时候甚至仅仅是有人想买一盒烟……晚上睡眠时间不确定，可她还要坚持每天5点钟起来给一大家子人做早饭。记忆中，这么多年，不论春夏秋冬寒暑霜降，母亲少有睡过了时间。

我们每天早上都能喝着热乎的小米粥，每个孩子还有一个蒸蛋。刚上小学的时候，二姐、我和弟弟不知道什么原因，总是去学校特别早，现在仍然清楚记得天还没有亮，学校门卫室的大叔还没有开校门，我们就等在校门外

面。多年后，每当想起当年的情景，想到母亲因为我们而不得不起得更早，心里只剩心酸。

小旅馆里的万象

小旅馆开了将近30年。这近30年的时间，几乎见证了农村个体户的变迁。刚开始一张床位3元钱，一个屋子3到5张床，住的几乎都是彼此不认识的人，大家基本都是按照性别、是否打鼾、睡觉深浅这些因素，分配在同一间屋子里。当时极少有人会选择包下来一整间屋子。也许3元钱并不是一个小数目吧，我猜。到后来，人们慢慢不愿意和不认识的人一起，越来越多的人选择包间，也就是3到5倍的价钱，换来一人住一间屋子。二十几年过去了，一张床位先是涨成了5元，后来随着家里的房子进行翻修，变成了10块钱。最贵的包间要价60块，而几乎所有人都要讲价，最后50元成交。

在这个像公共场所的家庭里面，我们看到了很多其他居住在商品房里面的人看不到的故事。

隔壁县里面的老太太40多岁的时候，儿子在我们县出车祸导致瘫痪。事实清晰，对方全责，她家却需要年年到我们县里来打官司。多年的官司打下来，老人家写得一手好状子，还认识了各种县领导。直到有一年，官司突然赢了，然而对方家徒四壁，赔不起巨额赔款，老太太就年年向法院催法院执行赔款。

等到所有赔款到手，已经过去十几年，黑发人已经白发苍苍。老太太十几年一直住3元的床位，偶尔实在没有位置才会住5元的。房子整体翻修前的一两年，仅剩一间3元房，采光不好，阴暗潮湿，已经没有人愿意住了，老太太仍然坚持住那里，每次都说挺好。

而邻省来的老头儿老靳，我们一直也搞不明白是干啥的。他常年包一间向阳的小屋，自己买了各种沙发、电视柜、茶几、鱼缸等等，让自己过得更舒适。90年代的小县城里面，谁见过皮面沙发啊，他屋子里就有两个。可是最后呢，欠了几百块钱，再也没有来过我家。有老顾客说在其他家旅馆看到他，但是最后也没有抓到。

还有地痞流氓喝醉了酒，把接待室的柜台和门窗砸个稀巴烂，满地都是玻璃碴，而喊了的警察永远迟迟不来。曾经还有奇怪的规定，比如男女同住一室，必须要带着结婚证来登记。公安时不时出来查夜，随便哪间屋子，全部一一敲开，后来又为了推进

身份证联网登记，而钓鱼执法。还有奇葩的男子，拿着小型电钻，在门上钻洞往里面偷看；也有做生意的妯娌，刚开始红红火火热热闹闹，最后因为互相抢生意，完全闹掰。还有和我年纪相仿的男生，不论什么季节，只穿着一条内裤跑出来买烟酒；爱吹牛的麻子老张……

这就是我成长的环境，可能远比很多同龄人要复杂。按理说，在这样的环境长大，我们4个孩子都应该有超出同龄人的成熟和机智。可是事实并非如此，在父母的爱护下，我们仍然只是天真的孩子。

补偿与期许

20世纪70年代末，父母高中毕业。他们毕业那年，还没有高考。母亲毕业第二年，恢复高考，但是她害怕考不上被人笑话，没有参加。父亲工作后，工厂进来一个中专毕业生。这个中专生，入行比父亲晚，工作也比父亲轻松，最后却拿到更高的工资。很多类似的事情，让父母很后悔没有参加过高考，这种补偿心理也导致了他们对我们抱有极大的期望。

父亲眼中的教育，可以用一个字来概括：说。换一种描述方式就是：唠叨。他觉得通过“说”可以把所有道理告诉你，而且这世界上除了爹妈，也没有人会这么掏心掏肺地唠叨。父亲身体力行地实践着他的理念。在饭桌上一刻不停地告诉你应该怎么学习，考个好大学，和老师搞好关系……在父亲看来，我们除了吃饭睡觉的时间之外，都要一刻不停地学习，因此完全没有时间听他唠叨。

父亲说，他二十几岁就想生个孩子上清华北大。他一直的目标就是家里这么多孩子，怎么都会有一个清华北大。然而，三个女儿本科都不是清华北大，儿子初中就不上了。

大姐没有读研究生，二姐研究生也不是清华北大，他老人家很不甘心，一心希望我可以考上，希望我可

父亲说，他二十几岁就想生个孩子上清华北大。他一直的目标就是家里这么多孩子，怎么都会有一个清华北大。然而，三个女儿本科都不是清华北大，儿子初中就不上了。

以一路读博、博士后，然而，我都没有做到。我工作之后，父亲只要打电话，说的都是：“为什么你工资不高，别人清华毕业的一个月都好几万。”“有没有努力学习啊，考证没有啊，评职称什么的不要等，他们说等两年再评，你就等两年，最后都耽误啦。”大姐生了儿子，每天在为买房子、儿子上幼儿园发愁的时候，他打电话仍然是“有没有努力学习啊”，还时常跟我说“结了婚就不进步了，天天都是儿子这个儿子那个的”，言语中很是不满。

父亲总是在后悔当年没有去考大学，而是选择了工作。他常说，如果再来一次，他肯定没日没夜，拼了命地去学习，绝不像我们一样吊儿郎当。而母亲总是在梦中梦见做习题，怎么看都不会做，特别着急地醒来。母亲经常说，当年的题目都很简单，基本靠背，而她的记性又特别好，怎么都能考上。此话不假。开旅馆的30年，她几乎记住了所有顾客的名字、外貌和籍贯，全国各地只要不是特别偏僻的地方，随便说一个县名，她都知道在哪个市哪个省，还知道不少重名的地方。这让我们佩服不已。

父亲不支持“早恋”，这一点猜都猜得到。小学

的某天下午，门前马路对面走过一个扎着高高长长马尾的女人。她双臂甩得很高，看上去有些异样。父亲跟我们说，她当年搞了个对象，后来分手了，之后精神就不正常了，这么多年过去，现在已经好多了；女孩子不要早恋，女孩子一恋爱，成绩就使劲地往下滑，分手了容易想不开，受打击太大。

无论小学的前几年上学有多么积极，如今的我还是成为一个不喜欢学校不喜欢老师的人。小学的时候，体育课想要去打篮球，体育老师兼数学老师说，一个女孩子打什么球啊；自然课上，老师的鞋子踩在第一排学生的桌子上讲课；班主任跟我们说她在家里如何打她女儿，就因为女儿不好好学习，言下之意一片了然；校长在自己家里做假矿泉水；班长都是老师家孩子；成绩不是年级最好的时候，因为自习课问同桌一个问题，被班长记名，被老师批评，而成绩好了之后，什么批评都没了，入团优先、发奖状优先，连我这个四肢不协调的人都可以去跳集体舞了……所有这些，不论他们对我好还是不好，都让我觉得不好。一切都让我觉得有失公允。成人的世界总是不会把孩子当回事，他们以为孩子什么都不懂，而实际上，孩子



有自己的理解方式，只是被成年人忘记罢了。

小学之后的老师，开始慢慢地把学生当作一个独立的个体。但是这些转变对我来说都有些晚，我已经开始不喜欢老师，远远看到远远躲开。这些行为全然不像是别人眼中成绩好的小孩所为。

每次快要找工作的时候，就有很多人跳出来跟我说“现在还能考教师资格证，赶紧去考一个吧”“女孩子当个老师多好，早早下班早早回家，每年还有寒暑假，工资三四千在家里也不算低”。可是却从来没有人想过，不是所有职业的好坏都可以用“钱多事少离家近”来衡量，至少老师、医生如此。对于老师来说，面向的群体越低龄，身上的责任其实越重，因为你要做到的已经远远不是“传道授业解惑”所能涵盖的。所有有关“教育”的思考，都使我在子女教育的问题上极度恐慌，觉得责任重，无力承担，以至于想要放弃生养小孩。

病与亡

由于生活在三代同堂的大家庭，我们避免不了接触到病痛和死亡。2001年，我奶奶去世。奶奶生前的最后10年左右的时间，由于3次脑血栓，瘫痪在床。每次脑血栓一次，瘫痪的症状就严重一次。刚开始的时候，还可以自己吃饭、可以搀扶着走路，后来自己不会吃饭，时不时还会有排尿排便困难，而且还因为血栓位置影响了血糖调节功能，患上糖尿病。奶奶每天的翻身、擦洗等等，全部要有人帮忙。

那时，奶奶经常到家后面的县医院一层内科病房住院。母亲做好饭，我们就从医院大门进去，把装好饭的饭盒从围了铁栅栏的窗户递到病房里。奶奶出院之后，就住在我家后院，每天需要定时翻身按摩，避免生褥疮，减缓肌肉萎缩。据说当年我按摩手法很好，经常给奶奶做按摩，只是我也不太记得了。奶奶脾气不好，常年卧床让她的脾气变得更糟，我们经常走在院子里就听到她在数落别人，这些“数落”让人倍感煎熬。

奶奶去世的时候，大姐在沈阳读大学。奶奶丧礼时，大姐刚好打电话回家，听到外面放炮的声音，有种不安。父母觉得学习要紧，不必回来，没有跟大姐说。我还不能确切理解“死亡”是什么，我哭了并不是因为人死了，而是因为看到爷爷哭了，至今记得爷爷含泪的表情和那句“人没了”。

奶奶去世之后，不记得多久，爷爷因为意外摔跤，尾椎骨骨裂。爷爷在床上躺了几个月起来之后，肌肉萎缩，行走能力变差，最后也瘫痪在床。加之后期脑萎缩，开始出现糊涂的症状，只要醒来看到身旁无人，就会大声呼喊。本来父亲是至孝之人，父母负担了几乎爷爷奶奶的所有医药费用和照顾的责任而毫无怨言。但是等到爷爷最后的日子，父亲也有点受不了了，那时我第一次从父亲口中听说了“久病床前无孝子”。

2010年，父亲53岁。那一年，旅馆生意一直不好，父母决定翻修后院房屋。翻修接近尾声，也许是因为遗传体质，也许是因为太过劳累，也许是因为父亲平时不想浪费，几乎吃掉了所有我们不吃的肥肉。总之，父亲突然也跟奶奶一样，脑血栓住院。血栓影响了父亲右侧肢体的活动能力，经过积极运动恢复之后，父亲右腿走路有点沉重，右臂力量没有恢复，可以正常吃饭，但是无法负重。

家庭越大，成员越多，就越容易直面生死。经历了这些之后，我害怕生病，想要健健康康活到40岁，然后突然间就死掉；见到瘫痪不起或者坐着轮椅的人，心里就能联想到各种生活的艰难；不敢多吃肉，担心血脂率偏高，担心血液变浓稠，努力维持体重；积极探索临终关怀，坚决地支持“安乐死”……

很多人说，家里养更多的孩子，父母一辈年轻的时候比较辛苦，等到孩子长大，好日子就来了。我曾经非常认同，坚定地以为如果我早点毕业挣钱，父母就可以“退休”了。直到我长大成人开始工作，我才知道，这个论断可能只是对多子女家庭父母的一种安慰。孩子小的时候，洗了更多的尿布，花了更多的钱买奶粉、买衣服、读书上学；孩子长大了，结婚要操心，生孩子要操心，买房买车怎么过日子也要操心。

而我的父母，他们从不觉得60岁是停下来的年纪，他们一刻不停地希望自己努力，可以给孩子们减少负担。他们那个年纪的父母，人生里从来不曾真正轻松过。☑

所有有关“教育”的思考，都使我在子女教育的问题上极度恐慌，觉得责任重，无力承担，以至于想要放弃生养小孩。

网瘾父亲改变了我 一生的轨迹

文 / 大赢狐仙



沉浸在多少人还不知「电脑」为何物而我却已经率先拥有了的喜悦之情中，无法自拔。我太兴奋了，不停地把软盘插进去又按出来，

我永远也不会忘记在我幼儿园时期的一个早晨，当我睡眼惺忪地发现家中有了一台电脑时的心情，瞬间睡意全无。我太兴奋了，不停地把软盘插进去又按出来，沉浸在多少人还不知“电脑”为何物而我却已经率先拥有了的喜悦之情中，无法自拔。

近20年后我才反应过来，那一个早晨其实彻底改变了我这一生的轨迹。

一家人玩“网游”

我是家中的独女，出生于1992年，父亲生我时已经30岁，在那个年代算挺晚的。由于父母是双职工，他们也不愿意谎称我“哪里有毛病”，所以便没有再要孩子。我父亲那边与我同辈的哥姐里，最小的也大了我一轮多；而我母亲这边我却成了最大的，最大的弟弟也小了我4岁，我算是名副其实的“一个人长大”。

父亲早年家境贫寒，因为交不起学费，早早就辍学外出学手艺了，做过很多行业，最后因为对电器的极大兴趣与无师自通的修理天赋，成了本地小有名气的电器修理师。后来又因机缘巧合，在机关单位谋得了一份稳定的差事，逐渐放下了电器修理这门手艺。虽然手艺放下了，但是他对电器的兴趣却从来没有放下过。

大概在1997年或是1998年的时候，我家有了第一台电脑。

我永远也不会忘记那个早晨，我睡眼惺忪地发现家中有了一台电脑时是多么激动。我那时候还不识字，后来我才知道，家中开始出现的许多书籍都是与电脑相关的，比如《电脑爱好者》，都是父亲为了钻研电脑时买的。

父亲在专心致志地研究电脑时，我不记得在谁的带领下，玩上了我人生中的第一款游戏——《仙剑奇侠传》。大概是因为小时候太害怕蛇跟僵尸了，直到现在我都未能克服恐惧将这款游戏玩通关，每每想起就觉得充满遗憾。

大概在我小学二三年级的时候，我家已经有两台电脑了，并且率先迈进了网络时代。2002年网易引进的3D网络游戏《精灵》让我爸成为一名网瘾中年。当时也不知道他哪儿得知的公测消息，从公测起他就入坑了，他一台电脑，我一台电脑，他下班回家天天玩，我做完作业熬到周末玩。某天，我妈竟然也加入到了游戏中来。在2002年的时候，全中国一家三口一起玩“网游”的应该还没几家吧。可我家当时电脑只有两台啊，他们俩在玩的时候我就没得玩了啊，那怎么办呢，我就搬条小凳子坐那儿看他们俩玩。公测没多久，游戏开始收费了，如果我表现得再好一点的话，我爸就会给我买张15块钱150点的点卡，让我在假期时可以玩一会儿我自己的号。

有了“网游”以后可真好呀，我爸出去喝酒唱歌的次数越来越少了，也不管我作业写得对不对了，更不会想着要带我出去看看外面的世界。除了偶尔会叫我要多看书少上网，连吃饭时间都在跟我讨论游戏。

同学们知道我家可以网上冲浪后好开心，放假了就爱往我家钻，三三两两地一起来打《嘟嘟帮》《泡泡堂》，还一个劲儿地羡慕我有个这么“先进”的老爸可真好。我当时也觉得好呀，觉得在人前是一件特别牛气的事儿，哪怕我成绩一直不上不下，作业无法按时完成，我觉得在“我家可以上网啊”面前不值一提。

没想到我爸不这么觉着，他同事家的孩子考了第一的时候，他开始回家

数落我不争气了；他同事家的孩子拿了什么奖的时候，他又回家说我让他在家面前实在没面子了。而那時的《精灵》也差不多被各路外挂糟蹋得快要歇菜了，耿直的家父觉得玩游戏靠外挂还玩个屁，跟外挂玩家也实在没法儿对杀。2003年的某天，他又不知道在哪儿看到了当时搜狐代理的3D网游《骑士》正在公测，便十分果断地从《精灵》这个坑里出来后，迅速进了另一个坑。

虚拟世界中的地名

在四五年级时的某一天，我闲来无事翻看我幼儿时期的照片时，惊奇地发现我还不记事的时候，我父母曾抱着我出远门游玩。而在我记事以后，却从来没有过了。

当同学们假期结束兴高采烈地告诉老师，父母带他们去了这里那里的时候，一家三口外出游玩的经历对于我而言是空白的。我发现我能说出的，只有一个存在于虚拟世界中的地名。

我虽年幼，但也逐渐意识到我的成长轨迹好像与身边的友好越来越不同了。我渴望能像他们一样与父母一同出门游玩。哪怕只是一家三口一起在饭后去公园里散步，或是爸妈带我去吃一顿必胜客，竟然已变成了一件可望而不可求的事情。

那时候，年幼的我不知道要如何开口表达，便用书信的方式，将我内心的想法写给了父亲看。父亲看完或许曾有过口头允诺，而我却迟迟没有等到兑现的那一天，这段记忆随着时间的流逝也渐渐模糊掉了。

2005年，我已上初中。那年1月本地一家大型游乐园正式对外开放营业，我爸说可以择一日，一家三口一同前去游玩。同年4月，《魔兽世界》正式在国内公测，我爸又因《骑士》被外挂糟蹋，与同样也已心灰意冷的战友一起，开始了在《魔兽世界》全新的征途。

我的成绩依旧不上不下，我爸会对我说，他没念过初中，已经完全帮不了我啦。“自己要多努力啊，谁谁家的孩子又考了第一呢。”

我爸入坑《魔兽》以后，可以说是他网游生涯最狂热的时期了。每逢周末，他会让我下楼买好三包烟，便开始与队友下着一个又一个的副本，抽着一根又一根的烟，整个书房里乌烟瘴气。夏天如果开着空调，从外头进来那是正宗的辣眼睛。

那时候会有小男生偷偷跑去网吧打游戏，我就完

全不用，我家就是个小型网吧，初中时家里已经人手一台电脑了。不过初中以后，家里对我上网的管理严了不少，只允许我放寒暑假的时候玩。有时候我会用他的号骑着会飞的坐骑在《魔兽世界》里到处转转，看看这个虚拟世界里的美景。我寒暑假里周末的白天，我爸偶尔会带我下下小副本，帮我打点装备什么的。这样每当假期结束，我便多了一份与父亲“并肩作战”的经历。

我初中至高中的那几年是我最叛逆的时候，那几年上网的人越来越多，网络上充斥着垃圾内容也越来越多。很不幸，我接触到了许多非常负面的内容，例如自残、自杀。而我爸沉迷网游，人们防止青少年网瘾，却监管不到他。社会上对网瘾少年的报道越来越多，但并没有人会留意到“网瘾中年”。

我妈说，跟那些成天出去喝酒打牌唱歌的男人相比，我爸这样每天在家里打游戏也挺好的。

高中后，我本就不上下的成绩逐渐一落千丈，但我妈觉着我只要能开开心心健健康康地长大就好。她特别疼爱我，但有空就去打麻将了。他们似乎并不觉得那个年纪的孩子会有什么大毛病。即使当他们得知我在学校被霸凌时，仍觉得我应该心无旁骛地认真学习，以此来作为对霸凌者的反击。可他们不知道我那时候花了多大的努力，才打消了要轻生的念头。

他没能陪我，我陪了他

我爸的网瘾得到控制，大概是在他的工作工位发生调动的时候。他调去了一个全新的岗位，并开始把时间花在了新岗位上，慢慢放下了游戏。可好景不长，新来的大领导觉得父亲不会拍马屁，过年过节不送礼，便想着法子把他从这个岗位上拉了下来，调去了另一个部门，并且什么职位都没有给他。

仕途的不顺让父亲很是郁闷，其间他因身体不适做了一次小手术。手术后有一个星期不能抽烟，他干脆就把烟给完全戒了，他抽了30多年的烟，就这么说戒就戒了。那时候他工作的部门一年到头都没有什么事情，他不抽烟了，也不打游戏了，就喝喝酒，又开始重拾他的爱好——京剧。之前没日没夜地打游戏让他脊椎终于吃不消了，他开始锻炼身体，爬山、跑步、倒步走。

本想高中辍学的我，被全家好生阻拦，最后以高出专科分数线一分的成绩，勉强混进了一所民办三流大学念书。

2011年9月我喜欢上了一个男生，是一个DOTA玩家，我想都没想就拉着基友带我入坑，最后我如愿跟那个男生在了一起。寒假回家的时候，我爸笑着跟我说，让我去玩他的电脑吧，显示器大，玩着爽。等我在他的电脑上装好DOTA开始玩以后，他又站在我背后以《魔兽世界》老玩家的身份嘲讽我DOTA的画质。

2012年5月前夕，我爸不停咯血，后被确诊为患了肺癌，我一个人从学校哭了一路哭到上海的医院，在医院楼下擦干了眼泪上楼，一看到他，我眼泪再一次决堤。我太心疼他了，要挨上这么一刀，得多疼啊。

而那时，我那个谈了大半年的男朋友，正跟他的队友们一起在打比赛。

2012年下半年，我“大三”了，学校没有安排任何课程，让我们全部去实习。我听从我妈的召唤，回到了家里。没过多久便跟这位DOTAer男友分手了。我没有去实习，也没有肩负起照顾在化疗的父亲的重任，就在家待了一年。

父亲时常希望我能陪他下楼走走，去附近公园里走走，就像当初我希望他能陪我一样。他甚至还会说：“你当初不是特别希望我能带你出去溜达溜达嘛，现在不是正好嘛。”

我心里五味杂陈，那些我特别希望他能陪我的时候，全部都被他无视了。而如今他希望我陪他了，作为他唯一的女儿，我好像别无选择。我虽然内心咆哮了无数次，“凭什么我希望你陪我的时候，你没有一次做到。而轮到我了，我就得无条件答应你的要求”，但因为害怕他像我当初一样伤心难过，我最终还是选择了全部照做。

生了这场大病以后，我爸整个人变了很多。也可能是年过半百，对很多东西没有了年轻时的偏执。他看开了很多，可他的人生那么多年沉迷于网络世界，几乎已与现实世界的朋友们脱轨，父亲不像许多本地中年男子那样热衷打牌。他热衷的是京剧，可手术后，他不能再像以前那样唱了。没什么朋友的父亲形单影只，他更需要我与母亲对他的陪伴。

有一阵子，白天我们外出工作的时候，他一个人在家闲着无聊，下了一个《魔兽世界》的私服。我下班回家后看着他一个人骑着大鸟，在私服空无一人的世界里一个人飞啊飞，说不出的落寞与心酸。

没多久他就又卸载了游戏，但大部分时候还是坐在电脑面前，看看新闻逛逛网店。有时候我会想劝劝他，别再老坐在电脑前面，可是又不知道他站起来后应该去干吗。于是我就想着，他开心就好，随他吧。

我这一生永远无法与电脑划清界限了

2013年我工作以后，我爸已经不玩游戏了。他会拿自己作为反面教材提醒我少坐在电脑面前，多出去运动运动。我也很少玩了，有时会长达数月都不开电脑。除了偶尔跟朋友去网吧开个黑，发现本来就坑的自己，可以坑得他们输一晚上，以后我就玩得更多了。

我从小到大几乎都没有什么网瘾，父亲在我工作后某次曾说，这么早就让我接触电脑，其实是希望我能往理工科发展。我笑着说，原来是想让我当程序员啊。没想到父亲一本正经地点了点头。他从小就反对我妈让我学乐器，觉得女孩子走艺术这条路，人生路会特别辛苦，还容易被人占便宜。然而他也没有想到纵使我在五六岁的时候就会用了键盘鼠标，却仍没有把我的人生与程序捆绑在一起。

近20年后我才反应过来，当我家迎来第一台电脑的那一个早晨其实彻底改变了我这一生的轨迹。

我曾痛恨过父亲沉迷“网游”，把本该陪伴我成长的时间，全部贡献给了网游，却还会时不时数落我念书不争气。在他答应要带我去游乐园却一直都没有兑现的10年里，我拒绝了所有同学朋友去游乐园的邀请。直到2016年5月，我才第一次同意跟朋友去玩。因为我知道以父亲的身体，这个承诺已经永远无法兑现了。

可我爸与电脑打交道的这20年来，虽然曾沉迷于网络，但也做到了与电脑的知己知彼，家中的台式电脑硬件一直没有停止过更新换代，他给我在上大学时挑的电脑配置，在5年后仍然没有落伍。他与电脑的爱恨情愁无形之中也影响到了我对另一半的选择。

我知道我这一生也已经永远无法与电脑划清界限了，我会拒绝对电脑一窍不通的男生，甚至会拒绝游戏打得不好的男生，我明明那么讨厌当初沉迷于网络的父亲，却还是会希望找到一个游戏打得好的伴侣，但我又明白我绝不会找一个未来可能是“网瘾中年”的人作为伴侣，因为我不允许我的孩子再重蹈覆辙。

或许只有遇到一个曾经是网瘾少年并意识到“游戏终归只是游戏，你玩它就好，别被它玩坏了”的青年时，我才会考虑结婚这件事吧。

若干年后，等我有孩子了，如果他对我说，他想投身电竞行业，做一名职业玩家，我想我会会在生活上做一个好妈妈，然后义无反顾地支持他。

没有错误的事情，只有没被处理对的感情。❏



一万个生活家

有营养，有态度



非常时期的换汇新规

主笔 / 谢九



2017年个人换汇，虽额度未减，却迎来了更复杂的流程及更严格的监管

在非常时期加强资本管制无可厚非，但从长期来看，开放资本还是更符合中国经济的长远利益。

央行换汇新规出台之时，我正在澳大利亚旅游。和几位当地的朋友聊天，他们对于此次换汇新规都极为关注，其中一位朋友在一所著名高校任教，她说：“以后换汇那么麻烦，我那些中国学生怎么办呢？”另外一位朋友则更加忧心忡忡，他在澳大利亚从事小规模的房地产开发，主要目标客户是中国买家，中国央行加强资本管制，并且明确居民换汇不得用于境外购房，显然有可能直接影响到他的事业发展。过去一年，澳大利亚房价上涨超过10%，悉尼、墨尔本等地上涨更甚，华人买家是主要推动力之一。如果来自中国的资金被卡死，澳大利亚房地产市场可能会受到很大的冲击。随着过去几年中国成为全球第二大资本输出大国，中国在资本管制方面的任何举动，都可能带来全球性的影响。

央行颁布换汇新规之际，人民币汇率和外汇储备

都面临着重要的关口考验。人民币汇率距离破7只有一步之遥，如果跌破7元的心理大关，未来人民币汇率还将进一步深跌；反之，如果人民币汇率能够守住7元大关，则有助建立市场对于人民币汇率的信心，逆转人民币贬值的预期。

和人民币汇率在7元关口的考验相比，更急迫的考验还在于外汇储备。去年11月底，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0516万亿美元，较10月底下降691亿美元，降幅为2.2%，创下去年1月以来最大单月降幅。去年12月，我国外汇储备再度下降为3.0105万亿美元，较11月下降410亿美元。如果按照这样的缩水速度，今年1月初，我国的外汇储备就将跌破3万亿美元的大关。

和人民币汇率的下跌相比，外汇储备的持续缩水可能更能刺激管理层的神经。因为汇率从长期来看有涨有跌，尤其是人民币汇率近期的下跌，更多是由美元升值等外部因素所导致，某种程度上也算是无可奈何。而外汇储备是中国经济多年来真金白银的积累，而且担负着保证经济对外安全的重任。按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标准，一国的外储应该至少覆盖30%的短期债务，5%~10%的进出口支付等等，以这样的标准来看，中国应该拥有的外汇储备的底线大约为2.6万亿美元。按照这样的标准，如果外汇储备缩水的趋势不能得到逆转，我国的外汇储备距离底线已经并不太远。

在外汇储备持续缩水之际，央行采取更严格的换汇新规，主要目的是为了截断资本外流的通道，避免外汇储备出现更大程度的缩水。尽管个人每年换汇5万美元的额度并没有改变，但是购汇1万美元需要上报，蚂蚁搬家式购汇受到更严格监管，以及强调购汇不得用于境外投资和购房，如果违法违规套汇，可能会被列入关注名单，此后两年取消5万美元的购汇额度，还可能面临逃汇金额30%左右罚款等等。这些具体监管举措，都使得这一次换汇新规成为近年来最严格的资本项目管制，在技术上使得大规模资本外流更加困难。

如果对比一下过去几年我国对资本开放的改革就

不难发现，这一次换汇新规，其实是对过去几年资本开放努力的一个重大转向。2014年初，我国外汇储备达到了3.9万亿美元的历史峰值，当时人民币还处于升值通道，外汇储备高速增长，2014年李克强总理出访非洲时就曾经表示“比较多的外汇储备已经是我们很大的负担”。当时外汇储备对中国经济带来的麻烦主要有两点：首先是央行为收购外汇投放了过多的基础货币，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流动性过剩以及通货膨胀；其次，大量外汇储备购买低收益的美国国债，使得外汇储备的回报率很低，尤其在美国量化宽松的背景下，外汇储备一直处于被稀释的状态。

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国内开始试图打开封闭已久的资本账户，一方面鼓励企业积极走出去，以此消化巨额的外汇储备。2014年10月生效的《境外投资管理办法》，大幅放宽了国内企业对外投资的自主权，企业境外投资实行“自主决策、自负盈亏、自担风险”，只有涉及敏感国家和地区、敏感行业时，才需提交商务部审批。同时也通过藏汇于民的办法，减轻外汇储备的积累速度。2015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提出了“开展个人投资者境外投资试点”。所谓境内个人投资者境外投资试点，也就是业内所称的QDII2，是指允许合格的境内个人投资境外资本市场的股票、债券等证券业务，这将大幅突破现有的个人5万美元的购汇额度限制。2015年，国内很多媒体一度报道称QDII2将很快发布，首批试点城市共有6个，分别为上海、天津、重庆、武汉、深圳和温州。

随着外汇储备持续缩水，过去几年的资本开放改革开始被收紧。首先是企业的境外投资迎来了更多的监管，去年年底，国家发改委、商务部、人民银行、外汇局四部门表示要“把推进对外投资便利化和防范对外投资风险结合起来，规范市场秩序，按有关规定对一些企业对外投资项目进行核实”。个人购汇也遭遇了近年来最严格的限制，从此次换汇新规来看，蚂蚁搬家式购汇被严厉监管，明确个人购汇不得用于境外投资和购房，这等于明确宣告一度呼之欲出的个人投资者境外投资试点已经暂时无望。

按照很多主流经济学家的看法，在外汇储备和人

民币汇率之间，央行只能选择保其中一种，不能两者兼得，央行此次通过换汇新规选择加强资本管制，意味着保外汇储备，而暂时放弃汇率。不过现实情况并非如此，外汇储备和人民币汇率之间存在彼此强化的关系，如果外汇储备缩水过快，人民币汇率会贬值更快，外汇储备的屏障如果足够坚实，市场对于人民币汇率的信心也会增强，人民币贬值的预期也会随之下降。同样的道理，如果人民币贬值预期能够逆转，我国外汇储备的缩水也会放缓，甚至重回增长。目前我国国际顺差仍然维持在每年3000多亿美元的高位，这些都是我国外汇储备的重要来源。只是因为人民币贬值预期下，国内企业选择持有美元而不是结汇，因此我国的外汇储备并没有得到增长，如果人民币贬值的预期能够逆转，企业持有美元的意愿下降，我国贸易顺差最终转为外汇储备的概率将会大大增加。

央行在去年底一系列加强资本管制的举措，表面上虽然是为了维护外汇储备，但最终在人民币汇率市场收到了超出预期的效果。今年1月4日和5日，最为敏感的离岸人民币汇率开始暴涨，连续突破多重关口，从6.988元迅速反弹至6.76元附近，人民币空头惨遭血洗。

从短期来看，央行通过换汇新规等资本管制实现了对人民币空头的漂亮一击，可以在短期内稳定住人民币贬值预期和外汇缩水的速度，不过从长期来看，开放资本管制仍是大势所趋。过去几年，国内对于资本管制的负面效应已有非常充分的讨论，对于开放资本账户已经基本形成共识。如果将近期的资本管制视为非常时期的非常之举，其实并无太大不妥，但如果因此重回资本管制的老路，而放弃过去几年的资本开放的努力，其实和中国经济的长远利益并不相符。■

如果人民币贬值的预期能够逆转，企业持有美元的意愿下降，我国贸易顺差最终转为外汇储备的概率将会大大增加。

若无海外置业，兑外币失去一半意义

主笔 / 邢海洋



2016年，国内投资者在第11届上海海外置业移民投资展现场做相关咨询

继一、二线城市限购后，中国人海外求田问舍之路又被“釜底抽薪”。

央行一声令下，市场愣了一天，紧接着海外人民币率先响应，不仅颓势一日扭转，涨势甚至可用势如破竹来形容，1月4日下午，离岸人民币（CNH）涨超400点，强势收复6.92关口，此后一度升破6.87关口；1月5日，离岸人民币更是涨势如虹，美元/离岸人民币一度涨至6.82，1月6日更一度突破6.80关口，不仅逆转此前“破7”的担忧，甚至令投资者重温了数年前人民币一币难求的好时光。

也的确，香港的隔夜人民币拆借率（Hibor）暴涨，最多时到达60%，离岸人民币市场接近“干涸”。人民币之所以一币难求，据说是做空者因穿仓不得不回补。此前市场全是做空的声音，“7”的关口前囤积了太多的空仓位，一旦趋势逆转，看空者集体踩踏，离岸人民币怎能不被狂涛骇浪淹没。

之所以人民币预期逆转，当然是央行明确换汇不能置业与投资证券的直接结果。要知道，对于偏爱实物，被国内“楼价永远涨”洗了脑的国人，兑外币的

主要用处就是海外置业，证券投资还在其次，至少是在安居之后才会逐渐进入股票、基金等投资。如今央行对换汇买房予以“严词警告”，甚至动用法律手段打击海外置业，热钱外流势头怎能不逆转，海外人民币卖空者怎么不心虚。

千亿美元计的海外置业

严控人民币，并且明确国内居民换汇不能用于海外买房的第一天，香港上市的碧桂园股价一路下跌，跌幅超过了2%，次日开盘跳水，距离年前高点瞬间跌去一成。大张旗鼓的海外置业，再也没有比碧桂园的森林城市楼盘更典型了。这个位于马来西亚柔佛州，与新加坡仅一桥之隔，占地面积13.86平方公里的人造城市，计划总额将超过人民币2500亿元。一个这样的项目，若吸引一半的内地人前去置业，就不止把500亿美元带到海外了。这个巨大的海外置业项目，每天都在央视黄金时段上呼吁国人前往考察，为考察者提供从全国多家机场出发的考察行程。

短短两年间，中国的外汇储备缩水了一万亿美元，这其中有多少用在了海外置业上是个很难说清楚的数字。但各式各样的移民项目，从美国移民的投资建房项目，到南欧葡萄牙和西班牙的50万欧元购房移民，到马来西亚和泰国的养老签证，无不以当地房地产投资或置业为前提。国人单纯的购房居住、买房保值升值、买房做房东等置业更遍布全球各地，甚至柬埔寨这样的新兴市场都房价暴涨。

不过，零碎的个人交易难以梳理，唯有靠推断。《华尔街日报》曾估算，截至2014年，中国投资者在全球各地的房地产市场投资规模超过400亿美元。不过那只能算预热，海外置业是随着人民币贬值膨胀起来的，海外置业大潮近两年才遍地开花。

Real Capital Analytics Inc的数据显示，连续两年，中国人是美国房地产最大的海外买家，2016年上半年，业已完成的中国投资者购买美国商业地产的交易同比增长19%，至50亿美元。计入已经签约但尚未完成的交易，截至2016年8月份，中国人的

投资额度已经达到了129亿美元，非常接近2015年全年的140亿美元了。这些资金主要流向纽约、波士顿、芝加哥、洛杉矶和迈阿密的一些高级住宅。美国房地产经纪人协会还发现，举家移民的中国人越来越倾向于定居郊区，他们非常看重附近公立学校的品质。

据独立国际房地产顾问机构莱坊的统计，2015年中国资本投资到海外房地产的资金总额达300亿美元，相当于2014年的两倍。根据仲量联行的数据，2016年前三季度，中国已经超越美国成为全球最大的房地产跨境投资者，来自中国大陆的投资者，包括国有企业、保险公司和主权财富基金等，在全球商业房地产市场的投资总额已接近180亿美元，较去年同期飙升50%以上，仲量联行统计的是机构行为。私人的、小数额的海外地产投资很难统计，莱坊也只统计了投资额超过250万美元的案例。

机构置业毕竟是冰山浮出水面的部分，易于观察。真正难以观察的是水下的部分，这才是中国人海外置业的主力，亚洲协会（Asia Society）和罗森咨询公司（Rosen Consulting Group）的研究显示，在2010～2015年，不包括机构和信托在内，中国人在美国购买房产的支出高达1100亿美元。具体来看，购买商业房产的金额为170亿美元，购买住宅的金额高达930亿美元。另外，根据这两家研究机构的预测，未来5年，中国人在美国的置业规模将超过2100亿美元，规模是过去5年的两倍。据澳大利亚投资审查委员会（FIRB）公布的数据显示，中国人在2011～2015年的5年间，在澳大利亚总共买入价值509亿澳元的房产。而在加拿大最受华人青睐的温哥华，中国买家2015年共花费127亿加元购置房产，占当地房产销售总额的33%。

万亿美元流失的外储，甚至还有加上同样多的贸易顺差形成的海外盈余，有多少变成了海外房地产，这是一个谜。但不难想见，以中国人骨子里的求田置舍的基因，相当部分资金转移到了海外的房产中，其猛烈程度都招致了诸如温哥华等很多海外城市的“设卡”拦截。若切断这个流向，再关闭了海外证券投资的大门，留学旅游和购物又能用上几个钱？中国人即

使持有了外币又有何用。不难想见，当市场明白了这个逻辑，人民币于是涨势如虹。

保险大鳄

雾霾、人民币升值，外加景点高收费，海外游客少了，而中国人出国旅游的多了。每年旅游方面全国的赤字约为千亿美元，但这个惠及全国人民，看似直接给外国人送钱的“人类大迁徙”，送出的钱也只是那些大机构的海外并购的一个零头。2016年前11个月，中国企业的海外收购额就达到了史无前例的2340亿美元，几乎是2015年同期的三倍。而海外并购里就隐藏着大量的房地产交易。

2014年底安邦保险收购纽约地标华尔道夫酒店开创了保险业海外大举房地产收购的先河。该酒店最终收购价19.5亿美元，创下美国酒店相关交易的最高金额纪录。该酒店位于曼哈顿岛金融街核心地段，自始建以来就是纽约的地标建筑之一。安邦的收购价折合人民币约7.3万元/平方米，这一数字甚至低于北京核心地区商业地产的价格，被认为是一笔相当划算的投资。

随着居民的财产增加，中国的保险业急速扩张，可由于经济的降速，“资产荒”愈发凸显出来。房地产行业整体经营稳定，有着较高的预期回报，注重长期性和安全性的保险资金表现出对不动产持久的偏爱，以至于相当多的资金流入了房地产领域。尤其在人民币贬值的背景下，海外房地产更成为保险业扬帆出海的主要目的地。华尔道夫酒店的成功收购之后，安邦的胃口被吊起来，目标瞄向了耗资超百亿美元的大型酒店集团喜达屋。只可惜在与万豪的收购战中，报出140亿美元高价的安邦却突然撤回了收购协议。这场万豪对喜达屋的并购争斗中，安邦半路杀出、短时间内三次提价，在监管层表示不支持的前提下依然强势报价，背后的博弈引人遐想。当此时，人民币开始了贬值进程，汇改过程中保汇率保外储逐渐演变为货币当局重中之重。安邦大手笔收购无疾而终，或许正因为外汇无从筹措。

即便外汇紧张，截至11月初，2016年内已有超过10家保险公司参与不动产投资，总金额已超千亿，约1123亿元人民币。其中，投资国内不动产近306亿元，投资国外不动产约817亿元人民币。在保险公司眼里，海外不动产的资产回报率和稳定性都远超国内房地产。只不过，只有“财大气粗”、背景深厚的保险公司获得了投资海外的便利，其中安邦投资金额高达480亿元人民币，中国人寿也动作频频，分别购置了伦敦、曼哈顿两处地产及喜达屋旗下遍布美国的酒店股份。

海外盖房

移民潮流渐强，那些真正的定居型移民购买的多是海外成熟社区的房产。可对于生活在国内，只是分散资产或偶尔度假的居民，他们仍习惯于国内购买地产商新开发楼盘的套路。而顺应这一潮流，近一两年来“千亿”级别的房企正在不断向海外开疆拓土，近者如韩国、马来西亚，远的如澳大利亚、新西兰、美国、英国都有开发商购地盖楼。

在伦敦，连年房价上涨吸引了大量海外开发商，海外开发商所建房屋是本地开发商的两倍，万达、绿地集团均在此豪掷数亿英镑盖酒店或高端公寓。在美国，万科布局了多处房地产，旧金山与铁狮门合作，建高层豪华公寓，又在纽约曼哈顿建更大的项目。在澳大利亚，绿地集团开发了悉尼市库克湾新城项目，规划总建筑面积为40万平方米，总投资大约80亿元人民币，该项目建成后，主要面向华人及留学生市场。绿地又在悉尼启动了更高端的悉尼绿地中心项目，买家也大都是中国人。

发达国家通常不会将置业与移民联系在一起，投资移民需要通过投资活动给当地带来一定量的就业。不过仍有开发商试图将国人拉来入伙，再招募本地人建房子，开发与移民一举两得，绿地就在洛杉矶绿地中心项目引入了EB-5投资移民项目。

深处欧债危机的葡萄牙和西班牙则没有了发达国家的底气，先后推出了50万欧元购房移民项目，通过购房移民的一大半都是中国人。其次是韩国的济州岛，政府对购买政府指定项目50万美元以上的外国人给予居住资格。马来西亚的第二家园计划，外籍人士只需存入马来银行约合人民币60万元的马币，即可在保留原国籍的基础上全家取得马来西亚身份。泰

国更允许年龄50岁以上的外籍人士通过购买房产获得养老签证。

在济州岛，绿地集团以9亿元拿下1500万平方米的土地，开发汉拿山小镇，计划开发2000套房子，先期入市的百余套一多半卖给了中国人。在马来西亚，碧桂园的金海湾项目一下子就建9000套房屋，开盘热销约94亿元人民币，打破了当时马来西亚房产销售纪录。这里毗邻新加坡，因为地理位置的优势，在众多宣称手册里说，这里的房价将直追深圳。后来，碧桂园的目标越来越大，干脆在填海造地建造森林城市项目。森林城市横跨四座填海岛，体量巨大也只有用城市命名了。对一个地产商，如此巨大的投入可谓一招险棋，故而按碧桂园的说法，他们走的是滚动开发的战略，“以销定产”，卖多少建多少，虽然宣传中碧桂园对于森林城市的投资达到2500亿元，可到2016年实际投入包括地价加起来为50多亿元。而2016年上半年，森林城市销售破100亿元。

据说，碧桂园马来西亚楼盘最初的目标群体并非中国人，而是本地人群，可在金海湾的销售中，他们发现四分之一的房子被中国买家买走了。到了森林城市的运作，你就不能不说碧桂园把国内投资者看作目标客户。中央电视台黄金时段上，森林城市的售楼广告铺张奢华，多视角展现新加坡旁这一宏大项目的魅力，召唤国人海外置业。

这里不免令人疑窦丛生，外管局对于“个人购汇不得再用于境外购房及投资”规定进行澄清时表示，个人购汇不允许用于海外购房并非新政策，个人海外购房及投资属于尚未开放的资本项目，“一直以来都不能做”。事实上，个人购汇政策没有变化。此次改进个人外汇信息申报管理并未缩减个人购汇的用途或调整购汇额度，而是对前期政策的落实进行更为细化、精确的管理。可当碧桂园如此高调的广告在中央电视台的黄金时段大规模播放的时候，外管局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并未禁止。

这说明了一个问题，此前当人民币面临升值压力、外储不断膨胀的时候，作为“潜规则”，外管局对大手笔的换汇是“默许”的。如今外储即将跌破3万亿美元，外管局重申了“明规则”。

兑换了美元，却无实际的用途，谁还会存美元？但问题是，没有了自由兑换的便利，人民币的国际化从何谈起，人民币作为海外储备货币的地位如何建立？

Wir müssen wissen. Wir werden wissen.

新知
WISSEN

与那些充斥于日常生活中的闲言碎语相比，它不关心每天都在变化的事情，它关心一些恒久的事情——理性进步，智识生活的乐趣，美。

全年6期
96元

零售20元，
全年订阅8折

双月刊，
单月中旬出版



叙利亚 2017：停火已至，和平无期

文 / 刘怡

随着莫斯科开始考虑见好就收以及财政、宗教等传统要素作用的回升，“准战争”状态在 2017 年的叙利亚将长期维持。而中东市民社会的崩坏以及主要大国的逡巡不进，将为“伊斯兰国”提供宝贵的喘息空间。

当地时间 2016 年 12 月 29 日 0 点，元旦到来之前 72 小时，除去“伊斯兰国”“黎凡特征服者阵线”（原名“黎凡特人民胜利阵线”）等恐怖组织以外的叙利亚内战各方宣布本年第三次全面停火正式生效。这

次由俄罗斯和土耳其牵头达成的停火旨在稳定阿勒颇之战结束后的叙利亚西部局势，并为随后在哈萨克斯坦举行的和平谈判创造条件。根据土耳其外长恰武什奥卢向媒体透露的消息，预定在 2017 年春季举行的和谈将促成巴沙尔·阿萨德总统和平移交权力，并使各派武装控制区的边界大致固定下来。引人注目的是，美国并未受邀参加此次谈判，尽管所有人都清楚：赶在元旦到来前实现停火，是为了等待三个星期之后特朗普的就职仪式。

这是一次完全基于现实主义的行动：主导停火协议达成的三个国家俄罗斯、土耳其和伊朗在叙利



左图：2016年12月30日凌晨，叙利亚儿童在反政府武装控制的大马士革东郊约巴地区释放气球，庆祝停火协议生效24小时

右图：2016年12月25日，阿勒颇市东部的一户居民从临时收容所返回已遭严重破坏的家园

亚境内都有驻军，各自构成一股势力的支持者，且彼此互有需求。以这三国为轴心，埃及、以色列和沙特阿拉伯的利益也将在停火期间获得部分承认和满足。刚刚向俄罗斯外交官发泄过怒气的奥巴马被完全遗忘了——谁会去关心一个掌权时间只剩下两星期的准退休人士呢？同样被遗忘的还有“伊斯兰国”：尽管他们在12月中旬重新占领了能源枢纽帕尔米拉（Palmyra），并且刚刚在伊斯坦布尔袭击了一家夜总会，但依旧在对阿勒颇难民问题喋喋不休的欧美媒体已经将其完全视为“过去时”。实际上，这个恐怖主义哈里发国仍然控制着幼发拉底河两岸的大部分土地，并且继续围困代尔祖尔和巴卜——他们才是叙利亚境内占据领土最多的交战团体。

尽管俄罗斯在2016年的叙利亚变局中收获颇丰，但种种迹象显示：莫斯科与德黑兰的同盟在协调性上已经逼近阈值。普京介入叙利亚的初衷在于撬动美俄关系制造杠杆，阿勒颇之战后巴沙尔的地位既已巩固，暂时中止武力投入、等待特朗普出招遂成为经济之选。更何况莫斯科在能源市场上意图笼络的是包含沙特阿拉伯、卡塔尔和利比亚在内的全体OPEC成员国，

在特朗普主动向普京示好却暗示可能恢复对伊朗的制裁之时，俄伊两国的同盟未必始终能保持亲密无间的状态。另一方面，德黑兰插手叙利亚战局的长期目标在于打通从伊拉克到黎巴嫩的什叶派走廊，奠定在波斯湾和阿拉伯半岛的战略优势；这一过程不仅将继续激化伊朗与沙特、土耳其等国的矛盾，连带还将催化巴勒斯坦—以色列冲突的进一步发酵。如此宏大的地理攻势，势必使地中海东岸各国成为对冲“新波斯帝国”的前沿，从而使黎凡特地区的冲突因子无法被彻底消弭。

更加令人担忧的是，身处叙利亚与伊拉克之间、坐拥内线之利的“伊斯兰国”，在2017年可能获得进一步喘息甚至死灰复燃的机会。叙利亚西线的战况已经证实：只有在优势空中力量的掩护下投入大量地面部队，才能在短期内迅速扭转局势，而这一条件在2017年完全不具备——此前在政府军控制区和“伊斯兰国”之间充当缓冲带的反政府武装力量已经衰竭，而需要靠外籍民兵维持攻击力的政府军同样元气大伤，都必须休养生息。在东面，伊拉克安全部队满足于继续围歼摩苏尔周边以及底格里斯河以东残敌的



2017年1月6日，叙利亚武装力量总参谋长阿尤布中将（左二）在俄罗斯航母“库兹涅佐夫号”上向俄军指挥官敬礼致意，欢迎该舰离开塔尔图斯港。当天，俄罗斯海军开始启动分批从叙利亚撤军的行动，包括“库兹涅佐夫号”和核动力巡洋舰“彼得大帝号”在内的主力舰相继朝巴伦支海返航。

阶段性目标，短期内同样无意启动对“伊斯兰国”腹地的反攻。加上法、德两国在大选之前很难骤然出兵，2017年的“伊斯兰国”可能暂时中止在欧洲的零星恐怖袭击，集中资源恢复对叙利亚西部的进攻。如此一来，全球反恐联盟下一阶段行动的难度势必急剧增大；而分裂倾向已经日益显明的叙利亚，距离和平也将更加遥遥无期。

俄罗斯抽身在即

2017年1月7日，俄联邦武装力量总参谋长格拉西莫夫在莫斯科宣布：包括“库兹涅佐夫号”航母在内的俄罗斯海军舰艇将自即日起陆续驶离地中海东部，返回位于黑海和巴伦支海的母港。除去留驻于拉塔基亚省赫梅明基地的40多架攻击机、十余架直升

机以及少量防空部队外，参与阿勒颇战役期间对陆支援的俄罗斯海空军部队正在分阶段撤出前线。同日，受OPEC减产计划影响，布伦特原油期货报收于每桶57.10美元，较去年同期上涨80%以上。这意味着日产1100万桶原油的俄罗斯有望在今年凭空增加数百亿美元的收入。

普京挟新胜之利果断抽身，并未出乎观察家的意料。正如第二次海湾战争期间的美国不可能单靠空中打击平息纳格什班迪军（JRTN）和逊尼派民兵的抵抗，俄罗斯军队在叙利亚采取的“间接行动路线”同样无法彻底扭转巴沙尔政权面临的困境。在2016年入秋以后的作战中，俄罗斯海空军的巡航导弹和攻击机仅能协助政府军完成对特定城市和省份的攻坚战，却不足以控制交通线和威慑叙利亚腹地。反政府武装在大马士东郊和霍姆斯以北依然控制着几块根据地，缺



1



2

海空火力投射展示“铁拳”，优先协助政府军收复为国际舆论所关注的大城市，拒不出动成本高昂的地面部队（部分也是由于俄军的海、空快速运输能力已经大不如前）。面对巴沙尔当局战线支离破碎、兵力严重吃紧的困境，莫斯科在11月下旬开始协助其编练一支新的野战部队第5军，下辖一个机械化师和一个装甲师，由俄方提供装备和训练，但人员招募仍须由大马士革当局负责。一言以蔽之，普京力图使俄罗斯在叙利亚事务中的投入清晰可控。而在收复阿勒颇之后，短期行动的成效已经见顶；鉴于莫斯科无意在每条战线上为政府军“买单”，撤出使用成本高昂的航母编队遂成为必然。

另一项关键问题在于，作为巴沙尔政权最重要的两个支持者，莫斯科与德黑兰在叙利亚问题上的立场并不完全一致。早在阿勒颇围城战末期，伊朗政府就对俄罗斯主动开启与土耳其的对话渠道、促成反政府军和平移交城市表示了不满。在反政府军退往伊德利卜之前，由伊朗控制的“圣城军”（伊斯兰革命卫队下属的负责境外作战的特种部队）和真主党武装一度尾随追击，阻挠停火协议的执行；直到反政府军同意交出伊德利卜省的两个什叶派村镇埃尔富阿和凯弗拉雅，伊朗方面才默许其有序退出阿勒颇。在莫斯科和安卡拉牵头达成全面停火协议后，德黑兰同样因为被排除在倡议国之外，委婉地表达了不满。诚然，两国在军事问题上的合作依然亲密无间——2016年12月20日，俄伊双方宣布将在叙利亚组建联合指挥部，以协调支持巴沙尔政权的外籍士兵的行动——但莫斯科多少已经意识到：德黑兰在叙利亚追求的目标远比莫斯科来得宏大，干预的层次也不仅限于军事，而是渗透到了政治、社会、宗教各个层面。在此情形下，继续执着于部署大量作战人员，可能使俄罗斯的行动自由被伊朗所裹挟甚至绑架，从而影响到莫斯科的通盘布局，故不宜恋战。

公允而论，普京并不担心急于求成的德黑兰可能影响到巴沙尔和莫斯科之间的友谊；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俄罗斯是大马士革唯一一个有能力从整体上影响国际社会对叙利亚问题的态度的盟友；但举足轻重的位置也意味着莫斯科需要思考更复杂的问题，而不似伊朗只需将眼光聚焦于中东一隅。普京关心的终极目标是使叙利亚问题服务于俄罗斯的全球利益——将中东作为撬动乌克兰僵局的杠杆，并使尽可能多的中东国家承认俄罗斯在叙利亚问题上的仲裁者角色，从而推动特朗普尽快开启美俄直接对话。在此

1. 2016年12月8日，在俄罗斯石油公司位于西伯利亚东部的罗斯科耶油田，技术人员将开采出的原油注入储油罐。两天后，卡塔尔主权基金与俄石油达成协议，以105亿欧元收购后者19.5%的股份

2. 2012年8月7日，一名“自由叙利亚军”士兵在阿勒颇的萨拉赫丁街区躲避政府军的追击

乏攻坚能力的政府军仅得将其围困并无聚而歼之的实力；东部重镇代尔祖尔自2015年春天起即被“伊斯兰国”包围，迄今仍无脱困的可能。尽管阿勒颇之战的胜利使反政府武装完全控制的省份减少为伊德利卜一处，但政府军依然需要在阿勒颇以西、巴卜以北、霍姆斯和大马士革周边以及叙利亚—以色列边境的至少五条战线上处于进攻状态，并且需要同时进行平原野战、城市攻坚战和反游击治安战，还要防范“伊斯兰国”从东面偷袭，在人力、财力和军火资源上都是极其沉重的负担。

尽管俄罗斯军队并不缺乏城市攻坚战经验，但在乌克兰危机迄今不曾收场、财力受国际制裁影响捉襟见肘的背景下，普京无意使叙利亚成为第二个拖垮莫斯科的阿富汗。他的一切军事决断都建立在“舆论反应大于实际投入”的基础之上——通过有针对性的



2016年11月29日，利比亚“国民代表大会”领导人哈夫塔尔元帅访问莫斯科，与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进行了会谈

过程中，他并不忌讳与曾经唇枪舌剑的土耳其、沙特等国改善关系，甚至主动为处境不佳的埃尔多安纾困，诱导其远离华盛顿、成为俄罗斯在中东问题上的新伙伴。而伊朗长期以来将利雅得和安卡拉视为争夺地区领导权的最大对手，甚至在也门扶植胡塞武装与沙特展开热战，对此自是常抱不满。故俄罗斯主动减少军事投入，把冲锋陷阵的角色移交给伊朗，方便了将地区目标与全球目标分离开来，也有助于向土耳其等国传递诚意。

不仅如此，随着全球油价在2016年底逐步回暖，俄罗斯开始尝试将其中东政策与能源经济结合起来。12月初OPEC成员国启动关于限产问题的最终谈判时，莫斯科主动与沙特副王储萨勒曼达成共识，协助其说服伊朗、伊拉克和利比亚采取一致行动，并表示俄罗斯自身也将在2017年启动限产程序。作为回报，素来与莫斯科关系不睦的卡塔尔主权基金在12月10日联手瑞士嘉能可公司（Glencore），出资105亿欧元购入俄罗斯石油公司（Rosneft）共19.5%的股份，成为其第三大股东。这是2016年全球能源市场最大的一笔单一交易，对莫斯科无疑是雪中送炭之举。两天后，俄石油总裁伊戈尔·谢钦访问开罗，与埃及政府签订了出资28亿美元入股舍鲁克（El Shorouk）特大天然气田项目的协议，并计划与埃及和阿联酋建立三方投资基金，共同开发这一目标日产量可达27亿立方米的新项目。这无疑是莫斯科布局地中海、以图确保中南欧市场份额的对策。

2016年11月底，控制利比亚东部和南部、掌握该国绝大部分产油区的“国民代表大会”政权领导人

哈利法·哈夫塔尔（Khalifa Haftar）元帅在一年内第二次造访莫斯科，与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和国防部长绍伊古举行了会谈。俄罗斯不仅承诺帮助哈夫塔尔成为利比亚唯一合法的国家元首，还为其印刷了总额达40亿利比亚第纳尔（约合28亿美元）的新钞，以在“国民代表大会”的控制区建立新的法币制度。一旦哈夫塔尔在国内政争中胜出，OPEC接近半数的成员国（阿尔及利亚、伊朗、伊拉克、利比亚、尼日利亚、委内瑞拉）将成为莫斯科的直接盟友，这六个国家同时也从俄罗斯大批购买武器；加上对俄关系日趋升温的卡塔尔和沙特阿拉伯，普京将在事实上确立对全球能源市场半数以上份额的直接影响，从而为俄美博弈增加重大筹码。

德黑兰的野心

与俄罗斯的见好就收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伊朗在2016年咄咄逼人的攻势，以及它和另外两个地区强国土耳其、沙特阿拉伯已然形成的竞争关系。从2012年开始，伊斯兰革命卫队（IRGC）的指挥官和特种部队就已经全面介入叙利亚战局，并向巴沙尔政权提供军火和财政援助。到2016年底为止，在叙利亚境内的伊朗军事人员约有3000人到5000人，已经有至少360人在战斗中阵亡，包括一名少将和两名准将。活跃于叙利亚—黎巴嫩交界地带、受伊朗直接资助和武装的真主党（Hezbollah）部队已有6000人到8000人进入叙利亚，在2015年的扎巴达尼之战和最近对阿勒颇的三次大规模攻势中，他们代替政府军承担攻坚任务，阵亡总数超过1500人。除此以外，伊朗还在国内的巴基斯坦和阿富汗裔移民中招募志愿者，编成两个外籍旅进入叙利亚参战，迄今为止已有700余名阿富汗人和至少66名巴基斯坦人战死。据联合国叙利亚问题特使斯特凡·德米斯图拉（Staffan de Mistura）估计，德黑兰当局每年向巴沙尔政权提供的各类援助总支出超过60亿美元；美国塔夫茨大学东地中海研究中心统计出的数字则为每年150亿美元，尚不包括俄罗斯提供的军火和训练支持。

对德黑兰当局而言，叙利亚内战的长期化使他们获得了建立从波斯高原延伸到地中海东岸的什叶派战略走廊的机会。并且在中东主要国家中，唯有伊朗享有此种便利：德黑兰的法基赫（Faqih，伊斯兰法教士）们兼有《古兰经》解释者和知识分子的双重角色，依

靠什叶派教法和文化认同在不同国家的政治派别以及武装力量之间建立起共识，某种程度上远比逊尼派极端主义者（“伊斯兰国”和叙利亚反政府阵营中的教权分子）和泛阿拉伯主义者来得开明。作为大中东地区财力和国防力量最为充裕、人口增长已经度过爆炸期的头号地区强国，尽管伊朗政府也面临若干内部批评者的挑战，但相比民族矛盾突出的土耳其和厉行瓦哈比派教法的沙特还是远为稳固。这使得德黑兰当局可以利用“新月沃土”（Fertile Crescent）的链式传导机制，建立从中亚延伸到黎凡特的政治—军事共同体，实现由能源大国向伊斯兰世界唯一领袖跃进的长期目标。

这个什叶派共同体目前的成员包括也门胡塞武装（Houthis）、控制伊拉克中央政权的伊斯兰达瓦党（Dawa Party）、在两河走廊参与对“伊斯兰国”作战的什叶派民兵、叙利亚巴沙尔政权、黎巴嫩真主党、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以及阿塞拜疆、巴基斯坦、阿富汗等国的什叶派志愿者。美军撤出后在两河平原出现的政治真空完全无法阻挡德黑兰的西进，这种情形还因为2015年7月美伊核协议的达成而进一步加剧：尽管美国随后追加了对伊朗弹道导弹项目的制裁，但并未将解除经济制裁与约束德黑兰在中东的政治渗透挂钩。这使得最近一年半以来美国在中东的处境变得尤为尴尬：倘若德黑兰支持巴沙尔政权对抗反对派和“伊斯兰国”的行动获胜，美国将因战略对手获利而颜面无光；但如果这一行动失败，逊尼派极端分子得势同样会危及美国的全球利益。“敌人的敌人仍是我的敌人。”这便是造成奥巴马政府在2016年逡巡不进的一大悖论。

从历史经验看，唯有萨拉菲主义者（保守的逊尼派圣战者）和泛阿拉伯主义者的结合能够威胁到伊朗的非正式帝国——两伊战争中由沙特提供财政援助、伊拉克冲锋在前的模式即是如此——这也是德黑兰在叙利亚问题上始终斗志昂扬的最主要原因。不仅是“伊斯兰国”关于重建“大呼罗珊”（Greater Khorasan，包含伊朗高原和中亚大部分版图）的妄想直接威胁到了伊朗政权的基础，固守伊德利卜省的“征服军”（Jaish al-Fatah）——欧美舆论眼中的“反政府武装”——同样被德黑兰视为心腹大患。这支5万人左右的圣战者联军曾长期获得沙特、土耳其和卡塔尔的援助，在世俗派的“自由叙利亚军”被击溃后已经成为反阿萨德阵营最强大的武装力量。但构成“征服军”中坚的“黎凡特征服者阵线”（Jabhat Fateh al-

Sham）脱胎于“基地”组织叙利亚分支“胜利阵线”，“自由人民伊斯兰运动”（Ahrar al-Sham）被联合国界定为恐怖组织，“努尔丁·赞吉运动”和“突厥斯坦伊斯兰党”同样声名狼藉。2016年12月19日俄罗斯驻土耳其大使卡尔洛夫遇刺一案，便是由“征服军”的支持者所制造。对这批行动出格、往往与恐怖分子已无二致的萨拉菲主义者，伊朗和俄罗斯均持零容忍态度。德黑兰当局甚至因为俄土两国达成允许“征服军”和平撤离阿勒颇的协议，公开表达了不满。

但对萨拉菲主义的不满，并不意味着伊朗会将彻底铲除“伊斯兰国”作为自身的终极目标。德黑兰正在经营的是一个袖珍版的多民族帝国，财政负担不轻；每年支持巴沙尔政权的花费已经达到了上百亿美元的规模，另外还须支出至少1亿美元用于资助真主党，1亿到2亿美元用于胡塞武装，这还不包括采购外国军火和招募外籍志愿军的开支。鉴于伊朗的采油和精炼设施在30多年的国际制裁期内基本未获得更新，部分开采年限较长的板块也进入了成熟期，该国原油产量在2017年至多能达到日均400万桶的水平。而德黑兰已经应允加入OPEC的限产计划，这样即使油价能在2017年逐步回暖，增加的收入也不足以同时支持本国基础设施的改善和大张旗鼓的外部扩张。一旦打通经两河走廊以及叙利亚中部通往黎巴嫩的战略走廊，伊朗同样有可能缩减军事行动的规模，将注意力转移到插手巴以问题上。届时叙利亚的分裂局面将继续维持下去。

而百足之虫、死而未僵的“伊斯兰国”，恰恰可能从中获得卷土重来的机会。2016年12月中旬，就在政府军全力以赴围攻阿勒颇之时，“伊斯兰国”集中5000名主力部队、数十辆坦克和部分重炮，重新夺回了中部重镇帕尔米拉。此举不仅证实“伊斯兰国”的野战能力犹存，还使其得以重新控制日产原油约3万桶的能源走廊，战略意义重大。而政府军在库尔德人武装、真主党和俄罗斯空军的配合下进行了将近一个月的反击，也只刚刚收复帕尔米拉以西的T-4机场，

就在政府军全力以赴围攻阿勒颇之时，“伊斯兰国”集中5000名主力部队、数十辆坦克和部分重炮，重新夺回了中部重镇帕尔米拉。

短期内尚无夺回城市的希望。由此看来，尽管“伊斯兰国”在叙利亚和伊拉克境内的总兵力已经下降到2万人左右的水平，但一旦集中兵力、火力，仍有定向发动攻势的余力。预计在2017年入夏以前，伊拉克政府军的注意力都会集中在摩苏尔包围圈内，叙利亚军队则要巩固对阿勒颇以东新收复地区的控制，不可能对幼发拉底河中游地区发起协调一致的进攻。而目前在“伊斯兰国”控制区内仍有300万以上的人口，足够组建新军，在利比亚、也门和黎巴嫩境内的3万到5万名外线作战者也有可能进入叙利亚境内。如此一来，看似已经稳定的叙利亚西部战线，完全可能因“伊斯兰国”的定向反攻再度出现变数。而巴沙尔政权与反对派的和平谈判，以及俄美两国为恢复双边关系而进行的外交接触，都有可能分散国际舆论对叙利亚真实战况的关注。届时恐怖主义武装重演2014年夏天对伊拉克北部的快速进攻，绝非杞人忧天。

库尔德人问题

2016年8月24日一早，土耳其陆军第3军的一个特种团在空中力量和数十辆坦克的配合下，突然越过叙利亚北部边界，向“伊斯兰国”控制的小城贾拉布鲁斯(Jarabulus)发起了正面进攻。从那时起至今，土耳其正规军以及受其支持的数千名“自由叙利亚军”陆续占领了巴卜以北、曼比季以西，幼发拉底河西岸超过1600平方公里的土地，不仅将“伊斯兰国”武装向南驱逐，还对参与反恐行动的库尔德人“人民保卫军”动武。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宣称，此举旨在建设总面积达5000平方公里的3块“安全区”，安置涌向叙土边境的上百万农民，并阻止“分裂势力”利用叙利亚北部作为破坏土耳其稳定的策源地。作为对这一行动的回应，12月初，被安卡拉当局宣布为恐怖组织的库尔德工人党(PKK)在土耳其境内连续制造了3起炸弹袭击事件，造成250余人死伤，也使涉及叙利亚、伊拉克、土耳其三国的库尔德人问题重新为国际舆论所关注。

与今天的叙利亚—伊拉克国界一样，库尔德人问题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产物。在1920年协约国与奥斯曼帝国签署的《赛夫勒和约》中，曾经承诺在位于土耳其东南部的库尔德斯坦地区(Kurdistan)实行少数民族自治，允许当地库尔德人拥有自决权；若该地区被证实有能力建成独立的民族国家，国际联盟将担保库尔德斯坦在1921年彻底独立。但由于英法两

国在自治区的划界问题上反复拖延，库尔德人决定和新组建的土耳其共和国军队并肩作战，对抗在英法支持下入侵安纳托利亚的希腊。不过在1923年重新签订的《洛桑和约》中，厉行单一民族化、对库尔德人自治缺乏兴趣的土耳其领导人凯末尔做出了一项意义深远的决定：肢解被称为“大库尔德斯坦”(Greater Kurdistan)的自治国预定版图，将其西部并入法属叙利亚，南部并入英属伊拉克，西北部归波斯(伊朗)所有，北部地区则留在土耳其疆界内。面积超过40万平方公里的大库尔德斯坦自此被纳入四个不同国家的版图，且2800万人口(2014年数字)在四国皆沦为少数民族，自主权利荡然无存。

为了反对这种安排，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库尔德民族主义者即在上述四国发动了惨烈的武装抵抗。1925年，北库尔德斯坦一度宣布脱离土耳其独立；1946年，伊朗库尔德人在苏联的支持下建立“马哈巴德共和国”，但都被迅速镇压下去。伊拉克和叙利亚境内的库尔德人在反对威权政府的起义中，更是遭到了从毒气弹袭击、集体屠杀到强制迁徙在内的残酷对待。即使是在相对“文明”的土耳其，安卡拉当局也要到1992年才被迫承认库尔德民族的合法地位，并且继续打击以爆炸、绑架等有组织恐怖活动作为抵抗手段的库尔德工人党。而在1991年海湾战争后一度取得自治地位的伊拉克库尔德人，其后仍然遭到萨达姆政权的武力弹压。

但一切在2003年美国入侵伊拉克之后发生了变化：聚集于杜胡克、苏莱曼尼亚和埃尔比勒三省(即南库尔德斯坦)的500余万伊拉克库尔德人再度揭竿而起，完全控制了这片7.8万平方公里的区域，建立起自己的议会、政府和独立的武装力量，并在事实上控制了日产原油90万桶的基尔库克油田。在2014年以来对“伊斯兰国”的作战中，南库尔德“决死军”(Peshmerga)基本以自筹军饷和武装、独立行动的方式作战，并不听从伊拉克安全部队的指挥。尽管南库尔德人在巴格达的国民议会中依然有自己的代表，并使用伊拉克第纳尔作为货币，但通用库尔德语和英语、与德黑兰联络频繁的南库尔德斯坦已经成为事实上的国中之国。

如此振奋人心的前景，自然会为叙利亚境内的西库尔德人所效仿。2011年叙利亚内战爆发后，西库尔德斯坦四省的200多万居民在“决死军”的援助下驱逐了忠于巴沙尔政权的守备部队，完全控制了叙利亚北部，宣布组建独立的自治政府，并成立了自己的武



(杨敬摄/新华社供图)



2016年2月7日除夕，重庆市黔江区太极乡石槽村“贫困户”徐超廷一家在新居吃团圆饭，欢度脱贫后的第一个春节

经济新常态下的易地扶贫搬迁

——专访中国人民大学中国扶贫研究院、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教授汪三贵

记者 付晓英

“十三五”规划中要实施易地搬迁扶贫的人口规模接近1000万，如何让这部分人群通过搬迁的方式脱贫是最核心的问题。

1000万人的扶贫搬迁

三联生活周刊：“十三五”规划中，要实施易地搬迁扶贫的人口规模接近1000万，这在我国目前的贫困人口中占多大比例？

汪三贵：我国对贫困人口的定义是年人均消费支出低于2855块钱，按照这个标准，国家统计局去年底统计的贫困人口数字是5575万，其中易地搬迁扶贫的占五分之一。要通过易地搬迁扶贫的群体主要分布在中西部地区，西南和西北地区最多。一般来说，这部分人群所处的地理位置比较偏远、居住相对分散，比如交通、饮水、医疗、教育等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

水平比较低，生产生活不便利，如果单独给分散居住的几户人家修路、建学校，成本会非常高；还有的地区生态环境脆弱、地质灾害多发。根据各地情况，搬迁分为不同类型，有的是整体的一个自然村都要搬，有的可能只是村子里分布比较偏远、分散的几户人相对集中到一起，这样一来，生产生活条件更容易得到改善。

三联生活周刊：要完成将近1000万人的易地搬迁，需要的资金规模和构成是怎样的？

汪三贵：政府一共筹集了6000亿元，其中有一部分是专项财政资金，有3000亿元是农业发展银行和国开行的贷款，还有很少一部分是农户自筹，大约200多亿元。平均每个人需要的搬迁成本是6万元。我们前年在中西部五个省对已经搬迁的家庭做了成本估算，一户人家搬迁的平均成本是20万元，这里面包含宅基地、水电路等基础设施等，公共服务的成本要占差不多一小半，最主要的成本是房子。



(邵海麟 摄 / 视觉中国)

2015年1月13日，四川省华蓥市阳和镇的易地扶贫搬迁户迁入偏岩子新村，在新居门口享受温暖的冬日阳光

三联生活周刊：对于迁入地的选择要考虑哪些因素？会不会与迁入地发生资源、宗教、文化上的冲突。

汪三贵：这样的情况现在很少了，以前有过。现在的搬迁大部分是城镇化迁移和本村内相对集中，真正大规模搬到外村的很少，它不像修水库等工程搬迁，这种扶贫移民搬迁很少会有组织、大规模地进行跨区域人口迁移。

三联生活周刊：如果因为生态问题搬迁，人口搬出来以后，原来的居住地如何处理？

汪三贵：部分地区是让它自然恢复生态，或者是把原来的耕地、宅基地复垦。但是由分散到相对集中的这种搬迁，原来的很多耕地还在继续使用。扶贫搬迁跟生态搬迁不完全是一个概念，生态搬迁有可能完全是为了恢复生态，而扶贫搬迁要么生态很差，要么就是为了解决发展问题，比如位置太偏远、享受不到公共服务等。

我们一般把易地搬迁人群分为生存困难和发展困难两类。地质灾害、位置太偏远、缺水等都归为生存性搬迁，而发展性搬迁主要是为了追求更好的发展条件，比如说没有学校、诊所等，基本发展条件比较差，而不是说在当地无法继续生存。我们在这五年之内规划的1000万易地搬迁扶贫人口里，大概有一半人既面临生存性问题，又面临发展性约束。大约不到5%的搬迁户只面临生存困难，将近38%的搬迁户只面临

发展困难。其中，湖南、四川、贵州、云南面临生存和发展双重约束的搬迁户的比重较高，湖北和陕西面临纯发展型约束的搬迁的比重较高。

安置与脱贫

三联生活周刊：这么大规模的人口搬迁出去，如何来安置他们？

汪三贵：现在有多种搬迁方式，有直接搬到城镇里的，还有比较分散的农户就近安置、建中心村，这样能相对低本地解决住房、交通、医疗、教育服务等问题，还有的是自己找新的搬迁地，但这种比例很小。

前期的调研，我们遇到一些因为地质灾害搬迁到公路边居住的，生活条件改善很多，他们也比较满意。也遇到一些搬迁到城镇里，但周围没有产业，没法就业，这种搬迁带来的问题就比较大。搬迁必须考虑当地的产业发展和就业条件，我反对盲目的城市化搬迁，因为很多农户没有技能在城镇里就业，城镇里也没有足够多资源可以提供给他们，所以还是要按照各地的实际情况选择搬迁方式和安置方式。

三联生活周刊：农民的搬迁意愿怎么样？一般来讲，在生存环境相对恶劣的地方，有能力搬迁的人应该很早就搬走了，剩下的人能负担起搬迁的成本吗？像“搬富不搬穷”这种情况以前也经常发生。

汪三贵：现在搬迁是强调自愿的，但是有地质灾害的地方必须搬。我们在不同地区调研了2000多户，其中超过92%的人是愿意搬迁的，农户说得很实在，不搬怎么办？不可能因为分散的几户就花几百万去修路、建学校，如果把分散的几户集中起来，比如原来有十几个小村落，现在可能相对集中成四五个，尽量靠近土地等生产资源，下一步再重点建设村内道路、田间的生产道路，形成配套。综合考虑到这些，总体来讲，绝大多数人是愿意搬的。

从搬迁户自己的选择来看，搬迁的第一原因为太偏远，占比为44.08%，第二原因为生存环境差，占比为22.73%，第三原因为住房条件差，占比为11.30%。各省的搬迁原因不尽相同，其中贵州、云南搬迁的原因除生存环境差、太偏远以外，灾害频发也是一个重要原因；甘肃搬迁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缺水。

我们在调研过程中发现，的确有超过一半的搬迁户认为缺钱是搬迁面临的困难，但这主要是因为



汪三贵

我们的调研对象全部被列入搬迁对象范围，但尚未实施搬迁，加上易地扶贫搬迁政策宣传不到位，多数待搬迁户不了解搬迁补助政策。第二和第三位的担心是搬迁后收入来源没有保障以及搬迁后无地可种，还有的担心耕地太远，生产不便。平均来看，建档立卡搬迁户愿意拿出1.3158万元自付资金用于搬迁，愿意借1.6907万元来用于搬迁。2015年底所有调查户的平均负债为1.1028万元。以前，“搬富不搬穷”是很普遍的问题，比如，搬迁一户的成本是20万元，过去国家通过各种补贴承担了一半的成本，剩下的10万元是要搬迁户自筹的，真正的穷人怎么可能拿得出10万块钱来搬迁？所以当时很多人搬不起。我们前年到陕南的一些地区调研，他们也说愿意搬，但确实搬不起。

去年出台新的搬迁政策解决了资金问题，基本不会再出现“搬富不搬穷”的状况，国家也强调不能给要搬迁的贫困户增加大量债务，所以，贫困户自己需要出的钱很少，而现在最主要的问题是怎么搬？搬出去以后能不能稳得住？搬出去以后他的生活是不是会真正改善？这是核心问题。

三联生活周刊：贫穷的问题如何通过易地搬迁的方式解决？以前经常会发生这样的状况，比如给贫困户家里发几只羊，想扶持农户养殖，结果农户却把羊拿去卖了，又回到过去的窘境里。

汪三贵：一些地方扶贫的确有这种问题。产业扶

贫是最难的，贫困人口缺能力、缺技术、缺赚钱观念，以往还缺资金，现在资金不是主要问题，但其他的核心问题依然难以解决。当然，一小部分贫困户可以搞一些小产业，但大多数贫困户很难做到。

现在跟过去不一样，二三十年前，很多贫困户连吃饭的问题都没解决，当时的产业扶贫发点种子、搞点化肥，农户自己生产的粮食能够多吃一点，这就算扶贫了。但现在已经是商品生产，贫困户很难参与市场竞争。目前，各个地方都要创新扶贫机制，让贫困户能够加入到现代产业链里来，而这个产业链是由现代化的公司、专业合作社和大户主导的，这些人能力更强。要让他们把贫困户组织起来，穷人只做他们能做的事情，比如只负责按照技术要求生产，市场、技术等他们做不了的事情由经营主体来做，相当于把原本的小农经济模式打破了，把他们纳入到工业化和产业化的体系里。比如，贵州很多地方在开展乡村旅游作为扶贫产业，但是越贫困的家庭越搞不了乡村旅游，因为居住条件差、经营能力也有限。现在很多地方都在探索，我们到贵州、重庆看到的乡村旅游创造了各种不同的模式。地方政府怎么把穷人纳入到旅游发展里、让他们也能受益呢？这里面有多种途径，比如把3万块的财政扶贫资金转给旅游山庄，让旅游山庄拿这个钱经营，然后给贫困户分红，但分红也有问题，不干活、纯分红相当于养懒汉，所以地方政府又把这3万块钱的分红分成两半，鼓励贫困户参与生产，因为旅游山庄需要各种农产品，所以组织贫困户成立合作社，生产出来的土鸡、西瓜、甜玉米，各种蔬菜等全都交到山庄，交易量越大，收益和分红就越多。此外，旅游山庄夏季特别忙，贫困家庭的劳动力可以在山庄里短期就业，几个月就能挣好几千块钱，我们把这称为利益联结机制，把贫困户跟有能力的经济实体有效连接起来，形成共赢的局面。

产业扶贫相对比较复杂，但这是根本性的解决之策，贫困家庭能不能建立稳定的产业或者有稳定的就业很关键，否则，他的脱贫是不可持续的，政策一撤可能又返贫了。

新常态下的扶贫政策

三联生活周刊：易地搬迁扶贫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我国的扶贫政策经历了哪些阶段？发生了哪些变化？

汪三贵：易地搬迁从上世纪80年代就开始了，

最早是在西北地区，到90年代时，国家发改委主持生态移民搬迁，总体来说规模相对较小。这次“十三五”的搬迁规模比前几十年的总规模还大。

过去几十年，我们的扶贫不到人、不到户，当时主要以区域为对象，包括县、村庄、片区，是针对贫困地区的，而不是针对具体的贫困户。2013年提出“精准扶贫”，除了贫困县、贫困村以外，扶贫重点要针对到户，要把全国真正的贫困人口识别出来，建档立卡，这是最大的改进。这个工作很困难，因为是在最穷、最落后的地方开展工作，人的能力、素质都比较低，这么复杂细致的工作免不了会出现各种各样的偏差，但是首先要把这个系统建立起来。尽管这中间有一些问题，比如识别出来的一部分人并不是很贫困，而还有一部分贫困人口没有识别出来，去年、前年都暴露过这个问题，但是这个过程在不断调整改进，几百万不合格的清理出去，又加进几百万真正的贫困人口。但是，即使调整到现在，也不可能做到100%准确。基层的情况也很复杂，标准也是比较模糊的，我们尽管有一条2855元的贫困线，但是在农村，你哪能知道这一家到底收入多少、消费多少？很难找到准确的数字，只能是地方政府根据中央要求的“两不愁、三保障”标准来估计，准确率虽然达不到100%，但至少也达到了百分之七八十，同时还在不断调整、评估、检查，这也是很大的成就。

识别出来以后，怎么解决这些人的贫困问题呢？第一是产业发展，依靠产业发展富裕一批；还可以帮助有一部分人在本地或东部地区就业；还有健康扶贫和教育扶贫，因为从长远来看，贫困某种程度是代际传递的，上一代贫困，下一代也贫困，不仅是观念，还有健康状况和教育程度。从今年开始，所有建档立卡的贫困家庭的孩子都可以免费上高中。而全国建档立卡数据显示，大概44%的贫困家庭与疾病有关，这个比例是相当高的，对于贫困人口，现在需要从怀孕就开始干预，关注健康状况和儿童早期发展，需要从孩子开始，通过营养、医疗等服务加强干预；另外还要让贫困人口能看得起病，通过医疗或健康服务保证基本的劳动能力；如果是已经丧失劳动能力的贫困家庭，只能通过社会保障来解决。就是说，把贫困人口识别出来以后，要因人因户施策，针对每一户采取不同措施，并且经常是多个措施并举，这就是精准扶贫的核心内容。

三联生活周刊：你之前的研究提到，农业对减贫的效率是第二、三产业的四倍，这应该怎么理解？现

在农业在中国的经济结构的占比不断下降，这是不是也会对扶贫效果产生不利影响？

汪三贵：我们进行现代化建设，肯定是第二、三产业发展更快，但是第二、三产业离穷人很远，越现代的产业，穷人越无法参与。农业尽管发展慢，但是30多年来农业增长速度也在4.5%到5%之间，并且农业每增加一个百分点带动贫困人口脱贫的能力是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四倍。因为中国的贫困人口主要在农村，而且越是贫困人口，他的收入来源里农业占的比例越大，所以穷人能够参与的产业、主要收入来源的产业当然影响更大，农业的增长差不多贡献了一半的减贫效果。目前，农业虽然在经济结构中的比重下降，但是农业本身还是在增长，只是第二、三产业发展速度更快，而在产业扶贫里，现在也特别强调贫困地区农业特色产业的发展，扩大规模、提高效率，让贫困户能够进入到现代农业产业链。

三联生活周刊：过去30年，我们减贫的效果不错，但是现在中国进入经济新常态，GDP增速放缓，这会对扶贫产生哪些影响？

汪三贵：按照国际标准，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减少了7亿多贫困人口，确实效果不错。但是减贫主要的原因是持续高速的经济增长，农村的增长、农业的增长和一些劳动密集型产业对减贫起到很大作用。前些年，中国GDP增长接近10%，进入新常态以后经济增长速度下降了差不多一半。同时，改革开放初期的收入分配非常平等，1981年，农村的基尼系数是0.21，现在差不多是0.4，增加了差不多一倍，这就意味着收入分配越来越不平等，每增加一块钱，穷人分到的比例越来越少。经济增长速度下降了差不多一半，收入分配又变得越来越不平等，这就导致现在经济增长对减贫的作用越来越弱。如果还是采取以往那种方式，通过一般的经济增长来带动减贫，效果越来越差。所以需要更有针对性的措施，针对很难从一般经济增长面受益的贫困户进行帮扶，这也是精准扶贫政策出台的一个重要背景。■

在产业扶贫里，现在也特别强调贫困地区农业特色产业的发展，扩大规模、提高效率，让贫困户能够进入到现代农业产业链。

奥迪 A4 的传承与改变

尽管 2016 年豪华车市场竞争激烈，但奥迪依然坐稳了豪华车销量的头把交椅，其中 9 月份上市的全新奥迪 A4L 功不可没。

对一汽 - 大众奥迪而言，奥迪 A4L 有着非常特殊的意义：它是奥迪品牌年轻化的重要载体，代表着年轻、时尚和活力。全新奥迪 A4L 的投放，标志着一汽 - 大众奥迪国产车型开始新一轮的产品换代、科技升级和竞争力提升。

全新奥迪 A4L 有一张令业界瞩目的标签：十大科技革新和 40 项重大变化。这款 A4L 有很多亮点：棱角进气格栅、更犀利的大灯、全新造型的轮毂以及炫酷的仪表盘和独具创新的内饰设计。但这款新作远不仅是奥迪家族的颜值担当，从平台到动力系统，从内饰设计到科技配置，全新奥迪 A4L 的改变可谓“脱胎换骨”。

2016 年 12 月 19 日，在一汽 - 大众长春生产基地，全新奥迪 A4L 生产流程首次公开展示。

全新奥迪 A4L 的生产线包括冲压、焊装、涂装、总装四大工艺。冲压车间自动化水平相当高，年产冲压件 2500 万件，钢件压机线自动化节拍突破了 17 次 / 分钟。

冲压零件和板材离开模具后，即被送往焊装车间，经过压合和焊接，从而形成前后底板、轮罩、门盖等大部件。为全新奥迪 A4L 建造的焊装车间，4 条总拼线同时运转，日均产能达到 600 辆。全新奥迪 A4L 两驱版拥有

5519 个焊点、四驱版共有 5583 个焊点，CMT 激光焊切割使得切割线趋于完美，缝隙缩小至 0.2 毫米范围内。在四门工艺上，全新奥迪 A4L 首次采用机械压合，一次成型，实现了全自动化生产。

初具模型的车身经过清洁后被送往涂装车间流水线，涂装车间的防腐、喷漆等重要工序的自动化率达到 100%，单线的 21 台机器人，承担了 99% 以上的贴胶工作。特别值得一提的还有涂装车间，由于引入的第二代 E-scrub 系统技术，挥发性有机物接近于零排放，废漆收集率接近 100%。

全新奥迪 A4L 总装车间生产线采取“H”型布局，缩短装配线的长度，实现了路线最优化，保证了全新奥迪 A4L 的产能储备。

历经 40 多年的产品更新换代，奥迪 A4 在世界范围内拥有累计 1200 万用户。自从该车型本地化生产以来，也一直是细分市场中深受中国用户喜爱的车型之一。

问：奥迪 A4 的中国故事从何时开始？在您看来现在进行到哪个章节？

张丕杰（一汽 - 大众汽车有限公司总经理）：2003 年，奥迪 A4 在一汽 - 大众投产，开创了中国高档 B 级车市场；2008 年，奥迪 A4L 开创全球同步开发加长车型的先河，并在随后不断刷新国产高档 B 级车的销量纪录；如今，



十大科技革新和 40 项变化，实现整车科技感和品质感的升级



一汽 - 大众奥迪对质量的极致追求，保证了每一辆交付到用户手中的全新奥迪 A4L 都拥有近乎完美的品质

在全新一代奥迪 A4L 上，我们突破了高档 B 级车和 C 级车的界限，为中国市场提供了一款充满科技魅力的高品质 B 级豪华车。

问：历经 9 代产品更迭，每代奥迪 A4 都在不断突破，新一代在哪些方面最为突出？

任思明（一汽 - 大众奥迪销售事业部总经理）：作为奥迪最为重要的车型之一，奥迪 A4 一直以来都是奥迪品牌精神的最好诠释——不断进取、寻求突破与改变，并且都搭载着当时最先进的科技创新成果。全新奥迪 A4L 无疑将进一步超越奥迪 A4 的辉煌历史，达到崭新的高度。这款全新的产品汇集十大科技亮点，有 40 项重大变化。可以说是由内而外的全面焕新，将会是有史以来最棒的一款 A4。全新奥迪 A4L 给驾驶者带来的最直观感受，就是驾乘过程中舒适与越级的“品质感”，它有着绝佳的静音效果、灵活的操控体验和舒适的悬架等等不胜枚举的细节。

问：全新奥迪 A4L 打破了豪华 B 级车与 C 级车的界限，这种突破体现在哪些方面？

荆青春（一汽 - 大众奥迪销售事业部执行副总经理）：全新奥迪 A4L 继承了前代车型所有的优秀特质，更以全面领先的实力和由内而外的新意造就改变。它突破了车型级别的界限——将更高级别，甚至顶级豪华车型中才会装备的前沿科技和配置，引入到豪华 B 级车中。全新奥迪 A4 配备了堪称“行业标杆”的矩阵式 LED 大灯、虚拟驾

驶舱、全新的 B&O 3D 音响系统等同级独有配置。这款车还达到了两个新的“境界”：安静，车内达到了图书馆级别的静音标准；洁净，对 1 微米可吸入颗粒物的透过率仅为 3%。

我们的工程师告诉我，无论多么挑剔的人，在全新奥迪 A4L 身上，总能找到一个为之心动的点。因为在这款车上，有太多人性化、很耐人寻味的小细节。比如外后视镜，从 A 柱挪到了车门上，内侧还带有一些凸起的小条纹，这样不仅实现了更好的空气动力学特性，还能明显降低风噪。

问：数字化和互联网的时代潮流，改变着人们的生活和用车习惯。新一代奥迪 A4 如何体现时代的特质？

荆青春：我们赋予全新奥迪 A4L 众多智能科技配置，比如支持苹果 CarPlay 功能的车载系统，可以在 MMI 屏幕上显示手机内容，实现接打电话等功能。MMI 信息娱乐系统，不仅增加了手写输入和缩放功能，功能键也高度集成化，四键操作理念转变成两键，甚至可以让驾驶员盲操作。

问：如何界定全新奥迪 A4L 的用户形象？

任思明：无论什么时候，用户都是我们工作的核心。在我们的定位中，全新奥迪 A4L 的目标客户是追求不断进取的人群，他们是卓越的中产阶层，一方面成熟稳重、脚踏实地，另一方面喜欢挑战与突破，且注重自我实现。这与全新 A4L 的产品形象不谋而合。



英国艺术批评家、作家、画家约翰·伯格（摄于1999年）

约翰·伯格：带着良心的紧迫感写作

文 / 薛凡

对约翰·伯格的评价，苏珊·桑塔格的这句流传最广：“他为世间真正重要之事写作，而非随兴所至。自劳伦斯以来，再无人像伯格这般关注感觉世界，并赋之以良心的紧迫感。”

2008年的一天，82岁的约翰·伯格走进熟悉的伦敦国家画廊，他是这里的常客。

像从前很多次一样，看画，非常仔细地研究每一个细节。他拿出随身携带的小本子，用钢笔勾勒着眼前这幅早期文艺复兴艺术家梅西纳（Antonello da Messina）的《耶稣受难》，“这是我见过最孤独的一幅作品，也没有太过深刻的隐喻，那么纯粹”。他后来这么描述这件作品，收录在2011年出版的《本托的速写本》里，是一本速写和随笔集。

配着这段正经分析的是一段不正经的糗事。

为了临摹，伯格把背包放在了美术馆看守的椅子上，看守来了说：“你不能把包放在我椅子上！”

伯格又随手把包搁在了脚边的地板上。

“你不能把包扔在美术馆的地板上！”

“Fuck！”伯格回应道。

“你这是侮辱国家公务人员，还在公共场所爆粗口。”

伯格被看守请出了美术馆。

这是一个假正经的英国人和一个假不正经的英国人的轶事。伯格以这样的形象出现在艺术评论的舞台，总显得格格不入，但就是这样的他，颠覆了西方人观看世界的方式。

约翰·伯格是英国艺术批评家、小说家、画家、当今最具影响力的公共知识分子之一。他的著作在视觉文化领域有巨大影响力，但并不局限于此，他像去年离世的翁贝托·艾柯（Umberto Eco）一样，是个百科全书式的思想者，他说要“为了修补一些已经破损的东西而活着”。1月2日，伯格放下了这些正在修补的破损的东西，在法国病逝，享年90岁。

解开高雅艺术的神秘外衣

1926年，约翰·伯格出生于伦敦。6岁被送进自己并不喜欢的牛津圣爱德华公学念书，后来那所学校

只给他留下了“小集权系统”的回忆，再加上从小读了些无政府主义者的著作，反叛的性格和对放逐的向往一早就埋下了种子。18岁从军，赶上“二战”。退伍之后，伯格先后进入切尔西艺术学院和伦敦中央艺术学院学习。在切尔西学习艺术的短暂时期，他师从过英国著名雕塑家亨利·摩尔（Henry Moore），这也是他后来推崇的最知名的艺术家，除此之外，他的艺术主张大多是和主流艺术风潮唱反调的。他逐渐开始关注时事政治，以画画为主业，也写诗、写故事，因此，他的绘画有文学性的特质，而文字有视觉化的描述方式，代入感强。

从20世纪40年代后期到50年代初，约翰·伯格以画家的身份活跃于艺术界，举办多次画展，但很快就转向以文字为主要媒介。1952年，伯格开始为《新政治家》（*New Statesman*）杂志写艺术评论，这一时期的文字非常激进，带着浓重的左翼人道主义倾向，对政治直言不讳，对绘画的表述细腻又敏感。这样写了10余年，他的论断大胆而犀利，迅速跻身艺术圈里有影响力的评论家行列。

1958年，伯格发表第一部小说《我们时代的画家》，讲述了一个匈牙利流亡画家的故事。由于他的叙述无情又现实，让人误以为它有浓厚的纪实色彩，小说出版不到一个月就遭遇被出版商收回仓库的尴尬状况。随后他又发表了两部以都市的人情疏离和忧郁为主题的小说——《克莱夫的脚步》和《科克的自由》。正要在文学界崭露头角时，1962年，伯格离开英国，过上了放逐的生活，他住在法国阿尔卑斯山脚下名为昆西的小村庄，直到去世，一直住在那里。

离开英国10年后，伯格回到伦敦录制《观看之道》。

影片的开头，伯格走进一间展厅，拿出一把斯坦利刀戳向波提切利的《维纳斯与马尔斯》，这件作品收藏在他被请出的英国国家画廊，当然，这是复制品。他把维纳斯的头像从全身像中四四方方地截取下来。“这幅作品诞生于15世纪，但将在20世纪陨落。”这个头发蓬乱的中年男子说道。他穿着印花衬衫，样子有些邋遢，开始用20世纪70年代的观念去审视这些曾经数世纪以来高高在上的艺术经典。伯格是激进的左翼学者，他认为油画是对阶级地位的认可，风景画是为领土拥有者创作的，画一个裸体女性是因为喜欢用这样的视角观看她。



1~3. 纪录片
《昆西四季：
约翰·伯格的
四幅肖像》剧照

作为古典艺术的传播者，伯格应该是最早获得大众认可的人之一，在他的讲述下，不管你是否认同他的观点，至少会去思考他的观看方式。在这一点上，他的前辈肯尼斯·克拉克（Kenneth Clark）要吃亏一些。克拉克主持拍摄的《文明》于1969年播出，是BBC首部长篇彩色纪录片，克拉克带着英国绅士的风度将文明和艺术的历史娓娓道来，他是一个住在肯特郡城堡里的艺术普及者。再往前追溯，深刻影响了克拉克的艺术史家、收藏家伯纳德·贝伦森（Bernard Berenson）在佛罗伦萨别墅里著书阅画，研究文艺复兴，建立自己的图书馆。这两者的讲述方式都是贵族式的，伯格的独到之处在于他打破了艺术史传播的阶级壁垒，也不以时间脉络为轴，他把那些让人敬而远之的艺术变得平民化了。英国《金融时报》的艺术专栏作者杰基·伍施拉格（Jackie Wullschlager）写道：“伯格解开了高雅艺术的神秘外衣，代之以平凡生活的包装，证实一幅伟大的作品也可以与公共的价值观并存。”

写作是一种更深入的东西

2016年2月13日，第66届德国柏林电影节，纪

录片《昆西四季：约翰·伯格的四幅肖像》在特别展映单元首映。

《昆西四季》分为四个部分，分别由四位导演执导，搭建出伯格隐居昆西后几十年的生活。影片不是一个编年史式的人物传记片，没有在严格的叙事结构下刻意提示观众伯格做了什么、影响了什么，而是有很碎片化的自然流露、独白式的反思，有时甚至会觉得这是个絮叨的老者对写作和生命的执念。

演员第尔达·斯文顿（Tilda Swinton）的出现成为连接四个部分隐约的线索。第一部分《聆听之道》她执导并出镜，从冬日的日常琐事开始，做饭、铲雪、绘画、写作。伯格说：“如果我是个讲故事的人，只因我时刻在倾听。”斯文顿选择用二人交谈的方式作为这部分的主体，因为这是“说”与“听”的交互方式，可以捕捉到伯格更多细节的、随机的反应。斯文顿与伯格结识于80年代，在伯格的晚年生活中，斯文顿是最重要的忘年之交，两人以艺术和写作获得彼此认同，进而生长出一些“更内在的东西”——斯文顿称为“双胞胎的纽带”。

一人生于1926年，另一人生于1960年，但两人是同天生日——11月5日——同一个出生地，英国伦敦。伯格的父亲在“一战”的西部阵线上立过战功，

还被授予十字勋章，斯文顿的父亲则参与过“二战”，在战争中失去了一条腿。2010年1月，斯文顿参与了艺术家伊莎贝尔·柯赛特（Isabel Coixet）向约翰·伯格致敬的装置行为作品《从A到J》，作品的想法受伯格2008年小说《从A到Z》的影响。作为其中一个表演参与者，斯文顿选择朗读了小说中一封关于在战争中死亡的信。

在影片的拍摄中，伯格有一条原则：不谈自己的生活，但在讲述和聆听的过程中，镜头始终在出卖他。他为斯文顿画肖像、共同回忆起各自的父亲时，带着斯文顿女儿去采覆盆子又跟她讲自己与妻子的回忆时，都是非常私人化的场景。如同他在《引向那个时刻》里回忆父亲，在《我们在此相遇》中回忆恩师，伯格一直不喜欢被称为“艺术评论家”，他认为自己是个“讲故事的人”。在斯文顿的引导下，伯格褪去了批判的色彩，回归到一个温情的、沉湎于回忆的老人。

伯格在第二部分《春天》里追忆了自己离去的妻子，也讲述人类与动物的关系，将他在《看一为何凝视动物？》中的文字转化为视觉语言呈现出来，与春的新生不同，片子探讨的是疏离和死亡。住到法国农村以后，动物成为看待农村和农民问题的一个切口，因为他们都是边缘化的。

“我不是为了要保持对伦敦文化的批判距离而住到法国山村，也不是一种从中心的退隐；我住到农村，是为了要向农人们学习，而我也学到了很多。”在一次采访中，伯格谈到为什么会住到乡下：“至今世界上多数人仍是农民，其中大部分人仍一无所有或者只拥有很少的物资。对于我们的现代世界，农民的存在，是个非常重要的事情与议题。这才是我要离开都市、跑到农村居住的原因。至于要有效抗拒都会主流文化的影响或诱惑，可以用阅读的方式。我经常读诗，全世界的诗，你会发现里面有很多东西，很难在晚上的电视或隔天的报纸上看得到。”

第三部分《政治之歌》，伯格与一群左翼年轻人围坐，展开一场尴尬的当代政治讨论，放在前后温情田园的个人化叙述中，总显突兀，但契合夏天燥热的气氛。最后一部分《丰收》里，斯文顿带着儿女重返昆西，这是一个充满希望的结尾。

《昆西四季》里的很多场景就是伯格的日常生活状态，在这里的几十年里，他的工作核心一直是写作。《抵抗的群体》和与瑞士摄影师让·摩尔合作的影像集《另一种讲述方式》，最能体现他隐居的状态。

《抵抗的群体》收录了多年来在各地演讲或发表

伯格一直不喜欢被称为“艺术评论家”，他认为自己是个“讲故事的人”。在斯文顿的引导下，伯格褪去了批判的色彩，回归到一个温情的、沉湎于回忆的老人。

的文章，他选择讨论的对象都是在某种程度上与主流秩序产生对抗的人。“我所谓群体意指一小群反抗势力。凝聚的这群人是读者、我以及这些文章的主题人物——伦勃朗、旧石器时代的洞窟壁画画家、一个来自罗马尼亚的乡下人、古埃及人、对描绘孤寂的旅馆客房很在行的一位专家、薄暮中的狗、广播电台的一个男子。”伯格不遗余力地推介这本小册子。

他把莫兰迪的艺术看作最不具备政治性的，在本质上更反对法西斯主义，这是一个“在人群中度过一生的独居者”，他写伦勃朗晚年的潦倒、顽固、独断、诡计多端，在一个“经济狂热以及冷漠无感的氛围中老去”，他写大导演安东尼奥尼来自一个充满巨大哀伤的意大利小城。伯格找来了一群与他自身有所重合的对象来分析，试图解释抵抗背后那个不为人知的原因，无论多么熟悉的事物都与其外表呈现的不同。

《另一种讲述方式》则更直白，在法国的乡村生活，伯格一直与周围的村民进行着合作，他想通过摄影展示真正意义上的农民的现实生活，他把摄影部分交给摩尔，自己负责思考照片和文字之间的关系，拍照片的人、被拍的人、看照片的人和使用照片的人之间的兴趣和评判标准经常是矛盾的，这些矛盾造成了照片的含混和歧义，文字恰好是连接图片与观众、被拍摄的瞬间与回忆之间的张力。与伯格严肃的文字相比，摩尔的摄影显得轻松多了，他把摄影当作游戏，发挥了最原始的记录功能来诠释生活。

在88岁给《卫报》写的文章中，伯格说“写作是一种更深入的东西”，他对写作太钟情了，在他的世界，语言不是积蓄单词的库存，而是带着良心的紧迫感：“我认为一个写作的人，应该勤于见证身边正在发生的重要事情；即使书写所立即产生的力量，可能看似微不足道或一时被人忽略，但不要顾虑这些，还是要写。书写有着一种非常潜沉的生命，它蓄积着能量，在某个时刻，会对读者产生一些微小或不小的改变。”

约翰·伯格如何改变了我们观看的方式？

文 / 邵亦杨

“促使我这些年一直写作的原因是：有些事需要被说出来，如果我不去说出来，那么它就有不被说出来的危险。”

约翰·伯格（John Berger）是尖锐的艺术评论家。1972年，他以BBC播放的电视系列片《观看之道》进入了大众视野。这部教人如何观看艺术作品的系列片不仅改变了我们观看艺术的方式，甚至改变了我们观看世界的方式。

在BBC播出《观看之道》之前，肯尼斯·克拉克（Kenneth Clark）在1969年撰写的《文明》已经被视为经典。为了拍摄《文明》这部长达13个小时的巨作，BBC团队曾经旅行4万公里，访问过14个国家，探讨了西方世界2000年来的视觉文化。而伯格的《观看之道》在伦敦西部制作完成，全长两小时，只相当于一部好莱坞影片的长度。出人意料的是：伯格的平民化的叙述方式比克拉克贵族化的高雅论调更受大众欢迎。这个通俗的文艺节目一举颠覆了一本正经的文化宣传片，使伯格成为一代文化英雄。

如果说克拉克的《文明》显示了达尔文式的艺术进步观，伯格的《观看之道》看重的则是艺术的社会角色。两者的分歧明显地体现在“如何看待裸体”这个有关审美的核心问题上。在《观看之道》第二集中，伯格用他典型的举重若轻的语气犀利地指出：“肯尼斯·克拉克区分了裸露（naked）和裸体（nude）。在他看来，裸露只是不穿衣服，而裸体则是一种艺术形式。但是我要换一种方式来说：裸露是对个人而言，而裸体是别人的看法，在裸体的表现中，自我得不到认可。裸体必须被看成一种客观对象才能称之为裸体。”换句话说，裸体这个概念是被历史和文化建构的，代表欧洲上流社会的、文化精英的、白人男性的眼光，女性在艺术史中只是被观看的客体，她们被剥夺了主体意识，没有发言权。

伯格不仅仅观看艺术史上的经典作品，而且用平等的眼光看待现代摄影和日常生活中的通俗文化。他选取的画面让观众看到：从文艺复兴之后欧洲绘画到当今广告中的图像，女性的形象一直是被当作客观对象来看待的。在“文明”的演进中，视觉图像制约了人们对女性身份的理解，规范了女性的生活方式，把女性当成了附属品。

“如何看”是《观看之道》提出的关键问题，整个系列片始终贯穿着“我们看什么？怎样看？也许还可以用另一种方式看？”这样的问题。跟随着伯格的目光，我们不仅仅看到女性的被动地位，还有其他处于边缘政治地位的“他者”。图像的背后总是隐藏着阶层、种族和性别的各种不平等。在哪里看、在什么时间看，决定了我们看到什么。

在电视片播出之后，伯格把《观看之道》编写成书出版。他混合了马克思主义的感知和个性化的理解，写作风格感性而又细腻。在描绘墨西哥女艺术家弗里达·卡罗时，伯格写道，因车祸导致脊柱裂开的痛苦，使卡罗对所有鲜活的事物——树木、水果、水、鸟，以及男人和女人都充满了兴致。伯格对意大利巴洛克时代艺术大师卡拉瓦乔也有独特见解。一般艺术史都认定卡拉瓦乔属于自然主义或者写实主义画法，而伯格却认为，卡拉瓦乔的画法具有强烈的主观性，因此古典主义者批评他的画缺少与观众之间应有的距离感。在伯格看来，卡拉瓦乔的主观性不仅仅体现为巴洛克时期艺术共有的戏剧性特点，也不仅仅为了寻求艺术语言或者精神世界的真实，而且代表了一种追求平等的哲学立场。尽管卡拉瓦乔用写实手法为教会创作《圣经》故事画，但是他在骨子里并不为他人创作，他所描绘的其实是他自己眼中的世界，只是通过图像分享给大家而已。

在艺术史研究领域，伯格一直是一位富有争议的人物。一方面，他吸收了文化学、社会学的研究方法，拓宽了艺术史研究的视野，被认为是视觉文化研究方法的鼻祖；而另一方面，他的艺术史评论被认为过于简单化，有时因为过于强调政治立场而忽略了历史事实。一个典型的例子体现在伯格与荷兰学者斯莱夫（Seymour Slive）对荷兰画家哈尔斯（Frans Hals）晚年绘画研究的分歧上。《哈勒姆老年救济院的男女管理员群像》是哈尔斯创作的最后一幅肖像画。斯莱夫观察到，这两幅画在技术上表现得格外细腻，与晚年贫穷的哈尔斯自己也在这个老年救济院接受慈善补贴有关。但是，伯格认为斯莱夫的分析只停留于技术层面，并没有说出实质。在他看来，哈尔斯的画呈现的是贫困艺术家和管理者们的阶级隔阂。从学术研究角度看，斯莱夫的分析尽管过于偏重绘画的美学价值，却更接近事实。哈尔斯在这两幅画上确实细致、公平地画出了这些老人们的真实状态，同时也富有同情地、毫无



《哈勒姆老年救济院的男管理员》(1641年)。约翰·伯格对哈尔斯这幅名画及另一幅他同年创作的女管理员群像的带有阶级观点的分析, 也被评价为“过于简单化”

保留地画出了他们面对生命流逝的无可奈何。这种暮年忧郁不仅属于画面上的老人, 也属于哈尔斯自己, 应该与阶级斗争无关。

伯格在《新政治家》(*New Statesman*)杂志上的艺术批评远比《观看之道》还要尖锐。他曾经为这个杂志写过10余年的专栏, 不断地以“这是谁?”这样的题目发掘新的艺术家, 提出自己特立独行的艺术主张。60年代, 他把《新政治家》杂志上的艺术批评集成成书, 原本想用的题目是“艺术家选择永恒之红”, 一语双关地突出其中的左翼色彩, 而美国的出版社最终将题目改为《走向现实: 观看的论文集》(*Toward Reality: Essays in Seeing*)。在这本书中, 他运用“挣扎的艺术家”“击败困难的艺术家”这类题目, 相当激进地把当时如日中天的波洛克(Jackson Pollock)、加博(Naum Gabo)、克利(Paul Klee)和杜布菲(Jean Dubuffet)等抽象艺术大师的作品归为“装饰画”一类, 而他所推崇的除亨利·摩尔(Henry Moore)之外, 大多是一些名不见经传的、对抗西方主流观念的前卫艺术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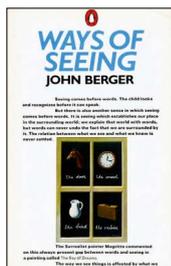
伯格过激的左翼社会学思想还体现于他1965年出版的艺术论著《毕加索的失败》(*Failure of Picasso*, 1965)和《艺术与革命》(*Art and Revolution: Ernst Neizvestny and the Role of the Artist in the USSR*, 1969)。这两本书并没有得到艺术界的好评,

伯格对毕加索后期的艺术批评有失公允, 而他对俄国年轻前卫艺术家的赞赏又言过其实。

尽管如此, 伯格最大的优点也在于他批评的直率与思路的清晰。作为艺术评论家、电视解说者, 他充满了热情和说服力, 大胆地提出艺术与社会、政治和经济的的关系问题, 在《观看之道》中, 他提出警告: 轻便的油画恰好出现于资本主义兴起之时, 可以与同时出现的摄影一起被用于商业和政治宣传。直到2017年1月2日以90岁的高龄去世前, 伯格还在充满活力地反对社会上的各种不公正。这种不妥协的态度, 使他成为公共知识分子的典范。

约翰·伯格用批评的态度看待社会, 但从来没有失去对社会的信心; 他用马克思主义理论作为分析事物的有力武器, 但是并不把它看成治疗世界上一切问题的良方。在最近的论文集《闲谈录》(*Confabulation*)中, 伯格总结道: “促使我这些年一直写作的原因是: 有些事需要被说出来, 如果我不去说出来, 那么它就有不被说出来的危险。”这大概就是他的观看之道: 把自己看到的说出来, 让大家都看到, 把更多不可见的变得可见。☑

(邵亦杨: 中央美术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人文学院副院长, 澳大利亚悉尼大学艺术史论系博士, 主要著作有:《后现代之后》《穿越后现代》《西方美术史——从17世纪到当代》等)



约翰·伯格著作
《观看之道》

古斯塔沃不是古斯塔夫

文 / 柏菲拉

古斯塔沃 (Gustavo) 是杜达梅尔的名字，与德奥地区的名字 (Gustav) 仅相差一个字母，但音乐的诠释相差了一个大西洋。

维也纳新年音乐会，确切地说是维也纳爱乐乐团新年音乐会，已经有 75 年的历史——第一场举办于纳粹统治期间。如今的维也纳新年音乐会，已经褪去了历史的烙印，成为古典音乐界最重要的一个符号，或许普通观众并不了解什么是古典音乐，但一定听说过维也纳爱乐乐团和维也纳新年音乐会。

维也纳新年音乐会作为世界顶尖的音乐盛事，却有相当一部分中国乐迷对其嗤之以鼻。他们认为施特劳斯家族的音乐是肤浅的，不能与马勒或者勃拉姆斯这些作曲家的交响乐相提并论。甚至经常呼吁在曲目的选择上应做出改革，却不知道这正是维也纳人引以为自豪的传统。这群乐迷像极了国内住上了高楼便嘲笑欧洲老城百年不变的那群人。

其实机械地将所有音乐类别一概而论，将某种音乐作为主流从而忽视其他音乐的做法是不对的。曾经两度执棒维也纳新年音乐会的拉脱维亚指挥大师马里斯·扬颂斯认为，每位音乐家都可以从圆舞曲、波尔卡以及进行曲中不断解读和拓展出新的内涵。

不过维也纳新年音乐会也在缓慢谨慎地增加一些新鲜的元素，自 1958 年以来每年返场必演曲目：倒数第二首《蓝色多瑙河圆舞曲》与最后一首《拉德斯基进行曲》。

从赫伯特·冯·卡拉扬开始，音乐会每年都选择不同的指挥执棒，卡洛斯·克萊伯指挥乐团演奏《蓝色多瑙河》时被观众的掌声打断，从此指挥与全体乐团成员在此时向全世界乐迷祝贺新年快乐也成为传统。随着时间的流逝，他们加入了向作曲家致敬的环节，从此维也纳新年音乐会不再是单一的施特劳斯家族的作品。

2004 年末印度洋海啸，2005 年的新年音乐会未演出《拉德斯基进行曲》，2007 年保加利亚与罗马尼亚加入欧共体，2008 年奥地利举办了部分欧洲杯的比

赛，新年音乐会也都表达了祝愿。

指挥与乐手每年也都会安排一些吸引观众的小噱头，但这一切改变都比不过维也纳爱乐乐团董事会的一个决定：寻找一个年轻的指挥家来执棒新年音乐会。维也纳爱乐乐团确定了多次合作过的委内瑞拉人古斯塔沃·杜达梅尔。这位出生于 1981 年 1 月的指挥站在 2017 年度维也纳爱乐乐团新年音乐会的指挥台上时只有 35 岁，是新年音乐会历史上最年轻的一位指挥家。

杜达梅尔出生于委内瑞拉的一个音乐家庭，父亲是一位长号手，母亲是位歌手。他小时候的梦想是将来能和父亲一样做一个长号手，不过身形瘦小的他根据老师的建议开始学习小提琴。

10 岁还是普通孩子看故事的时候，他已经花费相当的时间阅读乐谱了。杜达梅尔回忆，他小时候喜欢的游戏是将玩具士兵按照乐团的位置排列好，然后再放些音乐，自己担当指挥的角色并以此为乐。

杜达梅尔是委内瑞拉国立青少年管弦乐团系统 (El Sistema) 培养出来的代表人物，而他的指挥生涯也由那里开始。一次排练，指挥因病未能按时到场，当时并没有进行过任何指挥训练的杜达梅尔认为自己可以胜任。随后赶来的指挥聆听了排练竟然十分满意，他甚至让杜达梅尔指挥了这场音乐会，当时他只有 12 岁。几个月之后，他得到了一份助理指挥的职位，还有一个自己的室内乐团。

杜达梅尔迅速成为委内瑞拉国立青少年管弦乐团系统的旗帜性人物，他经历令人艳羡：2003 年他得到了赴柏林跟随柏林爱乐乐团的音乐总监西蒙·拉特尔爵士学习的机会；2004 年赢得了在德国班贝格举行的马勒指挥大赛的头奖；2006 年他得到了在西方的第一个职位：瑞典哥德堡交响乐团的音乐总监，这一年他完成了在米兰斯卡拉剧院的首秀；2007 年，杜达梅尔与维也纳爱乐乐团在瑞士琉森音乐节首次合作；2008 年，与柏林爱乐乐团在森林舞台演出了夏季音乐会；2009 年成为美国洛杉矶爱乐乐团的音乐总监。

是的，杜达梅尔成为古典音乐界不折不扣的明星，不过你心中的杜达梅尔是否仍是这个印象？曾与整个委内瑞拉青少年管弦乐团系统最优秀的一批音乐家们共同成长，与西蒙·波利瓦尔青年管弦乐团刮起了一



2016年9月27日，指挥家杜达梅尔·古斯塔沃与洛杉矶爱乐乐团在美国洛杉矶华特迪士尼音乐厅表演

阵委内瑞拉旋风，他们演奏热情洋溢的美洲风格乐曲，返场时身着委内瑞拉国旗服装，乐手们手拿乐器翩翩起舞，激情燃爆在场的每一位观众。

首先值得肯定的是，今年维也纳新年音乐会曲目的选择颇为成功。现场的观众们很喜欢杜达梅尔，他展示了南美独有的活力、热情，但这也很容易让人忽视他在音乐方面细微的处理，事实上施特劳斯家族的作品远不是我们听到的如此轻松与简单。

室内乐的演奏有时并不需要指挥，音乐家们依靠一些微小的动作甚至一个眼神便能默契配合。维也纳爱乐乐团便是这样一支像极了室内乐团的强大交响乐团。维也纳人的德语经常被德国人笑话，维也纳人的音乐也像他们的口音一般，有自己倔强的呼吸与律动。而施特劳斯们的作品正是处处散发一种深入维也纳人骨髓的风格。这位年轻大师中规中矩的指挥，露出了他并不熟悉的维也纳口音，就像他创造的年龄纪录一般，稚嫩、紧张的他一直无法进入维也纳人的音乐轨道。

或许这是全球直播的缘故，但你很难想象，这已经是这个组合这套曲目的第三场演出。听众很容易分清，这些华尔兹、加洛普既不是维也纳爱乐应当奏出的调调，也不是南美人的诠释。

《拉德斯基进行曲》之后，2017年新年音乐会终于结束了，这令熟悉维也纳爱乐的人长舒一口气，他们的紧张程度应该不亚于亲自上台指挥。

杜达梅尔整场演出全部背谱指挥，但这也使原本就紧张的他受到了更大的压力。维也纳爱乐乐团尽力去配合他，但他完全无暇应付层出不穷的维也纳式的细微节奏与速度的变化。他其实不需要通过这种方式来证明自己，他是如此年轻。一位曾经在维也纳爱乐乐团任职的音乐家对我说，全场背谱这一举动必须要脱帽致敬。但他同时也给出了建议：他或许应该在德奥多生活一段时间。

杜达梅尔作为一位成功而繁忙的指挥家，在执棒维也纳新年音乐会之后已经实现了作为一名指挥的大多数梦想。但2017年的维也纳新年音乐会就像杜达梅尔的新年问候一样别扭：“维……维也纳爱乐……维也纳爱乐与我祝您新年快乐。”

杜达梅尔在排练时曾对乐团的音乐家们说，他是看着乐团的演出长大的，很多人发生了变化，胖了、谢顶了或者离开了。或许，等杜达梅尔老了、胖了的时候，他才能驾驭好这支超级乐团。我还是更期待2018年的里卡多·穆蒂。☑



范伟：别辜负这张“中国脸”

记者 / 宋诗婷

“孤独的孩子提着易碎的灯笼，罗大佑歌里唱的就是现实中的范伟。”

牛歌是范伟相交10年的老友。“我以前也是记者，因为采访认识的。”当年，牛歌拿到的不是宣传或经纪人的联系方式，而是范伟本人的电话。“电话接通后呵呵一笑，就约地方采访了。”

两人一见如故，牛歌说：“范老师觉得我实在，评价他的戏不偏不倚。”打那以后，牛歌和范伟每年都会见上两面，喝茶、聊戏、聊手头的工作。范伟喜

欢听听他的意见，好的坏的，听了都不骄不躁。“基本都是范老师主动联系我。说实在的，和明星打交道，太主动，就有点攀交情的意思了。”

“范老师不好写啊。”我和范伟的朋友牛歌坐在咖啡馆里，他对自己的讲述不太满意，开始替我发愁，“这个人，你看不见任何波澜，也抓不住任何把柄，怎么写呢？”



左图：范伟
(2014年摄于
北京)

右图：范伟主
演的电影《不
成问题的问
题》剧照

在接下来的采访中，我很快就理解了牛歌的担忧。原本希望通过合作伙伴和朋友了解范伟的不同侧面，但这一常规操作似乎用处不大，他和每个人的话题都差不多，除了角色就是剧本，偶尔会忧虑市场和艺术追求。除此之外，家庭稳定，情绪稳定，嗜好稳定，连吃饭的口味都是几十年不变的东北家乡菜。

在2016年末的金马奖颁奖典礼上，拿到“最佳男主角奖”的范伟感谢评委：“这是一部容易被忽略的电影，拍得很淡，演得也很淡，特别感谢评审有耐心看到它的妙处……”

某种程度上，范伟对这部《不成问题的问题》的评价，用到他自己身上也合适。“他很多东西，都来源于平时不动声色的观察，没什么出乎意料的言行举止，但内心时刻在做着快速的运算和思考。”这是牛歌给我的走近范伟的温馨提示。

影帝

刚拿到《不成问题的问题》剧本时，范伟心里犯嘀咕。“梅峰老师写东西没问题，但拍电影毕竟是第

一次，别到时候意见不统一，好事成坏事。”他让经纪人约梅峰见面，“咱见一下，聊聊感受，我还挺谨慎的。”

见面之前，范伟像以往每次见导演一样做足了功课，看了剧本，翻出了老舍的小说原著，角色动机和心理也已经在脑子里过了好几遍。两人在大望路附近的一家茶馆碰头，像是高手过招，彼此试探。

“梅老师，我觉得，这得是个静水深流的东西。”范伟说。

“我想把它拍成黑白的。”梅峰接过话。

过招结束。

“意思对了，要的感觉是一样的。”范伟和梅峰都向我讲述了这段两个人“对上眼”的经过。

在《不成问题的问题》里，范伟要演那个八面玲珑的农场主任丁务源，故事是典型的中国式故事——所有人都说丁主任好，在好人丁主任的带领下，农场却一天天颓败了。问题出在哪里？谁都给不出答案。

开机第一天拍的是范伟陪农场股东家的三太太、大小姐打麻将的戏份。摄影师把镜头架在范伟的后脑勺，三太太被范伟的半个身子挡住，每句台词都变成

了画外音。“导演含蓄地告诉我他想要的影像和表演风格，我就大概明白了，接下来就是大家慢慢磨合。”

范伟喜欢这种不言不语的默契，神交让他远离言语问的尴尬，只是，并非所有人都有与他神交的耐心和时间。

梅峰和《不成问题的问题》恰好都耐得住性子。电影的拍摄进度几乎是奢侈的每天一个镜头。一开始，和范伟对戏的年轻演员张超的表演过于外放，梅峰和范伟都不着急，“慢慢调”，终归是调回来了。

“以前只知道范伟老师的戏路宽，但没想到演得这么好。”每拍完一个镜头，梅峰都更欣赏范伟一分。“他总会先保两条，再演得重一点，淡一点，每个镜头拍10到15条，他会给出不同层次的表现。”

在梅峰眼中，范伟最厉害的不是自己表演，而是能看出对手的状态和火候，在恰当的时候用恰当的力气。

《不成问题的问题》启用了很多重庆当地的非职业演员，大家没演过戏，更不会调动情绪。“范老师会在开始时演得用力一点，拍几遍，等他觉得大家的情绪被调动起来了，就再演得收一些，保两条镜头，他对对手情绪的判断总是敏感而准确的。”梅峰说。

在范伟最得意的那场戏里，丁主任对张超演的秦妙斋讲述自己落水的经历，这场戏范伟要演得模棱两可，真落水还是假落水，让观众自己琢磨。他用一种极为巧妙的方式实现了这一效果：在正常的讲述过程中，突然一顿，面露不易察觉的尴尬，再继续若无其事地讲下去。

在实际的观影中，范伟那一顿果然就是笑点，这种尴尬不易察觉，却是实实在在的每个人都经历过。

《不成问题的问题》是纯粹的文艺片，未来上映，票房成绩完全可以预料得到。但范伟演得过瘾。拍摄结束时，他难得地主动与人掏心：“梅老师，我这个年龄，还能遇到这么一部戏，还是男一号，太难得了。”

2016年是范伟在电影上的丰收年。他不仅凭《不成问题的问题》时隔10年再获封影帝，还另有《一句顶一万句》和客串的《我不是潘金莲》先后上映。

《一句顶一万句》是创作，更是人情。“刘震云老师提前一年跟我打招呼，我觉得这是挺大个事儿，早早就在做准备。”

范伟嘴上不说，但《一句顶一万句》的成片一定与他的设想有差距。“我提过意见，希望别把宋解放那角色弄得苦大仇深，老光棍，人纯粹一点，爱也纯

粹一点，挺好。但每个人的创作方法不一样，想法我说了，怎么拍还是导演说了算。”

范伟守着做演员的本分——为导演服务。空间大就多发挥，空间小，就戴着镣铐把舞跳好。“范老师这角色不好把握分寸。”《一句顶一万句》的男主角毛孩说，“和我的牛爱国、刘蓓的牛爱香相比，宋解放最讨好，最有观众缘，他稍微出挑一点，就会抢戏，模糊重点，但范老师的分寸感太好了。”

这种分寸感源于范伟对角色的追根溯源。即便是在《我不是潘金莲》里演只有几个镜头的农夫，范伟也要为角色找到合理的行为逻辑。这个习惯从演小品阶段延续至今，很多时候，他自己归纳的人物小传比导演的版本还详细。

“捋顺了才敢演，不然总是拘谨，没办法，性格使然。”处女座范伟说。

北漂

对于范伟拿到金马影帝，电影圈的人一点也不意外，甚至觉得这个奖来得太晚了。但很多普通观众对这一结果摸不着头脑，在他们的印象中，范伟还是那个“春晚上被赵本山忽悠的范德彪”。

那天采访完范伟，我和一个朋友约了饭。听我说完刚刚结束的工作，她异常兴奋：“超喜欢范伟，小品有意思，彪哥好逗！”

听完这段评价，我立刻意识到，彪哥、小品，以及曾经那些喜剧形象是范伟与观众最近的距离，也是隔在当下的范伟与观众之间巨大的鸿沟。

从曲艺舞台、《马大帅》转到大银幕，范伟已经在这条路上走了十几年，但因为早期作品大多是文艺片，很多观众看不到，大家自然对范伟的转型没有概念。

“一直都想演电影、电视剧，还在演小品的时候就慢慢尝试了。”范伟从2000年初就开始频繁地往北京跑，“前半年折腾自己的事，后半年跟着本山大哥准备春晚。”

转型刚刚起步，范伟不挑角色，“差不多的就演，总有可以发挥的地方”。他深知“小品演员”的标签不易拿掉，但也并不着急。

“人家怀疑你是正常的，不生气，生气就别干了。”无论是当时，还是和我回忆起这段经历，范伟都是后进分子式的谦逊态度，一脸老好人的笑。

转折点是《看车人的七月》。作为这部电影的制



1



2



3

范伟出演的电影及电视剧：

1. 电影《一句顶一万句》剧照
2. 电影《看车人的七月》剧照
3. 电视剧《小宝和老财》剧照

作方，北影厂希望为电影多拉些票房，向导演安战军推荐了范伟。

范伟拿到剧本，研究一通，觉得喜欢，就赶紧给安战军打了个电话。“那我们回头聊一聊吧。”范伟学着安战军的语气说。“我敏感，一下就捕捉到了，导演不太想用我，不然肯定特高兴地说哎哟好啊好啊。”

他先想到的不是“凭什么觉得我不行”，而是“看看怎么能让他觉得我行”。事实上，那时候，范伟比安战军的名气大多了。

当时，范伟还住在沈阳，在去北京见导演之前，他又仔细研究了剧本，还对剧本做了调整。

“导演不是怕我这喜剧形象跳戏吗？那我就说，咱们可以一点点带入，一开始让这个角色稍微幽默一点，后面再慢慢严肃起来。”

安战军听了觉得靠谱，就让范伟把想法再细化一下。2003年，范伟还没开始用电脑打字。剧本调整的部分，他全都手写出来，再让人输入电脑打印。

“终于是定下来了。”事实上，安战军还是心里没底，正式开拍前还需要“掌握”一下，“其实就是试戏的意思。”

范伟依然是小心翼翼，任凭导演安排。试的是一场婚纱照被摔后，范伟往屋里走的戏。“看我走这几

步安导就踏实了，他说：“你能演，这几步就不是喜剧的走法，是正剧的节奏，全对。”

最后，范伟凭《看车人的七月》拿到自己的第一个表演奖——加拿大蒙特利尔电影节最佳男主角。

局外人

“我认识好多转行拍戏的曲艺演员，很多人拍了几十年也没捅破从曲艺舞台到大银幕这层窗户纸，但范伟很早就捅破了。”赵杰是范伟在沈阳时就认识的朋友，一路看着范伟从沈阳到北京，从舞台到大银幕。采访时我问范伟有没有可以聊一聊的朋友，他第一个想到的就是赵杰，边说边接过我的纸本，写下了赵杰的电话，号码就在他脑子里。

捅破这层窗户纸不容易，如果一直演喜剧，范伟用不着费劲，但他追求的不仅仅是喜剧，所以，尽管边缘，尽管一度不被信任，他也一点点往正剧里找。

总有些人愿意当事后诸葛亮。范伟刚刚拿到影帝时，有电视节目评论说，幸亏范伟转行当演员，如果一直说相声，他也说不成角儿。

我把这评论转述给范伟，他想了想，说：“我肯定成不了最顶尖的，但应该能成为一个还不错的相声演员。”

尽管说相声期间，范伟拿到过首届相声节的“表演金玫瑰奖”，他还是觉得，自己不是天生干那行的料。

“我撒不开，相声演员一定是生活中就撒得开那种。”范伟想解释清楚，“就好比，一个天生的相声演员坐在这和你聊天，一定包袱不断，我就不行。”

范伟提到了郭德纲，“相声讲帅、卖、怪、坏，我就没有郭德纲的坏。我必须把自己塑造成一个人物，才能豁得出去。”

早年范伟参加综艺节目，整个人都觉得尴尬约束，他就试着让自己进入“角色”，把自己当成别人。虽然效果也差强人意，但总归是好过范伟本人站在台上。

这或许解释了范伟为什么会逐渐转型演小品，因

为可以把自己装进角色里，有安全感。

“范伟是半个秀才半个演员，在沈阳的曲艺圈就是创作力特别强的。”赵杰说，自己有个很具争议的观点，八九十年代沈阳曲艺圈的繁荣，并非文工团的作为，而是当时电视台的活跃。“晚会多，编导逼着演员一起搞创作，捧红了一批小品、相声演员。”

范伟是当时最被赵杰看好的人，尽管那时候他不是最红的。“他不混圈子，也不像一些演员一样讨好导演，就是闷头搞创作。”那时，赵杰常和范伟一起研究作品。“他和老婆住在一个30平方米的小开间里，我们一聊就是半宿，他逼自己特别紧。”

1995年前后，范伟开始和赵本山合作小品。两人的合作有过近10年的蜜月期，后来，因为范伟退出春晚，关于两人不和的传闻至今还在。

与赵本山的关系，范伟不愿多聊。“说多了，会牵连其他人。”但每次提到赵本山，范伟都不忘补上一嘴——要不是本山大哥，他没法顺利转到煤矿文工团，一家人也就没法真正在北京安家。

“我只能说，范伟是个很包容的人，之前很多人和赵本山搭伙过，但没有一个人能像范伟一样合作那么久。”赵杰似乎话中有话。

对于赵本山而言，范伟是不受控的。他们并非师徒关系，只是合作伙伴。而在本山帮里，范伟也像是个局外人。赵本山和徒弟们大多出生在农村，小时候都受过苦，范伟是城市里长大的孩子，虽不富裕，但也没吃过苦。其他人一口东北话，性子外放，范伟说相声期间练了标准的普通话，人又腼腆，为人处世完全是两个系统。如今，他交往的圈子里也鲜少有当年本山帮的人，大家在各种场合遇到会热情地打招呼，认真叙旧，依然觉得亲切，但平时鲜少联系。

很多春晚走红的演员对这个舞台的感情都极为复杂，比如，陈佩斯、宋丹丹，甚至赵本山。和赵本山合作的《红高粱模特队》《卖拐》《卖车》等小品让范伟家喻户晓，但也让他失去了对舞台的热情。“我对春晚的感情不复杂，只是对这种消耗打怵了，演不动了。”

“和赵本山有没有关我不方便说。但可以说一点，有次晚会我请了范伟来演小品，他下台后，满头的汗，是紧张的。可见，春晚那种氛围已经让他对舞台表演有心理阴影了。”赵杰说，那时候就觉得，范伟退出小品舞台是迟早的事。

更何況，在演小品的同时，范伟已经开始演电视剧了。不仅是本山集团投资的《刘老根》《乡村爱情》

和赵本山合作小品让范伟家喻户晓，但也让他失去了对舞台的热情。“我对春晚的感情不复杂，只是对这种消耗打怵了，演不动了。”

系列，他已经尝试脱离东北的圈子，走一条更难走的路。

中国脸

无论是演小品还是影视剧，范伟塑造得最成功的角色都是那些小人物，不边缘，不作，也不成大器，就是最普遍，也最普通的那类中国人。快乐是茶余饭后的快乐，痛苦也是家长里短的痛苦。

“他那张脸太中国了。”赵杰说，范伟的特点就在于普通，放在人堆里一点也不出挑，演起普通人来，有天然的真实。

在某个电影节上，一个女导演主动和范伟聊天：“你太中国了，穿一跨栏背心，太中国了，特别可爱，一定要沿着这条路走下去。”

范伟不仅脸长得中国，他身上还自带中国人惯有的紧张感——老实人被扔在人堆儿里的那种紧张感。

紧张感会激发出一些小市民式的幽默。在《即日启程》里，范伟演的老崔告别小夏姑娘，拎着行李箱扭头就走。小夏问他为什么不拖着走，老崔说，因为费轱辘。

《看车人的七月》里，范伟最喜欢那场半夜骑车给儿子买蛋糕的戏。他拎着蛋糕骑车回家，一群年轻人撒野似的飞车而过，范伟的蛋糕“砰”地一下被刮到了地上，碎成一摊。范伟看着蛋糕愣了一会儿，扭头去找女朋友前夫。他拿起家伙，敲了前夫的脑袋，身边的旧电视机里正放着王菲演唱会，“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画面随着那一重锤戛然而止。

“我太明白老实人了。”范伟理解杜红军看似不合理的行为，“老实人就是发火儿从来不在点子上。小时候，我总事后合计，要是谁谁谁骂我那会儿，我回哪句话就好了，总想再找机会激对方一次，重新来一回。《七月》里的杜红军就是这个逻辑，摔蛋糕就激到他了。”

演了那么多小人物，范伟也不厌倦，“小人物和小人物也不一样”。他平日里就喜欢观察、琢磨人，看到有意思的瞬间就记录下来。“以前用脑子记，现在年龄大了，记性差了，就记手机里。”

范伟敏感，最平常的场合，他也总能看到别人不易察觉的小细节。“有次吃饭，我看旁边那桌有个人，衣服穿得特体面，但他吃完饭拿起一根牙签剔牙，剔完牙，把牙签掉个个，继续挖耳朵。一看这个细节我就知道，他即便现在再有钱，也是白手起家，不舍得浪费任何东西。以后遇到合适的角色，这个就用得上。”

这种对人的敏感或许是天赋，范伟说：“一样的成长背景，我的姐姐就不这样。”小时候，范伟一家五口人挤在棚户区一个40平方米的小屋子了，大家大眼瞪小眼，一抬头就看到对方。“我就对所有人的情绪特敏感，一回家看到爸妈高兴，心里就踏实，看到爸妈脸色有点阴，我就忐忑。”

老婆正和范伟相反，她从小在农村长大，家里宽敞，一出门就是开阔的田地。“她对大自然有感觉，没心没肺的，不琢磨人。”早些年，两人一起去国营商店买东西，服务员耷拉着脸，范伟闹得一肚子不高兴。“我老婆就一点都没看出来人家态度不好。”

范伟觉得，自己这性格，放在搞创作上是优势，放在生活中就是自寻烦恼。

他不喝酒，很少去酒局。一来是疲于应酬，二来是，他总能感受到自己和身边人的不自在。“人家都喝酒，兴致高，我不喝酒，清醒，大家的情绪不在一个点儿上，彼此都难受。”

早些年，他最怕记者问他和赵本山的关系，“怕给对方添麻烦，回答问题支支吾吾的，有些事不能说，假话也说不出口”。

“孤独的孩子提着易碎的灯笼，罗大佑歌里唱的就是现实中的范伟。”牛歌用《你的样子》——这首中年男人最感同身受的歌形容范伟。

在范伟拿到金马影帝之前，我和他的团队联络过采访。工作人员转达范伟的意思：“范老师想低调点，等等东京电影节和金马的结果再说。”后来，金马拿奖，我们才终于见面。

“希望这个奖对范伟是好事，不是坏事。”赵杰对市场的认知比范伟敏锐，早在10年前，他就劝范伟别浪费了自己的观众缘，多接些商业片，“为老百姓服务”。“最怕他把自己架在艺术家的名声上下不来。”赵杰担心，《不成问题的问题》之后，范伟艺术片的市场更大了，商业片的局面更难打开。

“缺乏经营意识。”这么多年，赵杰一直是那个与范伟意见相左的朋友。“很多年前，他接了个演老头的戏，打那之后，一堆演老头的戏都找过来了。追求艺术可以，但你这不是把自己的路走死了吗？你范伟比刘德华年纪还小呢！”

每回遇到类似的观点分歧，范伟都能和赵杰争上好一阵子。“可能会犹犹豫豫，但最后还是凭直觉选，顺着自己内心走吧。当然，他的话也有道理，这两年，我在调整了，希望明年商业的片子能多一些。”范伟说。☑



美剧《王冠》剧照

《王冠》 战后英国的社会全景图

记者 张月寒

《王冠》，让伊丽莎白女王变成了一个有血有肉的人，而不再仅仅是英镑钞票上那个头像。

在刚刚结束的金球奖,Netflix 的野心新剧《王冠》获得了剧情类最佳女主角、剧情类最佳剧集这两个重磅奖,可谓众望所归。事实上《王冠》自播出后,我一直听到各种不同层面的“安利”。《好莱坞报道》甚至评价,这是一部融合《唐顿庄园》和《纸牌屋》于一体的新鲜好剧。于是我开始好奇这部号称 Netflix 迄今为止最昂贵的电视剧(一季 10 集的投资超过 1 亿英镑),是不是真有这么好。《王冠》目前已经推出一季,计划拍六季,描述伊丽莎白二世从刚登基时至现世的日子。其间会涉及英国和世界历史上很多著名的事件、人物,第一季已经出现的有丘吉尔、电视首次直播加冕礼以及玛格丽特公主和平民的爱情。

整个第一季看完,我深觉《王冠》确实没有让它庞大的预算失望。此剧平缓而有格调地展示了一幅战后英国社会全景图。《王冠》最亮的一个点,是其揭下了英国王室一直以来在公众面前戴的完美面具。这种“揭下”,并不是丑化或滥俗炒作,而是还原了一个个王室成员真实的人性。它不忌讳说他们的缺点,也从深处明白他们做很多决定时的无奈。

贵族体系

《王冠》首先“安利”了英国君主立宪制这一政体的现代意义。虽然我们都知道君主立宪制下,王室





已经是一种象征，没有任何实权，但如今的英国，皇家有任何风吹草动还是会占据各大报纸的头条。人们依旧沿街看女王出行；被授勋封爵的人，还是会坚持让别人称呼自己的头衔。剧中，对女王加冕礼神性的那一段阐释，又让人觉得英国人对于王权的理解，远不是宪法条文上那几句话可以概括的。可以说，英国人对于王权或贵族的理解，是达到一种信仰层面的，有一种永远无法真正消失的深刻。

“不同社会拥有数量不等的贵族，授予他们不同的特权。……整个欧洲的贵族面对相似的经济、政治和文化问题，他们应对的方式也基本相似。”乔纳森·德瓦尔德在《欧洲贵族》这本书中说。

乔纳森在书中指出，英国是贵族制存在的一个非常奇葩的案例，堪称欧洲历史上贵族权力延续的一个极端。连当代表世界上最先进生产力的工业革命，都没有动摇英国的贵族统治，反而在经历了一个世纪的工业革命之后，19世纪中叶英国最富裕的人仍然是贵族。这直接造成了19世纪晚期的英国内阁，是历史上最贵族化的内阁，内阁制也深刻影响了英国今天的政体。

“王冠”是全剧的文眼，也是我们在剧集精致如水的叙述调性中时常能感受到的关键词。事实上，从中世纪早期到这个时代的开端，欧洲一直被一小群人统治。这“一小群人”，就是贵族。在英语中，noble

和 aristocracy 这两个词都可表示“贵族”，但据《牛津英语词典》，noble 意为“属于社会中的一个阶层，这个阶层拥有优越于其他阶层的头衔”；aristocracy 则被解释为“nobles 的统治团体，一个寡头政治集团”。由此可理解为，noble 表示整个贵族阶层，aristocracy 表示贵族阶层中最有权势的成员。这两个关键词，在观看《王冠》时，有一种微妙的绝对性关联。

从画面构成来看，《王冠》首先向观众保证了一种绝对精美。所有你在小说里看到的——那些盾形纹章、打猎、饭后合着钢琴弹唱——都是真的。而这些人，特别是伊丽莎白二世，又绝不仅仅是只有浮华享受这么简单。如果说，该剧编剧彼得·摩根（Peter Morgan）的上部作品《女王》中刻画王室形象不是那么完美，《王冠》似乎是为英国王室的重新正名——在2006年的奥斯卡获奖电影《女王》（*The Queen*）中，彼得·摩根就已经刻画过伊丽莎白二世。本剧集结了当时《女王》的幕后团队，又邀请为《权力的游戏》选角的妮娜·金（Nina Gold）作为该剧的选角导演，展示了一个年轻的伊丽莎白二世。

彼得·摩根在英国影视圈一贯以“微小细节构筑庞大题材”著称，于是，剧中将乔治六世的肺部手术，用血淋淋的器官凸现绝对真实。观众几乎第一距离目睹了国王的手术过程：英国最好的医生，将乔治六世开膛破腹，取出肺部的肿瘤。这种接近于纪录片真实的镜头，深刻反映出无论何人，在健康面前，都是一样平等。而该剧也从诸如这种看似平淡却一直未被刻画的王室细节出发，让我们见识了光环下的真相。

如果说，在电影《女王》里，人们似乎还在为女王对戴安娜死后的冷酷而厌憎她，如今《王冠》则换了另外一种不同的视角。彼得·摩根曾经用一整部电影来质询英国王室对于戴安娜死后的态度，也能忠实还原刚登基时伊丽莎白二世的种种无奈、痛苦、顾全大局，以及不得不对个人生活做出牺牲的宿命。

不过，除了编剧个人，《王冠》也是Netflix的野心，它发誓要讲述世界上两个最著名的地址——白金汉宫和唐宁街10号的故事。

不自由的王室

很多人会以为，现代的君主立宪制之下，王室除了奢华、荣耀、被民众爱戴，已经没有了过往需要真正统治一个国家时的压力和辛劳，但这显然是一种误区。他们在奢华、飨宴、打猎、出访之后，失去最多

的其实是自由。这尤其体现在第一季第六集女王妹妹的婚姻上。玛格丽特公主爱上了父亲的副官、一个离了婚的平民，可是他们却不能结婚。剧中解释：一段不匹配的王室婚姻会威胁在位君主的地位，挑起王室和教会的矛盾、失去民心。

英国自爱德华八世为辛普森夫人放弃王位起，王室地位一直颇为动摇。与之相对，民间对于爱德华八世的这一“爱美人不爱江山”的举动，一直大多是赞赏、羡慕。《王冠》却提出了不同的解释。对于失去宝座后的爱德华八世这种不为人知的心理，剧集处理得非常具有自身观点。尤其是当爱德华八世因为王室禁止他和辛普森夫人出席伊丽莎白女王加冕典礼，他只能在法国家中观看电视直播时，他在电视上的倒影和伊丽莎白的“王冠”于一个平面上重叠在一起。这个镜头非常棒，我们几乎可以一下窥知主创背后的深意。而当结尾，爱德华在庭院默默吹苏格兰风笛泪流满面那一段，又让我们深刻感受到一个国王失去王冠的痛苦。

正如爱德华八世在剧中所说：“我将永远是一个国王。只是，我已经没有我的王国了……”一日为王，终身为王。如果是活着时失去，纵使身边有他无悔的爱情，那种不能当一个国王的落寞，还是任何醇酒美人都拯救不了的。

与以往我们想象的高高在上、集万千宠爱于一身的女王不同，《王冠》里我们更多看到的是一个非常无奈的伊丽莎白。她无法做出关于自身的很多决定——冠夫姓、不搬家、让丈夫学飞行课以及同意妹妹和离婚男子结婚，甚至无法决定聘请谁担任自己的私人秘书——女王的私人秘书也是有顺位继承的某种传统。我们看到了王冠背后的妥协、无奈，更多的是，我们明白了当一个女王的真正牺牲。正如英媒评论的那样，《王冠》让伊丽莎白变成了一个“有血有肉”的人，而不再仅仅是英镑钞票上那个头像。

剧集集中探讨了一种“为王”的残酷。当伊丽莎白迫于教会和王室的压力咨询前国王、自己的皇叔爱德华八世该如何处理妹妹玛格丽特的婚姻时，爱德华八世由衷分享：一旦成为一个国家的君主，则很多事情都是不由你了，你始终只能是“半个妻子”“半个姐姐”“半个女儿”。这些角色你永远都不可能做到完美了，因为，你的另一半，是王。

“所有君主都会亏欠家人。就像我当初，曾经因为自己的爱情，亏欠了自己的弟弟（爱德华八世退位，乔治六世不得不接过担子继任为国王）。”爱德华八世在剧里这样说。

诚然，当观者发现幸运如女王，还是如我们一般做一个决定如此纠结、很多事情不能得偿所愿，刹那间，一种共鸣感诞生了。“缺乏安全感”，是很多现代人的通病，而通过《王冠》，你发现那个住在白金汉宫里的她，也同样具有。

姐妹间的嫉妒

这部剧丝毫没有避讳的，是伊丽莎白女王对她妹妹的嫉妒。也正是这种真实，使得这部剧第一季刚结束，就获得了一种现象级的口碑。

玛格丽特是伊丽莎白的妹妹，在戴安娜王妃出现之前，玛格丽特是她那个时代的社交皇后。从小，因为外表出众，她备受父王宠爱。乔治六世知道自己成为国王后，长女伊丽莎白也会顺势成为王位继承人，于是，对这个宿命就要活在姐姐光环之下的玛格丽特，乔治六世更为溺爱。正如剧里说的那样，玛格丽特是父王最偏爱的那个女儿。

但是，这个被称为英国历史上“最糟糕的公主”或“最忧郁的公主”，为什么她几乎拥有和戴安娜王妃一样的美貌，却远没有后者被广为爱戴？或许正是因为样貌气质样样不输姐姐（外表甚至美过姐姐），但从小注定与王位无缘的命运使得美人如她未免不甘。这种始终处于“第二”的感觉，在剧集中有深刻阐述。再加上玛格丽特的第一段爱情迫于压力下分手，更将她整个人陷于一种深深的绝望。《王冠》中，当玛格丽特得知姐姐不再支持她和彼得结婚，那一瞬间她整个人都碎了。这时镜头推近，演员凡妮莎·科比（Vanessa Kirby）将这种“碎”表现得由内而外。科比将一个得知自己永远无法和一生最爱结婚，甚至无法偷偷在一起的女子的绝望，演得无比共感。《名利场》杂志评价，她演出了一种“重量感”。

真实历史上，玛格丽特公主也是由此之后进入了一段绝望的荒唐生活期。电视剧《王冠》的解读，让观者某种程度上明白了这个伊丽莎白的妹妹，之后一系列出格人生、荒唐举动的最初由来，从而再次对这个“英国历史上最忧郁的公主”寄予无限同情。

关于传统

英国人重视、尊重传统是出了名的。而通过《王冠》和《女王》，我们又几乎可以瞥见英国人对于自己的“传统”那种既尊重又挣脱的矛盾心理。一个具体的表现，

就是剧中不断展现“个人和机构间的冲突”。当《女王》提到戴安娜死后，因为不合规制，白金汉宫没有降半旗、女王一开始不想举办公开葬礼、白金汉宫对戴安娜之死不发表公开言论时，镜头语言是愤慨的；但《王冠》提到女王从小对于宪法的学习、大主教对于王室坚持不能与离异平民通婚以及女王最终遵从祖制的很多行为，又有一种不可撼动的不列颠自豪；但同样是《王冠》，对于为了捍卫传统而牺牲了玛格丽特的恋情，画面语言又充满同情。

英国人骨子里这种对于传统的执着，一方面是源于“二战”后对昔日荣光的集体缅怀；另一方面是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又从骨子里反抗社会等级制度，不相信人生来就有差别。在这种对过去的缅怀以及新时代发展下催生出的新思想，使得英国人代与代之间的观点，有时会产生极大的分裂。而作为一部美国投资的拍摄英国王室、主创大多为英国人的电视剧，《王冠》也不得不兼顾各个人群的观点或视角。其结果是，出其不意的，这部剧在不熟悉王室的美国，获得了极好的口碑（满足了一种好奇心）。又因为剧中将伊丽莎白和玛格丽特的出场年龄选择在她们20多岁的时候，成功代入年轻人群。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和其他电视剧或许过于突出主角、配角形象扁平化不同，《王冠》几乎每一个角色都是有血有肉的。除去伊丽莎白和玛格丽特这对姐妹，她们一直到晚年才渐渐为人熟知的母亲，关于她在伊丽莎白登基以后从过往的一家之主到觉得两个女儿都已成年、不再需要她的那种母亲的落寞，尤其是她去苏格兰之旅那一段，凸显了一股禅意。还有爱德华八世爱复仇、喜计较的性格；丘吉尔到晚年一直不愿退休、愤而把表现自己老态的一幅油画烧掉的那种不服老；甚至连女王身边的几个秘书——辅佐了几任过往的资深秘书到急于上位的年轻秘书——都刻画得非常丰满。每个角色似乎都有一个完整的背景故事，并且都有展示自己角色形象的独白时间。这一方面是由于剧中人物于现实中大多有出处，易于丰富背景；另一方面也是由于编剧彼得·摩根重视细节的习惯——不放过每一个可以展示、说明、暗示、隐喻的细节，综合起来，造就了这部剧的丰满和好看。简言之，《王冠》每一个骨架，都有丰满的肉为之烘托。

当然，无论是《女王》还是《王冠》，都是基于史实基础上的虚构作品，真实的历史永远隐藏在我们不可知的维度。人们可以无限触碰，却毕竟，永远不是真实经历事件的那个人。■



阿姆斯特丹 MX3D 工作室开发出突破性的机器人 3D 打印技术



MX3D 与代尔夫特理工大学工程系学生合作了 3D 打印金属车架的自行车

自行车的故事

文 / 钟和晏 图片提供 / BODW

从共享自行车、智能车轮到建造自行车高速公路，在世界各地人们的交通方式也许正在发生变化。

日本设计师山寺纯（Jun Yamadera）“重新发明自行车轮”的故事始于一组残酷的数字——“1.587 万 / 34.3334 万”，这是 2011 年 3 月 11 日日本东北部大地震及核泄漏事件中的死亡及受灾人数。山寺纯的家乡在福岛会津若松市，距离致命的核事故现场大约 120 公里。

多年来，以城堡、武士历史和邻近世界级滑雪胜

地闻名的会津若松主要依赖旅游业，核灾难之后，城市旅游业急剧下滑。“我们失去了 90% 的游客，我的家乡变成一个鬼城。到现在 5 年多了，城镇仍然在为吸引新的游客而努力。”山寺纯神色凝重地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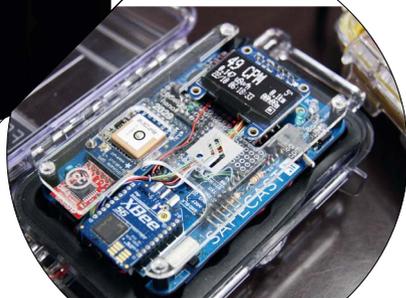
他出现在香港地区“设计营商周 2016”中的“科技与设计”议题中，确切地说，他是一位信息技术高手。1995 年，山寺纯创立了 Eyes 有限株式会社，是福岛第一家着重于医疗技术、虚拟现实、可穿戴技术等科技创业公司，并自命为首席混沌官（Chief Chaos Officer）。他的团队曾在 2012 年俄罗斯黑客夺旗赛 CTF 中夺得第 9 名，并在 2013 年硅谷 Health 2.0 医疗健康开发者挑战赛中勇夺冠军。

核事故之后，他仍然把他的技术公司 Eyes 留在



为了重振家乡福岛的旅游业，日本科技企业家山寺纯构想了“福岛车轮”计划

装在“福岛车轮”上的环境传感器，里面装有辐射探测仪、温度计、湿度计、一氧化碳探测仪等



Vello Bike+/ 自充电的折叠电动车

奥地利自行车设计工作室 Vello 制造了市场上第一辆自充电的电动折叠自行车，与通常折叠自行车复杂的铰链不同，它使用一个方便的磁性折叠系统。自行车重量小于 12 公斤，比市场上的折叠自行车更轻盈紧凑。

Vello Bike+ 从骑手的刹车和踏板获取动力，转化为电能为锂电池充电。它也可以插入电源插座充电，充满电的电池提供约 32 公里的持续蹬车，还有一个伴随应用程序让骑行者控制踏板支架以及远程锁定自行车。

了福岛，他引用爱尔兰作家奥斯卡·王尔德的话：“有悲伤的地方，即是圣地。”但是，更多的当地人因为肉眼看不到的放射性物质深感不安。

从世界各地的旅行中，山寺纯注意到“共享自行车”这一全球性的趋势。不仅仅是欧洲，即使美国这样的汽车大国，在洛杉矶、旧金山等城市都有共享自行车的城市措施，他开始深入研究自行车制造史。1816 年，德国人卡尔·德莱斯（Karl Drais）男爵发明了第一辆木头自行车，两个车轮加上一个控制方向的车把，骑车时要两脚蹬地推动轮子向前滚动。200 年后，自行车以全球每年 1.3 亿辆的产量，已经成为最便捷有效的交通工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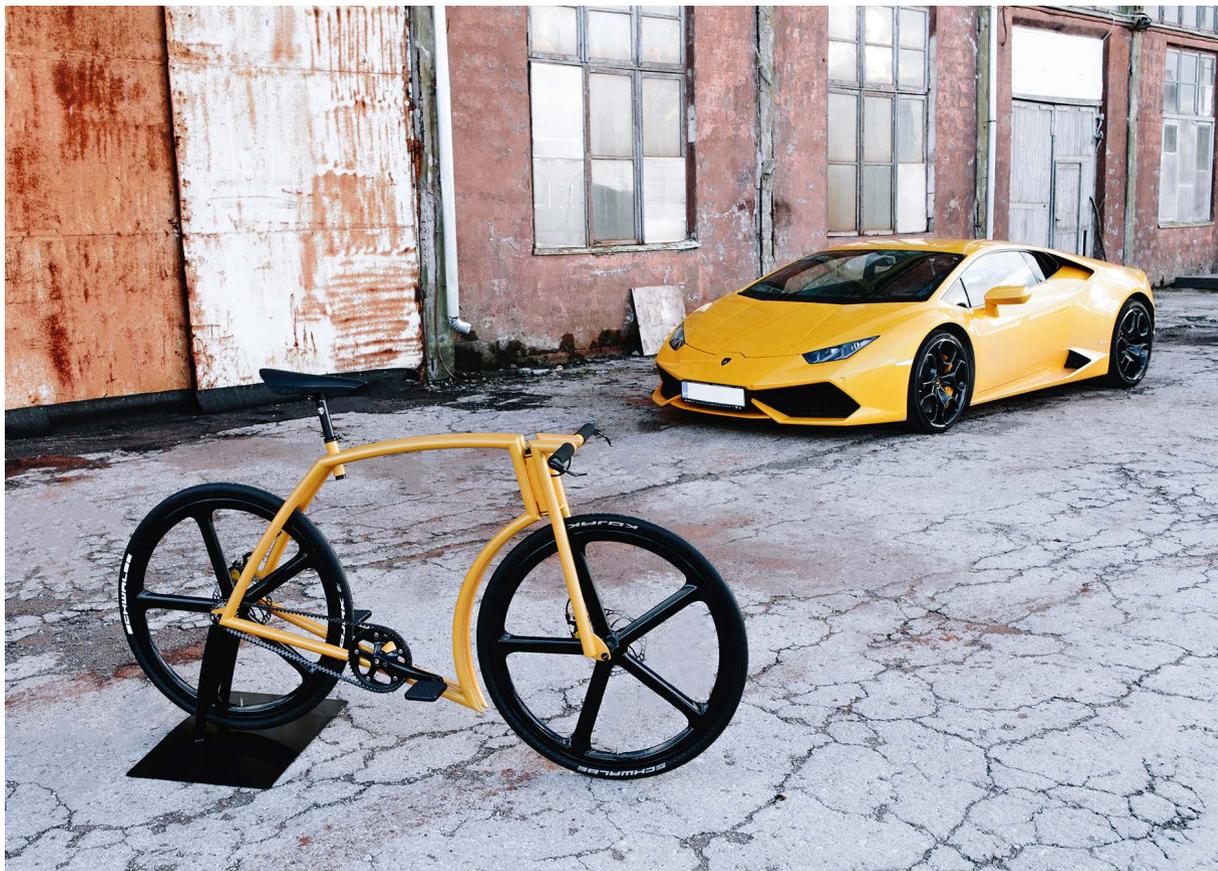
“目前在福岛的问题之一是，人们对政府失去了信任。如果我们以骑行分享的形式提供免费自行车，用更加民主的方式收集核辐射的数据，能否吸引游客回来？我们采用 Safecast 开发的开源技术，这是一个志愿科学家网络，致力于更全面、负责地报告全球的辐射水平。”有了这一想法，山寺纯的“福岛车轮”

（Fukushima Wheel）项目产生了。

被重新塑造的“福岛车轮”自行车上，载有一个大概 16 厘米长、10 厘米宽的小盒子，里面是辐射探测仪、温度计、湿度计、一氧化碳探测仪等环境传感器，用以实时测量骑行经过地的辐射、温度、湿度、空气污染物等数据。这些数据都可以上传到云端数据库，与他人共享。

“福岛车轮”配备了专门开发的智能手机应用程序，程序中装有导航系统，作为探索城市的辅助工具，游客可以用它找到心仪的目的地。除此之外，它还能用于锁定和开锁自行车，显示个人消耗的卡路里数字等。回转稳定的 LED 灯被装在自行车的后轮上，当车轮转动时，LED 灯显示出各种文字或图案，可以是当地的环境数据，也可以是来自赞助商的广告。

如今，这一自行车共享项目仍然处于规划阶段，山寺纯在世界各地传播他的创意，寻求不同级别的投资支持。日本有一种始于 16 世纪的陶瓷器传统修复工艺“金缮”（Kintsugi），原本破碎的瓷器通过这一



修复方法，以残缺的美获得重生。对于山寺纯来说，福岛这样的受灾地就像一个破碎的碗，“福岛车轮”就是他的“金缮”。

与山寺纯相比，同样出现在“科技与设计”小组中的荷兰人吉斯·凡·德·菲尔登 (Gijs Van Der Velden) 外表更接近一位科技怪才的形象——个子不高，乱蓬蓬的卷发和络腮胡子，戴一副黑色方框眼镜。

他是阿姆斯特丹 MX3D 的共同创始人之一，一家开发突破性机器人 3D 打印技术的研究工作室。他们开发的六轴机械臂 3D 打印机能够以金属、树脂等不同材料，在任何方向进行空中打印，而不需要支撑结构。使用这一名为 WAAM 的制造过程，MX3D 曾经制作了一件 4 米宽、2 米深、1.5 米高的长椅，这是世界上迄今为止最大的 3D 打印金属制品。

“3D 打印在过去 10 年中激增，但是对于那些想要打印中型到大型物件的人而言，这一技术仍然存在着很大的局限性。而我们的多轴机器人手臂能够以近

Viks GT/ 兰博基尼式的通勤自行车

在爱沙尼亚塔林的老厂房中手工制造的 Viks GT 自行车，灵感来自于意大利兰博基尼超级跑车的锋利边缘和三角形，因此具有漂亮的几何形车框和超低的轮廓，颜色也是兰博基尼的经典黄色调。Viks GT 与常规的 Viks 自行车尺寸相同，但第一次完全使用铝合金材料，车身重量只有 10 公斤，比常规车型减少了 40%。

乎自由的形状生产中型和大型金属制品，具有制造业的潜力。”菲尔登说。

为了测试这一打印软件，MX3D 邀请荷兰代尔夫特理工大学工程系的学生合作，3 个月后，共同完成了一辆名为“弧形自行车”的 3D 打印金属自行车。它看起来像是属于蜘蛛侠的自行车，一个坚固的银色网格以某种方式把轮胎、座位和车把连接在一起。自行



哥本哈根的自行车桥“*The Bicycle Snake*”为骑行者提供沿港口骑行的有趣旅程

车的重量约 12 公斤，与一辆典型的钢自行车相似。

“3D 打印的金属网格车架是由机械臂分层焊接的，一开始，在如何用计算程序处理自行车的几何形状时，我们遇到了一些困难。调整软件之后，事情变得顺利起来，机械臂同时沉积和焊接不锈钢材料，车架开始逐渐成形。”

当自行车组装之后，它看起来很脆弱，似乎无法支撑一个人的体重。学生们骑着这辆蜘蛛侠自行车进行测试，发现它不仅轻松地支持车手的重量，而且对代尔夫特的鹅卵石街道和急转弯滑行也应自如。

对于 MX3D 来说，“弧形自行车”只是一个测试软件的概念性设计，研究工作室一项更加雄心勃勃的计划是使用相同的技术，整体打印一座 8 米长的金属桥梁，安装在阿姆斯特丹的运河上，预计在 2017 年末之前完成。

代尔夫特理工大学的学生以自行车的主题来测试最新 3D 打印技术，属于显而易见的选择。在很长一

段时间，荷兰阿姆斯特丹、丹麦哥本哈根等是欧洲自行车城市策略的最早倡导者。如今，这种精神似乎正在扩散到整个欧洲大陆。除了比利时和卢森堡以外，2015 年欧洲联盟 26 个成员国的自行车销量都超过了新汽车销量，人们的交通方式也许正在发生变化。

在发明了自行车的德国，2015 年 11 月，鲁尔谷米尔海姆市开放了一条自行车高速公路的最初 11 公里，4 米宽的公路专为骑自行车的人使用。开放之后，如果以标准速度在米尔海姆市和埃森市之间骑行 11 公里，大概需要 30 分钟。而在正常交通情况下，开车需要 23 分钟车程，还要花费找停车位的时间。

这条被称为 RS1 的自行车公路将以 100 公里的长度，穿越城市、郊区、农田和工业区等，连接当地 4 所主要的大学，部分路径沿着一条废弃的铁路线。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的运输部长迈克尔·格罗舍克 (Michael Groschek) 称：“作为一种官方的新型基础设施，我们将在本州的法律中引入自行车公路。”

鲁尔项目总预算约 1.84 亿欧元，预计将在 2022 年完成。另外，慕尼黑、汉堡、法兰克福和纽伦堡等其他城市也在建造这种新型的自行车专用高速公路，主要目的是吸引通勤者的使用。据统计，大多数人会在 5 公里以下的距离使用自行车，骑行 10 到 15 公里的人就为数不多了。

从定义上说，自行车公路与通常的自行车道截然不同。公路的宽度约为 4 米至 5 米，是许多自行车道宽度的两倍，这样，速度快的骑行者可以从两个方向上超过较慢速度的人。通常路面铺设高质量的沥青，设置尽可能少的交通灯，与主要道路很少或几乎没有交叉，沿着公路还设有电动自行车充电站、提供免费充气泵、备件甚至淋浴的服务亭等。所有这一切，都是为了让骑行者快速行驶较远的距离。

德国的自行车革命其实也是刚刚开始，仅仅几年前，骑自行车还被认为是少数派消遣方式和嬉皮式的通勤方式。高速公路的推动代表着一种根本的变化，尤其在如何对待自行车骑手的态度上。在总人口约 350 万的柏林地区，政府数据表明，自行车活动在过去 10 年中增加了至少 40%，占有交通量的 17%。越来越多的公司为骑行者创建专用的停车位，安装办公室淋浴等，使员工可以轻松地从自行车装备换成工作服。

如今，柏林的自行车爱好者也在寻求公众支持的签名，计划在 2025 年之前建设一个至少 100 公里长的自行车公路网络，连接市中心与周边地区。他们同



时要求政府在柏林住宅区的街道上优先考虑骑自行车的人。骑自行车不仅代表酷与新潮，更多是出于关心城市环境的人们的责任心。

去年3月份，挪威这个只有500万人口的北欧国家也对外宣布，将花费80亿挪威克朗（约9.23亿美元），在挪威9个最大的城市及其附近建造10条宽阔的双车道越野自行车道。新的路径主要是在内城区和郊区之间建立自行车通勤道路，将保护网络从城市核心延展到郊外。骑行者可以安全地加速，到达每小时40公里的速度。

从自然条件来说，斯堪的纳维亚山脉东侧的挪威显然缺乏发展自行车文化的要素，那里一年中的大部分时间寒冷阴暗，山丘经常在城市边缘陡峭地上升。所以，与丹麦、瑞典等国家相比，挪威人使用自行车的行程比例只有约5%。挪威政府希望到2030年，将这一份额的行程提高到10%到20%之间。

挪威的自行车公路方案不是一个孤立的计划，它是国家“交通排放量减半”计划的众多措施之一，如果成功，不仅减轻道路和公共交

荷兰时尚品牌 Senscommon 专为骑自行车者设计的高科技面料防水雨衣



Ikea Sladda/ 自定义铝合金自行车

宜家 Ikea 推出了专为城市骑行者定制的轻便铝合金自行车 Sladda，亚光的灰色中性框架结合26英寸或28英寸的车轮，一条防锈传送带代替了传统的自行车链条，齿轮隐藏在后轮毂中。

自行车在两个挡位之间自动切换，更重要的是，Sladda 是可转换的，通过一个“咔嚓系统”把车篮、自行车包等附加到框架上，宜家还为此设计了一个可以连接到后轮的两轮拖车。

Sladda 由瑞典 Veryday 工作室设计，他们尤其强调产品的多样性：“Sladda 就像一个带应用程序的平板电脑，你可以用不同的配件自行定义它，让使用者的日常生活更方便。”它因此获得了2016年“红点奖”最佳产品设计奖，评审团认为“作为可持续生活方式的一部分任务，Sladda 赋予自行车一个新的身份”。

通压力，并且帮助减少挪威的矿物燃料使用。

新计划规定，到2030年全国75%的公共汽车和50%的卡车必须低排放，同样作为挪威重要交通工具的短程船舶和渡轮中，40%必须低排放或使用生物燃料。

目前，挪威已经是世界上拥有零排放汽车最高市场份额的国家之一，部分原因是绿色车辆征收的税额要低得多，但即使是零排放汽车也会产生噪音、交通堵塞和一些污染等。最令人惊讶的是，挪威政府计划从现在到2030年，实现汽车使用的零增长。☑

英国教育如何做到对孩子因材施教？从一个科学测试开始

英国中学教育，一直都是精英教育的代名词。高贵如伊顿公学、优雅如拉德利公学、艺术如阿宾顿中学……这些各具特色的英国名校，走出一波又一波数不清的君主、首相、科学家、艺术家、运动家，在世界范围内都享有极高的声誉。

同时，近年来远赴英国就读寄宿制中学的中国学生数量也在逐年递增。根据英国独立学校委员会的数据，2016年超过6300位中国学生独自在英国私立学校读书，在5年内增长了接近70%。

为何英国中学教育能让世人如此趋之若鹜？它与其他国家的教育相比又有何特殊之处？

英式教育的目的

“教育”一词源自拉丁语“educates”，其原意是“养育、抚养”。是的，这个词的意思丝毫未触及学习与核心课程的学习、学科考试，当然也没有提到知识的复习与作业。但是，它却点明了教育的核心目的，即养育子女，培养他们的能力使之在以后的生活中取得成功，完成自己的梦想。

这，正是英式教育的目的，也是其被称为世界最好的教育之一的原因。

事实上，要教育和培养学生使之在未来的生活中取得成功，不仅仅在于通过特定的考试，更重要的是培养他们具备各种核心能力，同时，根据学生的天赋，选择最适合他们的教育方法。

那么，英国的中学是如何寻找学生的天赋，从而做到因材施教的？许多著名英国中学的招生官给出的答案是——通过科学的测试。

能预测学生天赋的测试

在英国，每年9月，绝大部分中小学都会参与一次认知能力考试，这个考试全称为Cognitive Abilities Test: Fourth Edition（“认知能力测试·第四版”，简称CAT4）。该测试的内容与学生的学术水平无关，直击他们的基本能力：语言推理能力、非语言推理能力、数学能力和空间想象能力。

学生究竟是天生热爱艺术，抑或擅长与数字打交道？是有着强大的空间想象能力，还是对文字的理解格外深刻？通过这个测试，老师会得出明确的概念，为学生找到未来的发展方向。此外，CAT4还能预测A-level、GCSE、

IB等课程的成绩，从而帮助学生选择适合自己的课程，甚至具体科目。

该测试在英国广受欢迎，甚至被英国众多精英寄宿制学校的招生官作为考核申请者能力的重要参考。例如，在今年2月和3月即将来华面试直接招生的阿宾顿中学和拉德利公学，都要求申请者提供CAT4考试成绩报告。

拉德利公学（Radley School）和伊顿、哈罗、温切斯特同为英国四大全寄宿制公学之一，学术成绩全英排名第20^{*}；而学术成绩全英排名第18^{*}的阿宾顿中学（Abingdon School）则是电台司令乐队五位成员的母校，孕育了一个举世闻名的音乐传奇。

必益教育作为拉德利公学在华招生的唯一合作伙伴，以及阿宾顿中学的在华招生考点，为广大学生带来了独家的福利。凡报名参加拉德利和阿宾顿面试的学生，即可获得免费参加预测测试的机会，其内容包括英语测试、数学测试、外教一对一面试、CAT4测试和语言推理测试。

除面试之外，3月21日（北京）和3月25日（上海），还将举行英国精英寄宿教育论坛，届时学生家庭可与拉德利公学的招生长官哈利·哈蒙德（Harry Hammond）先生和凡妮莎·哈蒙德（Vanessa Hammond）女士进行面对面交流，深度了解英国教育体系，对学生未来的留学申请之路做详细了解。

活动和面试详情，可电话咨询400-850-4118，也可登录必益教育官方网站www.be.co，或关注必益教育官方微信（BEeducation）。

（*数据来源于2017年《胡润国际名校》）



松果生活 2016

——年度好生活推荐榜单

2016年，我们以北京为第一站，邀请松果用户与生活家评审团一起，选出那些最富营养的生活机构和个人。



1

2016年度生活空间推荐
获奖者
三里屯太古里

颁奖词：作为帝都的时尚地标，主张“一起潮玩”的太古里一直是我们心中那个熟悉的三里屯——南区的热络时尚、北区的低调奢华、适于聊慰口腹心灵的精致餐饮、三不五时的先锋潮流文化活动，让人在徜徉其中的时候总能找到新乐趣与好灵感。

■年度生活空间推荐入围名单：
三里屯太古里；CHAO；Blue Note爵士乐演出中心；皓空间；乐空间



2

2016年度活动推荐
获奖者
艺术北京

颁奖词：作为国内大型艺术博览会，艺术北京走入第11个年头，已成为亚洲地区极具竞争力与影响力的艺术博览会。

■年度活动推荐入围名单：
黄小厨 Noob 市集
艺术北京
北京国际设计周
伍德吃托克
“狂禅” Live

3

2016年度剧场推荐
获奖者
天桥艺术中心

颁奖词：开张一年异军突起，大中小剧场佳作连台，雄霸北京南城戏剧版图。用一座剧场，重振天桥演艺传统，引领京城观剧时尚。

■年度剧场推荐入围名单：
天桥艺术中心；国家大剧院；蓬蒿剧场；中间剧场；鼓楼西剧场



5

2016年度
文化生活机构

本意手作
Hey! Coffee
谷物烘焙学院
单向空间
100种小生活
吾十小院
涂思美育
中信书店
全爱工匠
會課堂

4

2016年度艺术推荐
获奖者

“唯不安者得安宁”
向京大型回顾展，
@ 北京民生现代美术馆

颁奖词：“2016年，向京个展规模庞大，是她从事艺术21年来的首个大型回顾展，引起广泛好评和关注，创下美术馆的访客量纪录。”

■年度艺术推荐入围名单：
“劳森伯格在中国”，@ 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
“五色炫曜——南昌汉代海昏侯国考古成果展”，@ 首都博物馆
“威尼斯与威尼斯画派”，@ 国家博物馆
“唯不安者得安宁”向京大型回顾展，@ 北京民生现代美术馆
“安迪·沃霍尔：接触”，@ 木木美术馆





中国出版集团总裁谭跃为年度艺术推荐获奖者向京颁奖



星空摄影师叶梓硕在演讲

松果生活2016

—— 我们的美好生活实验

松果生活脱胎于《三联生活周刊》——这本杂志和他倡导的生活，引领了一代中国人的思潮。知识、思想、智趣、独立判断、人文精神，这是拥有85年历史的三联书店和21年历史的《三联生活周刊》所一脉相承的精神内核。

最近几年，智能手机兴起，移动互联并喷，我们的生活不知不觉间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其剧烈程度甚至不亚于当年的工业革命。此时此势，《三联生活周刊》能做什么？要做什么？如果回溯三联的历史，我们发现有一个东西是一以贯之的，那就是对个体的尊重，对人的尊重。85年前老一辈出版人创社之时如此，21年前周刊人创刊

时亦如此。以人为本，阅读如此，生活也是啊！

一年前，松果生活APP正式上线，当时提出一个口号，叫“一万个生活家”。我们想打造一个汇聚生活家的品质生活方式平台，在这个平台上，那些最会生活的人，将通过线下活动、线上连线及内容分享等方式，把他们的生活智慧与趣味分享给大家。而有提升生活品质需求的人，可以在此直接报名参加一场线下活动，与生活家面对面体验生活；也可以通过一场连线，就某个问题与生活家深入探讨学习；还可以浏览精选的生活指南、订阅精深的知识专栏。

找到那些拥有自我、成就自我的生活家，用线上与线下的连接方式，架起他们

和广大都市人之间的桥梁，就是松果生活这款产品的使命。

围绕这个愿景，我们在2016年聚合了500多位生活家和300多家优质生活机构，发布了4000多场有营养的线下活动，自己主办了50多场品牌活动，以北京为根据地，连接了过百万热爱生活的人。

我们和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联合主办了两次艺术史公开课，邀请资深专家向大众普及西方艺术史和中国艺术史，获得大家热烈反响。2017年，我们将在此基础上进行升级，争取在艺术的公众化上打造更多创新产品。

放下手机，走出家门，去赏一幅画、看一部戏、做一次手工，与生活家面对面，花费略奢侈的两个小时，参加一次沙龙、品酒、咖啡、手作、花艺……这是一个与自我相处的过程，是一段独享自我的宝贵时光。由此带来的收获，除了知识与技艺，还有同道朋友。活动，重塑了学习、社交与消费为

一体的生活场景。

2017年元旦小长假，松果生活与北京三里屯太古里一起合作，举办了一场集展览、体验、市集与演讲为一体的“生活家年华”活动。“生活家年华”活动是松果生活打造的大型年度生活节，我们用透明气泡屋的形式展现了理想的生活好物，用市集的形式集合了30多个美食美酒与设计品牌，用课堂的形式让大家现场体验了手作、木工、插花的乐趣，用演讲的形式展现了生活家的思想魅力。

除此之外，致力于“连接美好生活”的松果，评选出了2016年的好生活推荐榜单，从艺术展览、戏剧剧场、公共活动、场地空间四个维度，对2016年的文化生活做出梳理和推荐。

2017年，我们将继续在美好生活的方向上创新生活家与大众的连接方式，打造生活家、用户、品牌于一体的互动生态，为大家提供有营养、有知识、有趣味、有态度的品质好生活。

宝哥 旅行达人 《生活在路上》

“一个人一定要出去旅行，而不是旅游，因为旅行更接近实际生活，它是一种生活方式，能让你开阔眼界，能让你知道这个世界比你想象的大，你可以看到很多人在以不被理解的方式生活着，千千万万种生活姿态。”



史航 知名编剧、策划人

《时代急着浪漫，我想浪得慢一点》

“时代急着浪漫，浪得慢一点就是要跟别人有所区别。区别有两种方式，一种比别人快。天下武功唯快不破，我这种体型也快不了，慢可能是一个能跟别人区别的办法。经常别人好奇我为什么那么爱读书？其实有时一个人读书就是为了落伍于时代，而不是搭时代的便车。所以要浪得慢一点。”

向京 艺术家 《被身体经验的艺术》

“当一个创作者在做作品时，这绝对是一个完全的封闭系统，因为我必须要专注在我的工作、问题里面，做一个视觉转换。这个时候肯定不能受到任何干扰，我日常生活几乎都在这样一种形态里。我是特别没有生活的人，我老觉得活着、活着不就是生活嘛，我们只是可以去讨论所谓什么是更好的生活，我觉得更好的生活，其实重要的是什么是更好的自己，在我看来，能够被经验的艺术，其实是塑造自我的一个很好的媒介。”



醉鹅娘 企鹅团联合创始人 《酒精与白日梦》

“我理解的好生活就是把一件事情做到极致，过程中会培养你的审美力、判断力、看细节的能力。我学习葡萄酒后，我发现我看书能看出文字水平了，看电影能更多看出镜头调动的水平了，买衣服更能够摸出衣服的质感了。这都是因为你在某一个领域深入扎根之后，培养出来的审美力。希望大家能在生活或工作中，找到能够让自己愿意去投入并且发挥到极致的门道。”



青山周平 建筑设计师 《家-城市、自然、生活》

“对我来讲，虽然我的家只有40平米，很小的空间，但是周围各个点，城市里面各个点都是我自家的一部分、我家延伸的空间，这是我在胡同里面生活大概七八年，慢慢感受到的一个生活特点。我们的家一定需要变成更开放、共享的场所。我们家和生活需要慢慢延伸到城市各个空间里，我们的城市可以变成我们的家。其这是我对未来生活方式的一种思考。”



叶祚 星空摄影师

《逃离雾霾，寻找夜空中最亮的星》

“我认为的好生活就是在清晨，上班路上能欣赏第一缕阳光。夏夜，跟家人去遛弯，去公园看月亮、金星、木星，看看我们这个宇宙。”



杨树鹏

电影导演、作家、诗人

《艰难而有趣的生活》

“我一直在努力试着做我想做的事情。我慢慢开始不违背自己的内心了，不论想做什么我就一定要去做。不管我是想写诗还是想拍电影、修房子。那个时候开始，我终于明白了坚持和不断地实验有多重要。你想干什么现在就要去做，不要光想而不做。”

周宸宸 家具设计师 《The Big Happiness》



“希望设计走到每一个人生活中去，生活方式才是现代设计真正可以植根的土壤，我们不仅仅是在绘图，而是努力改变它背后的事情。”

高意静

自然艺术家

《从一朵小花到绿色星球》

“我长期将生态的概念放入到设计里来，相信花卉、植物能唤起我们对美好生活的共鸣、向往、人性美好的追求。我认为的好生活就是每天从生活起居，从行动中去思考，你所做的一切是否会破坏自然？你是不是能过得更环保、更生态？这样我们才能有更美好的未来生活。”



林瀚 & 雷宛莹 (晚晚)

木木美术馆创始人、收藏家

《僧人与肉》

“肉是欲望，僧人是克制，肉是现实，僧人是理想。木木美术馆是我们现实跟理想的集中地，我们每天既要在这里做梦又要在这耕耘。我们学会了用欲望去充斥理想。欲望也可以是不贪婪的，生活特别真实。”

侯莹 舞蹈家 《身体的诗》

“在都市生活中，我们是否还能保持内心的诗意？当我非常忙碌时，我几乎都忘了还需要诗意这个感受。突然某天我就要求自己，你要感受诗意了，要放松了。确实，我们要时刻提醒自己，内心需要一点诗意空间，一个闲暇的可能。”



Phil

Soloist Coffee

创始人

《精品咖啡之美》

“从小到大没有哪门课是考我们味道的，对味道的知识和记忆我们没被锻炼出来。就像对图形识别一样，味道是它的一个图谱。我们找到了想做的事，追求这些味觉、记忆，把感动我们的东西分享给别人。”



黑麦 厨房爱好者，三联生活周刊音乐记者 《The Kitchen in the Rye》



“我觉得坚持生活是一个挺难的过程。食物是一个进化的过程，它跟我们生活、文化都是息息相关的。所以跟大家说的就是，你吃饭的时候多留点心，想想这些菜是怎么来的，也是一种乐趣。”



扫码关注松果微信



扫码收看生活家演讲

运动员是唯一一生会死两次的人

文 / 张斌



美国十项全能运动员阿什顿·伊顿

2015年，“鸟巢”边，采访阿什顿·伊顿。开机前，我们礼节性握了一下手，瞬间，骨缝间有了疼痛，我提醒自己，对面可是田径场上最完美的身体系统，连博尔特都将“世界最伟大运动员”的名号让与这位全能之王，“两天十项，还要跑1500米，谁受得了啊！”

在北京，阿什顿以9045分，将男子十项全能纪录推向巅峰；在里约，蝉联奥运会金牌，爱妻布瑞安娜为加拿大赢得七项全能铜牌，交相辉映，田径场上神雕侠侣。伊顿夫妇名声响亮，我的同事曾经满世界地贴身拍摄，“鸟巢”看台上还不经意地记录下布瑞安娜与婆婆之间的小别扭，相当有趣。

没有任何征兆，伊顿夫妇新年一过，正式宣布双双退役。此前几天，阿什顿刚刚登上美国《户外》杂志封面，继续展现他完美的运动系统。不过28岁，选择退役，灭绝所有关于他们全能运动未来的想象，伊顿夫妇很决绝，开始沉醉于新的人生角色和选择之中：“在飞机上，我们终于可以告诉身旁的人，其实我们什么也不做。”

去年11月的某个清晨，伊顿夫妇在俄勒冈州的家附近进行奔跑训练，前所未有的感觉突然袭上布瑞安娜心头。“发自内心，我不想再做这些了。我不再会为回到训练中而激动了。”尽管感受无比真实，但

布瑞安娜仍然不能确定这就意味着决定退役，更加不愿让自己的念头干扰丈夫的决定。整整一天，布瑞安娜装作未曾发生过任何事情，直到吃晚饭时，阿什顿艰难地说出退役的决定。

听到“退役”，布瑞安娜的嘴张得大大的，久久不能合上。尽管在过往的两年里，丈夫曾经多次向她坦露，已经很难再激发自己，对于田径的热爱不如以前，但能在她萌生停下来的当天，丈夫也有如此决断，这让她震惊不已。至于说退役嘛，这一刻迟早会到来的。而阿什顿与妻子内心活动毫无二致，他也生怕自己的念头会让妻子不愿意再坚持下去，但他还是忍不住要将内心感受和盘托出。去年一年中，三种伤病一直在侵扰着他，他真切地感知到，身体已经关闭了，是该告别田径了，已无需再证明，已没有目标激励了。

有句话，大家可能都是第一次听说——运动员是唯一一生会死两次的人。此话怎讲？一次是肉体死亡，另外一次就是退役。一旦终止运动生涯就要，就要完全转变人生角色，必须找到新的身份证明，找到新的社群去融入，进入一个完全陌生的世界，但死亡是谁也逃脱不了的。能否再坚持一年呢？毕竟2017年有伦敦世锦赛。伊顿夫妇的答案很实在，那将是悲惨的一年，训练没有乐趣，不渴望比赛，无端浪费一年，延缓一年死亡没有任何意义。

在正式宣布退役前一个月，伊顿夫妇将打算告知了至爱亲朋，直到世人知晓他们的决定之后，两人才真切地感受到“粉丝”的温暖，而此前只能通过电视收视率知晓比赛的关注度有多高。退役，重获新生，选择是迟早的。阿什顿半开玩笑地宣称，为什么不努力地成为第一个登上火星的人呢？成为火星上的运动明星岂不是很酷嘛。这几乎相当于无效答案，更靠谱的的未来，也许是夫妻二人开始尝试单板滑雪的训练，此前阿什顿酷爱单板，担心受伤才有所克制，好友肖恩·怀特已经答应做最好的教练，兴许日后最完美的身体系统会飞翔在空中呢。

如今，伊顿夫妇清晨醒来，都在提示自己，已经是普通人，不该再有莫名的优越感。在他们看来，奥运会就像是黑洞一般，可以吞噬一切，让你心甘情愿放弃很多，只有穿越完成之后，才有能力去选择新的人生——死去，重生。■

航母战斗群与经营商场

文 / 宋晓军

2017年的第一周，中、美、俄三国海军航母的消息占据了国内媒体不少版面。这自然就成了周末朋友聚会的话题。在大家从“长枪短炮”的角度对三国的航母评判了一番后，我半开玩笑地说：航母作为国家重要的军事资源也是要讲投入产出的，用一个更形象的比喻说，部署航母战斗群就好比是经营商场，美国经营的是遍布全球的“沃尔玛”，追求的是全球利润率，而中、俄经营的“超市发”，则是在寻求周边和区域内的市场占有率。

先说美国的“沃尔玛”。2014年1月15日，美海军发布了“舰队反应优化计划”（O-FRP）。该计划是美海军落实“准备杀伤链”体系化作战的一个具体操作环节。简单说，O-FRP是一个以航母战斗群为期36个月的“维修—训练—部署”周期为核心、在全球科学配置海军舰艇资源求得可持续最大安全收益的计划。该计划理论上的最大优点就是：在受成本约束的情况下，既保证了舰队作战准备能力又保证了水兵家庭的稳定性和部署的可预测性。如2016年12月30日返回东海岸母港的“艾森豪威尔号”航母和2017年1月5日从西海岸母港起航前往西太平洋的“卡尔·文森号”航母，都是首次在具体实施O-FRP。

再说俄、中的“超市发”。客观地说，与美国的航母战斗群相比，俄、中的航母战斗群无论从数量规

模和运用经验，还是从安全收益需求上看，都不在一个层面。简单说，1月6日从地中海叙利亚沿海起航返回俄罗斯母港的“库兹涅佐夫号”航母战斗群，是自服役以来首次的作战部署。尽管这次部署损失了两架舰载机，但从阿勒颇之战的大结果来看，俄罗斯的“超市发”这次“开张之作”的收益还是大于成本投入的。

接着说中国“辽宁号”航母战斗群首次跨海区的科研试验和训练。虽然2017年伊始中国航母战斗群在南海的亮相与美、俄航母战斗群在军事资源运用上还有一点差距，但能引起国际媒体的广泛关注，是因为中国海军的需求和发展潜力。即作为全球第一贸易大国和制造业大国有航母战斗群这个现实的本身，加之已被曝光的中国在建和在研两艘国产航母，就足以让很多国家产生遐想——中国准备试营业的“超市发”市场占有率未来到底有多大？

说完“沃尔玛”和“超市发”，再说一下两者的经营之道。“冷战”后，随着美国航母数量的下降，为了维持其以航母为核心的海军整体作战效能、战备能力（机动及出动能力），它在管理和资源配置上做了两次大的改革。一次就是2003年的“舰队反应计划”（FRP），另一次就是2014年推出、目前正在运行的O-FRP。截至2016年5月，已有3个航母战斗群和4个两栖舰打击群在具体实施该计划，同时鉴于原计划2016年3月服役的“福特号”航母的时间被推迟，美海军预计在2021财年时所有舰艇将纳入O-FRP。

相比美国海军航母，中、俄在航母战斗群的运用上无疑还处在探索的“初级阶段”，而中、俄两国航母的首次跨海区训练和首次作战部署，到底会对美国海军的O-FRP形成多大的对冲，现在下结论还为时过早。换句话说就是，未来中、俄两国“超市发”的市场占有率到底能对美国“沃尔玛”的全球平均利润率造成多大冲击，目前还难以预判。因为，现在还不知道即将上任的特朗普是否真要废掉奥巴马政府力推的TPP。而至少在亚太地区，美国海军推出的O-FRP，恰恰是为TPP量身打造的配套军事手段。从这个意义上说，衡量“沃尔玛”的全球利润率和“超市发”的市场占有率，都是有前提条件的。☑



1月5日，美海军“卡尔·文森号”航空母舰前往西太平洋

向电脑学习

主笔 / 薛巍

“许多人对电脑都有一个误解，以为电脑会给困难的问题找出简单、正确的答案。其实计算科学关心的是困难问题的近似答案。”



《华尔街日报》记者布莱恩·克里斯蒂安（左）、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心理学和认知科学教授汤姆·格里菲斯及他们合著的《赖以生存的算法》

算法的日常应用

当你在一个大城市租房时，怎样才能使自己租到最好房子的概率达到最大？认知科学家说，假如你给自己一个月的寻找时间，你应该把其中 37% 的时间（11 天）用于探索你的选项。过了这个时间点之后，你就要租下你看到的第一个胜过之前看过的房子的那套房子。这不只是靠直觉来决断，而是最好的解决方法。因为找房子属于数学上的“最优停止”问题，37% 法则决定了解决这类问题的算法。

布莱恩·克里斯蒂安是《华尔街日报》记者，汤姆·格里菲斯是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心理学和认知科学教授，二人合著了《赖以生存的算法》一书。书中说：“算法”一词总让人觉得高深莫测，但一个算法其实就是用于解决问题的有限的步骤序列。算法比电脑更广泛也更古老。算法早在被机器使用之前，就在被人类使用着。“算法”一词因 9 世纪波斯数学家

阿尔-花刺子模而得名，他写过一本书叫《代数学》，但算法不只限于数学领域。“当你按照食谱烤面包时，你在遵循一套算法。当你按照图谱织毛衣时，你也是在遵循一套算法。当你用打火石磨鹿角、制作石器的时候，你也是在遵循一套算法。自石器时代以来，算法就一直是人类技术的一部分。”

许多人对电脑都有一个误解，以为电脑会为困难的问题找出简单、正确的答案。其实计算科学关心的是困难问题的近似答案，因为如果简单完美的答案果真存在的话，找到时也已经晚了，也许要到宇宙毁灭之后。计算科学总要面对限制。我们让计算机以闪电般的速度做许多事情，但是它们的处理能力是有限的，所以总要权衡。什么时候快比准确更好？什么时候要准确而不是快？计算机在什么时候要停止搜寻完美的解决方法，转而给出一个手头就有的大致的办法？这跟人在生活中遇到的问题类似。

找停车位跟找房子一样，属于“最优停止”问题。人们都想找一个离自己的目的地比较近的停车位，但在不断靠近目的地时，每当你经过一个空的车位，你都要做一个决定：是就停在这里，还是再往前开看看自己的运气是否足够好，前面还有车位？假如你走在一条无限长的路上，停车位是均匀分布的，你的最优选择是驶过一定距离内的所有空车位，然后停在之后的第一个空车位上。至于多远的距离，这取决于车位的被占用比率。如果 99% 的车位都被占用了，你应该在距离目的地还有大约 70 个车位的地方（1/4 英里）之后，再看到空车位就该停车了。类似地，如果一个人打算从 18 岁开始找对象，并在 40 岁以前结婚，他应该选择在 26 岁时遇到第一个心仪的对象。

另一个对日常生活有帮助的算法叫摩尔算法。冰箱里的每一样食物都有不同的保质期，先吃马上要过保质期的食物能够最大限度地减少浪费。但有时候快过期的不是你最想吃的，为了把坏掉的食物降低到最少，可以使用摩尔算法。按照摩尔算法，我们按照食物的保质期食用，最先过期的要最先食用，但一旦看上去我们无法及时吃掉下一样食物，我们就暂停，检视一下计划中想吃的菜，然后扔掉最大的那一种，即需要最多时间才能吃掉的那一种。比如可能扔掉那个

好几次才能吃完的西瓜，这样才能早点食用后面的所有食物。然后重复这一模式，按照保质期摆放食物，赶不及时就扔掉其中最大的。

哥白尼定律

两位作者在书中写道：“媒体经常告诉我们，我们生活在大数据时代，计算机能梳理大量数据，找出裸眼看不见的模式。但日常生活中我们遇到的问题与此完全相反。我们的生活充满着大数据。我们经常要从很少的数据中做推断，少到只有一个简单的观察。”

要想用很少的数据对未来做出预测，最好使用“哥白尼法则”。哥白尼认为地球在太阳系中并没有享受特殊待遇。这一发现被发展为哥白尼定律，表示我们并不特别，也没有受到宠爱。天体物理学家理查德·戈特提出，判断事物的时间位置也可以采用哥白尼定律，不靠其他的信息，就能估算出事物的寿命。1969年，戈特在前往普林斯顿大学攻读天体物理学博士学位前，前往欧洲旅行。在那里他看到了8年前修建的柏林墙。站在墙下时，他开始琢磨，这道墙还能持续多久。仅仅从一个数据点做预测从数学上看很可笑，但其实我们每时每刻都不得不做这种预测。你到了一个陌生城市的公交车站，得知另一个游客已经等了7分钟，下一辆公交车大概何时到？值不值得等？等多久之后应该放弃？

当理查德·戈特抵达柏林墙时，他问了一个问题：我处于何地？即在一个人造物品的寿命中，他到了它的哪个点？这是一个时间问题，哥白尼问的是空间问题：我们在哪里？地球在宇宙中的哪里？哥白尼提出，地球并不是位于宇宙的中心，地球不是处于一个很特别的地方。戈特决定对于时间也这么处理。他假定他遇到柏林墙的时间并不特别，它可能是这个墙的一生中的任何一个时间点。如何任何时间点都有同样的可能，那么平均来说他到的时候是它的中点。更一般地说，除非我们能知道更多，不然我们可以假定我们处于任何现象的中点，这样它们将持续多久就很明显了：跟它已经持续的时间一样长。这一推理方法戈特称之为

哥白尼定律，由此能得出一个预测一切的算法。它预测美国还能延续到大约2255年，谷歌能延续到大约2032年。

如果有人去一个建筑工地找工作，看到一个告示牌上说“自上次事故之后已经过去了7天”，那最好躲远点，除非想找的是特别短的工作。如果公交系统没有提供实时信息，告知乘客下一班车何时到，哥白尼定律表明有一个简单、便宜的做法：只要显示前一班车抵达后过去了多久就行了。但有人发现，使用哥白尼定律会做出一些错误的预测。如果你遇到一个90岁的老人，哥白尼定律会预测他将活到180岁，而每个6岁的孩子预计能活到12岁。因此，哥白尼定律只有在我们对预测目标一无所知的情况下才合理。对于我们有些了解的东西，它会让人觉得完全是错的，预测一个90岁的老人能活到180岁显得不合理，只是因为我们很了解人类寿命的范围。

另一个决定哥白尼定律是否适用的因素是事物的分布状况。人类的寿命属于正常分布，其形状是钟形曲线。比如美国人的平均寿命是76岁，在曲线中它位于“钟”的顶点，在它的两侧（低于和高于76的）都下降得比较快。自然界中的许多事物都是正常分布，从人的身高、体重、血压到一个城市正午的气温和果园中水果的直径。但世界上还有许多东西不是正常分布的，比如美国城镇的平均人口是8226人，但有的城镇人口远多于平均数，有的少于平均数，这种模式叫幂律分布或者无尺度分布，因为其数值可能是各个尺度的。日常生活中有些现象跟城镇的人数一样，大部分低于平均值，少数高于平均值，比如电影的票房、人们的收入。■

媒体经常告诉我们，我们生活在大数据时代，计算机能梳理大量数据，找出裸眼看不见的模式。但日常生活中我们遇到的问题与此完全相反。

死生契阔

文 / 孙欣



美国神经外科医生保罗·卡拉尼什和他的著作《当呼吸化为空气》

“当呼吸化为空气”出自17世纪英国诗人福尔克·格莱维尔的一首十四行诗：“你在死亡中探究生命的意义，你见证生前的呼吸化为死后的空气。”

“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一个年轻人从医学生成为医生，正是遵循了这个道理；但若要求普通人以此种方式了解死亡，则未免太残酷了。这却正是医生保罗·卡拉尼什在他短暂却丰富的一生将终结之际得出的体验。医生是与死亡战斗的将士，癌症是死神最残暴的将军。在与癌症战斗的大小战场上，医生有时获得胜利，有时遭遇失败，但作为一个群体，医生始终清楚自己和自己保护的人们是终将失败的那一方。那么，当一个医生患上凶险的癌症以后，活下去的努力，重攀职业巅峰的企图，把新生命带来人间的行动，是否值得？《当呼吸化为空气》一书的作者保罗·卡拉尼什，他的温暖呼吸已经化为加州圣克鲁斯山上的清凉空气，他坟上的青草已经饱饮怀念者带来的美酒。他凭着丰富的医学经验和细腻的文学笔触写下的这本书，给这个问题提供了一种可能是最好的答案，或最好的非答案。

保罗·卡拉尼什生命中两种最强大的动力来自于医学和文学。他在斯坦福大学先是选择了文学和人体生物学，接着又获得了斯坦福的英语文学硕士和剑桥的科学史与哲学的硕士。最终引领他进入斯坦福医学院的呼唤，不只是永远要赢的竞争意识，更多是寻求“融合生理、道德、文学和哲学的途径”。这种召唤把他领进医学院，令他放弃其他相对舒适的选择，进入最为艰难辛苦的神外科，更让他在肺癌治疗有了转机以后，再次回到神经外科的岗位上，重新担负起繁重的劳动。最终还是这种召唤，让他写下了自己与死亡每日相处的心得。

保罗·卡拉尼什与抽象死亡的关系始于来自书本的文学描述和哲学思辨。死亡更为具体的轮廓来自于做医学生时与承载着个人历史的尸体打交道，做住院医时亲历自己病人的死亡，以及在36岁时被诊断出肺癌，在分分秒秒的痛苦中亲身体会到死神的重压。他与死亡的最后回合由他的遗孀记录下来：他选择了与家人一一告别，关闭生命维持系统，在吗啡的安慰中欣然沉入长眠。学习死亡的过程与学习别种知识相

反：别种知识往往是先从个人体验出发，进而推及他人的体验，最终上升到理论高度。然而死亡于每个人只有一次机会，并无可逃脱。个人的死亡体验，无论是否有理论支持和从他人处得来的知识做铺垫，只能发生在生命的最后。

历史上有太多的哲人和智者已经谈论过死亡，他们的理论只令保罗·卡拉尼什“更觉疏离，始终懵懵懂懂，不得其道”。死亡“带着浓烈的个人色彩，同时又丝毫不带个人色彩”。托尔斯泰在《安娜·卡列尼娜》中借列文之口说：“过去许多大智大慧的人，都思索过死的问题；而对于这个问题他们所知道的却不及他妻子和阿加菲娅·米哈伊洛夫娜（列文的女管家）的百分之一，不管这两个女人多么不同。”列文可以对死发表许多议论，但是当死亡降临到自己亲哥哥的身上时，他就束手无策了，只会怀着巨大的恐怖等待，并且感到做什么都不合适。而列文的妻子基蒂则立即行动起来，着手看护病人，打扫房间，延医问药，给病人吃富于营养的食物，表现得机警而灵敏。列文认为基蒂的反应并非出于本能，妇女不知道如何将其编织为理论，她们只是更为通晓生死的意义。

与列文的无能、无助相比，保罗·卡拉尼什的死亡历程在他富于文学性的笔端流出，像坚定的洪流推开石块一样，令死亡这个没有答案的问题失去了重量。被现代医学理论和实践武装起来的卡拉尼什早就克服了理论家列文对现实存在的死亡怀有的恐怖感，也克服了无情的医学训练导致的对血肉之躯的无动于衷。在他全身心投入医学事业中去的时候，他全心全意为病人的健康和幸福着想。他不否认医生在病人最脆弱无助、最缺乏尊严的时刻果断甚至粗暴地侵入他们的隐私和身体，但医生的最终目的是将病人的生活引回正轨再悄悄离开。医生不是能决定命运的神，也没有别人比医生更清楚在跟死神的战役中医生终将失败。医生可能会经不住沉重的压力而转行，可能会无法接受自己犯下的错误而选择自杀（卡拉尼什做住院医时结识的好朋友杰夫从高楼上一跃而下），也可能没料想到自己成了死神的猎物。

伴随疾病而来的总是痛苦。剧烈的痛楚让保罗·卡拉尼什在纽约中央车站转车时无法站立，让本来热爱骑

车和跑步的他在做物理治疗时才深深体会到过去将自己的病人送进了什么样的炼狱（虽然物理治疗万分必要）。痛苦的“右手”是无助。女儿降生的时候，已经极度虚弱的他只能躺在简易床铺上盖着许多保暖毯子，焦急地等待。在痛苦和无助的身后，是死亡的巨大阴影。死亡步步逼临之际，保罗·卡拉尼什并没有发出普通人的豪言壮语，比如“这是一场战斗，而我们会赢”（所有医生都知道胜利只是暂时的），或者愤懑地控诉“为什么是我”（为什么不是）？众口相传的励志鸡汤全是空话，在痛苦和无助中支持着他的是希望，“就像火柴闪动微光”。火柴是否终将燃烧起来？没人在一开始就知道。医生的职责不仅是提供治疗，更是提供希望。医生自己成了病人的时候，更能深切体会到人在死亡边缘是多么迫切地需要来自医生的希望。

若有什么比希望更能给人以直面死亡的力量，那就是生命的延续，新的生命。卡拉尼什和他的妻子都是医生，经过多方考虑，他们决定生一个孩子。鲁迅说“冢中的白骨，往古来今，总要以它的永久来傲视少女颊上的轻红”。反过来说，能与永久的、寂寞的死一战的，也只有婴儿的粉红面颊。人们一代代出生，开拓自然的疆域和生命的极限，一代比一代更美丽强大。眼看新的生命如朝霞铺满地平线，沉入死的黑夜就没有什么可怕。保罗·卡拉尼什的女儿卡迪在他去世的时候还只是婴儿，她的存在温暖了父亲的最后时光，父亲的祝福也照亮着她成长的前路。卡拉尼什起初没有选择做医生，因为根据他的少年经验，从医就意味着从儿女的成长中缺席。他终于选择了做医生。出于不幸，他在儿女生命中的缺席来得比自己的父亲还要早。这样的缺席却令他的父亲角色成为一颗永恒的星，因为他会永远活在书里。

书名源自17世纪英国诗人福尔克·格莱维尔的一首十四行诗，那两句诗刚巧与陶渊明的《挽歌》中的名句相呼应：“死去何所道，托体同山阿。”一种死亡轻清上扬，一种死亡沉重坚固；二者都是暖化为冷，动化为静，有形消灭于无质。有意义的生，有延续的死，在职业生涯和文字中得以超越肉体生命继续存在的成就与热情，能在生死之间深不可测的鸿沟上架起一道金桥。☑

“女性友谊”都被他解剖了，我却不敢断言他的性别

记者 孙若茜

彼此帮助又相互洗劫，这才是真正的所谓女人之间的友谊。



女性友谊从来都是复杂的话题，复杂到让人产生怀疑：是否真的有这种东西存在？

在我有限的阅读经验里，小说对这个问题所进行的探索通常是过于简略的。简略到只能让人看见女性友谊的伫立，却无法看清究竟是什么搭建了它，是明亮的，还是暗黑的。少有人向我们展示女人间的友谊究竟是什么样的，因为少有人愿意去直视那些在暗地里供养它的成分，比如嫉妒，比如伪装，比如很可能在一开始就存在的背叛，它们容易被认出，因此更容易被回避。

而意大利作家埃莱娜·费兰特的作品——被称为“那不勒斯四部曲”的四本相互关联的小说：《我的天才女友》《新名字的故事》《离开的，留下的》和《失踪的孩子》在描述主人公埃莱娜和莉拉这两个女人之间近半个世纪的友谊时，恰恰指向了那里。作者就像在进行一场解剖，把“友谊”这个缥缈的个人化的概念，还原成为那些构成它的东西。

《我的天才女友》是其中的第一部，按照时间线索，里面的故事来自童年和青春期，她们友谊的开端正在其中：“那天我们坐在地下室的有破洞的通风口旁边，

我们交换了娃娃，我拿着她的，她拿着我的。这时候，莉拉不动声色，把我的娃娃从通风口的破洞那里扔了下去。”“我什么话也没有说，只是平静地做了一件事情，就好像是很自然的事情，尽管我的举动并不自然，我知道我在冒险，我只是把她的玩偶，她刚刚交给我的诺也扔到了地下室里。”——“你怎么做，我就会怎么做！”接着，为了捡回玩偶，她们一起奔向了充满黑暗和恐惧的地下室。

这就是埃莱娜和莉拉正式开始交往的片刻，友谊的起点。这样的起点充满了暗示：不管这两个女孩在之后的几部书中终究变成怎样的女人，过怎样不同的生活，她们之间的友谊大概终将沿着它初生时的这般姿态去生长，维系——那种亲密的牵连中，将始终暗含着较量、背叛乃至暴力。

在接下来的第二部小说《新名字的故事》中，当已婚的莉拉把自己记下所有秘密过往的笔记本交给埃莱娜保管后，突然有一天，埃莱娜无法控制自己地走出了门，她在索尔费利诺桥上停下来，将装满莉拉笔记的盒子放在栏杆上，“用手慢慢地把铁盒向前推，直到盒子落入河里”。然而前几天，她还在毫不犹豫地偷看，然后沉迷、钻研，甚至于背下来自己喜欢的片段。

这一刻，埃莱娜的动作和将莉拉的玩偶扔进黑洞时如出一辙，依然不能自然。表面上她的动机截然相反，上一次是在有意地模仿和主动地被莉拉影响，这一次是企图抹掉对方在自己身上所造成的影响，然而“坠落”一旦发生，她的行动在本质上却再无两样。

费兰特曾在散文集中这样解释他笔下这两个女孩的情谊：“在莉拉和埃莱娜的生命中，有很多事件显示了一个人如何从另一人身上汲取力量。但要记住这一点：不仅仅是在她们帮助彼此的层面上，同样也体现在她们互相洗劫，从对方身上窃取情感和知识，消耗对方的力量。”彼此帮助又相互洗劫，这才是真正的所谓女人之间的友谊。

蕾切尔·多纳迪奥在给《纽约书评》的文章中评价费兰特的“那不勒斯”系列及其以往的写作时说道：“这些故事带着血迹、谋杀、经血，同样还有泪水和汗水。”从1992年出版的第一部长篇小说《讨厌的爱》

开始，费兰特所写的《被遗弃的日子》《遗失的女儿》等等小说，几乎都是在关注处在不同人生阶段和不同境遇下的女人。“将这些作品归为‘女权主义’作品是准确的，虽然这也许是一种简化。我们完全可以说，（费兰特的）这些作品探索身为女人的完整经历中那些私密的甚至令人难以忍受的痛苦细节，以及在那不勒斯系列中，探索女性友谊的深刻复杂性时所具有的审视和强度，是当代文学——可以说是任何时代的文学——少有的。”

而这并不意味着费兰特的小说仅仅是写给女人的。多纳迪奥还给出了一种很棒的解读：“费兰特的那不勒斯系列本质上是关于知识的小说——关于知识的可能和局限。智性的知识，关于性的知识、政治知识。我们需要哪种知识才能在这个世界上存活下来？我们又是如何获得那种知识？我们拥有的知识又是如何同时改变我们、伤害我们，让我们变得更强大？我们想要知道什么，又宁愿永远不去知道什么？我们能控制什么，又是什么在控制我们的生活？”

同样，女性视角的写作就意味着埃莱娜·费兰特是一位女性作家吗？我们无法确定。

因为根本没人知道埃莱娜·费兰特究竟是谁。虽然，大家几乎一致判断他（她）近乎自传性的写作明确了其女人身份，但始终不能百分之百地确定。这个在意大利文中并不女性化的名字不过是印在书上的一个符号。自从它进入读者的视野，20多年过去了，它背后依然只走出了作品，而并非具体的人。我们不只知道费兰特的性别，甚至都不能确定费兰特是一个人，还是几个人。

1991年，费兰特在给他的出版方E/O出版社的信中清楚地表明过匿名写作的初衷：“你知道，要解释我的这个决定很难。我只能告诉你，这是我和我自己、和我的信念的一次赌博。我相信，书——一旦被写出来就不再需要他们的作者，如果它们真的足够好，它们迟早会找到自己的读者；反之则不会。有太多这样的例子。我很喜欢这些神秘的作品，无论是古代的还是现代的，它们的作者并不确定，但却拥有一种持续的生命力。在我看来它们就像夜间的奇迹，是贝法娜的礼物，我就像一个孩子那样满心期盼等待着。……此外，难道推广不昂贵吗？我会是你们出版社成本最低的作者，我会让你免于这些费用。”

如他（她）所说，确实有很多这样的例子，勃朗特姐妹、凯瑟琳·厄休拉·陶勒、多米尼克·奥利、玛塔·海勒斯，甚至也包括对埃莱娜和莉拉的童年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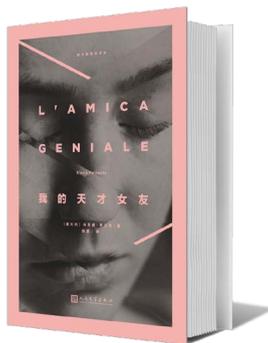
常重要的小说《小妇人》的作者路易莎·梅·阿尔科特等等。他们的作品最终都没有被忽视，而他们的匿名在起初也无外乎出于躲避，躲避社会对写作者性别的歧视，躲避具有争议的写作内容引起的非议，躲避敏感主题带来的审查，躲避媒体因为自己已有的名声而忽略作品本身发出的评价……

费兰特在《巴黎评论》的访谈中也提到过，很多有名的意大利作家都在高校任教，“好像文学不能借助文本自身来展示其严肃性，而只能靠外部声誉获得认可”。他一开始选择匿名是因为怯懦，而后来的坚持，是感受到了媒体在这方面的恶意。

“我并没有选择无名，我的书还是被签约出版，但我让自己远离作家们或多或少都要扮演的某些行为，通过让自己被消费的形象来让自己的书长盛不衰。这种套路现在还是有效的。”在接受《名利场》杂志的采访时，他这样说。

“匿名”要求他拒不参加任何有关自己书籍的会议，不出面回应讨论，不出席任何颁奖，仅有可能接受书面形式的采访。但他的作品还是像他所说的那样找到了自己的读者，他的“那不勒斯四部曲”甚至引发了现象级的阅读热潮，这四本小说的全球销量目前已经超过了500万册。《格兰塔》甚至评价说：“如果你还没读过费兰特，就好比你在1856年还没读过《包法利夫人》……”

“我的书越来越宣告它们自身的独立，因此我想我没有任何理由改变我的立场。那会是可悲的前后不一致。”2015年接受采访时，费兰特对于匿名一事表示出了更加坚决的态度。2016年10月，意大利记者Claudio Gatti在《纽约书评》发表了《费兰特是谁，终于有答案了》：他试图通过查询房产记录和出版商的付款记录“人肉”出费兰特。感受了媒体的这又一种恶意之后，费兰特或许会更加神秘？



意大利作家埃莱娜·费兰特作品
《我的天才女友》

马原：十字路口想象的甜蜜（2）

文 / 朱伟



马原（1993年2月摄于北京）

《冈底斯的诱惑》在《上海文学》发表，是马原1985年崛起的开始。它的发表过程不简单——本来已经退稿了，是《上海文学》编辑杨晓敏向当时的主管李子云力争，还鼓动了一批作家帮助劝说。我想，是《冈底斯的诱惑》超出了李子云的审美经验，但她的文学素养使她有警悟。现在，李子云去世已经多年，她去世于2009年。李子云当时就这个中篇，在1984年底的杭州会议上，认真听取过李陀、陈村、韩少功等多人的意见。这些人一致都推动，她是汲取了大家的判断，修正了自己，才有了马原的突破。

那时候西藏离我们还远，我还不知道冈底斯是朝拜的圣山。我是在近30年后，气喘吁吁踩着积雪，在寒鸡低鸣声中，一步步走近雪雾弥漫着神秘不开颜的冈底斯主峰，在垒着玛尼堆等待寒气飘散时，想起了马原的这个中篇。马原那时写小说，似乎是在排九宫格。这是古人从所谓“河图洛书”起，本就喜欢的寄托神秘认识的游戏。马原不断变换叙述的角度，其实就是数位的变化，这在表层构成趣味——逼迫你去思考逻辑关系。而他又是反西方逻辑的，他认为，西方逻辑是一种推演的程序化，而我们古人的逻辑，不是线性推演的编程。比如“白马非马”，观向一种更本质的认识论。这就使他的小说有了一种阅读的方法——你需要在破除线性关系的基础上，才能判断它

究竟要叙述什么。

《冈底斯的诱惑》是由多个角色不同的叙述方式构成的，一共16节。第一节是第一人称“我”在雨中叫陆高开门，让他参加探险队。从第二节里，能读到这个“我”是组织者姚亮，但姚亮其实只是一个符号。第二节是“我”叙述“你们”，这个“我”是十八军的老作家“大秃瓢”，由他引出探险的由头：因为猎人穷布的故事。但他之后似乎就消失了。第三节以第二人称“你”叙述穷布猎熊的经历，这是组成探险队的前提。但其中的悬念要到第六、七节才叙述，其实穷布后来才发现，他遇到的不是熊，是传说中的喜马拉雅山野人。所以，组成探险队是为寻找野人，野人当然构成着诱惑，这是小说的表层。

但马原绝不为了写探险，就如冈底斯只是一个谜底的意象一样。所以，第四节，就以第三人称，写陆高、姚亮发现隔壁计委院里有一个漂亮姑娘，与野人、探险没关系了。他们相邀去看天葬，这时恰好，那个漂亮姑娘突然遇车祸就死了。于是，会不会遇上她天葬又成了悬念。这当然也是诱惑。

第五节是第一人称，“我”是陆高，是马原自己叙述他对神圣的西藏诱惑的理解。这一节回溯“我”去的经历，写“我”从睡袋里钻出来，看到雪后暗蓝色的天，星星又低又密，说“这是一条通向蓝色天幕，连接着星星的通道”，写那个夕阳中巨大的羊头。马原表达的是，非这里生长的人才会称这里是诱惑。第六节又是第二人称，穷布描述他父亲在狩猎时的死，描述他所看到的野人。第七节又是“你们”了——“现在你们知道了，这只是个虚幻传说。喜马拉雅山野人早已流传世界各地，没有任何读者把这种奇闻轶事当真的。野人是世界四大谜之一，你们谁知道第四个是什么？”这又是叙述花招了，有意牵引你，这是诱惑的游戏。

接着用第三人称叙述陆高他们清晨雨中去天葬，途中遇到了水沟，车开不过去，只能绕行。绕行又遇到拖拉机在前面挡路，他们就猜测这拖拉机是否就是去天葬的，那个美丽姑娘是否就在雨中车上。看天葬的过程延续八、十两节，中间却隔了个第九节，交代他们的探险终没遇上野人，不了了之。他们去看

天葬，最终还是被天葬师驱逐——探险与看天葬，含义相同，都是外人被诱惑作祟。马原在第九节里交代了：而对于穷布而言，那就是生活本身。

紧接着写从天葬台回来路上，大约是司机小何讲述他当兵时的故事，引出顿珠、顿月兄弟的传说。顿月去当兵了，他的相好尼姆在他走后生了个儿子。阿爸咒骂她，她就搬出了家。顿月后来没再回来，顿珠成了说唱艺人，尼姆的阿爸死后，就与顿珠合了帐篷。这也是生活本身。这篇小说其实是批判“诱惑”假象，写藏人的生死态度的。冈底斯只是神圣的象征，马原根本就没去过那里，也不想以其为想象。从生死的角度，无论那个美丽的姑娘还是穷布的父亲、顿珠顿月与尼姆，都写得朴实感人。我以为，马原是汉人中真以真诚去感触西藏的，我喜欢他所判断的天葬——

当第一线曙光爬上山梁，死者已经由神鹰带上天庭了。这是庄严的再生仪式，是对未来坚定信心，是生命的礼赞。

1985~1987年，马原与莫言一样光彩夺目。马原吃亏，大约就亏在他追求的形式需要读者的智性解读，这给许多读者理解他的真实意图制造了障碍。读了《冈底斯的诱惑》再回头读他发表在1985年第四期《西藏文学》上的《叠纸鹞的三种方法》，结构相对简单了。

小说开始是第一人称，“我”生了疖子，脸肿了。刑警队的小格桑来了，讲案子，这是叙述圈套。习惯了，笑一笑，翻过去就是。

然后，小格桑讲到八廓街修路，在一个老太太家墙下挖出了一具尸体。马原就叙述“我想起另一个”，也住在八廓街上，独居做私酒的老太太。“大格桑去买酒的时候，我也跟着去了。”大格桑与小格桑，就有了两个老太太。但马原真正要聚焦的是第三个，她是“中新社的刘雨”在小说中叙述的人物。小说中写到画家新建、庄小小和这个“中新社的刘雨”，应该都是马原在拉萨的狐朋狗友，确有其人，他们与“纸鹞”一起构成小说的外表。

这第三个老太太住在布达拉宫下，是个虔诚的佛教徒。她每天围着布达拉宫转经三圈，做了泥佛挣了钱，再倾尽所有捐给菩萨。拉萨打狗，老太太把那些

受惊吓的狗都引到家里，她的家就成了狗的世外桃源。那么多狗要吃，她就到粮食市场买高价粮。最后，狗活着，老太太饿死了。

在老太太的故事之上，纸鹞呢？上海叫鹞纸，就是风筝。纸鹞飘在拉萨最蓝最蓝的天空上。拉萨河边洗衣洗发的一对藏族姐妹的妹妹说，她父亲会叠纸鹞，能叠出两种完全不同的。马原在《拉萨河女神》中已经营造过拉萨河的背景了，纸鹞与冈底斯一样，只是一个意象。他用“叠纸鹞的三种方法”来比喻三个老太太的故事。那么，这三个老太太故事后面是什么呢？

最后一个老太太的故事最完整，她倾尽所有，生活在信仰里。随后，卖私酒的第二个老太太，她挣钱的目的，也是把挣来的钱都贴到佛龛上。信仰是她们生活本身，是她们生活的寄托也是目的。那么，那个杀人的老太太呢？小说中，小格桑去查案时，“我”问了一句：“老太太是否信佛？”这是悬念，没有解答。

我想，马原要表达的，还是那些金光闪闪的寺院，那些飘动的经幡、萦绕的煨桑背后藏人的生活与宗教，世俗与神圣的关系。我感觉，马原从《冈底斯的诱惑》开始的西藏小说，其实都是他在反刍中探究西藏的一个过程。他不是佛教徒，他是一个欲望喷薄而毫不掩饰的男人，但他对西藏充满敬意，绝不敢有亵渎之心。他的小说就以此构成了我对西藏的向往，尽管那时我还不懂拉萨的蓝天意味着什么。☒（待续）



《上海文学》1985年第2期发表了马原的中篇小说《冈底斯的诱惑》，头条是张承志的短篇小说《晚潮》

大家都有病



朱德庸





与诗书在一起

叶嘉莹 著 定价：49.00元

年历、月历、周历，规划、记录纷繁的日常，独特的版式设计让你与诗词偶遇。叶嘉莹先生受邀第一次以“手账书”这种轻松活泼的形式出版作品，希望更多的人，特别是年轻人，可以泳到中国诗词“绵延不已的感发之生命的长流”中来。

沈腰潘鬓：中国古代文人的风仪与襟抱

郭彦 著 定价：49.00元

全书选取 100 多位中国古代文人作为研究对象，通过他们的人生经历与传世作品，从生死、面相、仕途、情爱、友谊五个方面，展现中国古代文人的生活状态。这是一部三千年诗人的生活史，这个生活史也许比诗歌史还要重要。



仙骨佛心：家具、紫砂与明清文人（增订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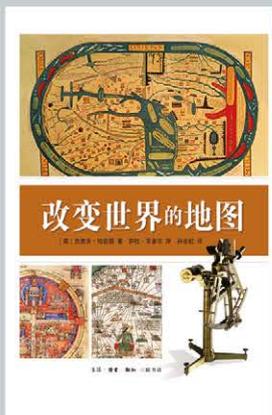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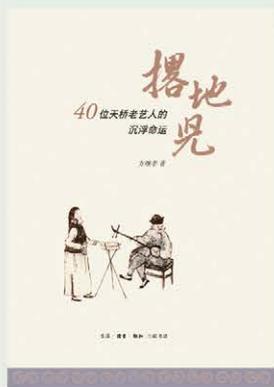
严克勤 著 定价：69.00元

本书从明式家具、紫砂茶壶与当时文人间关系的角度审视明清文化。书中着重论述了明清文人为何钟情于家具和紫砂茶壶，使之从普通的实用器具上升到艺术范畴，并在其中展现出文人的精神理想世界。

撂地儿：40位天桥老艺人的沉浮命运

方继孝 著 定价：48.00元

书中写到 40 位曾在天桥撂地演出过的艺人，许多后来成名，离开了天桥。全书不仅保留了许多可贵的资料，还随文梳理了许多曲种（如单弦、京韵大鼓、西河大鼓、梅花大鼓、滑稽大鼓）的流派演变与发展过程。



改变世界的地图

[英]哈伍德 著 孙吉虹 译 定价：78.00元

本书收入了从一万两千多年前画在岩壁上的地图，直到 2005 年的《人口地图》和《蓝色星球图》，共一百幅。作为再现世界的一种特殊方式，它传达了关于新大陆、商旅路线、殖民地的信息，世界便被扩张了；地域的扩张、商路的扩张、殖民地的扩张。

守护狮群：星巴非洲野保手记

星巴 著 定价：57.00元

记录了星巴 2012—2015 年期间在肯尼亚的奥耶耶保护区保护野生动物的经历，在每天的巡逻中详细记录狮群的生活故事。通过揭示野生动物的生存危机，以及志愿者们的工作，星巴希望更多的人了解、参与到保护野生动物的行列中来。



北京味情

文 / 小乔公子(北京) 图 / 陈曦



他俩是在一次AA团餐中认识的。那次团餐的内容是一桌川菜，味道远没达到这群吃货的期望。在其他强烈地表达抗议的时候，他和邻座的她却围绕着桌上一碗担担面聊得十分投机，并逐渐有了相见恨晚的感觉。她抱憾说自己是四川人，在北京吃不到正宗的担担面。他说感念自己虽然是吃着炸酱面打卤面长大的北京人，但是嘴里常常念想的却是儿时在一个小馆子里吃的担担面。当别人强硬退了单，雀跃地准备攻陷下个堡垒的时候，这两人做好了下次去寻找北京正宗的担担面的甜蜜约定。

她带着乡愁，他牵着儿时的味蕾，开始走起京城的大街小巷。先找到一些被网站评价为领先的，然后按着名次依次而去。每到一个地方，先扫视一下环境，然后就径直要一碗担担面，两人分而食之。如果口味尚可，就再要一碗。如果口味不行，但肚子已经叫了，就再来点儿别的。最后的必备环节是他们要来餐馆的顾客意见本开始点评。那些食客评价不错的，很多却难满足他们刁钻的舌头，就在人家的意见本上写上“不过如此”或者“尚待改进”，还有一些细致入微的小敲打。很多老板看着他们的做派，以为是某美食网站或者杂志的暗访记者，反而对他们毕恭毕敬，不但要买单，还要送两瓶辣酱啥的，都被她撇撇嘴拒绝了。不过，出得门去，还是有一种雌雄大盗的快感。

她说，有空跟我回一趟四川吧，保管你辣上瘾。他说，我怕那里的口味把我的味蕾完全烧起来了，再回来岂不是味同嚼蜡。还是在北京走街串巷吧，吃不到正宗的担担面，起码可以吃到正宗的炸酱面啊。逐渐地，她发现他的胃不是很好，相处这么长时间，从没看过他吃冰激凌和冷饮啥的。而且，他也很少碰凉菜。她说：“你胃是不是不够好。”他说是。“那你为啥还老要吃担担面。”他说：“面是养胃的，辣一点儿没关系。”

那天，他们来到一个所谓的苍蝇馆子。在品尝了他们的担担面之后，她照例向服务员要意见本，他们

还以为是要被夸夸，于是乐呵呵找来个崭新的漂亮本子。在她写下“这种辣椒不适合做担担面的肉臊”的时候，他们竟面露凶光，开始骂骂咧咧。她质问他们是不是川人？不是川人为什么要开川味馆子，就算侥幸开了为啥不好好做。他们一口咬定他们是不远处那家川菜馆来踢场子的，店里几个大汉把他们拦住，扔下一大把通红的辣椒，然后分成两堆，说：“既然你们是川人，就要生生吃下这些，否则就甭想走。”

她很坦然地吃了这些辣椒，这些对于她来说真是小儿科。他吃了两个，显然就不太成了，嘴巴自然张大流口水，额头猛烈发汗，然后疯狂起身向洗手龙头而去。等他回来之后，她看到脸色发白满是泪水的他。那些大汉说，开开玩笑而已。她说要报警，他拉着她走出门去。他刚出门没几步，就蹲了下来，说，我的胃好像开始痉挛了。

他说：“不好意思，给你丢人了。”她的泪水也下来了，说：“你胃这么不好，为啥还陪我吃了这么长时间辣的。”他说：“我从小就爱吃辣的，在大学时达到了巅峰，工作这几年也是不减。不过，前一阵时常胃疼，感觉是胃出了毛病。医生说我得胃炎，再也不能吃辣的了。那次团餐，据说辣味丰厚，我想吃最后一次辣味大餐，然后安心养胃，没想到却遇到了你。我觉得你是我童年时想遇到的人。为了你，折磨一下胃，也算值了。”

她说：“我怎么担得起。其实很多面都很好吃，我只是想和你一起找到更好的，这样我们才有理由在一起。看来，寻味就是寻找属于我们自己的味道，吃只不过是其中的一种。”后来，他们忽然觉得一碗清汤寡水的阳春面也别有滋味，甚至是至味一种，于是他们寻找起北京最正宗的阳春面，并自嘲为：我们寻味也寻情，是为“味情”。■